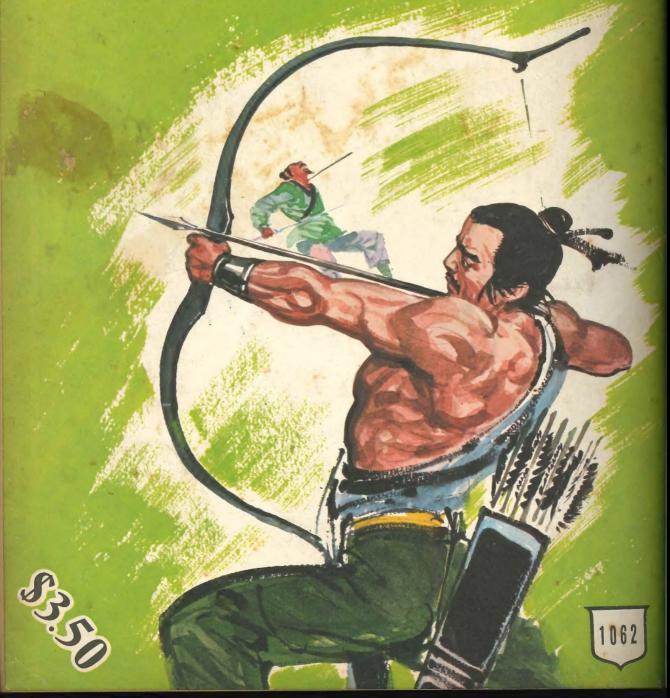
都機堪為

玄武箭神(七絕九宮翻故事)凌波·著

一聲鬼哨,一枝勁箭,武林中一等的好手,,也不得不爲其貫心而過,何况更有武林中具大聲威之人物相助,引致箭神肆虐江湖,殘殺善良,中原武林道又該如何應付?玄武箭神本文當有詳盡解釋……。



編者話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由名作家凌波執筆 ,上玄武箭神]是一篇以清朝年代作 背景,題材採自當時歷史人物爲幕後,內容充滿磅 礴氣勢,義薄雲霄,事蹟凜人,可歌可泣……文中 述說其時武林中的大批正義之士,大漢子民,爲了 對付肆虐江湖之箭神,殘殺善良,還得兼顧一班凉 血無恥、甘作虎倀的邪道黑魔助其兇燄,引致人人 自危,奔走駭汗,熱血捐軀!當然,天網恢恢,且 看中原武林道上掀起的一番反淸復明狂潮怎樣熱鬧 ?怎樣刺激? | 玄武箭神 | 有詳盡的解釋

* *

喜愛動作打鬥刺激閱讀的讀者,請千萬不要錯 過上期開始已刋出的奇俠司馬洛故事[閃電拳王] ,這是一篇揭露拳壇賽事黑幕醜聞驚人事件,兇狠 手辣,殘暴慘烈,兼而有之。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下期我們推出一部隆中客撰著的民間俠義巨型 故事【草澤忠魂未了情】,這是作者多年以來,悉 心銳意,嘔心瀝血之佳作,內容曲折傳奇,悲壯感 人,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摒息靜氣,拍案驚奇!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玄武箭神(七絕九宮翻故事之三)

一聲鬼哨,一枝勁箭,武林中不少好手,為 其貫心而過。加上一批為虎作倀之黑道人物 助其聲威,引致箭神肆虐江湖,殘殺善良!

執行編輯:鄭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獨行殺手(兩期完俠義故事)◀上▶

鋒鏑慶餘生 又遇煞星來…… 余 破 浪38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身是胆(民初技擊鬥智小說)◀續完▶

龍虎風雲會 捕得豺狼歸………獨孤紅53

江山如書(神州奇俠傳奇故事)◀一▶

正倖脫虎口 又再陷狼塞…………温 凉 玉 6 1 神 捕 世 家 (俠情中篇連載)

巧施苦肉計 拚身擒巨惡………高

劍歸何處(俠義倫理中篇)

嫁禍 美夢竟成空………秦

閃電拳王(奇俠司馬洛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 蠶

變(俠義傳奇恩仇) 貢使朝貢品 殺手施殺着……黃 鷹97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故事)

蓄勢迎强敵 勇戰不回頭…….. 臥 龍 生 105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冬夜來怪叟 雪地現奇人……蕭

黑衣童(叢畫掌篇)……混沌書生44 武術搜秘(練功要訣) …… 麥海 雲46 泰拳稱覇(拳壇近事) ………萬里傳48

田野大郎空手接箭(奇人奇技)嚴 陸秀夫(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95

第10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重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ED 刷 球

>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溴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嘉87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毎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展料非地 取 空 球 快實 將爲 材 完地均來奪 風戰 成球 有 人所 行所據 3 出版是程



名作家馬雲最新貢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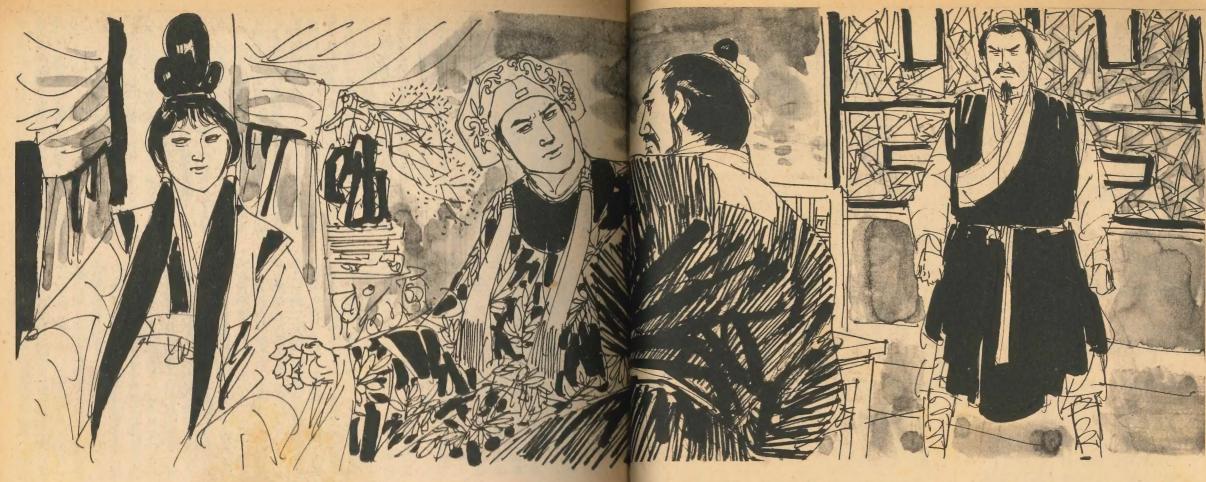
過程驚心動魄 佈局出人意表

馬

雲作

品

銷東南亞



七絕九宮翻之三

江湖風雲險

令波

圖文

岳麓現殺機

極慘。 爲清廷鐵羽衞所殺,而丐帮之帮主也巳歸 信符,一併失去。人們以爲,十長老又是 帮十大長老之尸骸,個個胸口洞穿,死得 跡,反而在皋蘭山之亡魂峪中,發現了丐 頭緒來。很可憐,非但沒查出什麼蛛絲馬 者,全都明查暗訪,希望將這件事理出個 此之地步?不論與丐帮有所交情或者仇怨 戶衰敗。時維順治之十二年。怎會鬧到如 江湖各大門派相峙爭雄垂三百餘年的丐帮 了天,也就是說,丐帮是爲清廷所撲滅。 竟然於一夕之間,弄得紀律蕩然,而門 天下第一大帮會,並且人才輩出,與 十長老所持之丐帮門戶中的法缽、

穿了這個謎。 底這主兇是誰?用意何在,始終沒人能揭 的失了踪。這就引起了江湖人士的大混淆 分奇怪, 則認定是魔教秘魔神君的傑作。可是,十 方丈,武當之衞春暉,與及峨嵋天音師太 兩件事就此成爲了江湖上一大疑案,到 有些比較肯用心思的,如少林之持舟

層出不窮。可惜,這多年來的江湖上人 時光迅速,江湖風雲,依然此伏彼起

消息又傳來,秘魔宮也莫明其妙

以,這遍體鱗傷,令鍾玉峙看了不忍,何 引出了一場大戰 况九鬼之貌相陰狠醜陋,行動鬼祟,這就 年幼無知,根本不知死亡可懼的孩子。所 太残忍,而狄孤辰又是倜天生倔强,更且天心譜的,實因邙山九鬼所用的練魂手法

如何? 之贊語,實在有其根據。一個小主人已經 如此厲害。令江湖人聞名心驚的邙山九鬼 推而想之,天下 此,江湖人士不得不注目這位小莊主,更 ,爲這小輩一仗誅殺,試問;這老的又該 鍾玉峙一翼誅九鬼,救出狄孤辰,從 人稱三莊、二谷、一家庵

會貪圖這種莫明其妙之利的啊!看來,鍾 修妙訣。也就是說,他老人家絕對不至於 莊中事務交託兒子,自己是退居後莊,潛 素性恬淡,冲和平易的老人。近年來,爲 莊並無大爭大執乃是事實。莫非鍾玉峙有 由?大可暫捌一邊,至少,三湘帮與洞靈 出狂言。要將混江龍呂伯英逐出三湘地面 玉峙有些驕狂自大了 了想參透洞靈訣中九玄一炁之道,才將這 了名更想爭利?算算洞靈莊主鍾不欽是個 ,是狂、是妄、是驕、是橫,還是別有原 那想到:今日、這位小輩英豪竟然口

元,鐵甲神章澎,鐵背蒼鷹趙萌,商讓對 趕到了岳麓山。其他三人是鐵面金雕羅長 四大金剛;鐵手獮猴孟子凡不得不從鏢局 至於呂伯英又如何?他已召集了手下

手不知輕重,近年來,我是越來越怕這江 外,年輕時,或者,火氣大,脾性猛, 「四位兄弟,想老哥哥今年已五十

> 的健者,魔教與丐帮都是再無有力的人士 ,在江湖間出頭露角。

,一無痕跡,更無破綻,又何况,他在長的買賣,但是,搶刦有分寸,做案有預謀的買賣,但是,搶刦有分寸,做案有預謀有廿年,獨霸湘江,手下英傑人士不少。 三湘帮 名的三湘鏢局,既算眼線,也代呂伯英接 英不滿。並且,一定將要三湘帮逐出三湘 陽之洞靈山莊小主人,人稱玉面韋護的 沙,由其手下鐵手獮猴孟子凡開設河南有 地面。呂伯英在這三湘地區開山立窰,已 玉峙,竟然揚言對三湘帮帮主混江龍呂伯 最近,有一件轟傳江湖之事,就是岳 的地方勢力,着實不可輕視 江湖朋友。人面闊,手頭鬆,所以 鍾

辰,預備將孤辰與雅音交換天下唯一孤本 家庵中,天琴谷谷主狄雅音的獨生子狄孤 用暗算刦來了江湖大豪,三莊、二谷、一 湖,竟然發現一件大陰謀。邙山九鬼竟然 蔭的少年子弟, 素來溫文雅爾,江湖人只知他是個憑仗父 鍾玉峙是岳陽大俠鍾不欽之獨生愛子 不想在三年前,偶遊洞圍

這個三湘帮,難免不殺傷人,雖然,走江,我是十分怕這報應了!想我們聯手合創 湖之風波,武林的浪潮。不是說句喪氣話 千萬不可濫殺無辜!不,决不可輕啟殺戒 湖怎免得雙手沾血。可是,得饒人處且饒 人啊!因此,多年來我是再三告誡,干萬 ,我想,弟兄們是不會違我規示的吧!」

,不是真正值得動手,而又一取可得一年弟的鏢局撑住大局,水上作案,大爲減少 半載的開銷,否則我們也不層做啊!」 「不敢,再說近幾年,我們既有孟兄

說話,未免太狂,還有欺人太甚之嫌, 當然難免。至多也不過評理請酒,再不就 知道,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成立不易 教:又有那個門戶能忍這口氣? 將此門戶,由江湖上除了名,報了消。請 其妙的對外宣揚「逐出」這兩個字。因爲 邀集三老四少,調解說合。决不可能莫明 ,至於成立之後,而不幸發生了爭執,那 ,誰也該明白,所謂「逐出」也者,就是 根本河水不犯井水,洞靈山莊小主人的 他們三湘帮無論如何不會得罪了洞靈莊 呂伯英是明白羅長元的解說是說明了

那麼,事情還是可以轉圖,還是有辦法可 之集議商討,在他以爲,只求自己無過, 事抬不過個理字,我也無什可以牽掛,即 哥哥胆怯,唉,我是要明白,自己是否有 全場,沉聲說道:「衆家兄弟, 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此, 使將我三湘帮毀了個 不足之處,如果你我自己明白,那麼天下 ,但是,到底還是一個門戶之長啊。現在 雖然,呂伯英他是老了,胆子也小了 並不是老 他是環顧

候 做了劣行惡跡,而引起外人之不滿,那時 廿年前,又那來什麼三湘帮?怕只怕有人 ,老哥哥可就愧對武林道,能見江湖人

凡 是實在瞞不住人。所以, 湘帮水上生涯有分別,但是,真正老江湖 湘帮之事, 背着鷹趙萌是比較的深沉有智,雖說是三 這句話令呂伯英心中一凛,看住了孟子 誰又能瞞得過?這種掩耳盗鈴的手法, 希望他有個解釋。 「會不會是孟賢弟的局中出事?」鐵 而三湘鏢局表面上看來是與三 趙萌提醒了一句

巳多年未聽聞了。試問又那會得罪了洞靈 你我大家俱知,多年的拚鬥厮殺,誰也得於說這口怨氣是你我手下人的胡作妄爲? 取鬧的 始 窰的黑道朋友啊。」 山莊?其實,洞靈山莊也得有這些開山 無阻碍。別說封鏢,就算晌箭、 走鏢護送,憑一面出海旗,走遍天下, 血海深仇那樣,分明,他是別有怨氣,至 派之事,但可惜,他對我們三湘帮却似有 輕易叫陣。還有,他從來不干涉這江湖門 智,更可怕者,他如無十足之把握,决不 不錯是年少氣盛,但是絕對不是個無理 值查。我打聽得清楚明白,那位鍾玉峙 呂哥兒,其實,我一聽到訊息,就巳開 尤其是三湘鏢局,更是對人謙厚 一勇之夫。年紀雖輕,却是沉着多 我看這件事 根本是別有情由 哨子聲也

無論如何找不出一絲半點的 了不少情節,事實不錯,三湘帮說實在 趙萌的提說不壞,總算令孟子凡說明 ,與洞靈山

不由得心神大亂。 人功力巳到了返虚還彈的地步,丁維麼

個失跌,嗨!堂堂一個前輩煞星,竟然爲萬已與他正式交手,勝了,應該,萬一有威,而這個叫化子是派來作前鋒。如果,此已失了踪。難道,近年來有心再振聲 個幹漢所 比這年齡還輕,此人由那裏鑽出來的?丐這個化子,看年紀才三十來歲,不,可能一個南北十三省無敵的聲譽得來不易,而 被聚殺於亡魂峪。丐帮的八袋、七袋長老 帮消聲匿跡已有五十來年,當年十大長老 能手,更是極難得的一個忍人!他即使吃 這一聲好酒,聲音又嘶又啞,深瀟是江遠,但是,眼神始終不離這化子。再一 將在場人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混元一劍 新裂縫。梁瀟是漏了一手,這一下快招 , 宛如 了!」說罷,也不等這化子起身,身形起「小兄弟,你裝得好像!恕老夫不克奉陪 啞叭 本來破爛的衣衫,清清楚楚, 的底,犯不着。因此他是冷冷一笑道: 一聲好酒,聲音又嘶又啞,梁瀟是江湖 一 說罷, 聚人一聲驚叫中, 至於梁瀟又如何?他雖然被撞跌出老 劍今日總算令他們大開眼界了。 虧,不過,他眞忍得住氣。自己這 一道匹鍊般向三湘鏢局中落去。可 - 堂堂一 丐帮是借此揚名,我來墊他 只見那化子的背上 多了十道

化子擾鐮局 鬼哨勁箭來

黑的心腸啊!

在疑惑之間,却聽得一聲又嘶又啞的叫聲那樣一難道,深瀟殺了那個化子?衆人還 化子呢!他是一動也不動,就如死了

太甚了

「好,你說我是在嘷喪?唉!如果我

別裝蒜,哼,嘷什麼喪!」

W 6

眠 的發展又會如何? 步的行動,尚未有所表示,以後,這件事 現在,鍾玉峙的宣言已發佈,而第二 當夜,呂伯英爲了這個問題,難以成 爲什麼鍾玉時如此痛恨三湘帮……

隨掌出,眼前一花,只見遠處,一條白影 近年習靜,獨居內書房,這慘叫聲他是聽 夜 ,好厲害的功夫,長窻爲其擊破,他是人 其疾似箭般的向莊後飄下。一瞬時,消 個淸清楚楚。暗叫一聲不好,揮手一掌 突然,後院傳來一聲慘叫聲。時已深 這慘叫聲可以說是直刺長空,呂伯英

派,江湖大豪之所作所爲?」 咬牙切齒道。「鍾玉峙,你這算是名門正 禁老淚縱橫,三個人死得慘啊!個個是天 股血腥味透鼻而來。一推門, 靈蓋爲重物所擊穿,這傷痕,呂伯英不 身法一動,人已到了慘叫聲發出之所,一 Y 失在樹林中。 死在地下。再看一看淸,唉!呂伯英不只見自己的兩子一徒,個個血漬模糊的 ,想追,是追不上了,他是一聲長嘆, 呂伯英明知來了人,並且 燈光尚末熄 ,已經殺了

出來主持公道。他與洞靈山莊是勢不兩立位大豪,隱居於辰州天仙庵中的靈木姥姥調動了自己手下,更用重禮聘請當今第一 麓山之靑風嶺頭聚會 雄 帖,希望羣豪能够在八月之十五。在岳 爲了要當衆指出鍾家之罪,更且發出英 第二日,江湖上人言紛紛,呂伯英巳

這一來 動靜,八月之十一,長沙之三湘。可是洞靈山莊又如何?並無其來,由一個爭執,發展成爲武林 ,由一個爭執,

,剩下的美酒,佳肴,施捨施拾。

色,脚步踉蹌的走了,孟欽德不由大爲得那個化子在抖抖戰戰的起身,更是面無血也不知有多少個得送了命呢!」說話中,也是輕喪,只怕,真正的喪門來到,你們這是噂喪,只怕,真正的喪門來到,你們 已見了功,這化子被逼無奈,只能走了, 意,怪不得你走了,分明自己的陰勁按穴

說明了,丁維摩對這位小輩有着某些不滿過。今日,老人的如此請教孟欽德,已可過。今日,老人的如此請教孟欽德,已可 起來言厲色,不過,也從未有人受其質問 的人物,個個清楚這位丁居士,深得禪悅是紫衣居士丁維摩的語聲,江湖上老一輩 , 孟子凡不禁大爲驚駭: 看你神色甚爲得意啊!」

肩頭拍了

陪,明日再來如何?

自己孩子,實在已做了件極大極大的錯輩,也因此,他越加的心驚肉跳,看來

陰損人了?還有,這化子,你們以爲巳中 情由?難道這太玄陰勁就可以隨隨便便的 了令郎的暗算了?更且,此人到底是何來 ,試問, 又有那一個看清楚了?認定進

所覺,並且

丁維摩早已與孟子凡等人有所商議,這是但是,梁老他不屑問,也不想問,不過, 的劍客,措手不及的撞了一個大跌。雖然不得,一個小化子,一露面將個威震天下 ,梁瀟是借入門時,抖出了一招混元手 子面面相覷, 嗨嗨,這一番說話却是問得令孟氏父 不 ,簡直令在場人個個出聲

的人物,其中有南五省的刀王邢福,萬勝鏢局,首先是聚集了不少江湖上有頭有臉 個是天下欽敬的紫衣居士丁維摩。 鞭威天靖,雄獅蔣太,雌虎姚翠,還有一 至於本地的鏢局中人,有地位的

算是犯了公憤。所以,他們全想插上一手 手双三人,將呂伯英之兒子徒弟擊殺。這 實俱在,當他們知道,鍾玉時夜入呂宅, ,義務助拳,與洞靈山莊鬥上一鬥。 三湘鏢局有往來的,那一個不來聯繫, 事

自己師門的至交,此君憑仗一柄劍,打遍 洞靈山莊中人。唯有這位混元劍客,乃是 人,個個是成名豪傑,江湖的好手。但是凡不由大為高興,事實俱在,憑所有在塲得訊,關中大俠混元劍客梁瀟來到。孟子 : 「拳少林,掌武當,刀稱春秋,棒一傷 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湖上有幾句歌詞所謂 好朋友,吃也得把他吃窮了。今日,他剛 尚幸三湘鏢局家底厚。否則,來了這許多 ,誰也沒法保得了單打獨門,可以勝得過 威震羣邪風雷莊,混元一劍吐光芒。 鐵手獼猴孟子凡這幾天是忙得可以, _

幸… 疑。他那得不高興,他那得不代呂大哥慶 今日有他出面,哼哼哼,洞靈莊是必敗無 梁瀟是前輩十三無敵中的一位煞星!

來了一股糾勁,異庸身懷絕頂武功,反應,客套話尚未說出口,橫側裏莫明其妙的柄長劍,笑容可掬的,與衆人作揖。不料 ,看來年才六旬左右的白衣老人,揹了一 出來,衆人一出大門,只見一個長身玉立 不少聞名,或者與梁瀟有交情的跟着湧了 孟子凡是立即出大門恭迎,當然也有

> 奇快,又何况:他的功勁圓轉如意,一運 樣一個洋相,這口氣又怎能忍得下 天下的大劍客,在衆目睽睽之下,出了這浮,人已直跌出去。試想,如此一個名滿 轉,好,散了架子。這還不算,脚底是 門戶,梁瀟發覺不對,脚底自然而然的 勁是又實又重,非但阻不住,並且,直透住這個惡徒。不想,苦矣!發覺這一股斜口氣想先阻一阻來勢,然後反手出招,抓 時托大,勁力着身,這才發覺不妙,奮一 將對方之斜勁轉直,才易對 勁橫擊,本來比較困難,除非迴身轉勢 梁瀟門戶封緊,全身是勁, 股斜勁却是來得巧。 付。梁瀟是一 不過,對付斜 而且陰,饒你

且閱歷豐富,由於性近禪悅,由靜生明,看出一個化子七顧八倒的闖過來,將梁瀟看出一個化子七顧八倒的闖過來,將梁瀟一撞。丁維摩乃是前輩中的有名快手,並五子凡等人可亦發覺?當然發覺,尤 硬躲硬卸,對不起,就得叫你立受重創。重穴。除了你乖乖的讓其抓住,否則,想 ,可是掌風巳隱隱尅住了這叫化子的七個前輩即是老前輩,看來是輕飄飄的一揚掌 ,手一伸,一招須彌掌,這就可看出,老眼光更是敏銳。那會讓這個化子掩瞞過去

得極巧,更有個難明之處,這一交跌得極 所,口中喝一聲「好酒!」人是莫明加妙的 一脫脚,摔了個背心朝天。丁維摩大為吃 驚,這是什麽手法?身法,令自己如此沉 驚,這是什麽手法?身法,令自己如此沉 不知什麼一來 可是,這化子又如何?不知什麼一來

果稍爲措置不善,那就極可能掀起了驚天件江湖大風波,也可能有個大陰謀在。如 就更爲不值 暗中在看好戲,效學那卞莊子刺虎,那麼 時之糾紛可能爲宵小所陷!更可怕是有 動地的大風浪。更可以說,呂伯英與鍾玉

,一個冒然出手,將個重要的綫索就此割鈎了出來。不想,不想,孟欽德自命不凡他看到了以後,此人可能有極大的綫索可。這個化子的現身!丁維摩心中一動,

「老前輩大可當場扣住此人!

物,尚且不肯貿然,丁某何人!敢如此狂力可扣住此君,憑我?唉……深兄如此人力可扣住此君,憑我?唉……深兄如此人話聲,依然平平穩穩。可惜,語氣是越來話聲,依然平平穩穩。可惜,語氣是越來 妄?

林風波之險惡,暗中巳存下了一拚一較之。少年的英雄,小輩的好漢,根本不知武子凡是懊喪不巳,孟欽德反而是心懷不忿 楚,可惜,讓這個無知的小輩開僵了。孟 定由此化了子身上,可能將個謎底掏摸清 的眞正狠人,對那化子全巳留了神。說不 在場人全日 聽明白了,分明 有眼光

得心顫神抖,有說話不出的難受。他們全是翻幾個老輩英俠,也爲讓這尖嘯聲,引音曼長,尾聲搖曳,更帶有三分鬼氣。饒音,尾聲搖曳,更帶有三分鬼氣。饒 得心顫神抖,有說話不出的難受。他們 巳清楚,有人來了,並且,此人絕非善類 時已深夜,梁瀟與丁維摩等幾個老輩

「好酒!可惜沒了,爺們,可有吃不了

來!彎身而下,手使陰勁的,向那化子的的成名人物,却也難免有自命不凡的混小的成名人物,却也難免有自命不凡的混小的成名人物,却也難免有自命不凡的混小的環得美酒佳肴呢,使其中有不少前輩 果然是來擾局的? 是得罪了當地第一間大鏢局,難道這化子 是得罪了當地第一間大鏢局,難道這化子 是得罪了當地第一間大鏢局,難道這化子 不料那個化子却是一個翻身,仰面朝天,。正想再加强陰勁按穴,令其當塲出采, 。孟欽德那想得到,這個化子竟然是毫無 顯得你們的衣着光鮮嗎?你們也未免欺人 手脚頓地,大笑大叫道。「啊呀,你們好 ,鶉衣百結,你們這些有錢人還看不 這化子可眞是說得比唱更好聽,要飯下的美酒,佳肴,施捨施捨。」 此,你們就不舒服,不如此,不 還要將我的破衣服撕得粉粉碎! 拍道。「今日咱家有事,不克奉 ,苦難的臨頭,尚敢肆無忌憚 我叫化可憐吶、已經衣不蔽 「孟賢契,看你神色甚爲得意啊!」哼哼,這一來,小化子啊,有你的苦吃! 處了?」孟子凡對丁維摩不得不也尊聲前處了?」孟子凡對丁維摩不得不也尊聲前 「唉,孟老弟,難道你未看出其中之

虎頭雙鉤取出,她是不理會其餘人的循聲一掏腰際,兩道銀虹現,仗以會鬥羣豪的 而臨,一聲慘叫,原來,江湖上號稱爲鞭射而出,那想到一股勁風,隱帶啞嘯之聲 聲刺耳的尖嘯聲,梁瀟一聲怒斥道:「在明有人中了毒手。而長空中,又傳來了一 然有如此的神力?令戚天靖毫無辦法格擋 追撲。她是須求看個清楚,什麼鬼箭,竟 這假山石上!其中雌虎姚翠比較的心細, 神的戚天靖,內外功俱臻一流的成名人物 那邊!追 ,竟然無法格擋一支長箭,讓這枝箭射在 ,而慘被釘在太湖上。 可是一點烏光現,又聞一聲慘號,分 ·」幾條人影晃動,向東北角激

身銀虹,這才站立身驅,看清面前 而令己不知?一翻身,就勢帶起了兩道護 一驚,此人是誰?竟然出現在自己的身後 依稀記得,自己先師提說過……不料,背 拙中更有烏金光芒泛漾,令她心中一動! 那人却已先其而開口:「想不到還有個頭 箭頭血跡斑然!她還想問來者是誰?可是 身穿白麻衣的豪面人,手中執一束長箭 後傳來陰惻惻的一聲冷笑,姚翠心中大吃 事故,近年來,更是少逢敵手,心細縝密 ,眼光敏銳,當其一看這長箭之式樣,古 姚翠是江湖上的女中英傑,一生多歷 ,一個

在黑夜籠罩裏。 !長空中,傳來了一陣尖嘯,

「可惜這湖風海波啊……」

爲如何? 了心。 搖,豈不聞心動則動,心靜則息,姑娘以 這姑娘出言不俗,更且饒有別意,他就留悅,所以,對機鋒一道,深有硏究。一聽 ,所以,對機鋒一道,深有研究。一聽 「什麼?」丁維摩習靜已慣, 『湖海風波雖然耀目生輝,神眩心 心耿禪

「前輩出言談吐,令 小女子如墮五

羣邪的氣概。 白說明了她的抱負,她是江湖人,她是不 怕江湖風浪惡,她是仗劍鬥羣魔,單身會 是個有心人,並且,對佛學有極深之造詣 ,這一番話,暗示對自己的仰佩, 却也坦

「可敬可佩,不過,須知隻手難挽風

「對啊,此言可轉贈兩位。」

子分明巳將自己的此行目的也巳有個明白 ,此人是誰? 嗨嗨……丁維摩不禁又是一凜,這女

「不敢請教,姑娘尊姓?」

你來了 上樓,那姑娘是一聲歡笑道。「濮大叔 冷淡的中年人,此人身穿墨綠色長袍。一 就在此時,樓梯响,上來第一個面色

姑娘道·「他來啦,在范公廟前等你。 那中年人是笑了笑,一屁股坐下 ,對

個「他」字,顯然是指她一個最親最近的 人那樣。如此聰慧、伶俐的姑娘,竟然也 「真的,」那少女面色更爲煥然,這

W 8

你是雌虎姚翠。」

「你怎認得我?」

後, 頭鉤這種霸道的兵刄,除了你這隻雌老虎 是再也沒人會使這虎頭鉤了!」 再無第二個!哈哈哈!唉,可惜,今 「目前江湖上,又有那個女的使用虎

「你說什麼了」

聲: 來 姚翠是莫明其妙的感到前胸有一股陰風襲 打 影 算是絕了,唉!」語聲才畢。就見一條人 頭一歪,死了 封住了中宮,唉,可眞算是見了鬼了 ,姚翠是死不瞑目,在斷氣前還叫了一 到!姚翠是冷冷一笑,雙鈎一個十字紋 ,其疾似箭·其靈似鬼的,向姚翠當胸 眼前一道烏金光芒一閃,前胸一陣劇 「鳥靈……」第三個字再也說不出口 一聲長號,可憐,胸前已釘了一支長 「我說,你一歸了位,這虎頭護手鈎

這三湘鏢局,竟然如座孤嘉那樣的,埋得 微嘆,四外立轉肅靜。除了風聲鳴鳴外 無聲,突然,一處又一處的燈光暗了下去 處,不知去向,三湘鏢局可就落了個寂靜 了戚天靖與姚翠的箭,身形一晃,沒入暗 粥個麻衣蒙面人却是閑散。走過去拔 然後是一陣

有蔣太,丁維摩與及梁瀟,邢福。五人一看看清,有幾條人影齊集了,有孟子凡, 道一擊又一擊的尖嘯擊,繞了個不知所可可疑的是,自己一行人,莫明其妙的,讓 會集,邢福首先發覺鏢局中靜得可怕,更 充沛的叫聲,而另外三面也有人聲附和 半晌,有脚步聲傳來,東角傳來一聲

的嘘了一聲:「好美的人。」話,一長身,衆人眼前一亮,個個不自禁會失神落魄那般的,忘了回答丁維摩的問

「美人,你到那裏去……」

4 四 令符 混元門少陽

走罷,可能他是有些要事託你辦呢?」

女雖然面色不變,不過,笑意已歛,福了秀,穿戴闊綽的少年公子阻住了去路,少才想離開這岳陽樓,不想,爲一個面容清 唉!美色賈禍,此言有理啊,青衣女 「請這位相公讓個方便!

,可是,那個中年文士却已冷冷的走了過笑,笑得大不正經了,写了是是 年公子的肩頭按住,然後陰惻惻的說了聲去,他是十分輕鬆的一揚手,一把將那少 豪門的爪牙、奴才了?這是難明所以了。 四令符。十年前失了踪,什麼,今日做了 摩巳看出了這四道白虹,正是名動江湖的 有人喝道:「朋友!手下留情……」丁維 ……」就在這時候,四道白虹抖來,其中 請問姑娘,你可方便否,哈……」 「她是不方便,只有請你方便……哈哈 笑得大不正經了,少女還是不動聲色問姑娘,你可方便否,哈……」這個 方便,我那會不方便。不過

策,但是,今日,丁、梁兩老全看錯了,出手應付,以解對方之「圍魏救趙」之是自己,或者是梁瀟,也不得不有所放鬆 獨門兵双精鐵令符,可以說是罕逢敵手, 這天寒老人所傳的獨門四靈訣,加上了這 四令齊出,對手饒是一等一的好手,那怕 過是逼這出手人鬆手的說詞而已,照例 今日在此現身,又說什麼手下留情,這不 四令符是出了名的難纏難門,又何况

> 調虎雕山四個字,嗨嗨,立即讓你們看到 的?還有是誰出的手? 這傷口竟然越來越大,這是什麼東西所傷 自己的手下部衆,個個胸口洞穿,並且 了顏色。孟子凡的鏢局伙計,鏢師,還有 無所獲,難道是調虎離山之計?想到了這 就如鬼掌那般的,東奔西追。結果,一

洞靈山莊來人?

麼暗器能近得了身? 壓毒藥?還有,憑姚翠之虎頭鉤,又有什 之尸身時, **積更大。如果是餵毒暗器的傷,這又是什** 口之創孔,比一般人的淺,可是潰爛之面 象鬧了個目瞪口呆,尤其是當其看到姚翠 梁瀟如此厲害的人物,却也爲這個慘 不禁大爲震動。因爲,姚翠胸

追到了這個惡鬼,難道他有隱身之法? ?更難明所以的是,循聲而追却始終不能 之計,那麼,此君又是誰?爲什麼將自己 難道對頭別有打算,或者另有陰謀毒計 行人中,比較精明的,引出了危險地帶 這鬼嘯聲一 -如果,這鬼嘯聲是誘敵

之糾纏。 殺手, 麓山莊也難免別有風波。 伯英,他却怕的是三湘鏢局吃了個跌,岳 局中,與呂伯英等,分居岳麓山莊,否則 的獨生子孟欽德也已中了這個莫明其妙的 看來人的殺法,這些人勢難逃脫這惡魔 孟子凡是滿臉凄苦之色,因爲,自己 而尸橫就地。尚幸自己家眷不在鏢 想到這裏,孟子凡突的想到了呂

不了,嘿嘿,不敢業,難道讓人當話柄!條人命,還敢說保鏢?連自己的大門也保 是自動的歇了業。試問,一夜裏死了十來 第二日,消息已經傳出 ,三湘鏢局算

令符竟然撞到了對頭尅星般,一籌莫展! 變不動,並且連身法也不變,依然是扣住為什麼?這中年人是如此的陰沉。非但不 微的變了,變成了不丁不八的樣子!而四 了那個少年公子,只不過,他的脚下已微 「姬姑娘!此地事由我來料理,你快

不想,眼前又是白虹微晃,兩股勁風,動,一閃身,在那少年公子的左側掠過 道:「大叔,我走了!」好! 衣姑娘巳十分瀟洒的,下樓而去了! 彈,雙令符還想就勢變招,嗨嗨,那個青 雙令符爲這一點之力,一阻一擋,一震一 一絲不變,只見她這玉手微抖,一掠一點 金龍交剪般鏟來,好個青衣女,她是身法 ,好手法,剛剛點在這雙符相交之間,而 • 「大叔,我走了!」好!她是身形微,這姑娘姓紀,或者姬,她是冷冷一笑 他是竟不在意的說話,呃!總算聽清 可是一聲砰訇之聲,可憐,這岳陽樓 如

拆… 的事情將發生,這樓板夾吱吱的作响, 今日算是倒了大霉,撞着了瘟神,盤、碗 東可在暗求上天保佑,這樓板別毁,樓別 碟、壺,打了個七分八碎。還有更不好 「念你們求生不易,更可憐是母命難 店

論如何 急叫。人如爲發石機所彈那樣,直彈入了 吧!」語聲中,只聽得那個少年公子一聲 一按脈,不禁面色大變。 一個武士的懷中,武士一看公子面色 放了這個畜生走。至於你們四人,無 . 再不能爲虎作倀,陷害好人, 一前輩!」 去

「不必如此稱呼。」

「唉,我們知道是碰上了太歲,你老

,一個不得法,他是連那老的也不肯輕輕不可。但是,出到了如斯的陰詭之道,這 山莊有着極大的反感。本來,江湖上爲尋梁瀟是有着極大的憤慨,也可以說對洞靈 仇,爲爭名奪利,殺一個天昏地黑,未嘗 有梁、丁兩老却向洞靈山莊趕去,現在 的放了手。 孟子凡會同了邢福,蔣太趕赴岳麓山

他們請自己吃一頓。因此,拾級登樓,到 梁瀟、丁維摩是來到岳陽樓頭,發覺時已 這個古往今來的騷人墨客,酒徒歌者全喜 正午,總不成一本正經的跑到洞靈山莊要 一臨的名樓古跡,歇歇腿,吃頓酒。 洞靈山莊在岳陽之洞靈坪, 青雲均

麼湖海之風光,談什麼歷朝之興亡。連那 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也不屑一顧, 今日,梁、丁兩老,根本無心欣賞什 匆匆

風波。 去?還有,不怕他人覬覦,而引起其他之 何不見出現?如斯美人兒,怎捨得不顧而 明是雲英未嫁,如此人物,如果沒人垂青 方物。此女年才廿二三,從打扮看來,分 少女,出落得丰神挺秀,並且,美艷不可 聲音傳來,梁瀟循聲一望,只見一個青衣「兩位確是匆忙,」有一聲嫣溫滴的 簡直不可思議,如果有了知心之人,爲

笑了 「老夫妻不擅附庸風雅,倒叫姑娘見

兩位如此匆忙,未免可惜。」 「小女子焉敢如此大胆,不過,見得

人家想必是復仇!」

吧! 「唉……前輩,請你將這玄武炁收了

怡然自得! 年,只不過,不准他縱慾過分而已,以後 氣,不會減他壽元,也不至於令其度日如 想殺這種無用之徒。不過,既已得罪了 其他,安然坐下,憑愈臨風,飲酒觀浪 一件好事!去吧!」說完,他是再不理會 ,若能修性養心,哼哼,對他也未嘗不是 ,還他個安寧,實在夢想,反正,這蘇餘 還有這位聖女,哼哼,留條命巳是幸運 「這種人死不作惜,不過,我却也不 我

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下樓回撫台衙門而引出其他不幸來,因此,四個人扶住那個 引出其他不幸來,因此,四個人扶住那 還算講些道理,據實而言,或者可以避免 樓!雖然這公子驕狂可惡,但是,他老子 對手,再說,中年人說的也是實話,因此 ,他們是只能將這個撫台的公子,扶下了 四令符又如何?他們明知不是此人之

風波,如此而已,你我言盡於此,請各自 提醒兩位一句,不希望一個疏忽。引起了 冷冷的對丁維摩道••「前輩,你我之事已掏底的問個清楚明白。不料,青衣少女是 看清了岳陽樓頭的一切,也因此,想尋根 分手,也圖後會有期!」說畢少女已盈盈 誤會,更不希望這一個誤會,會引起 非你與他兩位可以料理得了,我只不過來 完,也不必再多談無謂,這江湖風浪,絕 丁維摩已出了聲。分明,他與梁瀟早已 「姑娘慢走!」在一片修竹幽徑之處

W 9

「且慢!」

「姑娘來歷,還望賜知!」

如此而已,老前輩請回!」 唉,你我非親非故,而我輩並不喜

「梁某好意請教,姑娘何故避之若凂 「這就奇了,我又何嘗目中無人?」 「姑娘,你未発目中無人!」

大變,爲什麼?阻住他的不是別人,乃是可言,當梁瀟看淸阻路的人,他不禁面色」以一句接得可眞妙不可言,當梁瀟看淸阻路的人,阻住了他的問出口,迎面突的來了個人,阻住了他的一聲怒吼:「那裏走!」嗨嗨,一句話 那怕用强,也要弄一個水落石出,所以, 女子別有蹊蹺,因此,他是想追上此女, 不如意事橫亘在心 是,語語有針,梁瀟乃是當今第一位劍客 中無人,請!」言聲未畢,人已輕飄飄的 他幾時受到過如此的對待,又加上幾件 飄出了老遠,雖然,她是出言平凡,但 一這是老前輩强人之難,非小女子目 ,今日,他直覺得這個

「哈哈!前世有緣,今世碰頭,好啦

我也想起來,這個褂子是你,代我撕破 「我的褂子啊,唉……我總算酒醒了

「哼哼,好小子,你好!

得萬分尷尬,處於嫌隙之地了 己的師門至好之後人,可惜,自己也就弄 着擊中中虛之處,而一招成功,救出了自 絕,不出手則已,出手是非毀人不可。自 己是被逼無奈,這才運用全身之功力, 十八式,招招是有進無退,式式是窮盡狠狠架,不過,犯不着啊!混元劍客的混元 ,自己大小數十餘戰 .根本不怕與人打場 變之才,現在這樣個纏局,却是難以打破

該怎辦呢?此君是萬分的狼狽

話人看去, 是救命下菩薩了。化子是萬分感激的向發 「在下是個武林末學… 「尊駕是誰?」啊呀,這一聲可算得 原來是那個紫衣居士丁維摩!

我與他是决不干休,你請不必在中間打 「丁老弟…… 我可是不理他是何來歷

姬(或者紀)小姐。 現在,我不得不賭你四字,就是狂妄無知 !」說話的正是那個岳陽樓頭的俏美姑娘 「本來,我還敬重你是個武林名宿

何必出此毒手。」 乾坤一擲,就讓這化子的手中金光所絞住 出了手,而梁瀟這一手驚天地,泣鬼神的 的金光一閃,一柄奇形兵双,莫明其妙的 這一劍竟然會移向那化郎,而化郎手中條 瀟出手之後的動作,不知什麼一來,梁瀟 子是面色大變,身形也動,明明是他在梁 畢,人已微動,白虹抖起,向少女擊出 更聞他是神情焦燥地道:「何苦如此 這是實實在在的一劍,但是,那個化 「就算我是狂妄無知!」梁瀟一言未

丁維摩一發現化郎手中兵刃,雖說他

上好小子,對嗎?」

「還不亮像伙!

有前. 也讓人破摔了,連件褂子,又讓你撕了個我是什麽傢伙也沒有,喔!連個討飯的砵 無後了,你賠我……」 「你說什麼?亮像伙,亮什麼像伙?

「有完沒完?

你沒個完! 「賠了我,就完,不賠我,我永世與

「你說什麼? 「真的裝佯裝到這個地步……」

這一招之間,化子是明明白白的看清了,如驚虹電般,向那化子劈面斜翻而上,而劍客,但見這劍嘯嗡嗡中,一條匹鍊,宛 師父、師母之無私傳授,哼哼,怕不當塲 活,一頓一挫,就有制人死命的分式化出這一招是如此的隨便。也是如此的淸脆靈 血染黄沙? 有廿七分式,式式幾乎可以送了他的命。 自己不是在這三年來!痛下苦功,又且

冷汗, 化子環身點到。這可將個化子嚇出了一身 這第一劍客的殺手神圍,可是,他還未端 惠及 根本不如這個深老人,而劍招更是大有不 天紳倒掛般的, 整反手廻打呢, 日,就是憑仗了這個指拔,他是强掙脫出 師門少陽杰的轉折、分式的關鍵訣竅,今 又誠懇的面容,是如此的真誠的對他數說 門關上推,那敢怠慢,少陽滅魔訣中的,自己還加一個托大,簡直是將自己往 還有,他眼前又現出了那一張平凡而 到今日才算明白了,自己的功力, 帶起了更清勁的嘯聲,向 哼, 梁瀟的第二招, 巳如

一招扣住,不過丁之額頭巳有汗珠沁轉出鎖圈。梁老一個疏神,就此爲丁! 展奇門 湛 長劍分明已爲九宮翻的單身鎖住,還想施 年不用的大雷音、蓮花掌法展開,梁瀟之 是難上加難了,就見他一條紫影掠過,多 之能耐,如果想在此君手上討得便宜,却 無法可以一招成功,實在,化郎之功力精 雖說劍術通神,他是旁觀者清,憑你梁老 翻,更想不到此翻之主人竟然是他,梁濂是武當門中第一件神兵異器——七絕九宮 是武當門中第一件神兵異器——七絕九宮是從未見過此物,不過,他却是認準了這 招扣住,不過丁之額頭巳有汗珠沁出 因此手上用勁,一凝勁令深之長劍無法,並且,眼光如電,看出丁維摩之來意 一扣梁瀟之寸關尺脈,本來丁維摩實在奇門十三轉字訣,反傷對方,紫影巳到 維摩

翻金虹吐 雙老清淚流

的關注的看視着化郎! 只見化郎已將兵刄投入了背後那個破蓆捲 ,而那個貌如天仙的青衣少女却是萬分 嗆啷一聲响,金光一抖,好快手法

?你可知此君是誰?」丁維摩是好不容易 喘吁吁的向梁瀟敍說…… 乘隙入圍,一招成功,但是,他依然是氣 「梁翁,難道你氣昏了頭,氣瘋了心

夫成全你!」 手,好化郎,來來來,你我决一死戰! 哈……想不到今日,我梁某總算遇見了 「我理得他是誰?丁老,你請退下 老

如此的謙撝。「混元一劍,在下素聞大名化郎巳沉聲發了話,是多麼的誠態,又是 「唉!」丁維摩還未說出下文,那個

> ,而一方面師門重寶騰蛇棒也出了手。 「大渡厄,韋護降煞」的救命三打擊出

沌却 在劍網裏邊了 上吐絲般,織成了一張大網,將個化子纏 你可以看出了,這那裏是一劍, **薑桂之性,老而彌辣。第四招是一個「混** 瀟是前輩劍術第一,雖說老了,但是所謂 命的。可是,今日,他却是三招不能得手 之狂放,混元十八式可以說;從未施展全 更且見化子是,以圓對圓的,抖出一圈 ,沒人能不帶血,不受挫,甚或送了性 ,一等一的好手,爲其迎面三招·「倒 疾似風雲。旣如天神之降凡,又如惡魔 」,劍虹似潮,劍氣縱橫, 梁瀟之出手,可以說的是:矯若遊龍 將自己的第三招再分兩儀一阻。梁 ,「河嶽初現」, 「再分兩儀」 簡直是劍 漸漸的

,向化子的中宫直透,化子還想橫棒來架弱返强的,形如一股極勁極厲的無形劍力深瀟是勁力未衰,反而一運氣,長劍巳由 的十步之前,拱手爲禮。 他又是一個旋風轉,神態自若地,在梁瀟 指一彈,竟然彈在梁瀟那劍背之上。再見 而又聞一聲「錚」的一响,一個滿面風塵 把抓住背心,一股重力,將其拉出重地, 一而化子的背心一陣劇痛,分明已爲人 訣中的天迸地裂的煞手招展出, 如此神妙莫測,奮一口眞力,將少陽滅魔化子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梁瀟的出手 ,身揹破蓆捲的化子已突圍而入,右手手 ,耳聞一聲極洪厲的叫聲:「手下留情 騰蛇棒顯然已與梁瀟之劍鋒相碰 「錚」的

子。這一份豪情,我是永遠的記住在心 連殺十三個天龍長老,旁若無人,目無餘 了一門孤寡,爲了無辜之大漢子民,仗劍,不是佩服劍法,而是欽敬你的爲人,爲 姑娘,你是出言傷了人: 在如此人物之前,在下焉敢與之對峙!蔥 走千里,長笑殺豺狼,更且在鬧市之中,

,這又是爲了什麽?江湖之上,尋仇、爭長跪不起,還就令丁、梁兩老,莫明其妙勉强,還有那個小化子,更是可憐,竟然 祈前輩恕過小女子無知之過…… 已說出决一死戰的誓言,難道出爾反爾? 梁瀟却是難以下台了。他是氣不能平,他 殺也是不足爲奇的啊!即使自己發現理虧 梁老打圓場了。 誰?丐帮子弟?還是執法之長老?還有 剖白一下,那有如此低頭服輸的?此人是 ,說什麼也得尋個藉口,找個理由代自己 ,或者別有誤會,而引起了相互間的仇 「小女子誠心誠意,向前輩叩拜 「小朋友!你快請起!」 丁維摩在代 一青衣 衣女 伏

惶急了 說着,這化子已是眼中有淚,神色越來越 作事輕浮,弄巧反拙,梁老前輩一 知是實,別有用意更是此來之主的!不想 引出了不必要之武林風波。其實,小子無 爲小子的無知舉動,乃師門之敎。這就會 爲小子是故捋虎鬚,以求成名。更有人以 輩乃是個如此人物,兩次捉弄,有人定以 「不,前輩,小子狂妄,不知梁老前

「梁翁!難道你到現在還未想起此君

成劍法之後,幾時有人可以在這樣個時候 ,空手尅制自己的長劍。

心思在如何扳還這個面子,因此,他是十湖,幾時吃過這大的啞叭虧?梁瀟是一門話可以解决了的,再說,自己一生縱橫江 仰瞻仰。 看見你揹着兵双,何不亮出來,容老夫瞻分冷淡的對化子道:「不必多講廢話,我 且,落落大方,梁瀟到底不是個盲目的狂 無奈,冒險一犯而已!還望前輩恕罪這個 人,他那會看不出這個化子的武功,高不 !」是個化子,却是如此的斯文淡定,並 「在下是一時傲倖,也可以說是性急

「如此 , 你來作什? 我不是前來找麻煩的啊!」

「我只求保全幾個武林道!

我却是甘願的爲天下武林道,有志反清者 「你說什麼?保全?憑你? 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不過

,可是,你却如自命為不可一世之人奔走、效勞,如此而已……」

阻我殺人,是你引我不快,是你中間打橫 「我誤會什麼?是你闖入重圍,是你 「前輩,切不可有所誤會……

且難以啓口,聽得出,現在,這個老人是 越說越僵,這就令化子大爲煩惱,而

之眞面目來?

此言何意?」

大開燕京的魔龍,莊大俠!」 「唉,這位……若我所料不差,就是

還淨之境地。但是,毫不驕狂,更不自恃 那一對深邃的大眼睛中,不露光芒,却是 那一對深邃的大眼睛中,不露光芒,却是 是個如此誠懇木實的叫化郎,但是,越看塵滿面的容貌,誰想得到一代大俠,竟然走上前去,再看清了這一張平凡,而又風 眞的是莊大俠!你!」 梁瀟是大爲激動 帳老兒! 確是當之無愧,唉!天下竟有這樣一個混第一位大俠道。「狂妄自知這四個字,我 ,現在,梁瀟算是五體投地的對這位方今 「啊!」梁瀟面色大變! 「莊大俠

「前輩,你何必自辱如斯!」

年紀是活在狗身上啊! 你在損我了!我雖然比你痴長幾歲,唉!「莊大俠,你如再叫我前輩,那就是

地步!」丁維摩在數說梁瀟了……果然 也不動! 這個小化子依然直挺挺的跪在那裏,一動 「梁翁!你要折辱這位小兄弟到如何

「是我星初大哥的弟子,張永!」 「符星初符大俠的弟子?」 莊大俠,此位是誰?」

妄自大的飛天一劍謝子豐。可有此事?」 道上,你曾經救過一個少年劍客,那個狂 你很久了啊!你快起身,快起身,在甘凉 「嗨嗨,你叫張永?老賢侄,我找了

了眞正傳人!我以爲子豐是撞了壁歸來 我由心底泛出個喜字來,總算,混元劍有頭,他自認狂妄,他自述輕燥,我歡喜, 更且離家出走,創出個飛天一劍的惡名來 。前半年,他回來了,他求我,他跪地叩 要他再參透劍道中之深義。他非但不聽, 與你締交之後,他是不再自命不凡 他,他全是置若罔聞!我要他閉居七年,我干百次的教他,指示他,甚至於哀求 我是謝你將他感化成人!你可知他自從 「我得多謝你啊,不是謝你救他性命 「謝家兄弟……是晚輩的好友!」 。本來

是我何人?」 「何必推搪,你請起來,你可知子豐 「不!前輩,謝家兄弟他是……」

的

「謝兄弟從來未與我提說過前輩之名

最後,

我才明白是你,你教化了他!」

一他是我外甥,一個極有天份的劍道

中人!可惜 「如果,你再稱我一聲大俠,也算是 ,唉! 莊大俠……

;我沒抬高了我!」 「好,莊老弟!稱你一聲老弟,我想

色一整,對張永道:「張賢侄!」 「師叔!你處罸我吧!」 「更不唇沒了我啊!」突然,他是面

連濮天興這樣個目空一切的人,也不得不山莊之事,他可以說是辦得十分的漂亮,張永素來作事謹愼、精細,並且,爲天目 處腎這個張永的。事實上,張永是犯了這莊字血這位律己極嚴的大俠,他是想 輕妄浮躁之大戒。不過,他再回心一想,

> 事 腎張永,好過爲星初夫婦處理。不過,此 • 他不至於如此狂妄自大。雖然,自己處 承認張永的而且確的在學自己!也就是說 或者別有內情,暫且擱一擱再說

「張永,起身!」

「但願你別有解說之道!」 「謝師叔!」張永是滿面惶恐之色!

不才, 「莊世兄!」是丁維摩插了口: 敢問其詳!」 有意,會處置這位張小兄弟?老夫 一聽

」丁維摩如此冷靜的佛門居士,說着說着就因為他得罪了梁翁,忍心處腎他?…… 楓堡……如此豪氣干雲的小輩英雄,你們辦法,想方設法的,將他們送到了凉州雙 此,他是可以說得如此沉着,生動。 丁老對這件俠行義舉,是刻骨銘心,也因 個四肢主筋挑斷,有幾個根本想自殺了,將芮家全家解脫!雖然,芮老後人, 仇恨活下去。他們這些傷者更怕拖累了他 了十二個押解犯人的好手,身受七處血傷 來回奔走三千里,最後,在祈連山邊截住弟爲了解救商州大豪芮君闕的一家老幼, 來不至於犯什法規大律。說實在話,張兄 ,請他離開,他却是面無難色,沿路出 這語聲越來越激動了。也由於可看出 是這位張兄弟,慷慨陳詞,求他們懷住 涉,但是,人稱小俠聖的張兄弟,諒「或者,這是你們門中的事,外人不「暫時,我們也不必爲此事打岔!」 盡 事 個

摩如此解說,她那俏面龐算是綻出些笑意 說過,而丁老所說殺十二個武林高手,受 來,她是心中明白,張永這件事從來沒提 蕙姑娘一直是担心着張永,聽得丁維

> 便有半個月之久。想必,他受的傷着實不七處血傷,突然,他記起張永曾經行動不 折罪之可能,她現在是全神貫注在莊字血輕,也因此,她這位表哥是可以有個將功

之意… 是,事過境遷了,他還是掩不住他的關顧 垂憐之情, 如此大胆?爲何不通知同門?」全是關切 聲也有些發抖!他是雙手握住張永的肩頭 大眼睛吐出了令人激動的光芒:「爲何 一賢侄!你的傷如何?」莊字血連語 即使這語氣有些斥責之意。但

有什麼地方值得你老人家如此的閱顧?」你一直在東奔西走,你爲什麼?就算這一个件小事。我又有什麼理由來吹擂?更又一件小事。我又有什麼來岳陽?師叔!你老人家次,你又爲什麼來岳陽?師叔!你老人家 ……雖然受了傷,但是,值得啊!師叔!鄒源,點醫了旨者上言。 鄒源,點斷了白額山君司徒雷的心脈,我……唉!我總算不負所望。我殺了黑喪門。天天我聽見這些畜生折辱芮大嬸,還有 狠且毒,他們是絕無天性, 他人,師叔一你說得對啊, 恨我幾次想下手, 再說;我實在無時間,也沒辦法通知其 站在這兒一當時,我只恨自己發覺得遲 「師叔!你! ·爲何如此?我不是好好 找不到可以借助之地形 , 這些賊徒,旣

意。他寧可自己死,他决不願聽到小輩人心別人,尤其是那些後輩!他是更加的留 物的挫損 「張賢侄!你……」 莊大俠只記得關 。他恨極了,直奔北京,鬧得天,大鬧北京就因爲死了個小輩英

> 出其他的說話來,不過,從他的神情看來明白?他當然明白,可是,他也實在想不才是個值得萬人欽仰的眞英雄。莊字血可說的壞地中。事實俱在,你——莊字血這 深沉有力,而且將莊字血逼入了個不可再韃奴所毀。但是,張永的說話却是如此的 沒脫出他的九宫翻下。有了這一次的經歷 翻地覆,殺害熊天瑞的一批好手 ,他是多麼的關心張永啊! ,他是實在怕再有人,不幸墮入奸計 ,半個也 ,爲

「老前輩!你……你……」張永可開 「丁維摩向張少俠致敬!」

惡修羅了 仇,張小俠!你將我這個自了漢,變成了 不會饒恕我,就算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善其身,以求淸靜無爲的過日子,非但她 不會寬恕我。是你令老朽看清了這血、這 不會饒恕我,就算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得活下去,再向我說明:如果我再如此獨 來,她想身殉,但是,現在,她却是咬牙 所以再度出山,就是得了舍妹的血書。本 個手脚無措了 「芮君闕乃是我的妹丈,此次,我之

「可憐的芮君闕!」是莊字血的嘆息

聲

韃狗!還我血來… 摩是慨然的說着。「現在,該長嘯一聲! 「可憐的丁維摩!」」 「如無張小俠,你是大有機會嘆一 一聲笑聲中,丁維

面愧色的對莊字血道:「老弟,你令我愧對啊,該叫一聲還我血來,深瀟是滿 無容身之所了!

木姥姥一個鼻孔出氣,那麼,你真的會容不姥姥一個鼻孔出氣,那麼,你真的會容 「梁老前輩!如果, 你還是與那個

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與老哥你的混元劍次鬥一氣……」 靈木盾,桑神劍,太乙戟,青靈鏟,大可 驚人之技藝,雖然,老哥你的劍法超神, 騙不了她!又何况;多年不出, 一鹽木姥姥此人陰沉機警, 定當別有 我担心你

引起一場武林極大之風波。她是悲天憫人 說得萬分的明白,她怕此事一個不巧,會

|而……如此胸襟,如此光明……我與她她是不想這一陣江湖風浪,變成了腥風

允三湘帮這個小帮會之請援而出面,她是

「靈木姥姥乃是三十年來,江湖有名一怪

「你說什麼?」梁瀟不禁面色大變

她决不會胡亂插手,這次她之所以肯應

身無地了!

同氣相投,有何不是了?

「她說有陰謀?」

「可是,她才是這個陰謀之主啊!

感……」嘿嘿,這就說明了,張永是决本宮中人別有來往,引使在下對你大有反本宮中人別有來往,引使在下對你大有反本宮中人別有來往,引使在下對你大有反本宮中人別有來往,引使在下對你大有反 事關靈木宮自從靈木玄女接掌宮主之後, 也極少有人見識過這五件靈木宮中之物。 也極少有人見識過這五件靈木宮中之物。 宮中的獨門暗器,與靈木盾、桑神劍、太 時,瞿氏後人出奔被困時,太乙戟現了一久,在這四五十年間,僅僅在滿清初入關再而演化成爲姥姥,少說有了四五十年之 現 高, 又有誰不心中打個突。 無從捉摸。今日,在此出現神木雷,試問 陰狠霸道的暗器啊!所謂神木雷乃是靈木 七點青色光影,似急風驟雨般向在塲人擲 ,饒是梁、丁兩老,反應靈敏,功力極 救了瞿氏後人之後,就此消聲匿跡 却也是額頭見汗,爲什麽?怕這七顆 「還有神木雷呢!」 一聲怒吼聲中

是誰?魔龍莊字血是也 入了這七點青影中捲動……衆人看清此人 但是,一條人影宛如一條神龍般,飛 臉正氣,連梁瀟也不得不正色相對。

「張小兄弟!多謝你的提醒,現在

老夫得先走一步!」

…」光明磊落,擲地有聲,張永果然是一

假如前輩的而且確與靈木宮中人別有默契

請恕在下,誓死也得與足下週旋到底…

不會輕率狂妄,他是有感而發!「說實在

現在我明知自己無法鬥得過你,不過,

陰雷噬大俠 使者贈靈藥

· 「血哥!」 還想穿身而入的,就見金光神木雷陣中時,她是一聲清叱,微帶哀晉 「血哥!」還想穿身而入的,就見金光 姬蕙這位青衣美女,一見莊字血捲入

> ,還想竄上前去,以身相且,下上,使丁、粱兩老功力不凡,對付這許多的神使丁、粱兩老功力不凡,對付這許多的神 九宫翻大現神威。將本來所黏吸的七粒雷一花,砰匐之聲,炸聲不絕。而莊字血是一聲極威嚴的叫道:「賢侄速退!」眼前,還想竄上前去,以身相阻。下邊却開得 魔龍,這等猛烈、勢驟,一碰而炸的神木似虹,捲起一環芒彩,嘶嘶連响,好一個 願靈木神焰四外流飛之厄,强行突入重圍 的天魔圈中,雖然,莊字血神功驚人,却 靈手法,將餘下之雷珠,强行裹住在自己 己在這雷火碧焰四竄之際,展開大天魔獅 莊字血的四週投到,人人驚呼聲中,個個 聲怒嘯·「看你如何應付!」勁風似潮中 雷,竟然在莊大俠的九宮翻捲起的虹彩中 聲長嘯,九宮翻一抖,所附之將爆未爆之 神木雷焰所掃,一股極勁、極陰之勁,就 也爲求保護在場人不受雷震之傷,他是不 的一股雷珠,自相碰轉,炸成粉碎。而自 珠,運用玄虛天魔之勁擲出,將迎前飛來 聲厲嘯,雷火起處,砰訇聲竭,四外立轉 神木雷珠,直向來路擲去,幾聲慘叫, 如毒蛇噬人一般,透體而入。莊字血是一 ,幾十粒神木雷珠,就如滿天花兩般,向 ,滴溜溜的上下翻飛,而竹林中又傳來一 將其餘之雷珠東住,可是左肩頭却已爲

沒入遠處,大概有一個人是負傷而退了球也似,依稀見地下有一痕碧綠之曲綫 的長袍壯漢,可憐,個個是蜷縮成一個人 只見炸殘的修竹林間,有三個上青下黃 張永是一個旋風,身形似勁箭般突出

> 道:「好厲害的神木冷燄,看來,這靈木莊字血如此人傑,却也已趺坐在地,苦笑 綠,而左肩有一劍口,碧綠之液汁沁出 可是在身後,却傳來了姬蕙的驚叫聲… 張永才回到原地,只見莊字血面色慘

初的弟子,她實實在在的是莊之晚輩。但一動,她是萬分的留意地,配住在自己內一動,她是萬分的留意地,配住在自己內一動,她是萬分的留意地,配住在自己內心深處。照理,她該稱呼其一聲前輩,又心深處。照理,她該稱呼其一聲前輩,又 宮是難對付了! 是,這個姑娘自從第一聲稱呼莊大俠後 何不承認自己是後輩,今日, 一直稱他爲莊大俠,也就是說:她無論如 ,她當莊字血是自己的大哥一 「血哥… 一姬蕙現在是毫不掩飾 她更說明了

…」話未說完,可憐莊字血巳暈死了過去 轉告令師,莊字血看來是再不能與他們… ,好属害的神木雷啊! 「蕙姑娘,代告令堂,還有張賢侄

真正的人! 貌,英雄,大俠何足以示其人之眞正面目 些?爲什麼不想想他的爲人,他的聲容音 之銳身危難,他的武功,不一 ,實實在在 梁瀟、丁維摩個個老淚縱橫,莊字血 ,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一 何必想這

濕了這一件破爛的衣衫,任何人可以看出 沒有哭。只有淚,沾濕了英雄的臉,也沾 如果英雄死了,姑娘的心也一定會死! 姬蕙現在緊緊的抱住了莊字血 ,姑娘

「到那裏去?」

W12

走得出這個圈子?

梁滿眞的與靈木姥姥商有毒計陰謀?他能

一衆人全是驚叫一聲,什麽?

「與靈木姥姥商計!」

在好字之下,又加了句:「梁老哥,你太

「好!」是莊字血的喝采,不過,他

靈莊主,蕙表妹,師叔他老人家也不會喜 「那裏還有幾個不幸的人,該交給洞 ……祝家去!」

有哭,只有淚…… 抱住了莊字血,抱得極緊極緊,她好像怕 歡我們只是悲痛而不做事的吧!」 這軀體也會消失的那樣,默默的走,沒 」 姑娘起身了,但是,她還是

人,而今, ?他們……他們可能救了你,你救了多少我們决不是滿狗的奴隸,但是,有什麽用 圖什麼?要人們記住我們是大漢的子民,你不能死,你走遍天下,你奔波勞碌,你」她在開口了:「而你,不該死,至少, 姑娘啊!她寧可自己死:「我死有多好! 盡情的哭出來。如果積抑不舒,哀痛不洩 他希望表妹能哭出來,將堵住在心中悲傷 好!」張永幾乎哭出來了,他是對的啊 他真怕姬蕙也會彆死……但是,倔强的 「蕙表妹,你哭,你大聲哭一塲好不 血哥…… 誰來救你……」 你

幼,全是行動不便,分明另外還有內傷…可憐啊,那一個不是血漬模糊,那一個不是血漬模糊,那一個不過至是人,在飲泣,在叩頭,而這幾個人運子民,滿面慘綠,四肢漸漸在縮……四 這樣一個一生為人的乞見如此徘徊於死亡死與生,看得十分平凡,可是,今日看到辦法?他們是九死一生的人物,對自己的哭叫皇天,哀告皇天之外,他們還有什麼 …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恩公落到了如此地步 ,他們無不哀痛逾恆。不過,他們 在一所 一連七間的草屋中,我們的大 除了

「如此說來,你是故違師命!」 「那也無可奈何?」

就算是吧!」 「叛師逆上了?」

「悉隨尊便!」 「你以後又會如何?」

難有 你容身之地?」 一可 知一得罪師父,這天地雖大,也

「愚兄那會不知!」

人, 然後,我再陪你回去向師父請罪!」 「唉!好吧!由我代你來解决了這些 「我怕你不是他們對手!」

力 給了他!」 小妹自信有力可以擒殺這裏的人!」 「我如助你,我也不至於將青靈液送 「魔龍尚未復原,你如能助我一臂之

回 去見師父便了!」 「何必再提說這些,師妹,你將我擒 「難道,你就不念你我之舊情……」

來幾聲厲嘯,四面八方全有,分明,第一 實籙!」又聞得一聲尖嘯傳出。遠處也傳 聲的嘯音在招呼同件! 「但是,我得奪取九宮翻,還有天魔

在手,冷然的對來人看了一眼道:「哼哼 人影,在衆人眼前出現,梁瀟是早已長劍 開!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靑黃相間的 !」又聞得嘩然一聲,草堂大門巳爲人踢 原來是靈木宮中的女羅刹, 「啊,什麼?梁老前輩你也在此?」 「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小妹心狠 「老夫不信你是會不知我的行踪!」 我們以爲你是在洞靈山莊啊!」 談眞如!

W14

自己的命,來和他交換! 談判的話。相信有幾千幾萬個甘心情願將 如果,真的有天神,又真的可以與祂開個 邊緣,他們比剜了自己心頭之肉更難過。

的朝代中,更沒有了天理! 更可惜!在如此

更有着笑意。張永看清了這個少女,還是來那樣!十分黃瘦的面容上,有着淚水,放吧,她不是跑進來的,她簡直是滾了進歲吧,她不是跑進來的,她簡直是滾了進 些韃狗看輕,要活下去,要時開眼看這些 這位大英雄聲淚俱下的勸說,决不能讓這 她想不通,自己形如殘廢,早就想死 死神。惡人當道,要到幾時,才算完結? 的仁俠,現在,竟然也會步入絕境,面對 死 焦氏家人全在看顧,全在哭訴,而若慧是 連眼也給刺瞎了,當莊字血被抱回來時, 不能走!因為,她的脚筋還有手筋已被挑的焦氏後人,這姑娘叫焦若慧。她之所以剛剛由洞庭湖邊讓他們的師叔,搶救而來 好人是該走投無路的,一個如此血心爲人 斷,如果不是有二個賊徒看中了她,可能 森與可怖,張永簡直以爲自己一行人,已 ,可以說她是自以爲看清了這個世界, 遠處傳來了一聲慘叫,令人感到了陰 韃狗的報應…… 可以說是摸了出去,爲什麼?她想 ,是

的死…… 現在,還看什麼?讓惡狗來看你英雄 報應?什麼叫報應……

三抖歌,也有些激動。本來, 嚇了她一若聽姑娘突然聽見一聲極悶的語聲! 「小姑娘! 你是由那草屋中出來的!

關連? 「喔!如此說來,你此來與我是毫無

「如此,老夫向你討個人情!」 「有什麼吩咐,只管示下!」 「賃無關連,梁老前輩……」

不可來此騷擾。」 「嗯!如此說來,老前輩是再不與家 「請靈木宮中人!賣小老一個面子

算,另有狡計,恕老夫不克奉陪了 企 主人聯盟了?」 圖,老夫决不中途而廢。萬一,別有打 「但求消瀰武林浩刦,別無其他私 心

也可以說,目下,他實在與死人無什分別 這個天下武林道,就難得有個太平……」 ,三日內,他是實在無法可以運功煉氣。 身受重傷,即使我瞿師兄賜下靑靈液,哼 當可以困死各位,老前輩,又何况魔龍 如此乘此時機,毁了此人,以後,哼 ,神木雷珠雖是不會出現了,其他利器 「可知此地已爲我宮衆所圍,一聲令

「我是與你談論這消瀰武林浩刦大事 「你說什麼?」

「分明一派胡言!」

悉,不約而同的叫一聲:「鬼哨!」去!衆人突的一凜,丁、梁兩老更加的熟去!衆人突的一凜,丁、梁兩老更加的熟 不料,就在此時,「嗚哇」一聲凌人「如此,晚輩要得罪了……」

鬼箭逞兇威 俠 女親閱難

是鬼哨!可是,突然,又聞「嗖」的

中年 定神, 她反而暗笑自己的無胆。 人。她點了點頭,承認是由草屋中出 看清前面是個身穿上青下黃長袍的 當慧姑娘想到自己根本想死時 因此,她是定了

什麽?爲什麽? 奸徒對他懷恨,對他用計,對他出手,爲 難,那怕天涯走到海角— 經廸化走到哀宇,在一个老的是貪官污吏,土 他從未恃以欺人,他殺的是貪官汚吏,,爲什麼如此一位大俠,他一身好本領 經廸化走到哀牢,從……唉!只要有人受 ,更且不懼苦難!但是,如此人物,還有 從未恃以欺人,也及为人。在人人,然也不能不够如此一位大俠,他一身好本領,我想請教地府主者,為什麼好人該遭殃我想請教地府主者,為什麼好人該遭殃 「希望能誠如人言, 他是不辭奔波

他! 「即使如此,也不該尋死!該設法救

創口!「我那來什麽能力救他……」 讓那中年人看清了她的主筋被挑斷的 「誰下此毒手!」中年人的語聲有着 「你看!」慧姑娘是苦痛地伸出了雙

抖戰之感,聽得出他是大受感動。

道:「拿去,立即去醫治你口中說的大俠圈徑寸的葫蘆。十分小,小得如只耳環,方然後,慢慢的由懷中取出一只雕得十分精 不過,我應算不是個為虎下 「喔……」中年人算是沉默了一陣 ・我可能會死

射死了對頭,第二箭的即向另一面襲擊的 哨聲中。又是一點烏金光芒,直奔梁瀟,明有人爲勁弩射中,且送了命。第二聲鬼 咽住了,然後清清楚楚「噗」的一聲,分穿窓而出,而一聲「哎!」可憐,有半聲 穿窓而出,而一聲「哎!」可憐,有半聲一聲,梁瀟眼前只見一點鳥金光芒越過, ?丁維摩自從鬼哨聲現,他是一直在留意 • 「敵人之敵,即己之友,」 那有第一箭 這可就令在場人,個個莫明其妙,常言道 所挾之直勁,竟然不理梁瀟之黏、貼之勁 的經驗,鬼哨挾長箭已來,他是抖一個腕 臨,梁瀟乃是劍道中能手,更且有了上次 出個頭緒來。想不到哨聲夾帶勁風一起來 這一次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再中計,希望弄 四外之情况,上一次,追了個沒頭顚倒, 之力,將這支長箭解去。那想到這支長箭 這弓與箭豈是你可抵擋。在其以爲,劍炁 花,嗨嗨,這可上了大當,他那裏暁得, 一搭上長箭,立可施展黏、彈或者震、 ,直透重圍 揮

綠影! 左手自然而然的廻掌護胸,「噗」的一聲 尖,顫巍巍的,在夕陽光下,泛出了一,竟然將其左掌射了個對穿,而帶血之 梁瀟可以說碰上了從來未遇之怪事 ,而帶血之箭

,箭不虛發,除了梁瀟不是一箭過門之外 勁箭是分東、南、西、北四方環射,不過 個對穿對。焦若慧是一聲悲叫「二哥!憐,焦氏後人中的焦上官,爲這勁箭射 幾乎可以說,哨响人亡…… 的一男一女,看來見機已走,雖然,又是哨聲起,烏金光芒……那個靈木 焦氏後人中的焦上官,為這勁箭射了又是鬼哨聲來,又是烏金光芒現!可

說死也活該,快!姑娘,救人要緊……」

可是,那中年人巳回身走了,並且,走得 明白這個不起眼的小東西,能救什麼人? 慧姑娘是拿住了這只小葫蘆,根本不

一你叫什麽名字

寂音杳 她一邊滾,遠處已傳來了慘號聲! 勢必與神木雷珠有關連。她的心 是名門之後 想奔 「張大哥! 「木靈宮中北方使者, ,對不起,那有這股力 ,毕得來人是木靈宮中來人,,時得來人是木靈宮中來人, 9 ,早已不見了, 救……救莊恩公……」 瞿念明! ,只能滾 神一 振奮

闖了大禍啦!」 却傳來了一聲嬌媚的語聲:「瞿師兄! 縮,也漸漸的在放鬆,放鬆。 不過,外

「我承認!」

「你那會這樣傻?啊,看中了那個妮

魔的面目 一錯了 我是看清楚了你們口中的惡

底。一片狂沙飛舞中,如這一片大地吞沒巨响,這座祝家草堂莫明其妙的陷入了地 光黝黝的眼睛中,發出了令人心震的光芒 風傳來,此地多了一個麻衣老人,兩隻綠 難看。半晌,四週寂靜,突然,有一陣勁了本來有的一切,並且,變得如此的醜陋 身經歷的人,絕對不會相信,大地會吞沒 草堂中已變成了一個空曠的所在,不是親 這裏却已變成了個無人的草堂,也可以說 一聲聲的慘叫聲依然是此起彼落,但是, 了這一座草堂。而鬼哨聲中,勁風陣陣 長箭打出。並且口中唸唸有詞, 三……突然,這蔴衣老人是一聲厲嘯道。 ,他是手法極快的,將這隱泛烏金光芒的。他是走一步,看一步,但見有死人之處 「缺了兩支,缺了兩支……」 就在哨聲又起之時,一陣震天裂地之

四週無聲無息…

缺了兩支,也過,你發了一 又是一聲陰惻而凄厲的呼聲:「你說」 快回答我, , 缺了兩支……」但是, 只有十六個

來的話。 這樣的啞澀,簡直懷疑這不是個人口說出老人更難聽的語聲。是這樣的刺耳,又是 如 雷的道: 「放你娘的屁 左,才設了這一句話, 蔴衣老人是暴跳 好似某種禽獸學人言語的結果 ,是你的疏忽! ,我有什麼不是

「老賊!你別再狂噑!看我不送你一

的命! 些武林人士門,一 「你敢!你敢!我死了 個梁混元,就可送了你 ,你有種與那

「我的箭頭有毒!」 「射中而已,死,也死不了! 我已射死了他!」

死他! 「老賊!你…… 「只要他狠一狠心,去了手掌,能毒 你這算是什麼?通風

白 收不回兩支箭,心裏就不好過!我真正明 你那會這樣的疏忽……」 「我不理你怎樣說,總而言之,我是

的?」 難道想不到,此地有翻板啞簧,機關消息 四面環射之法,可是,你的消息不靈, 「要射殺所有人,就該用聲東擊西 你

板地道的關係,令他倆的殺人計劃,不能不會錯失,今日,他們一個疏於估計這翻不會錯失,今日,他們一個疏於估計這翻一次定是規定如何,就得辦成,一絲一毫也 座 事可大可小,若是爲人看出長箭來歷,那 如數完成。並且,這兩枝長箭的失落,此 ,他們就得反過來提心吊胆! 一麻衣老人顯然是讓這發箭人

凌虚身法。 這草屋原址,一瞬眼,音踪杳然,好快的 短点,人就似一縷輕烟般,飛出了無聲。這老人是再問了一聲,嘆了口氣, 「走啦!」是臟衣老人在說話!四週

着不少人,正是祝氏草堂撤退下來的人。標記,但是,這個毫不起眼的山洞中,有 摩之將扶,但是,這左手手掌之箭創實在 莊字血依然爲姬蕙緊緊抱住,梁瀟有丁維 這是個陰黑的山洞,洞口毫無起眼之

> 現! 己玩笑呐 己在明,分分刻刻,得担心此君的再度出 自己一無招架,爲其所傷!江湖上幾時出 是,也不算是一無是處。可是,置是十麼即使不到登峯造極,超凡入聖之地步,但 憑什麼自稱天下第一劍客?簡直是在開自 了個如此人物。還有,他是在暗處,而自 箭,具有如此之狠、疾、猛、厲的勁,令 自己,唉,梁瀟不禁有了自卑之感!

這般難看?你有甚麼心事?」 看清楚是丁維摩!「丁老!你! 六神無主,突然,面前出現了一個老人,幾次,梁瀟幾乎爲這又陰又狠的節創弄得 但是,這創口作痛,越來越苦痛,有 ·爲何面色

管,聽出了這箭頭有毒!」 「梁翁,祝一指憑仗地底所藏之飲音

「意料中事……」

掌…… 問你! 知你又能不能拖延時日……祝一指要我詢 莫不爲趕來,也不知有何把握。還有,不「看來,這毒性還極陰狠霸道,即使 如果你能忍一時之痛,就毁了這左

這位大俠之功力驚人。 氣未壯,可是吐字淸晰,依然可以聽出, 至之,將血止住。就在此時,那邊已傳來了 心脈大穴,一面左手手指連點左臂七個巨死了過去,丁維摩立即一掌按住了梁瀟的 腕割斷。可是一聲微哼,可憐,梁瀟巳昏 「好!」語聲未歇,而丁老面前白虹 爽快之至,一只左手手掌,已被齊

,可是,他心中依然有着自慰而驕傲之「莊……大俠!」姑娘是有些難爲情

的注視着這個形如化郞的偉人 中有淚,但是,容光煥然,滿懷關切之情感受!她放鬆了她心目中的伴侶,雖然眼 感受!她放鬆了她心目中的伴侶

復原,談何容易?可是,他一邊說已一邊靈之怪火,幾乎燒乾了他週身的氣血。要靈之怪火,幾乎燒乾了他週身的氣血。要雷珠,並且,他可以由死亡邊緣硬生生的電珠,並且,他可以由死亡邊緣硬生生的。」眞了不起。受了如此陰損狠毒的神木 坐了起來。 「爲何,來到了此地! 什麼大事

「幾乎送了你的命!」 「依稀我受了傷……」

晶瑩的淚珠

陰火的侵蝕,可憐他一個支持不住

人們已可看到了莊字血的眼中有着

饒你莊字血功力驚人,也難以抵得住這 是,這靈木宮的碧靈燄質在厲害,

可

這一個瘦長身形,已顯巍巍的站起來了

他們有所防備。以免在拳打不識之情形下 兩人去向鍾家示警,然後,無論如何,要

齊去了啊…

是视大叔的提議

給遺些鬼東西們,臘一個失神無主……

姑娘在驚叫,已可看見,莊字血

」一邊說,他是掃射了四週一圈: 然,他是叫一聲·「慧姑娘! 祝先生草堂之中,想必來了對頭……」 生草堂之中,想必來了對頭……」突「大概如此,然後,你們將我護送到 ·你在哭… 三官

明白,祝、張兩人的現身,將會帶給他們姬蔥乃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中英俠,她突然

不得不哆嗦的,翻來覆去的唸着這句話

來不信神佛的莊字血,到了

今時今日

他

「皇天庇佑!

但願皇天庇佑

極大的麻煩。依祝、張兩人的個性爲人

莊字血幾乎連顆心也跳出來。 「啊!怎樣死的?是!爲了我……」

全得死……在這箭下……」邊說邊已遞過 一支隱泛烏金光芒,翠羽翎箭 不過,算是祝大叔有個準備,否則,我們 「能爲你死。那多好!可惜,不是!

字血的行動與說話,他也記起了祝、張兩老到底是個江湖大行家,他看到又聽到莊

養,那麼,這身功力是毀不了。但是,丁

人也保全了。如果有個足够的時間的休

來,現在,梁瀟是血止神定,手掌是毀了

大有可能,以身相殉,丁維摩早已走了過

箭! 他叫了一聲·「祝五哥!咦!五哥呢! 像在思索一個極難極難的難題那樣!突然 莊字血取箭在手,他的雙眉緊皺,好 「他已去了通知鍾家,謹防這鬼哨陰

啊 是誰出的主意!」

難道這又有什麼不對的了?」 「你做什麼啊!看你急得額頭是汗!

白。道發箭人的眞正用意,他是不分敵友不少,而且,到現在,小老是實在無法明

除了偷生苟安之外,簡直是一事無成! 些什麼事來,博得了個武林大豪的聲譽。 摩幾乎在恨自己,年紀一大把,究竟做了 是,自己一行人又如何?想到這裏,丁維 困難處去鑽、去闖。只求對大伙有益,可 自身安危的真正俠義中人。誰也是專室那人的出走。他更看出,這些人,全是不顧

「莊老弟,你或者不明白,人,死了

中人 求教少莊主與他結仇之原委。 刀干邢福,雄獅蔣太,與及長沙所有鏢局 神章澎,鐵背蒼鷹趙萌,與及聚而未散的鐵手彌猴孟子凡,鐵面金雕羅長元,鐵甲 熱鬧,混江龍呂伯英會同手下四大金剛; 。表面上來拜莊,其實是來討場面 這裏是洞靈山莊 ,今日,却是萬分的

射死了靈木宮中人,又射傷了深翁!」也可以說,他簡直當所有人全是對頭,他

「射傷?沒死……」莊字血精神微震

,他支撑着想起身。

「老弟!你且躺下,梁翁他是自毁一

拜莊! 那少年,拳一深揖道:「呂某不才,專程為是洞靈山莊小主人,他是捻步上前,對家丁拱衞下,緩步走出。呂伯英一看,以 靈莊不是在下的啊!我是鍾兄之至交,在 錦衣少年,英氣勃勃,態度斯文的在四名 莊門大開,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一個 「啊呀,呂帮生言重了。再說,這洞 伏祈小莊主恕我擅闖寶莊之罪。

稍有時機,他們是可理出個來龍去脈,一走江湖之所以可貴之處,事情不理則已一大有可能!」莊字血不得不佩服

而

且一言中的!

張兩位的出走。果然危險。現

。除非有人出賣!那當然是快無可能! 照料此地人!而此地,我更相信决無人知 在此地總該有個留守,我相信姬姑娘大可

「也不可不防!」

的對頭,潛伏身邊……」 是危機四伏,說不定……還有其他更厲害

,事情既已到了如此地步,看來,你我 ,命算是保全了。現在,我算是有些空

頂替, 什麼, 太甚……有幾個巳 地步,竟然本人不出面, ;並且,夜闖岳麓山宅,殺了二子一徒 伯英即使不才, ,所謂拜莊,實則評理, ;是你鍾玉峙親口所言, ,就算那些助拳者,更覺洞靈山莊欺人 啊!江湖上那能有這樣待客之道?呂 這可大大的說不通,別說呂伯英本 你不出面,現在,正主人自己趕來 **也算是一帮之主,又何况** 口出惡言了。 ,而由個外人前來

靈莊評理

斯文,但是,這說話語氣有些骨頭在··

今日前來,莫非想弄清楚一句話,因此,靈山莊幾時欺人了,又幾時太甚了?列位靈山莊幾時欺人了,又幾時太甚了?列位昨夜已為這殺人滅口之計所陷。哼……洞手已在昨夜光臨,若不是天佑善人,可能 鍾兄身受重傷,不克親來答覆,委託在下 **唇沒了你的先人前輩?」哼哼,** 可就是損人損了個既陰且狠了 「沒姓沒名,還是怕這姓名說出來 「姓狄的,你這是算架樑?」 這句說話

少,閣下可沒二子一徒,或者,如孟「爲朋友而巳,而你,不是爲了朋友

前輩那樣毀了門戶 ?至少,閣下可沒二子一徒,或者

兄的而且確說過,要逐呂帮主出湘江。可向呂老前輩說個明白!不錯,一月前,鍾

印到 ,出手如風,一個雙扣掌,向姓狄的當胸本不宜而戰,口中只罵了一聲,身形已進本所宣而戰,了中只罵了一聲,身形已進

。可是,右手却快如閃電的,五指如捻花一起,「咯」一聲,已格住了大漢的印掌不忙,不徐不疾的,一邊回答,一邊左手不 般,姿勢美妙絕倫的在大漢的雙手 瞪住了少年,分明已中了這小子的道兒。 袍袖。至於那個大漢却如個泥塑的小鬼那 如彈、如點、 ,再翻了翻白襯衫,端端正正的覆住了一掠而過,然後,一抖雙袖,好整以暇 ,目似銅鈴,幾乎可以噴出火來那樣的 如按的,宛如流水行雲般心倫的在大漢的雙手,如拔 是不饶

來,哼哼,這

哼哼,這還算是拜門!」

「小子!你究竟是誰?」 遠處傳來陰

烏金箭,弄得他們團團亂轉,

「我問你是誰?你不會是狄雅後音的

害的手段!」 辰也是身受重傷,爲你所傷,哼哼! 「猜得不錯 , 你本來已知,狄孤 好属

「就爲了你!」 「就爲了我?」 「我問你是誰?爲何冒充他人?」 箭神逐群豪 居士丁維摩!現在,

「說什麼誤會,

又該如何

人

,這筆賬找誰去清理?」

「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鍾兄想不到列位今日前來拜莊,而另有高 稍安母躁如何?」這姓狄的小子是如此的 「請列位江湖成名英豪,武林大家,

是,第三日立即接到了一位院名星儿之名,第三日立即接到了一位院名星儿之名,是不到了如此地步,洞靈莊只能來一個謠言止於智者的辦法,靜以觀變,豈知武然同是所定到了如此地步,洞靈莊只能來一個謠言止於智者的辦法,靜以觀變,豈知武林風波旣已掀起,想善干罷休,的是不易,更不料是失踪江湖垂百年的七靈箭神之『震天弓』,『烏靈玄武箭』重新出現江湖,如今,鍾兄就爲這當年威震三湘七澤的神箭所傷!生死難卜!而你們却找上門的神箭所傷!生死難卜!而你們却找上門 如果是真話,那麽,這箭神……孟子凡也人意料又意料之外。這姓狄的小子,說的人意料又意料之外。這姓狄的小子,說的 巳毁了二子一徒,三湘鏢局更是死了不少 曾受此苦啊!並且,就因爲這個冤哨子 仗以爲泰山之靠的混元劍客梁瀟,紫衣 個所以然來,反而死了不少人,還失踪 「俺是江湖末流!三湘帮帮下一個門 到如今說不 惻惻的一聲老婦的詢問。 是靈木姥姥?

W16

眼,走了個無影無踪。分明,姬蕙是快 **竄而去,看看清,姬蕙巳飄然而出,一晃** 也……」青影一晃,其疾如風,向洞外直

照料此洞中人,

我去

別有厲害的對頭,

潛伏一旁」,唉……敵

「老夫意欲出洞,希望能如我願,來

姥姥在啊。何况;你自己口中所說的。

別忘了還有第二個對頭

靈木

實可反客爲主……但是,另一個念頭升起 如果真的敢來這山洞中,他是地利大失,

莊字血簡直脫口想叫好!這射箭人

「即使如此。此地却無地利可佔!」

步,去作丁老之替身了。

還是直淌黄水…… 明是爲人生剝了人皮那樣,血巳乾了 人用什手法,折磨得體無完膚,有幾處分。爲什麼?原來,這門板上的人,不知爲 一看個個胃中不太平,直冒酸水想嘔想吐一張門板,板上躺着一個人,不看猶可, 的小伙子,擧掌微拍 後,你如不信,請看……」這個冒充姓狄 的身家,你想謀人,哼哼,還有狠人在你 也想不到,有這一對令人討厭的惡鬼出現 牽引起一場大風波,但是,我是奉人之命 ,他不會放過你。至少,他們是看中了你 特來警告你,雖說謀事在人,你是做夢 「你想聚而殲之,你想將一件小事 板,板上躺着一個人,不看猶可 ,而兩個壯漢巳拾了 可

獅身形屹立不倒!分明,他是死不瞑目。雄獅蔡太巳為長箭貫心。但是,好一個雄雄獅蔡太巳為長箭貫心。但是,好一個雄」的一聲,又聞得人羣中一片吆喝,只見

牆上翻落,可是,第二箭已跟踪而來,微幾個觔斗,人已飄飄然的,向洞靈山莊莊 大片,並且餘勢未盡,還如流星趕月般此堅硬的圍牆宛如巨斧橫削般,削去了 聞一聲炸音,好厲害的勁箭啊!竟然將如 只見一條錦影,宛如仙女御風般,連翻十 那錦袍少年投到 而第二聲鬼哨傳來,烏金光芒現處, ,並且餘勢未盡,還如流星趕月般向

說烏靈玄武箭之神勁詭異, 非但武功提高。而且心思靈敏,一出場 總有個力竭勁衰之時的啊,又何况,此人 這一次總算仗了這一阻一攔之力,雖 不過無論如何

> 了三支。 厄,並且,又順手將那支威震江湖的烏靈 擊,立知勁箭立到,第一次,他是憑仗了就已站住了個易退易避之方位,一聞鬼哨 箭取走了。現在,又少了一支,前後,少 而令長箭貼牆而過,而自己就算是脫了此 箭來時,他更是看清了地點,借勢逾越 武箭的勁力所攝,而脫出了重圍,第二支 他無比的「美妙凌風」翻,不爲這烏靈玄

鍋粥了。 來取走,可想而知,這個亂是已亂成了一 太,業已鎮住了在塲人,靈木姥姥現在是謂烏靈玄武箭的名稱。第一箭毀了雄獅蔣是這勁箭厲害,有不少人根本沒聽過這所 消聲匿跡,連那個在門板上的受傷者也不 可明白?當然沒人明白,他們所看到的只 但是,在洞靈山莊前,那些武林人士

想死 聲 又是三個人遭殃 極難聽的語聲:「快快的跟我滾,如果 又是三聲鬼哨,三點烏金光芒一閃 就別走! 。然後,半空中傳來了

那屍首帶回!」 「好!我們走。不過,得先許我們將

心而過 形如爲一股大力所攝那樣,爲一支長箭穿 嘘哩哩的哨聲破空越過,說話的孟子凡 「要走即刻走,你如此多口!」一聲 死了 身

知有多少的江湖朋友得送了命,不少人已他有多少長箭可射出來。這也等於說,不 又是如此的霸道,如果不走,唉! 不近人情。非但出手狠毒,並且行事怪僻 他們明知自己在明,對頭在暗,這長箭 現在,可以看出來,這個箭手是絲毫 眞不知

> 是豁出去了,他希望又來一箭,把自己也 的走上幾步,對幾具屍身叩了幾個頭道: 孟子凡等人的屍身露天,故而他是大踏步 日死在莫明其妙的箭下,什麼?連屍身也 射死了,算了 不准運回,這未免太霸道,他是不能由得 英可是悲痛莫名,死的全是自己的好朋友 回身想走,但是,三湘帮帮主混江龍呂伯 「列位,呂伯英奉陪爾等共赴陰曹。」他 ,尤其是孟子凡更是自己的出窠弟兄,今

些晦氣隱隱的· 戰牌並無分別?四外無聲,顯得洞靈莊有 莊從來未有之辱啊!閉門拒敵,與高掛免 解釋理由,突施偷襲,將呂伯英捉了就走 來,趙萌恐怕遲則有變。因此,他是再 發覺不對,可惜,人已爲人所帶走了,原 ,洞靈山莊已閉上了莊門,這可算是洞靈 但是,呂伯英背心一麻,神智一昏 不

不像話了,你的射術,越來越乏勁了,你也,只有一支不見血,看來,你是越來越也,只有一支不見血,看來,你是越來越也,只有一支不見血,看來,一路去箭,個藏衣老人,他是一路行來,一路去箭, 大可以去死了,你大可以去死了……」 「老賊徒,你咒我死,我真的死了以去死了,你大下!

我是再也沒法報仇!」 你能挽弓射箭?我死了,哼哼!以後

「但是,又少了一支。」

揚名立櫃算了吧。」 依我看,就拿靈木宮作爲根基,你我就此 奈何啊!現在,只有加緊的毀了靈木宮 「唉! 你以爲我不担心?我也是無可

「好!」這臟衣老人是應了一聲。一

玄武箭的下落。不想,今日會照顧了犬子箭神失踪之後,無人知道這震天弓,烏靈

又是爲了什麼?不論正邪,全受光顧, 他們就是以殺爲主?」 「但願老夫猜錯,可是,奇怪,他們 「老前輩,你看準是烏靈玄武箭?」 難

道

麼?林、 鍾玉峙突的阻住了他的說話。「什麽?什 們毀了天琴四英………」張永話未說完 「這件事,看來大有曲折,今夜,他 祁 劉、仲四位兄長死了?孤辰

寶莊, 命 些傷,却讓祝大叔乘勢而護了他入地道! ,算是保全了。」 「唉!他總算祝大叔心思靈活,一到 巳安排下地道,就這樣,也算受了

認定是妖箭。一陣緊驟的拍門聲,將潛 齋中人,個個怔住了。 已說過不是妖箭,但是,鍾玉峙始終他 「這是什麽妖箭,這是什麽妖箭……

玉 真治 陰 毒 困魔碧雲障

日我會再見到了這個滅絕天性的酷刑… 身傷痕。不禁嘆了口氣道:「想不到 血人平放在地,然後詳細檢視了此人的週 欽才算是放下心來。祝一指他是先將那個 一指抱住了一個血肉模糊的半死人,鍾不 眼簾的是一個美若天仙的少女·後面是祝

夾走了,到現在,才算看見了,原來,此夾手,將個讓姓狄的小伙子以點住的大漢 同臥莊外一 傷者在,沒人理,沒人會,由得他與死 沒入樹林深處,唉!忘了還有一個垂死 君因狄姓小伙子走得忽忙,忘了解穴, 憐,他算是爲其捉了個現成,人影一晃,

理外邊事。 理死屍的啊,奇怪,門依然關得緊騰騰的 好像他們莊中人也死了不少,無法來料 洞靈莊中又如何?應該有人出來,

一時課會——並且,其過不在我,可是一一時課會——並且,其過不在我,可是一度在,然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以狄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以狄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以狄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以狄孤辰與四英算是作客洞靈莊——實在 ·外弛內張,鍾玉峙本來深沉得體,即使手,爲了與呂伯英的糾纏,洞靈莊可說是,江湖上竟然會出現了如此陰狠毒辣的殺靈莊四週亂叫亂嘯,鍾玉崎也根本不知道靈莊可能經已毀了,昨夜,鬼哨聲在洞 光游,身形宛如輕烟般幌出。 先忍不住,身形動,家傳天心正法中的 永 胡榻上,面前是一個化子,看看清正是張 小號第一英俠之稱的鍾玉崎正斜臥在一張 。事須回述·尚幸張永的趕來,否則 事實不錯, 莊中實在是忙得可以

聞一聲慘叫,祁天慶這帶箭的人形 孤辰還快一步竄出-可是,天琴四英中的老三祁天慶比狄 人才到後院天井一 立

你看,寸膚分裂,老鍾啊,你可記起來 丸護住其心脈?」 「只怕,徒增其苦痛而已……唉……

是誰有這樣的能耐?」 寸膚分裂……鍾不欽一聞這四個字

不禁面色大變,難道這魔頭尚在人世?」 「就怕是這個魔頭的後人!

惡鬼看來覬覦着武林中的重寶秘笈!」 上着想?」這少女可以說一言驚醒了夢中 ,鍾不欽修的恍有所悟似的·「這一對 「祝大叔!爲什麼不在這一對惡鬼身

紫光泛泛的丹藥,手指一扣此人之下颚,來一只白玉小盒,打開盒蓋,取出了三粒悲憤,更有着怨忿之意!鍾不欽是立即取 創口。果然是靈藥,如此奄奄一息的漢子 鐙中所存的玉真液用鵝毛洒拂在那傷者的 君的咽喉,一邊細心地再推拿喉間食道 是首先將本來敷治玉峙的鉄鐙取過,將這 算是張了開來 响之聲,可是一聲凄然長嘆! …很久,很久……傷者的腹間有着咕咕亂 口,手指一鬆,然後用羊角扣, 逼得此人張口。三粒小琼丸巳入了此君之 鍾不欽是再不與祝一指有所提說,他 此人的眼

堪言。 的苦難比昏迷不醒不知要苦痛了 …但是,這個硬漢是依然在說話 小琼丸護住心脈。其實誰也知道 可以聽得出此君所受的傷痛,簡直是慘不 「你們爲什麼救我 可是,他雖然仗鍾不欽之玉真液 聲弱音斷 多少倍 現在他

翻 莫明某妙的下身一麻,人是不由自主的矮希望碰撞長箭,耳聞「不好!」自己身形 挾勁風而臨,鍾玉峙鐵翼抖起一陣勁風,個扯平。那想到鳴的一聲鬼哨中,長節已 身倒地,眼前一黑,依稀聽到了桌翻 饒是如此,肩頭一陣劇痛,人巳

出祁天慶死得突然,但是,一支長箭 他已翻入了後廳,鍾玉峙、林英明早

鍾玉峙、

林英明早巳看

到

底有何神妙

,竟然將個武林中小輩英傑

。他這一回飛,對頭的第二簡還未出手,得一睹的神功秘技,來去由心,疾如影响。立即順勢而下,心光游又是武林中的難

而自己師兄巳倒翻入廳。算是他命不該絕出了天井,依稀看見烏金光芒一閃而過,出了天井,依稀看見烏金光芒一閃而過,

對玉峙道:「尚幸這位張兄弟來得時候 自己老父鍾不欽來到了床前,面色鄭重地 丐帮中人有了交往。不過,履聲橐橐中, 乃是個化郎,心中不由奇怪,我們幾時與 更不可急躁運氣!」鍾玉峙看清說話人, 又再昏倒。「玉峙兄,决不可輕擧妄動 會在此,想挺身……一陣劇痛,幾乎令他 心齋中。這乃是老父靜修之所啊!自己那

古怪。第

第一,祁天慶分明是自己衝到這長

,但是,這一箭之勁力實在有些

片惘然,雖說他依稀看出師兄是死於猝然

狄孤辰 也看見師兄慘死,他是心中一

力竟將祁天連人帶箭投入後廳。他還未說引其上前。第二,天慶一中箭,這送箭之箭上,好像長箭有股莫明其妙的吸力在扯

林英明大顯身手,還想憑仗自己師門神功 明他所得之印象,而第二箭已穿窻而來,

,將長箭挾取,林英明是全身功勁,貫於

說道:「不可開口傷神,唉!我只能阻住院,没有稍減,正想說話,鍾不敛已沉聲院,又如針刺,這藥液一點,立感一股清燒,又如針刺,這藥液一點,並感一股清 是得毀了 通?再一看,老父手中提一長柄的鐵鐙 命?這鬼哨,這長箭,眞個具有無比之神 用眞氣,我真怕你……即使不死,這一生 這傷痕不再深入變化而已,你如果妄想運 0

怪我們趕來得遲,還有,這妖箭實在太個 「玉峙兄,令奪說得是眞話,唉!只

傳鐵翼出了手,鍾玉峙還有一絲自信,鐵

現在,大家不敢怠慢,鍾玉峙巳將家

「那不是妖箭,我已看出來,這乃是

否則,唉,你我父子再無見面之日了。」 椅倒的聲音,而自己却已爲人挾走了 待到醒來,哼哼,自己在後莊院的潛 什麼?自己身歷如此之險?幾乎送了

之鳥,

開,硬硬頭皮,由鍾不欽開門延客。觸入

風吹草動,目下,潛心齋中人個個是驚弓

未免有些驚慌。可是,門是不得不

由於時機緊迫,並且形勢逼人

一陣劇痛,血跡迸然,分明虎口巳裂,也,竟然又勁又直,三指之勁力全力挾箭, 支長箭還不是手到拿來,那想到這股勁力 右手大、無名、中三指之上,自以爲,一

一聲,長箭貫心而過,可憐林英明聲也未從來箭。心中一鱉,叫聲未出,「噗」的

翻身仰天,倒在血泊之中了

說明了自己三指,那怕全身功勁,也難扣

厲害。」

百年前威震江湖的烏靈玄武箭。自從七靈

W18 翼乃是當今奇門兵双中,排行第三的利器

,善破暗器,自己又精於太玄勁,即使長

,至不濟也可圖

你之劣跡惡行,我們!不會放過你。但是 是善還是惡,救是一定得救,如果發現了 息,只要遇上,就算有緣。姑不論你以前 死不救,那怕是十死無生,那怕是奄奄一我門中的戒條,一定得扶弱鋤强,不可見 更希望是你,有所醒悟,回頭是岸!」 「是什麽門戶戒條……」

「你們是魔教中人?」 「可以說是魔教的戒條……」

「你認爲是魔,我們就魔上一魔,也

呢…… 人反比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講理得多 不爲過…… 分明,此君是聽出了這少女說話別有 ,他是苦笑一聲道:「看來,魔教中

「你是靈木宮中人吧?」

下,他還能笑出聲來,此人看來也是別具下,他還能笑出聲來,此人看來也是別具不我於長是為了抗清殉國,我如何不帮這眼中看來是魔,是龍,就可知此君之可佩我聞送了青靈液!救了一個魔龍,在他們眼中看來是魔,是龍,就可知此君之士,我難送了青靈液!救了一個魔龍,在他們眼中看來是魔,是龍,就可知此君之可佩 個反清志士!」 「不錯……哈哈……」在如此情景之

「啊!你是東方使者瞿念明?

使……乙木訣是我本身之物。既已送出,似的人的說話,我更不會出賣靈木宮。即似的人的說話,我怎會聽了這兩個惡鬼也不賴子她是看錯了人,我——大丈夫, 「嗯!其實我是個糊塗虫,不過,哼

可 靠山的殺手利器。 了過去。 說不出話來。

他打算。 看清四週之情形,面對正主,然後再作其 看清四週之情形,面對正主,然後再作其

操,那裏想得到,遺個蔴衣老人會猝然不不利近,所以施施然而來,自以爲勝券穩困住,自己更深明這震天弓與鳥靈節宜遠

六年前,殺害丐帮十大長老的主角。」 箭果然又再重現江湖。而你,大概是五十 木排空之景,笑眯眯的站在在兩人之前:老婦人,一身青葱綠之長袍,襯上橢了大 「想不到百年前威震武林的震天弓,烏靈 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年才五十左右的

出胡言,難道真的想死於非命?」 我之掌握之中,你還敢如此肆無忌憚, 已經陷於我的碧雲障中,你倆的性命已在 死時我幾歲?你有眼沒珠的胡說八道!!」 「放你娘的屁!我雖然老,但十長老 「大胆!」這老婦人可面色突變・「

受些傷,現在,你一念輕敵,發現老人出星即使能闖,也多少得留下些東西,容或靈木姥姥不是一念輕敵,那麽,這一對煞

已捏了個乙木訣印,向老人的箭桿點來

有緻的,向右偏出一步,玉腕一抖,中指

那敢怠慢,一個柔楊吐枝,身形是靈動

手之不凡,就不該仗一時意氣,親身出擊

而忘了招呼手下。你道裏與蔴衣老人搭

近, 與你們作筆交易。」 哼,尚幸我對兩位別有用處,所以,才來 身與你倆說話。老實說;烏鹽節宜遠不利 如此距離,你們根本無法施展其長。 「哼哼!如無把握,我也不會出面現 「好大口氣!」

「憑你! 「老賊徒,你別插阻,聽她說!」 你這黑鬼,什麽? 你!」

豈不是越易受人牽制了! 目前之境,你們還自己狗咬狗骨,哼哼 這個時候,你我還自己窩裹反?」 ,還是這個黑矮說得有理,處於

個奇門

轉,掙脫了蔴衣老人,人巳轉在碧

更何况有碧雲障在,烏靈箭一到,她是一

木姥姥,她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是一念鳥金光芒一閃。一股勁風,直透中宮,靈 一聲怒吼中,身形一動,美婦人眼前只見 ,又以爲偸空出手, 「我不聽你話……」好個老賊,他是 將碧雲障將雙煞

出氤氲青霧,可惜,遲了一步,一雙怪物

向那屋頂破洞處投去,而碧雲陣突的發

全巳走得無影無踪

可是,外面即傳來了幾聲慘號,分明

不摧的箭鋒一撞即下,「鉧」的一聲落在烏靈玄武箭,竟然也會碰到了尅星,無竪

雲障之後。而釘的一聲,如此威靈顯赫的

地上,蘇衣老人是伸手一攝,身如鬼魅般

W20

所受的折磨。在心神激動之下,他又昏死 會受到了如此之折辱,又何况鍾不欽所謂 ,封我,最後用什麽寸膚分裂之大刑!哈我怎會向其取回?他們打我,扣我,鎖我 靈丹妙藥,實在不是救他,而是加深了他 瞿念明這個大明相國瞿武耜的後人,竟然 懼,怕受什麽刑……可是……」可憐, ,他們忘了,判死無大害,瞿某連死也 起了其他的事。好快的變化,立即轉爲平微一轉,面上神色立變,一股驚人的兇煞懼念明不見了。那蔴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瞿念明不見了。那蔴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瞿念明不見了。那蔴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瞿念明不見了。那蔴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

誰會想得到這一對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 中,一座看來十分清雅的山村酒館,又有

可是,一進入他倆的居處時,蔴衣老,會在如斯淸靜文雅之地作他倆的巢穴。

市集,只不過,是在岳陽城附近

一個小村

眞不愧是鬼計多端。原來,他倆根本不離

成名的門戶,甚或,謀奪各派各門的秘笈 而震天弓,烏靈玄武箭實是他倆仗以爲 而這個人是有意示威,也有意暗中毀了 現在,漸漸可以看出了箭手是兩個

將他倆引入彀中,哼哼,這個隱患就更為 湖大魔頭所籠絡,或者,暗中沽恩市惡 難以揣測。還有,如果這一對兇人亦爲江稍爲處置不善,後果之反覆多變,簡直是 道上的風波隨時隨地會被牽引而起。如果 怖。爲了這個道理,鍾不欽是雙眉緊皺 靈木宮是別具企圖,更可怕的是江湖

撃!而一,

招呼人!奇怪,無人回答,老人神情有些

他是突然的口中發出一絲異哨之

「申賢弟,申賢弟……」老人是柔聲

寧,當其面色一寧時,你就會發現此人是

十分的和藹可親。

十分長大。尚幸,此人雙臂特長,才算不乎比他人還長的弓,左腰跨一箭袋,也是聲!而一個黑衣的矮小老者,揹了一張幾

顯累贅,不過,從神態看來,却是十分的

蹩扭,才一現身,立即鬼聲鬼氣的說道:

「看來出了事啦,申全良雖是走了個沒影

內鉄羽衞中的臥底,並且,是奉命出手,道他的來歷,他倆是清楚明白,此人是大道他的來歷,他倆是清楚明白,此人是大一個人,在他們以爲,將來依然可以找回一個人,在他們以爲,將來依然可以找回 當他們來到了自己隱舊點起這個火頭的主要綫頭! 內鉄羽衞中的臥底,並且,是奉命出 出手的壯漢疾馳而去,缺了三支箭,多了老人與那不露面的箭手,則已扣押住那個可憐,他將個瞿念明的忘記了,至於藤衣 由姬蕙扮男裝的出現在洞靈山莊門口 而第二日,三湘帮之出現,逼不得已 手

自己隱蔽的所在 ,好-

的台? 下,靈木宮幾時吃過道大的虧,坍過這大長而去。更且,還順手殺死自己的徒黨手 對兇星,在自己的陷阱中,脫身而出,揚 非但無法阻住了這一對兇星,反而讓這一 大變,想不到自己一派宗主,親自出面,選一聲的在縱橫竄越,靈木姥姥不禁面色靈木宮中有人受了報應……鬼哨聲是在一

惩玄武箭看來是遠近均具極大殺傷之威力勁力的萬分的霸道,向自己中宮直透,鳥顧一切出手,更且令其心驚的是,這一股

點青光, 股靈木雷火,會直續人身之後,由裏迸發 晉不大,可是,只要爲其所中,哼,那 實實,甕木姥姥是恨極此人,手一抬,三 虹 人士,太乙戟談眞如在交手。只見一團青 ,這是比神木雷更激烈萬分的靑霆珠,炸 ,將個人炸一個血肉橫飛,而不得全屍! ,只見那個蔴衣老人正與自己手下的傑出 ,翻翻沒沒,將個蔴衣老人扣了個結結 向蔴衣老人上、中、下三路打到

道這個倒霉鬼叫什麼名字,還有,他那會霉爲靑霆鬼珠炸了個不得全屍。可就不知的炸音傳來,眼前血肉橫飛,正是那個倒一晃眼沒入了樹林深處。而三聲極啞極悶 與談眞如之間,堪堪的擋住了這三枚青霆 長大的身形,由上而下,投入了蔴衣老人一聲怪叫道。「老賊徒,速退!」而一具 手法特別,定可成功,可是,半空却傳來 莫明其妙的做了擋箭牌,替死鬼 珠。又聞一聲怪嘯,一條人影激射而出

と 禽震靈木 大俠救姥姥

靈木姥姥算是又吃了個啞叭虧,檢點

--」好機靈的老人,他是挾住了那個壯 奪,奪,四聲重物擊地之聲,四 「有鬼!」蘇衣老人哼了一聲,然後 ,耳邊又聽一聲極嬌美的語聲· ,如屛風又如圍障之物,將兩人 面走

也因爲這個道理,他倆竟一反常規,希望游的利器異寶,他們全有個耳聞與了解。站在圈中不動,爲什麽?他們到底不是狂妄之輩,老實說,靈木宮中有不少絶跡江 快的找上了他們! 即想遷地爲良,不料,靈木宮中人巳這樣 瞿念明,莫明其妙失了踪,本來,他倆立密非但無法查明白,並且,第一次擒來的 靈木宮,再立新門戶!可是,靈木宮之秘 奪取靈木宮爲根基。他們希望從此倒反了 **藤衣老人與黑衣矮子是十 以**

是如此反陷人手! 入,務求達到目的!那想到,今日 時期的磨耐性之大事,奪隙覓縫,乘虛而 二年,二年不成化三年……反正這是件長 虚實,那麼,預備化長時間!一年不成, 再循綫追踪,必定可掏摸出靈木宮的眞正 ,並且這個要人與靈木宮的關連。然後, 目中是大有可能,逼其吐出靈木宮之陰謀 無可奈何,今日擒來這個壯漢,在他倆心 是,他倆不想撞到了個硬骨頭。令他倆是 明,何非想逼其吐露靈木宮中的虛實。但 佔了一半上風,兩人之所以如此折磨瞿念 本來,誰先查明誰的巢穴機要,誰就

靈木姥姥身法如風,急步而出,還好

靈木姥姥青霆珠出手,滿以爲自己之

樊籠,而又是一聲勁嘣,烏金光芒一閃

玄武箭已直飛靈木姥姥!

總算蔴衣老人爲靈木姥姥之乙木神訣 。並且,她本身之勁力,實非小可

喇喇,一陣暴响,這樓頂已爲他用力撞碎 這陷阱中?一聲鬼哨擊中,人影一晃,略 上手。另一個黑矮小老頭還能乖乖的守在

一片碎磚斷瓦紛飛中,矮老頭已闖出了

抄在中間 光閃閃的 漢就想奪門而出,唉!還是來不及,奪點!」好機靈的老人,他是挾住了那個 「這是靈木宮中的碧雲障,兩位請稍安母 他是身形動,聲道:「速退!別找立足

麻衣老人交手時,爲老人手持長箭,照面四人並非死於髲天弓之勁箭下,而是,與靈木姥姥的得意弟子。據談眞如的說明,

姑娘是忙着帮手,一直到如今,不見老申當時正在忙午飯,倪小哥是在招呼賣買,

看見他回來過,但是,一轉眼,不見了。

還是什麽的,走出了后門,後來,依稀

「聽老倪四說,他不知是看見了朋友

「什麼?老申失踪?」

沒踪,只有那個掌灶的老倪四和他的兒女

招呼生意。」

影沒踪,他也在奇怪。那會不見人的?」出現過,老倪四曾經到後樓去看視過,沒

由額頭直劃至心門而死。 挑死,並且,個個是一無招架,爲其長箭 鹽木姥姥看了看四具尸身,果然不錯

更可怖的是。這傷痕是在慢慢擴大。現在 己一次是來錯了? 脫出了他倆的詭異陰秘的殺手的。而自這 面對面,如果不是功力極高的話,也極難 爲兩人是憑仗了長箭在暗中肆威,其實, ,一個個由額際有條血痕直至心 靈木姥姥不得不心有驚懼之念了。別以 口。風有

着, 寸傷,渾身無半分好皮肉,但是他並不哼 回來了。「你看如何?」雖然依然是寸骨 啊!是瞿念明,原來,他是讓靈木宮中帶 痛叫苦,即使語聲抖戰,這不是他無法忍 而是傷口的扯動,無可奈何而已 「木娘子……」是一聲戰抖的語聲!

你是再也無法能得我之寬恕!」 「我是個求你寬恕的人麼?不,我 「算你言而有信,可是,你救了魔龍

望你成全我……」 「讓你痛,讓你爛,讓你慢慢死!」

「爲什麽?」

你毁了這個立功之機會,爲什麼你救他… 你說……」 「大好機會,將個魔龍擊成重傷,是

難道你忘了,難道……你忘了你的誓言… …你竟然做了滿狗的奴才…… 「他是大漢子孫!而我是孤臣孽子

「不許你多說!告訴你,我是靈木宮

、崑崙……全專句皮府新爾豆…… 有誰是我對手?少林、武當、峨嵋、靑城 蠶食后土效,然後以三會兩,洪水、烈火我與他聯手,我可以制服太乙門,我可以 勢必爲我所制,到那時五行會合,天下還 主者,我該將靈木宮成爲江湖第一門派。 崑崙……全得向我俯首稱臣……」

哭的人 克忍受了 ,他是傷心已極,或者,他的傷痛令他不 人,現在,面頰上有二條淚痕,可能 「做夢!唉……」瞿念明是萬分苦痛 口氣。然後,他緊閉雙目,從來不

者 一揮,下了馬。如此威名顯赫的靈木宮主大眼睛中泛出一絲極痛恨的神色,腿一彈 快,雖然慢,漸漸地,總算與靈木姥姥照不成個模樣,走得慢,看上去是根本走不 個字, 了面。可是,當他看見地下那個傷者時 瘦又高,又長毛,可是,這毛是污糟糟的 帶微笑的漢子。這匹馬看來眞不起眼,又 角走來一騎馬!馬上坐着個青袍虬髯,面 還有人出現,她是寧神四現,只見在東北 ,他老人家是看也不看,望也不望的 「憑你也配!」遠處傳來了陰惻惻四 靈木姥姥 木娘子是想不到此時

…」邊說,他邊已用左手按住了瞿念明的心口大穴,而另一面,右手手指似按瑤琴,如彈琵琶,這姿勢美不可言,那裏像個,如彈琵琶,這姿勢美不可言,那裏像個見不過,虬髯漢子這手按、指點,或彈或學不過,虬髯漢子這手按、指點,或彈或人一看即知,分明是上層的打穴接,明眼人一看即知,分明是上層的打穴接,明眼人一看即知,在手按住了瞿念明的心脈未絕而有延殘喘,他想求死,可恨木 只是關心着這個傷者

聲勢看來,別說是人,那怕是金剛、羅漢接一個的向中心擠到。依這股勁風急嘯之起了無數的光遊勁圈,一個連一個,一個巫相仿,一片靑光影裏,甲乙網簡直是捲 一股萬木攢心所化的勁力圈中。 ,如果不具極大神通威力,也極難脫出這

木娘子的手中了-之表示外,他好像是被這靈木陣的威力勁 胸前,除了偶或有所一抖一彈,一揮一格 。你看,大漢是脚下不丁不八 昏頭轉向了。 子他嚇傻了?或者,他是被這靈木陣困得 ,呆若木鷄般的,兀立當地,毫無動靜的 至於虬髯大漢又如何?莫非這個大漢 個密不通風。看來,大漢子得毀在 否則他那會這樣的如痴如醉 ,雙手環拱

不八,而人根本不離這一尺之地,將木娘內指引下,越形明顯地,表示出其驚人之的指引下,越形明顯地,表示出其驚人之功力。一直來,木娘子根本是爲其功力所扣所扯,現在,更聽說一聲厲斥道:「如果,你再不將這甲乙籐網脫手,我怕你這舉,你和什麼一來,人已盤旋半空,照道影,不知什麼一來,人已盤旋半空,照道個下身的弱點,暴露無遺。有那個高手,

斃外, 本低估了你姥姥的功力,現在,你是分明她是心中高興,不錯,哼哼,大漢!你根 出手發招越來越呆澀,越來越膠着難動, 已被困在這個滅絕禁圈之中了。也就是說 你只能等到這乙木神雷被引發而束手待 木娘子何嘗沒有個希望,看到對頭的 你是再無其他的機會了

在如此性命相搏之時,露出了這大個弱點在如此性命相搏之時,露出了這大個弱點

大悟。自己是隨了這漢子的佈排而全力的

往其所擺佈的陷阱

大漢馬上解决! 漢環身捲到 木鈎,青刺 横而枝幹紛動。現在,這甲乙網上所附的 片片蒼霞如風旋電轉,又如木影縱 殺着,「萬雷齊震」,將個虬髯到,看來,木娘子是要發動了她刺,越來越靈幻多姿,向虬髯大

住了

,她依然是强用神力,輕易不用的靈木

,明明四週的七禽悉已將自己困

萬雷匯心的殺手神招抖出。

寶脱手

(脱手,那麽,自己是羞也羞死。也再不所謂困獸猶鬥,自己如果真的將師門重

,自己如果真的將師門重 中走!她那肯就此算數

必逞什麼主者的英風,道什麼能手

的虛聲

個大盤旋下 一聲刺耳刺嘯,直向中宮投去! 聲刺耳刺嘯,直向中宮投去 果然,一條青影宛如星馳電掣的 一陣異嘯傳來!在場人只覺

·」一聲震天動地的喝聲中

唉! 道 妙用。本來欲擺脫而無法之陣痛,漸漸的 股極祥和的熱力,透身而入。而當大漢的 活。但是,大漢之左手一按心口,立即有娘子不允所請,他傷心氣絕,他巳不求再 襲上心頭,可憐,本來痛得他疲倦也不知 「雷公打穴」手法展開,七禽炁經已發揮 ,減輕、減輕……還有一股懶洋洋的倦意 多日末睡啊!痛苦消失,睡意立濃 現在,可以睡了。慢慢的,睡熟了

你復原如常! 「唉!還得化費我七日工夫,才可令 他總算睡着了

會令 「哈哈哈!救人會有什後果?害人或 「可是,你這樣做有何後果?」 這個後果麼,倒是該認真想想,至人心不安,做走狗更是出賣了列祖

於我的後果,哼哼,何勞費心!」 「你目中無人!」

列宗,這個後果麼,倒是該認真想想,

者

可 不對!」 「目中無人?不壞,就怕心無廉恥

那

「哼!在我面前,可輪不到你來發號 在我面前,不可胡言荒唐!」

頭蓋到!一片青霞,一股勁風,却是凌厲頭蓋到!一片青霞,一股勁風,却是凌厲以劈下。總以爲虬髯大漢出手發招,來格來架,那想到此君是只一個滑步,好,卸出了這乙木青靈訣的禁圈,神態之從容滿出了這乙木青靈訣的禁圈,神態之從容滿 「好賊徒!看招!」這一 句話是那個

,吞后土,就算有人相助。試閱。**你又「靈木宮如果只憑這些功夫,想毀庚

就不該痴心妄想。」虬髯大漢是面色鄭重如何來尅制這些門戶?自己無眞材實料, 對靈木姥姥說話

靈木障?如果你是七星聚會,我或者不敢「哼哼,我亮兵双?幹什麽?破你的 托大,而今你個人出手,對不起,憑我空 微動,一縷青虹抖開,靈木宮中鎭宮重寶 些不入耳的話,可就發了狂野之性。身形 。「大漢!你亮兵双吧! 唯有主者才可使用的甲乙靈蚌籐網出手 「你敢教訓我?」靈木姥姥是聽了這

之反圈倒鈎。但是,當你一個斜退步時 住氣了。她是面色激變,而一股青霞在面 木娘子已是搶步佔宮,甲乙網業已組成了 微微一笑,一個天廳展翅,人在一個極難 而甲乙網已抖成一個圓圈來困自己,他是 聲,這本來一個圓形,條的迸出幾條長條 來得好, 姥不禁一喜,好!我就是希望你先出手 武學之道的眞正法締。」 言聲才畢,就見 到登峯造極之境界,離成功尚欠三分功候 上一閃而過。不料,虬髯大漢冷冷一笑道 手,看來,你也圍我不住。」 一個靈木陣法中的乙木式。 一條靑影,向靈木姥姥當胸抓到,靈木姥 ,捲打敵人。好個大漢,一招出手未老 ,妄自尊大。今日,我就叫你見識見識, 極狹的角度中,輕巧巧的滑出了甲乙網 尚幸你不出宮門,這才由得你坐井觀天 「乙木眞訣帮助你不少,可惜,依然未 這一番說話令靈木姥姥無論如何忍不 甲乙籐網抖起一團蒼霞,刺刺幾

·果然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你看好!這就可看出木娘子的厲害,

身派

一緊,分明爲人抓住了這後頸皮,脚下一手左肩,突有一陣痠軟之感,而背後頸皮聲;「莫非你眞想死!」而語聲未畢,右聲;「莫非你眞想死!」而語聲未畢,右 空,一虚,宛如雙脚離地般,向四外的熱 浪環繞處衝出

如此厲害的萬木攢心,並且即將演化成乙虬髯大漢,宛如天神相仿的,揚掌發招。

木神雷的出手,而那虬髯客依然脚下不丁

聲未歇,這戰塲上的形勢突變,只見那個

| 誰叫出來這句說話?虬髯大漢!並且「叫你見識見識,這七禽玄濕的厲害:

風,饒是自己的靈木車式为電子和別生死的地步了。而自己,分明已落下她是十分明白!自己與虬髯大漢已到了一 是對頭分明是熟悉陣式中的奧妙。還有, 是自己自不量力…… 自己功力與人家相比,相差極遠極遠… 也就是說,人家絕不是大言不慚,相反的 木娘子不是個一無所知的江湖人物

個地步,勝算是拚勝負,判生死,一絲都區地步,勝算是拚廣力的時候,事實;一到這是怕到了互拚真力的時候,事實;一到這武林中人,尤其是一流高手,最恐怖的就 明巳 她是暗叫一聲•「吾命休矣!」老實說 方。 是連想投降,叫饒也沒個時間,事實已擺 自己巳陷於不可挽回之敗局。現在,更加 無可借避之境了。取不得半分巧,自己分 炁禁圈,否則, 壞之體,更可以粉碎大鬍子所佈的七禽玄 ,即使有人肯出手,除非來人是金剛不 當她爲一股熾熱的氣流束住全身時 再爲對手七禽炁一困一束,更可說明 陷對頭的陷阱中, 除了乖乖認命之外,其他是毫無助 也是無濟於事 在在顯示出不及對

出了重圍。此人是誰? ……木娘子看看清 瘁的乾坤一招之勁力、巨浪,更且將她挾 世兩個武林高手所發出的兩人畢生功力所 ,是個面色微黃,却是滿面風塵,一頭亂 ,奇蹟發現了 竟然有人排盪當

有一股熾熱之氣流,束得她全身宛如被投後的一招使得圓滿流轉,可是,全身週圍排山倒海的壓來。奮一口填氣,還想將最暗之間,胸口突有一般極勁的壓力,宛如

胸口突有一般極勁的壓力,

宛如

眼前一花,一光一

離了籐網中的無數倒鈎反刺,神出鬼沒的木陣式之中,並且,一個又一個浪潮,分一個的蒼霞圈,將虬髯大漢狠狠扣住在乙 陣之奥妙, 條出條隱, 輕如葉,步法却實,而甲乙網抖起一個又 那麼,迎面三招,就得叫 如果不是虬髯大漠深悉這靈木

震驚的原由來。你看,大漢是隨圈而轉不過!稍一留神,你就會發現了一個令一看來是虬髯大漢被困在靈木陣中了 赫的,展開了萬木領軋,大風舞木的招式牽引這陣法在移動。看來是木娘子聲勢顯 一尺之地。這就說明了,如此幻異多變的隨圈而舞,但是,他從來沒離開過這方圓 所佈的反五行陣式之外。他是狠狠的吸往 佔住了中宫重位,不會乙木陣式,脫出其 靈木陣,不是困住了大漢,不,是大漢在 可能是別有打算啊! 了木娘子,要木娘子出盡氣力的,發揮靈 木陣法的所有威力來。爲什麼?虬髯大漢 ,將對頭困在萬木禁圈中。其實,是大漢

勁風, 這個虬髯大漢困死在這靈木陣中 攢心」然後演變成「乙木神雷」的殺手神 鎭宮大法,施展了個淋漓盡緻,一陣陣的 招,準備停當了。也就是說,她是必須將 在巳將這乙木陣法中的最高威力, ,匯向中宮。任何人不會清楚木娘子,現 木娘子是出盡了全力,將這靈木宮中 一股股的木炁,在其全力之催迫下 「萬木

更可怖的是,木娘子現在簡,也可以聽到這隱隱砰匐、 大兜轉,一片蒼霞抖起,就算在場外之人 「無知孽障,你就拿命來吧!」一個 傾軋之嘯聲

了這個七禽玄炁所佈下的滅絕禁圈中——的光芒,就是這樣個化子,將木娘子帶出捲的化子。他那雙大眼睛中,閃耀着寒人髮,一身破衣,背上斜揹了一個長形破蓆 「血老弟,好功夫!

「莫大哥!是你讓得好!」

來管這件閑事。 「唉,是你說得好 可是 ,你又何必

「我是來向她要一個人

挣脱了滅絕禁圈,她有感激之意, 「你問我要誰?」 木娘子雖是仗化子 可是

從容論傷患 仗義評神箭

她還得强掙面子

下無敵,非但庚辛門中人是你尅星,烈火救你,而是要你明白了,靈木秘解並非天在,你該明白了我的來意,還有,我不是 條命,我可不能由得你如此的對付他。現 的是,逼他自陷絕境,死於非命。木娘子 荷,所以,你不殺他,你更不理他,所求 木秘解,此人對你來說,形成了個拖累負 ,交給了你。而你也自以爲通透了全部靈 清理門戶之事,就該由你門中人自理了 他聽了我說話,是不會再來對付你,至於 嘗不可反尅,而洪水更可將你漂浮! 參悟反五行相尅反生之理,哼哼,后土何 宮中何嘗不是你的對頭。如果你再不靜心 ,這位莫大哥是有爲而來,現在,我相信 可惜你忘了一件事,瞿先生殺過在下一 你可算是目的已達,他的祖藏乙木真訣 「就是地下的那位瞿先生,木娘子 本來

是有意將此人擒往靈木宮中……」 其掌門之位,我之所以讓你奪走此人,就 擅自出宮淌這江湖混水。於例;就該廢去 之命,她是勾引外人,未經長老公議,而 代他們解决了這件事。木娘子是有違先人 我得到了靈木宮中長老之告急信符,我得 那化郎一眼道:「我與靈木宮有些淵源, 之突然出現在此,本來是別有用意,現在 有名的氣死閻羅,奪命判官的莫不爲。他 聽了莊字血的說話後,眉頭微皺的看了 這個虬髯大漢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

「何不讓她自行還宮。」

一我怕其中有變!」 ·莫大哥!你且聽小弟一次如

莫不爲如此剛强的人,可也不能不聽

死的靈木宮中人 的也走了。只剩下了靈木姥姥與那幾個未 半昏迷的瞿念明,隨在莫不爲馬後,緩緩 了靈木姥姥一眼,走了,莊字血是扶起了 安排。因此,他是慢慢的走近了自己的座 這位化郎的說話。還有,他突的別有所悟 上了馬背,對莊字血招了招手,然後、看 分明,這位人中英傑是另有打算,別有 那匹看來又醜又老的馬匹!緩緩的

是另有計劃,不過,無論如何, 嘆了一口氣道: 「眞好! 她心中在想什麽?半晌半晌,她這才長長 正的看到了這江湖之大,這武林中臥虎藏 ,自己實在是坐井觀天,井蛙之見。 靈木姥姥又如何?現在她的面色是萬 咀唇緊咬, 眉頭緊皺,也不知 ·走… 她算是眞 」或者她

> 現在,靈木姥姥的心中,就是在設計如何 自己技藝微有不如,可以設計毁了他們一 陰狠厲害。即使遭遇挫折,她只是看到了 女人!尤其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女人,更是 龍。想到魔龍,她不得咬牙沉吟了一聲。 利用他人,對付這個大鬍子,還有那條魔 「全是你,瞿念明!」

生 算是見到了眞正的救星。 死過去幾次了。如今見到了莫不爲,這就 麼?他們正爲鍾玉峙與狄瓜辰的箭傷發煩 唯一傳人,氣死閻羅,奪命判官莫不爲。 人稱魔龍的莊字血。還有,那個華陀門中 鍾不欽總算會見了這位方今第一的大俠 痛依然令人難忍,鍾玉峙與狄狐辰經已痛 姬蕙、張永連祝一指全是萬分興奮・爲什 ,雖然,鍾不欽的玉真液算是將還箭傷封 ,可惜,這只能阻止其蔓延。還有這劍 洞靈山莊今夜是接待了好幾個朋友

你 會在此地發現,血弟,聽說你也受了傷, 總以爲羅喉七曜壽已失了傳,想不到今日 莫不爲一見遺傷痕,眉頭大皺道:「

授我靈藥,依稀我又聽到有人提說,瞿先 姑娘對我提說,幸得瞿先生之大力相助 她是如何的關住與痛心,至於莊字血如何 在自己四圍, 他只是顧人不顧己,爲了怕神木雷毀傷別 生已爲靈木宮中 他是淡淡的一笑道。「我醒來,就聽焦 姬蔥是一連串的數說,誰也該聽出來。 他是强用潛龍勁,將這幾枚雷珠攝引 「莫大叔 好!就道樣為宵小所算… ,他啊,唉 人觀作了敏徒 你應該明白 小,現在,我還就出

> 是保得住了。」 我可放心不少,至少,這位瞿先生的性命

要你的關注,那怕你對她稍作關心…… 就想不到,有個女孩子在你左右,她是須 就不會爲自己的事多少也想一下?難道你 子,並且,幾乎連討飯也討不到,幸虧我 他始終以爲自己是個化子,一直來,她耳 他是理也不理。這可令姑娘大爲掃興,但 雷珠,他是提也不提,至於姬蕙的說話 做過這幾年的化子,使我看清了這個世道 邊永遠不會忘記他提說過。「我是一個化 對自己,那一下幾乎要了他的命的神木 ,她當然十分明白,在字血就是這樣一 …」但是,莊字血!你也是人,難道你 依然是這樣平易,依然是只關心別人 ,從不以爲自己是高人一等。還有,

如此而已一 人是具有真正的熱情,可惜,只是友情 難道你沒有人的感情?不像啊! 他對

放心 相信你會受傷,特我先看看你的傷痕! ,我可不放心你啊,我是無論如何不 「血老弟 「我已無事了 ,這治傷療毒之事, …莫大哥,我眞不喜 你大可

很難拗得過他的說話。他是一面設法清除 但是,全是知心的朋友,他是十分明白, 着多少的埋怨、 歡說謊,現在,你還是先料理他們! 莫不爲看了莊字血一眼,這一眼是有 無奈,痛惜之神情在啊-

莊字血他是神色凝重地取出一支長節

除瞿念明這寸骨寸傷之苦:

狄兩小之箭毒,一面却在籌思如何解

對麵不飲道:「麵老前輩!

··「到今日,鍾某算是見到了真正的武林下如何?麵不飲是面色血紅的對莊字血道

「前輩!你何出此言?

光芒的長箭遞給了他一

他接箭在手

「這支箭的箭身特別,還有這箭鏃更

是,莊字血是面色誠懇地將手中隱泛烏金 實在想說幾句他對莊字血的感佩之詞,可來平凡,樸實的化郞感動得無詞可對。他

箭在你眼中,竟然可以看出這許多關鍵來 你問我?這簡直是在笑話我啊!」 「我這是衷誠之說,肺腑之言!這枝

斗胆也不敢言語損人,我是誠心誠意。」 「老前輩!你干萬不可如此說,在下

付之道,破解之策…」 之蛙震醒了啊,唉,我相信,你是已有應 誠意啊,你算是將我這個昏庸老朽,井底 「我明白,莊大俠,我何嘗不是誠心

我其實是來請教前輩-「我是風聞洞靈訣極善於以近制遠

啊! 「前輩請看,此箭箭身粗而圓,弓强 你說什麼?」

神之計

那是更難可以抵擋,至於箭镞有

未到而異哨立起,分明這是擾人耳目、

è

聲之能, 爲其瞄準

也極難攖其鋒,還有,據聞,箭 ,再加猝不及防,就算有聽風辨 非但天賦異稟,更可能功力不凡, 開鋒,更具倒鈎。這就已說明了, 這箭鏃,分明是一支判官筆尖,却是四面 還有這箭鏃,我不是說這箭頭之毒, 之力,否則那是極難可以隨便將它射出 果沒有特殊之臂力,不!簡直是得用背弩 是異形。這箭身比一般的箭長出一半!如

因此, 發箭人

是

甚至於連個穩勢沉式的時機也無!它依然格來箭,勢必因其箭身不無可借勁卸力,力猛,如果運用本身之功力武器。希圖阻 會直透而入,爲其所傷。如果-前輩洞靈訣的九玄一炁一 用此長箭,以强對强,以圓制圓, 下的一得之見,以供前輩之參考,如果, 力,想必可以制此兇煞! 也即九沉一殺之 -這是在 加上了

是來請教,不!他實在是來傳經的啊! 醒醐灌頂,令鍾不欽恍然有悟,說什麼他 字血不以圓制圓,以强制强八個字,就如 希望參透了這九玄一炁之道。而今日,莊 况鍾不欽之所以閉莊潛修。根本就是爲了 習武人,越是高手,越易領略,又何

勁,莊大俠,你惠我良多,惠我良多! 弱相輔,而成反强之道,就可反尅九玄之 悟九玄一炁之妙諦,就是不敢以强制强! 總以爲玄勁九轉, 一個以强制强,老夫多年來,始終不能參 能者無所不能,好一個以圓制圓,更是好 玄勁九轉是圓而一炁相貫何嘗不圓! 「老朽受益匪淺!莊大俠!你眞是個 「鍾老前輩 **炁難以迴尅,想不到**

爲師! 「你再叫我一聲前輩,我就叩頭認你

「豈不聞學無先後,而達者爲師 哈哈哈……玉峙!」 那會如此……嚴重 -决不可如此-

算扳個大,我是你老大哥… 「快來見過莊叔叔……莊老弟 「孩兒去! 我就

鍾玉峙現在早巳由莫不爲的無上手法

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洞靈訣不爲人敗,如道,刀槍之技,根本不加用心。所注意的 這位當世第一大俠,自己爲了救人,却專 不起,根本沒想過,如何對付之道?但是 出了這失傳江湖垂萬年的箭名,經以爲了 覺此箭形狀奇特,更該死的是,自以爲認 此而已!這支箭自己莊中也有了一支, 有精辟深入的分析,事實俱在,自己一直 ,不自以爲是,更且對任何一門功夫,具非但武功高强,更可貴的是,他不驕不狂 心研究這枝箭的形狀及其功能。還說明了 以鐵翼,及洞靈訣馳名江湖,對別派之劍 這條魔龍要引起天下武林道的矚目。此君 鍾不欽是更爲五體投地,這也難怪爲什麽 ,自己僅僅是看了看,掂了掂斤両,發 唉……還說什麼意下如何! ·老實說, 可如 尊者-

而是



嗎!」

箭! 「不!我與你有正經事談,這裏有支

「是烏靈玄武箭!」

啊,你已知道了!」

「此地也幾乎爲這毒箭毀了個一敗懲

地一 哈!原來如此!」

是硬生生的救了小犬與狄家賢侄! 「全仗祀一指,還有這位張少俠

「張賢侄!你……沒受傷?」焦急之

情 一露無遺一

「師叔,我們沒事了!你!已經痊癒

到了這對付之法?」 「我沒事,可是,我且問你們,可想

的… 「師叔!你與這鬼箭根本未會照過面

辦法! 我更問清了他的遭遇,現在,既然又清楚 此箭之名稱,我想,我或者有對付它的 「我醒來後,我看到了梁瀟之傷勢

這實在不是容易對付的武器啊……」 堂別有機關,看來,連你也難保得平安, 個不送其命而已。如果不是祝前發他的草 前輩變招快,更且拚損一掌,也僅僅是求 以抵擋這烏靈玄武箭之勁力。雖然,梁老 太强,混元劍客如此精湛的功力,却也難 「不成啊, 師叔,道箭的勁力太詭

機會看濟了這箭……麵老前點… 關得法。將這兩支兇箭帶了下來,我才有 「當我復甦之後,更幸而祝老哥的機

-」 麵不飲越來

了起來!鍾世兄,快請起身……」莊 又是高不可仰的化郞,叩頭請安…… 過來,端端正正的,向這個看來平凡,却 其前來拜見莊叔叔,他可是萬分恭敬的走這就令這一個小輩英豪心說誠服。老父命 氣煉功 了莊字血的說話,所謂名門之後,家學淵 ,將這箭頭之毒拔出。雖然暫時尙不能運 再加上了他多年精心採煉而成的五蘊丹 ,苦痛已除,行動如常。他也聽到 ,莊字血所提說的是點竅之辭,

力未復,不可强作掙扎,算在下已領太禮邊却又聽得莊字血誠懇的語聲道。「爾功 讓他下跪,玉峙當然是無法强來,可是耳 不到,這一股柔力只是將鍾玉崎托住,不俱不得自由。你想跪地叩頭!嘿嘿,也辦 但是在這個莊字血面前,鍾玉峙却是行動 鬼,如果沒些眞材實學, 極柔利之勁力,將自己下跪之勢穩住,鍾 但是,這雙手一托,鍾玉峙却立感是一股字血面色忸怩!不,簡直是萬分的靦覥。 玉峙雖然年輕,却也不是一般的武林中人 ,家學淵源,功力深湛,想當年鐵翼毀八 他那能辦得到?

使, 已經助其暢通了本身被損之筋脈氣穴現在, 分明在這一托一頓之際, 這位莊大 莫明其妙的勁力,巳助其打通了本身玄關 自己只感到如被火烤了一會,但是,一股 洪爐中,而這一股熱力,却是一掠而過, 宮,而自己本來尚有氣穴未通之感,而這 一股勁力透來,全身宛如墜入了個極大的 本來,他還得用苦功修復本身之勁力, 鍾玉峙突覺又是一股勁力竟然透進中

深情何以 堪 巧勁破陰箭

「多謝莊大俠!助我復通氣脈,益我

道。「好霸道的透穴眞氣!」
辰一聲驚叫中,身形一翻,面現惘然之色 揮 孤辰三處大穴,十七個分穴。 走近了另一張臥榻邊,那個狄孤辰正在閉 ,好快的手法,一轉瞬間,他已點了狄 養神呢,莊字血是微吸一口氣,右手一 莊字血是微微一笑,將手微擺,然後 「好霸道的透穴眞氣!」 但聞得狄孤

種比道家運氣更勝一籌的極頂功訣,業已至高無上之透穴眞氣,據父老相傳,這一一股柔和而又火燉燉熱力,原來就是玄門也爲莊字血所殺,不過,他根本不知道這也爲莊字血所殺,不過,他根本不知道這 對失傳之武功秘訣,會有極深之研究,那輩中有名的天眼通,此老博學多才,更且若我說出這個名目來,當然,狄雅晉乃老夫傳百年,也可以說,根本再無人知道, ,平凡,和易,自然還有誠懇,並無半絲之間,顯現出來,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 八成!怪不得莊字血成爲方今一代怪傑,氏後人能說得出口。並且,可信之成份達 比對,也因此這透穴眞氣四個字,只有狄筆錄成篇,希望能够以後有所發現,有所 囂張,自滿,驕妄或凌鑠之氣,並且, 他竟然連這多年末現的神功,於輕描淡寫 怕是耳食之詞,他也會善加編排,然後, 邊!現在,莫不爲正在料理那個寸骨寸傷 不置可否,只是面色鄭重地走向莫不爲身 鍾氏父子是大吃一驚,雖然,

之不顧·還有,自己看事不準,料事不 泛起,依稀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她不該置 來還是極有身份的一個,留給了靈木宮中 姬蕙突然有一陣不寒而慄之感受,自心底 可能是自己的疏忽,因而引起了其他的不 總以爲瞿念明是靈木宮中人,而且, ,莊字血與莫不爲將其再帶回洞靈莊, ,可說是人歸原地,並無不是。可是現 - 甚或,瞿念明與自己人別有淵源… 聽

視之爲叛徒。結果,落到了如此之地步,還有,瞿念明就因爲贈藥,而爲靈木姥姥 靈藥,莊字血現在早巳不在人世。即使莫然想起了,莊字血如果不是瞿念明,慨贈然想起了,莊字血如果不是瞿念明,慨贈 來距她的心上人越遠了。 行清淚,姑娘在怕,在担心, 手中搶了出來,自己的原意是擾亂敵人耳 子。一個不配與其同行共走,甘苦與共的 侶的眼中看來,只是一個任性,量狹的女 她相信,從此之後,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伴 莊,只不過將瞿念明當作一枚棋子而已! 目,根本不是有殺人之心。則 使携歸洞靈 可是,自己雖說出盡了心力,將其由雙怪 不爲趕到,也可能來遲一步而拋恨終天, ·姬蕙這俏麗的面容上 ,突的多了兩 担心她會越

「莫大哥,你看如何?」

又未接啣,就遭到如此重大之打擊。唉!有了中間苦功,缺了先天元氣不輔,後勁 子活在害痛中!」莫不爲的分我真怕救活了他,反而害了他 本元太弱,稟賦不足,却急就竄進, 也只不過是廢人一個,再說,這位朋友的 「命是保得了,可是,唉,救活了 今他一辈 開到

展,就如建宮造殿,地下之基樁打得越深 就可成功,也得憑仗自己天賦,不急不躁 習武,並不只是憑一股毅力,發奮立志 實對鍾,狄兩小也具有極大之啓發作用 ,越紮實,越能够忍受重壓,而建成輝煌 ,基本功夫越打得堅實,才可有更好的發 ,一股狂風,就能令這些化爲災禍! 耀目之亭台樓閣,根基不足,勉强建成

還有,明顯地有兩顆淚珠在眼眶中滾動: 「就沒有其他辦法了,譬如借助草木之靈 莊字血是大眼睛吐出了憂抑的神芒 瞿念明就是個極顯明之例證。

的提議,建成一個窮家帮,命你爲帮主 直與那些市井小人,血氣方剛的無知小子 這是自暴自棄,這不是大俠之所爲,你簡 切的而將困厄艱險,攬在自己頭上,說得是佔着多重之仮員!! 是佔着多重之份量!可惜,你只是不顧一 ,你就不明白,你在我們這一行人中,你我,我也得說,你把自己看得太輕,但是 的還不多!又何况,不 些的啊!今日,你爲何也會說出這些話來 記住!是我們命令你!」 們可絕對無法忍受下去,只能聽從老太婆 一個樣!我告訴你,如果再這樣下去,我 「血弟!你一生爲人,素不!或者,其他可資輔助之物…… 唉,爲了救人,爲了成全他人 - 你就算是怪我罵 成全他人,你付出 ,素不願借助這

己的弱點。可惜,實在沒有人可以透切的如此實難!其實,莊字血又何嘗不知道自 個震驚天下的大英雄,也會讓自己的朋友 淋頭,並且,令莊字血啞口無言,如此一 這一番說話,將個莊字血罵了個狗血

仙浪也是心中默允。可恨的是,莊字血只,所以,他們,就算是姬蔥之母親,萬妙實在須要有個人與他共同生活,相互照顧 是關心着中原武林道中,受苦受難的好人 其他,越來越變得冷靜,符星初更說過

對莊字血說道:「血弟,我可不知該怎麼 氣來,昏死了過去,莫不爲是苦笑了笑,壓抑在心中,而後一齊併發。她是回不過 一句氣話。「他越來越冷僻了!」 今日,姬蕙是分明身受極大之委屈!

身的出手。唉!莊字血啊!你要我們担心們,剛才他强運真氣救人,又是不願自剛從死亡邊緣掙扎過來的人。雖說他神功剛從死亡邊緣掙扎過來的人。雖說他神功「血弟!爲什麽你不與我爭辯個是非

那怕一半,或者……」

的問。「難道,就不能令他恢復功力…… 己犯了什麽錯那樣。他只是低聲的,誠想

分析他的內心而已。

他默然,他滿面蓋慚之色,好像是自

然也有着關心,但是,他的神態是冷漠的縣間……昏死了過去……難道中毒!」雖 微顫,分明,他是强裝冷漠… 可惜, 「我也莫明其妙啊,好好的 張永小心,已發現莊字血的嘴唇 ,那會

鬱太深, 她哭,放聲大哭,可惜,她哭不出 「不是中毒,師叔,表妹可以說是積 你,緊緊的抱住了你……」 唉,當時 ,我就已警告過她,請 ,只是

眼前一黑,姬蕙已暈死了過去!

• 「難爲你表妹了

難爲你表妹了,你竟然能够支持到現張永是看得清楚,他不禁凄然一笑道

她抖戰,她突然感到喉間有着乾涸之感受

而心跳越來越驟急,她想叫一聲血哥,

個姑娘家,難免有着怕羞的心情

,不過,

姬蔥是越看,心中越激動,雖然,一

到那一個田地

乎掉下了老淚來! 欽這個老人家,也不禁爲這一聲嘆息 家,也不禁爲這一聲嘆息,幾重不

他一按姬蕙之寸關尺脈,立即明白了,姬

有疑問,

莫不爲一發現姬蔥之情景,他心中雖

可是,老江湖目光如電。再加上

「血弟,你就無動於衷!」

「莫大哥!看來,我是應該休息休息

意分明是積鬱在心,氣逆傷肝,可是,為 京山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蔥,當然,依 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蔥,當然,依 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蔥,當然,依 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蔥,當然,依 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蔥,當然,依 年齡,依輩份,這實在是個大難題。不過 ,姬蔥之聰戆靈清,又加上性格文雅,却 ,如此的大胆,無形之中,吐露出偌大的 是心神一凜,沉聲說道:「莫大哥,快扶 ?可以說是無人明白。但是,這裏的傷病 姬姑娘,張永,你就護住瞿先生,爾等速 問題,還未解決,一聲鬼哨傳來,莊字血 這是什麼話,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你呢!又是獨當其難?你想自殺!

個顛沛一生,性情外冷內熱的孤高大俠

阻架, 弄得措手不及,還想用左手剛收來的長箭 神通,却也不得不爲這一個猝然變招 到出了這一招,莊字血雖然說是具極大之 鋒, 烏靈玄武箭格擋,不!更且是順手用勁 而代其架了一箭。 法訣,演化入自己仗以成名的洞靈訣中 箭,憑其剛剛聽明之以强制强,以圓制圓 到了,原來是鍾不欽飛身出手,將後來之 一,兩聲怪嘯, 反架時, 發箭人一箭是可過了門,今日,那會想得 將這支飛箭接收了去!而第二聲啞哨傳來 錚,叮,一片極刺耳的响聲傳來,莫不爲 啊!」莫不爲簡直如天神怒吼一般! 一次發箭人,竟然發出了連環箭。從來 可是看清了莊字血手中執支長箭,好身法 1,可是,又是一股勁風突入,原來,這鳥金光芒竟然一幌而入,莊字血以桿貼 更好手法啊!他是竟然將這神出鬼沒的 鳥金光芒巳疾如勁風般,穿愈而入 想如莊字血那樣的就勢收箭是辦不 一條白影閃過,「錚」 聽得出此人雖然能够勉强 「嗚哇 而

「老大哥,你是神乎其技!」 「莊老弟,果然神目似電!」

出手了。

解之策,可也不能讓你斯文淡定的

「不如老弟多多矣!」

武箭神了 以尅制住這個令人頭痛,而防不勝防的玄 我讚,看來, 嗨嗨!在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是你稱 莊字血巳有足够之實力,可

氣充沛 物。「莊大俠,在下左無敵率領同道十二 不少,還有,這笑聲中已顯示了來人的衷 ,今日算是來趁火打刦了!」 但是,幾聲長笑傳來,聽得出 ,分明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一流人 ,人數

> 圍困 折扣,自己洞靈山莊中,雖然還有幾個家,鍾不欽與狄孤辰又才脫厄境,功力大打 玄武箭,這……自己這方面還有傷病之人 趁火打刦。哼哼,這就已說明了,他們來 殺手啊!不錯,說得光明正大,他們是來 劍之首,所謂同道十二,分明就是這一批 左無敵!乃是江湖有名的殺手!奇門十三 在何時發出制命之一箭!現在, 變成了樣了眼的盲人一般,不可捉摸對手 目,並非聲傳箭發,自己這一方面,可得 這一仗是越來越難打。鬼哨聲可以擾亂耳 光芒出現,鍾不欽倐的別有所悟,今日 」一聲鬼哨聲傳來,凝神一看, 毁了?並且,還得連累了這幾位好朋友! 手……難道!自己這個洞靈山莊就得如此人好手……可是,焉知他們沒有另外的援 鍾不欽一聽,不禁大吃一驚,什麼 可惜,你想還未想得通,又是「嗚哇 ,逼使自己一方無人可以對付這烏靈 即使有破 不見烏金

能,哈哈!這條魔龍已讓神木雷毀了!」說起賢弟,看來這裏根本沒有魔龍,也可 解釋,而窓外又傳了更討厭的語聲。「我身,緊跟在莊字血身邊,莊字血還想有所 陰惻惻,聲量不高,却是字字分明的啞聲緣一會了!莊大俠,你請出來!」是一個 投,姬蕙却不知道那裏來的精神,一個翻 說話,在叫陣,不,分明是個陷阱,莊字 其時,姬蕙剛好爲莫不爲救醒了,四目交 血面色不變,嘴角含笑,看了姬蔥一眼 莊字血是嘆了一口氣,身形凝重的 「久聞魔龍大名, 而今,我們總算有

W26

柄長劍又快又勁的向莊字血背後擲到,莊,不知什麼一來,「錚」,「格格」之聲,不知什麼一來,「錚」,「格格」之聲,不知什麼一來,「錚」,「格格」之聲,一個斜十字竟然咬住了第二來箭,但是,一個斜十字竟然成了個「活」十字 就可看到了魔龍大俠的身手,吃過了一次 一种那支長箭搭住了飛來的勁箭,成了一個 科十字,第二箭又是流星趕月般射到,這 科十字,第二箭又是流星趕月般射到,這 十三劍不會毫無動靜的,心無兩用,烏靈字血是全神貫注在這烏靈箭上,明知奇門 在一無招呼之下,乘隙而入! 想到奇門十三劍是如此陰狠,四柄脫手劍 箭也實在令人頭痛,不得不單顧一面,那 光芒一閃,向莊字血中宮直透,好個莊字踏出了房門口。「嗚哇」一聲勁嘯,烏金

遠很遠 念頭,就如石火電光般由她心底泛起,身手中碧玉簫再也無法握住,突然,另一個 ,身後一緊,下邊依稀聽得一陣龍吟之聲 形强動,和身想撲在莊字血之背後,可是 掠而過。一片血光現,姬蕙是眼前一黑, 依然將你碧虹光影擊散,其中一劍更是直 對精銳,即使你是拚全力,人家的脫手劍 三劍的精堪厲害。現在,更可說是以疲兵 算你在無病無痛之時,功力也不及奇門十 ,姑娘啊,你是心神受創,剛才醒轉,就 一個「分光拂影」式,全力絞起一團碧虹 不過,蔥姑娘是覺得這龍吟聲離開她很 聲嬌叱,姬蔥姑娘是碧玉簫出手

2.錯了,全仗她這一出手,武家姬蕙自以爲無法可救莊字血了 高手之

> 能知 雖巳 三劍就是他鐵羽衞組織中的最高顧問 求出了不少真正的江湖好手來。這奇門十 是,爲其利用完畢,而毁了的成名英雄, 有本領,眞材質料的人物,越是深藏不露 慮的結交江湖上隱名的好手,本來,越是 之後,四王子允眞(示旁下同)是處心積 底不是天神下凡 再 ,不到用盡用絕,他是不會有所行動,可,允眞又是個陰狠狡詐,善於掩飾的魔頭 蕙姑娘不跟莊字血出來,而莫不爲稍加阻 性命相橫,可就差不得一點半分。如果 再以大俠之面目出現,並且極快的爲其 加上奇門十三劍的謀定而動,莊字血到 事實俱在。烏靈玄武箭之霸道,很辣 ,今日,莊如血即使不死,也難冤重傷 不勝枚數,却也做得天衣無縫,無人 爲了莊字血,他不得不再組鐵羽衞 ,又何况自從大鬧紫禁城

的老大左暉,自稱爲左無敵了 以說是縱橫天下,無人能敵,也所以他們 一個人有超特之神功絕技。如果十三劍會 十三劍每一個有他們的獨特劍藝,每 曜六合,奇正相生的奇門劍陣,

十三奇門劍 未名大劍客

人,預備挑起一塲正湖大風波,他算定莊大肆兇酸之時,他本來已勾結了靈木宮中 的惡着。還有,允眞爲求必勝,當烏靈箭 意、門志更爲熾烈。這是允眞的鼓勇養氣 更且吹嘘莊字血,引得他們對莊字血的鬥 雄可怕之處。他是故意一面抬高十三劍, 再三的阻止,爲甚麽?這實在是允慎的奸 他們早想來門一門莊字血,却讓允眞

> 的大患。 希求一仗成功,毁了這個滿漢皇室心目中 訂了密議,今日,出現在洞靈莊,根本是 的妙用,憑仗他的再三查訪,竟然與雙煞 湖之武林門戶。那院得爲其發現了烏靈箭 字血是會出現,他是希望憑靈木宮之暗算 ,十三劍之明門,毀了莊字血,及所有三

光閃閃,錚、錚、錚三响,又一聲龍吟中光閃閃,錚、錚、錚三响,又一聲龍吟中奇門脫手劍,帶上了半空,烏金光芒如星這一瞬,莊字血已一作並是 莊字血巳將半昏迷的姬蔥抓在手彎之中。遠,又是一個鷗鷹掠翅,好美妙的身法,這,又是一個鷗鷹掠翅,好美妙的身法, 手劍,又讓姬蕙的奮身破壞,時間就差在 動靜,令其坐失良機。今日十三劍的四脫 傷時,允眞只顧找尋雙煞,監視靈木宮之 允貞是與雙煞會面遲,莊字血爲神木雷所 忍傷亡這位人傑,亦可以說是善人天佑 本來,大有成功之可能。或者是天不

你,讓我陪着你。」 蕙姑娘心情激動地道•• 張平凡而又誠懇的面容,她是全身一震 !」眼神,面色充滿了焦急與關顧之情 一挺身,她又站住了:「還不快去療癢傷 混身是血,姬蕙却星眸微睁, 「我沒事, 我陪着 一見那

道:「血弟,你放心,不妨事! ,莫不爲已出現在他們面前,他是沉聲說 「還有兩個輕傷,一個重傷的! 「血!」莊字血只說了一個字。可是

個時候,你還只是記住他人。」 姬蕙是爲長劍掠去了肩頭一塊三寸來悟,化身子才 「全巳有人照料,你放心,唉,到這

」連下來可就聽到了赫連母忘的冷峭語聲 短長?那想到今日,首先爲赫連母忘迎頭 今武林尊者。所以,何必與小輩人物較一 已無其人。亦可以說,他們十三人已是當 手的,非但寥若晨星,越來,他們越以爲 看來,放眼天下,真正可與他們老弟兄交 屑與一般後起江湖人物爭奇鬥異,在他們 連三招也抵不住・如果・你們二個門一個 ••「我說,你可能抵得住三招,也可能 花。但是,他剛問了一聲··「你說什麼? 三招?這非但是豈有此理,簡直是欺人太 招!」難道自己的劍術。只能擋得住此君 打了一記悶棍。並且,打得極重,「够三 十三人相知相熟之外,根本看不慣,亦不 力。由於素性高傲,個性孤僻,除了同門 ,四、五、六,嗯!可能八招。如果三個 ,我可能會耗費些時間,讓我來估計估計 人知,其實他們每個人俱有不可輕侮之實

如果,你以爲這一劍是刺向腰部,那張,劍స似靈蛇般向赫連母忘腰部點到。 的瘋漢,他是微微一笑。但見黑影似綫 世上尚有這樣個狂妄自大,而又侃侃而談 而白虹抖起,一轉眼,依稀發現這白虹暴 趙同簡直……根本不 敢相信 ,在方今

連母忘背部肺兪、心兪穴。明明是在腰際招根本虛實難分。趙同的眞正目標乃是赫 平凡、簡單,但是,誰又能估計到,這一可是大錯特錯,第一招奇門劍出手,看來

> 封住了血穴,制住了出血,她感謝莫大叔 是救解了自己的欽敬之人的一個大難。也看得出,姑娘有着自激之感。因爲, 一齊面對任何之橫逆與不幸! 些傷,她毫不在乎! 因爲,這樣,她可以陪着莊字血, 何况,莫不爲已代她 與他

「鍾老哥,我請問你,這是烏靈玄武

「原箭廿四支!」 「你可知這箭共有幾枝? 「大概不錯! 鍾不欽沉聲答道

如此,我得有個請求。」

「請吩咐。」

掠陣。 七禽炁更是善於攝取暗器,我請你倆代我 有,莫大哥你,我相信憑這幾支箭,你的 法,現在,我只能把這件事交託了你,還 「哈哈,你又是將這個重包袱往自己 「老大哥,你已明白了這收箭破箭之

三劍?」 身上揹,爲什麼不讓我鬥一鬥這個奇門十

出來請命了 「我與你聯手對付如何?」鍾不欽也

是左無敵,「想老夫們行道江湖以來! 爭執暫時的喝住。「你們好狂的口氣,」 树塗公行些什麽道?做些什麽好事。」聲斥罵,「我可不知你們十三個自了漢 「住口 」一聲洪厲的喝聲,將這個

打岔。並且,在自己十三名手之前,左無也想不到,在這樣個局面下,竟然有人來也想不到,在這樣個局面下,竟然有人來好!可就讓此君問住了,左無敵做夢

,又怎能在如此困難之地步轉郡位

並且,郡位又是在背後出手,又怎能在如此困 所以,趙同一出手,就是自己生平傑作赫連毋忘的口發狂言,更不願一無表示 己的空檔交給了自己,趙同等十三劍手, 手根本無選擇之餘地而自然而然的,將自 精確無比。對頭的每退一步,每進一位 奇門劍訣之出手凌厲。並且,計算、分位 中的部穴方位送到了他劍鋒之下。實在 使對方在無可奈何之情形下,將個他心目 是說,每一招、每一式,是先發制人而逼 本是根據上古神經越女訣演變而成。也就 全在其劍招監視緊扣之下,也可以說,對 正擊反挑的絕技。 道就是奇門劍訣的鷹客,道路劍招根

是顯然已在聲勢上佔先一着。然後,乘其 以 哼哼,饒你未名劍訣,深藏不露,難明所 氣怯勢拙之時,再施展十三手連環殺着。 二三招的疾如風飄的神雷雨師煞手招,無第一招也可能無法能令其就範,但是,第 哈哈,左大哥定可代我找回場子 ,也至少看出個端倪來。自曰即使落敗 趙同以爲,即使對手並非浪得嚴名 ,可以支持三招,三招一過,自己

原來,這未名劍的墨虹,後發制人的釘住掠,趙同幾乎迴魂也嚇出了窘。無什麼了 眼前但見一纏墨虹,毫不起眼的在眼前一 ,趙同幾乎連魂也嚇出了竅。爲什麼? 趙同的計議不壞,可惜,眞個是不說 · 自已這一招「魚龍曼衍」出手

是手中執劍,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他也 算是武林中人。 ,馬伕不如馬伕,村農不如村農。如果不 一個月洞門前,立着一個黑衣人,看打扮敵游目四顧,好!不必看,只見院左角的

神情。黄面孔,直鼻闊口,不過咀抿得緊 那未名劍能不能用?」 眼道:•「莊大哥,這件事我來辦,看看我 緣。此人一到場中,他看了莊字血等人 緊的,這就令得他這張面孔看來是不得 左無敵一見此人,大眼睛透露出憂鬱

妙失了踪,那想到今日在此地突然出現 起的劍客,殺傷了不少人。可就算莫明其 了這個來無影,去無踪的劍客來,這個暴 「你是赫連份忘!」左無敵突然想起

殺手,赫連母忘,沒人會想到,這個粗庸 開了眼睛。而妻子的死亡,加强了他的仇可憐的亡國奴,這亡國奴三個字,令他睜 情願的保一輩子鏢,或者打一輩子雜。誰 如果,真的衣食無虧了,那麼,他是心甘 **嫖,那怕打雜,趟馬,他全能幹的壯漢,** 又想得到那個世代,那些個混蛋,那些個 在九死一生之際,讓莊字血那些人救了他 他並無同伴,他也不求有同件。但是,他 得抗拒要你做亡國奴的主子!」因此,他 現在・他巳是這一個小團體中的中堅 路打,打那些甘心爲奴的走狗,本來, 村農,爲求一家的衣食豐足,他希望保 來人不錯是當年曾令允眞大傷腦筋的 不!令他更看清了「不做亡國奴,就

> 代我報仇。」 如果,我不爭氣,輸了!那沒辦法,請你 麼,只有一柄劍,無名無目,沒名沒堂, 名目繁多,令人聞不勝聽,目不暇給。我 更有什麽劍林海浪手法啊,穿梭劍潮啊, 有什麼七曜六合,奇正反生的天元圖解。 大家來比劍術,他們有奇門十三劍陣,還幾個老賊輸了選得氣不服,是不是?好!

此清楚自己的陣法,劍法還有這些名稱? 問題,這個看來不起眼的漢子,他那會如 詞放在心上。不過,十三個人全在想一個 是普通的武林人物,他們又怎會將這些激 然是激將之道啊,但是,奇門十三劍又豈 氣却隱隱有着,赫連母忘必勝無疑。這當 傷子,後會有期!」莫不爲先接了口·語 放他們走,决不留難!而且,這報仇、找 「趙賢弟,你先去領教領教!」是左 , 毋忘老弟!如果你輸了,我們

法, 一落地,身形宛如一具石像那樣,紋絲不 ,一條人影由牆邊的梧桐樹上飄落,好身 但見他落脚平穩,一無花巧,可是, 「是!」那個趙同是冷冷的應了一聲

劍陣中。今日,駾實在話,你們也難脫我在我一年前,或者,我會毀在你們神招的

你別漫不在乎,事實上,如果七人齊上 上來,或者會化我十五招,唉一趙老頭

這純陽一炁之下

無敵的命令

有話講!「你一個人與我對招?」 角位,不立門戶,長劍尚末出鞘,看來還 動。冷冷的站在中心,一言不發。 個人與他對招是件十分稀奇之事 赫連仍忘是走了幾步,站在趙同的左 好像

「我看是够了! 「够了?唉,姓趙的,我怕的是够三

事實上,奇門十三劍雖說在最近始爲江湖 「你說什麼?」這句話有些怒意了

W28

門中的奇門兵双,本就是長劍的尅星,道

七絕九宮翻勝了他們,他們會說,這武當

「他們是劍客啊,莊大哥,你如果用

是是一个人工,不!简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缩頭烏一招,不!简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缩頭烏一定,然是那一次,不可以的連聲暴响中。黑、白雨種光虹,宛如外的連聲暴响中。黑、白雨種光虹,宛如外的連聲暴响中。黑、白雨種光虹,宛如外的連聲暴响中。黑、白雨種光虹,宛已如縮頭烏一招,不!簡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縮頭烏一招,不!簡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縮頭烏 連毋忘之長劍,轉了個急且勁之勁圈。而吟,這長劍竟然白光如彎虹的。繞住了赫是一個矮身挫勢,長劍一掠,錚的一聲龍 手中劍架住了母忘之墨劍。一半。原來,他已是趺坐在地,勉强的將 三步,脫出母忘之反手一招。一陣喝采聲,又再回入了趙同手中。然後,他已斜掠 ,還有令人舌撟難下之事。趙同竟然脫手這股彎潮,堪堪將班忘的出手招阻了一阻 只見趙同舉劍過頂,平放架阻 劍宛如一般人口中的飛劍那樣,一個轉彎 個劍客,他是不向後,也不左右卸勢。乃凍住相仿。趙同那敢怠慢,一聲急哼,好 趙同的變化繁亂的光影,似為極寒之冷潮 吃驚的是:母忘的長劍光虹不動,却已使 了趙同的心門大穴。這還不算稀奇,令人 ,只聽得赫連母忘道·「你看如何?才 ,人巳矮了

眼前一花,一股血箭迸出,嗆啷一聲, 趙同是氣忿逾份, 「你看如何?」赫連母忘冷峭的問 人未聽見趙同的回答, 不滿與及憤慨。 而一口鮮血,代表 可是, · ,可

個空口說白話的人啊!莊大哥他相信我 可是,你爲什麼不相信我?」 赫連母忘是冷冷一笑道。「我决不是

,赫連母忘却又苦笑

掛,白虹似匹鍊般的,直向母忘中宮擲出連花幾花,好個金滌非,他是一招天紳倒

。爲什麽?這乃是金滌非發現不妙,更怕

天魔,七絕玄勁所化。非但化,更且是卸合攢翻之勁擲出的來復神劍,竟然爲其大 溜白 力反勁,還打這十三名劍客 錚,錚……一聲聲金鐵交鳴之音中,十三一聲微哼道。「原物奉還……」好!錚,,而金虹暴張中,莊字血道位人中英俠, 竟然宛如飛劍般的,此去彼來,穿梭往來虹却是一撞即折,一折卽彎,十三柄長劍 ,如此厲害的七曜六合大陣,使陰陽六 虹,在其九宫翻的勾,卸,黏,揮之

聲極淸亮的讚美詞。 一閣下果然好本領! 一半空中傳來了

你我不能做個朋友?」

趙,也算是乾坤一擲之計,還有他是打定萬分狼狽,也可以說,分明已有敗象。金萬分狼狽,也可以說,分明已有敗象。金點墨星,嘶嘶勁嘯之中,費心澍是招架得點墨星,嘶嘶勁嘯之中,費心澍是招架得點。但見七

無驚人之處

無驚人之處,老老寶寶,平平凡凡,唉,起之時,搶步發劍。這一招並不繁複,更

然會揣摸得如此精確,在一路尾,二路未

第二路電電神招尚未帶出,赫連母忘竟 並且,第卅二招剛巧是風雨神招的末一式 爲其說中,自己二哥連攻了此君卅二招。

啊 「唉!莊大俠,在下從來沒出口傷你

了拚命的主意。

民! 「可是,你滿奴殺了我多少的大漢子

「我可不想濫殺無辜,事實俱在,干

套,人影紛飛中,嗖嗖連聲,白虹似電般倒乘隙而入的。墨劍一抖,只見他是輕描們乘隙而入的。墨劍一抖,只見他是輕描們乘隙而入的。墨劍一抖,只見他是輕描一般,,分明,金滌非的長劍已為母忘一式「抖一級功,自己已可控制大局,他還會讓你

某是全力保護忠良之後…… 「奴才之後而巳 , 允眞!你始終視我

爲心腹大患!」 人物! 「此言有理,閣下實爲我所見之第一

向赫連母忘紛紛擲到!

「不好!」莫不爲是一聲怒吼道:

使通天澈地,可也非門你這個魔頭!」 「多蒙謬讚!」 「我一個人?!哈哈上即使三頭六臂,

我不妨再與你說個明白,本來,你奸計大 更可以憑仗靈木宮中之異兵利器,送我歸 可得逞,你大可憑仗玄武烏靈箭毁了我。 我一日不死。你一日不得安枕,現在, 「不必客氣,可惜,你是無法送我命

什麼武林道義,你倒地,我殺你,如此而 了,我可不會顧念什麽過節,更不會提說 了笑道··「在三年前,朋友,你算是死定

••「好霸道的玄武箭!」原來,雖然他是嗚哇」聲中。莫不爲不禁眉頭微皺而說道 那魁梧身材,如巨靈般的威靈,手執一支 此莫不爲的右手手臂,依然隱隱痠痛,於 集不是手中所持的也是烏靈玄武箭,那麼 烏靈箭,搶在赫連母忘之前,「錚」、 向東角竄去,而莫不爲更不怠慢,但見他 影,一個化郎身影,簡直如流星趕月般, 手,他是幾乎爲這神箭勁力破圍而入。 不急破解神箭之道,但是,第一次,初出 得極快,烏金光芒簡直可以說是與鬼哨聲 莫不爲也眞可能讓這神箭毁了。則使如 半空中又傳來一聲鬼哨。這一次可來 ,這一箭的勁、 。這裏有多人的驚叫,而一縷黑 疾、霸、 詭。 如

此可見 老實說,他現在已眞正的出入了登峯造極 刚才的長箭,他自己明白,是絕難招界中,越是如此,越是明白人家之長 赫連母忘又如何?他是了嚇一大跳

墨劍破奇門 柔絲困大俠

壓到。耳聞輕嘯似潮,而劍光如匹鍊一般 誰也不能稍有懈怠,赫連母忘是只關顧了 ,可是已被對手困了個結結實實! 一下勁箭之可畏,那想到,環身已有勁風 ,目前的戰場上是瞬息萬變啊一

> 因為三丰祖師之獨闢蹊徑,更且能闡明真。三丰祖師晚年不再創無經神拳,就已說明了,動、靜相生,先後互尅的至妙至絕也經典之論。也所以,武當之為後人祟敬之經典之論。也所以,武當之為後人祟敬之經典之論。也所以,武當之為後人以敬之。 得不將這個武術宗師的聲稱奉上而已 是先固己圍,伺機反擊的至上妙着。可惜 是如何搶先?而達到先發制人之地步。武 頭毁了。事實上,武林高手的出手比招, 招」中的一招「玉龍環」,堪堪的將來人 撥千斤, 當三丰祖師出,內家拳的所謂「靜若處子 人。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武術要訣,無非 唯一目的,就是搶先。也可以說是先發制 連踪篇」參透。將這部未名劍譜融會貫通 一次。如果不是母忘最近將天琴三老的 電似閃,每一隱現,赫連毋忘巳算是死了 他的出手簡直是比閃電還快幾分。白虹似 來,更且,此人更是有名的閃電手。不! 的殺手神招阻一阻。可是,人家是有備而 相,發箭人之未發,道前人之所未道 ,這樣的打法,這樣的技藝?請問;到底 ,動若脫冤。」又說什麽借力打力,四両 ,那麼,他是早已因一時之疏忽,而爲對 後之分,就得看出手 現在,赫連母忘在自己的「百式護身 以後發展到「後發制人」者,這 人之功力與時機

制人,現在,他算是坐失先機了啊。現在 • 他是爲先發之人,狠狠的困在這劍陣中 -等於未發而破其先發,而後反制-赫連母忘如果是先用心 ,他可以後發

墨在其次,想不到吧!這位與世無爭,只鍾世兄,算是你又再多結了一門對頭,這謀毀了它!也辦不到了。至於鍾老大哥與 些有血性的大漢子民!」 試問;你又怎能毀了我這多的好朋友?這 吧!莫大哥來,如果能救得瞿念明,哼哼好朋友一個又一個的趕來會合,你想不到西。不想,我比你早到一步,還有,我的 的勁敵!允眞!以後,即使你能毁了我 求吃口安樂茶飯的赫連兄,竟然也成了你 ,靈木宮就不會再聽你號令。至於你想陰

的是:莊字血的說話,這一番擲地作金石 來龍去脈。不過,有一點,他是深受感動 着不少長劍。看來,他們已無面目帶走這 子允眞是走了 聲的說話啊!令他不自主的,老淚縱橫。 十三劍。鍾不欽還是看不出這一路劍法的 些。誰也看到了,墨劍赫連母忘是勝過了 四週條轉沉寂,分明這個自稱姓于的 「唉…… 十三劍是走了,地下却有分明這個自稱姓于的四王 一聲極沉重的嘆息聲中

完!姑娘又昏死了過去。莫不爲當然明白 住了字血!「我很高興……」四個字才說 姑娘委頓在地了 上了心頭。不必支持,也根本無法支持 ,她强打精神,當她看到了事情告一段落 ,她的心神才定,而困倦傷痛,立即襲 「你回來了 !」是姬蕙滿面帶笑的迎

是個行俠者,即使虎龍之名天下鬨傳。 一直孤身往來沉湖,他是個有心人,他也可是,他是竟無辦法,事實俱在,莊字血 直是擰成了一條繩那樣了 過,一個化郎,是極容易爲人忽略,而認 莊字血又如何?眉頭皺得緊緊的 。他搖頭嘆息

> 母忘壓來。 如潮,而劍勁如浪。不,簡直如狂浪惡潮 虚名之輩了,劍光似虹,劍影加山,劍嘯 ,一個浪頭又一個浪頭的,不斷的向赫連 ,更可顯示了奇門十三劍,實在不是浪得 這就可看出奇門十三劍客的眞材實料

話.° 其口出狂言。所以,還加上了句陰損的說將個自命不凡的末名劍客毀了。爲了不憤 現在,分明是自己再一加壓力,立即可以 言反詰母忘的,乃十三劍中第七的金滌非 忘的是十三劍中之第二位,費心澍,而出 合來解決我倆!」原來,這個困住赫連母 。由於母忘說過二個人估計化個七八招 「費二哥,我來助你,且看他幾個回

了卅二招!分明,赫連毋忘是高出自己多大能擋住三招的殺手,現在,他已瓊攻可怕的事是。他已漸漸的將先發制人之權可怕的事是。他已漸漸的將先發制人之權可如此的奇門閃電招,自命當今武林,極之如此的奇門閃電招,自命當今武林,極之,能擋住三招的殺手,明此地步,簡直難攻入其圈,說句俗話,到此地步,簡直 多啊! 全無,處處顯示出母忘是力竭勢窮,宛如知是什麼道理,本來已被費心濁壓得光芒 被困於軍圍之小獸一般,可惜,費老二啊 大佔上風,你一來,可憐形勢陡變,也不 如果你是知機,就該看出來了,墨虹光 嗨嘛!金滌非你不來,看來是費老二

,倏的暴漲,金滌非長劍才遞出,而眼前錚,連續的响了七响,眼前只見墨芒如雲 現在,金滌非一現身,好!錚,錚

二個是允禔,第三個是允祺。不過,他們一值得他担心的對頭,第一個是允眞,第勝。何况又未必取得了勝。算來算去,唯有名望,誰也不肯自墮聲價,依仗人多取 阻! 之世,那怕是陰狠狡詐之士,在江潮上稍不出來的。即使强敵壞伺。老實說,當今 也往來無

而在他自己的看法,一個化子 在滿族的眼中, 他是魔龍。

高興的是自己有這多的同胞手足!眞好! 他當作小老弟,而這些他感到很好,他更 比較處熟了,不是當他個大哥哥,就是把 子對他傾心,爲其救過的,祝之爲恩公, ,而他也自認爲平凡。所以,不會有女 個化郎,奔波頭沛, 生了一個平凡

凌辱而送命。他恨極了走狗,滿奴。可更 孩子,受折磨而慘死,又有多少好女子受 們個個變得家破人亡。有多少活潑可憐的 不幸輩的人身上,更感到成家之可怕,因 了如此的災難……他簡直不敢想下去-怕有家庭之牽累,如果有一日,他也碰到 經他手救出來的,有多少人家,而他 步入中年,自己是越來越焦心在拯救

她就是萬妙仙娘的女兒清麗脫俗的姬蕙 着他。是如此的關心,又是如此的深情 可是,自從大戰萬妙仙莊後,好!糟了糕 時時,他覺得有一對火熱的眼神在注視 人人對自己的尊敬,與重視,那更好 很好!從來沒人喜歡過自己,却換來

起初以爲是小姑娘出於尊重自己!以

只見一道金虹,自天而降般,嗆嗆嗆,一為身形動,剛想突入運圍,以助母忘時, 陣金鐵交鳴之聲

,墨芒與金虹齊飛,而白

W30

奇門劍陣中的七曜六合,風起雲湧的殺着 戶,更不顧江湖的道義。他們竟然用上了 了奇門十三劍經巳老羞成怒,竟然如按門 好無恥的十三劍!」分明,莫不爲已看出

以十三柄長劍來對付赫連母忘了,莫不

允真又在暗中煽風點火,旣已撞到,對不 樣莊字血走到了陝北!很巧,他是聽到了 本來就是自己的晚輩啦!一時的熱昏了頭 二歲。簡直可以做自己的女兒,還有,她 又何况自己行年四十開外,蕙姑娘才廿一 他是自覺形慚,一個化郎,一個是小姐 了一日一夜,然後,他走了-最後,他看出些端倪來,好!莊大俠苦思 後,他更以爲姬蕙在請教自己練功之道 , 魔龍得來破壞你… 過一段時間,她會冷靜過來,對!就這 事實俱在

可以趕她回去了,現在,越憂越壞,變得 濮天興是有意與他結一結賬。完了,沒法 有所風聞,這件事會引出這個惡魔星來, 張永也來了 她回去,無論怎樣勸說,姑娘只有一句話 「與爾共進退!」還有,濮天興來了 ,姬蕙原來也已追蹤而到,本想趕 ,問個明白,原來, 他們也已

洞靈莊!可是,背後有人叫住了他: ,自言自語了這一句。然後, 「你是個俊姑娘啊!」莊字血莫明其 你往那裏去?」 他想走出

啊,鍾老哥,我有個約!」

「奇怪!此時何時,就不應該有約了 喔,此時還有約?」

麼? 「不看這位姬姑娘……」

安啊! 「鍾老哥!靈木宮中之事,我尚未辦

严,沉着地注视着莊字血,起先莊字血難。 原來,他已悄沒聲的走了出來。 環目圓 「我代你去如何?」是莫不爲接了口

> 做夢…… 花,兜心就是一道鳥金光芒一閃。好個卉身之所。可是,你這裏身形才到,眼前一 他是一直不動,就是在注視這鳥靈箭的出 **免有些忸怩之色,但是,越說,越令人難** 利近,到此地步,還想與自己對招,豈非 就是這震天弓,烏靈玄武箭,所謂利遠不 寥寥無幾。又何况這一對箭手,所仗憑的 之世,想佔其便宜,不敢說沒有,可也是 十三劍陣時,鳥靈箭又現,好個莊字血, 以阻止他了 ,身形似一隻大鷹般,直撲這一對箭手藏 人隱身之地,輕易不使的飛天夭魔神動中 ,鬼哨聲响,鳥靈箭現,他已斷定了兩 他到了這個地步,近身轉打,當今 ,原來,當赫連母忘大破奇門 閃。好個莊

別看這一 圣,听以,一忸之時,巳手握拳,再一翻尺方圓之地。還有,他是明知這箭頭有古界才了! 个个!! 好!擋住了這件東西,一用勁,但是,對 手,向四外看個明白,却不見有箭射來 北角傳來了一聲鬼哨,莊字血只能取箭在 **嫐中,一東一西的向莊外直竄。突然,東** 對鬼兒子好像如算準了那樣,雙雙一聲鬼 天,再上一層樓,可是,你才上竄,這一 怕爲這陰箭所傷,借勢用力,一個鷗鷹冲 股陰風傳來,莊字血嘆口氣,不敢强掙 是張弓時,還想運勁强取,斜刺裏又是一 面的反奪之力極强,莊字血明知手中所抓 打倒,莊字血是左手一迴掌,揚手一撈 難聽的鬼叫聲中,一道金紅光影向其肩頭 ,彈指似戟的,直點箭桿。不過,一聲極 個簡單動作 個莊大俠,他是手腕一扭一翻 ,業已封阻了中宮三

除謀毀門户 血 減靈木宮

「難道鹽木姥姥依然執迷不悟……」

中 在這山脚, 爲求自保,更不希望目標太大,他是游鼠 之把握。將這以箭對箭,對箭收箭之道 來,那麼,以後的反受率制是冤不了。爲 在其鬼哨聲雜之際,將自己陷入了陷阱之 計找不到發箭人。一個不留神,反而可能 的擾人耳目之計。雖然不明白這個鬼哨的 了這個原故,再加上,也只有自己有充分 人的無形威脅太大·如不設法將他逼了出 。不過,這一對隱身殺手,對自己一行 莊字血是十分明白,這乃是兩個惡鬼 可是,十分明顯的,叫聲來處,決 叢林之間!

的叫喚,莊家血是一回頭,立即看見一個 身後的歧徑間,打恭作揖! 身裁不高的黄髮老人,愁眉苦臉的站在他 「莊大俠!」背後突的傳來一 聲蒼老

「原來是江長老!」

候多時! 「老朽估計大俠會到此地來,所以枯

「不必代我面上貼金,其實,唉!另 「長老之估計功力,的是可佩

大俠, 路上, 你是去追這對喪心病狂的孽種!」 你總得碰上我們中間一個。唉,莊 我師侄在守衞着!總之, 這兩段

陰狠之箭下…… 怕不時會有武林同道,莫明其妙的死在這 ,如果不早早將他們有個解决,唉!我就 「正是,烏靈玄武箭,殺傷之力太强

「可是,我們靈木宮目下也已危在旦

釘, 不到她本身也已爲自己心腹,視之爲眼中是,她可就忽略了于齊之陰險可怖。更想 訊息…… 令其能兇謀得成,不過,最近,已傳來了 子的甲乙網,給與列位一個大威脅,然後 了……荷延至今,乃是于青還想利用木娘 **尅制雙煞鬼時,于青業已想對她發動背叛** 庫,此次並未帶出,否則,當碧雲障不能 天幸靈木秘解,乙木眞訣爲其深藏實 「非但執迷不悟,更且倒行逆施,

「誰能傳出來消息?」

你就不允許也有別具心腸的好人?」 「啊!是我失言了!」可憐,莊字血 「唉!莊大俠,有喪心病狂的惡徒

連領子也紅了- 事實上,他這句問得太忽 到發覺,他那得不自實荒唐-忙,而忽忙之間,得罪了人也不知一

會打明了旗號,與江湖各門戶對立!然後 鹽木宮立貝 會名存而實亡。後繼者談眞如 娘子勢必爲彼等所扣、所押,甚或所殺 引起個大風浪……」 「聽說,可能在今夜會禍起蕭牆,木

「他們會揚言毀洞靈、 滅三湘、 誅殺

洞庭,倒翻天南…

「好大口氣!」

陰謀… 「嗯…… 「他們是有所憑恃啊! 唉!于青,允慎一好属害的

就請無論如何保全了我們這個靈木宮。」 「小老兒是希求大俠你旣能挽丐帮

タ了啊!」

的對洞靈加强壓力,令自己分身不暇! 聲勢所及,引起了于青之注意,反客爲主 赴約,他不想驚動太多人,並且,更不想 莊家血說明了詳情,也就是講,他得

來個實亡名存。也就是說隱姓埋名,甚或 遷地爲良,卅年後,如果皇天保佑,靈木 他們也只得毀了木娘子,然後,由靈木宮 與羣雄抗爭的主者,不過,那也沒辦法, 木宮以後一 助,監管木娘子,與瞿念明爲雙主者。萬 能復原無恙,那麼靈木宮就由江長老之輔 主者之位, 些叛徒,由靈木宮中長老江一塵暫攝宮中 何解决靈木宮中之厄亂,然後,誅殺了那 一木娘子她是執迷不悟,沒辦法。即使靈 事實俱在,莊字血目前所着重在;如 木娘子如憬悟己錯,瞿念明又 -至少有三十年難出一個足以

> 他們愿怨以交,木娘子那會有這樣狂妄之 出力,助韃狗來毁我靈木宮。如果,不是 念頭啊… 江湖人物,他們非但無動於中,反而暗中 必自腐而後虫生,不過,莊大俠,有多少 の但是,江長老却流淚說道:「雖然,物然,莊字血不喜歡江長老如此孤僻、固執好,再出頭露面,與江湖人決一雌雄。雖好,再出頭露面,與江湖人次一雌雄。雖

宮中前人有交誼的,江長老依稀提說過 高飛…… 在卅年前,靈木宮中就有一位高手, 「莫大哥!我突然明白,你是與靈木

「他就是我苦命的胞兄!」 「啊!」莊字血幾乎怔住了

不過,當眞垂死掙扎的,前來我苦讀『難 怪道,因此,我與家兄也從不提這些事 「不過,我始終以爲靈木宮有些邪門

> 吧!這件事,我拜託了你,蕙姑娘的事 意,他也希望我代其清理門戶。可是,好 現靈木宮中有人自命不凡,而求獨霸江湖經』之靑囊草廬時,他對我說,求我當發 你大可放心,即使洞靈莊・・・・・ 宮中,視爲天下無敵之靈木秘解!言中之 時,要我依照他所撰的七解八盤訣破靈木

心的走吧,可是,你自己小心! 蹶不振了啊……既然事關隱秘,你大可放 莊大俠!小老可不是真正的

你一齊走一次。」 座鎮,以防于青等人乘隙來犯,我真想與 况,你樹大招風,如果不是此人也得有人 「不錯!賊徒們陰謀層出不窮,又何

「唉!到今日,我可是恨我們人太少

來越多的 會越來越少,而你,莊大哥!你的人是越 麽?他是苦笑了笑道:「人少!不,他們 ,是誰在沉吟?赫連母忘!他沉吟了句什 却引起了另一聲沉吟,可惜沒人聽見 莊字血是走了,他這一句「人太少了 啊……」

環球出版社即行

見那樣的端莊肅穆,現在是披頭散髮,青,椅上端坐着靈木姥姥。她已沒有前時所來,而洞中央,有一張烏黑發亮的太師椅 死人或者傷者。一陣陣的血腥味,一個慘羅道塲了。地上橫七豎八的 傳出!如果你循聲往視,唉,這裏已成爲 的乾凈,但是,洞中却有着一洞穴看來是經人打掃過,洞外 衣上濺上了點點血跡 這裏是斜僻山陰的一個洞穴中,這個 ,洞外曲徑是如此 聲聲慘呼聲 隱隱傳 ,有着

塲上一輪衝鋒後的小休那樣—— 憤已極,現在,好好稍作休息,也等如戰的發着光,眼中神芒如電,看得出她是氣

「談眞如!你好大的胆!」

「竟敢叛師逆上!」 「何出此言!

「這還不是跟師主所學!

就狐假虎威,你就狂妄自大……」 你爲主者,可是,你一成爲靈木宮主, 口訣,江長老爲了你立此大功,他是力保 了瞿公子 命爲靈木宮中百年來第一人才,是你救得 老的示命,你幾時遵了 「江長老的說話,你幾時聽了,江長 ,也由你補全了木宮遺落在外的 當然,你是自

「我是爲求發展靈木宮!」

成爲天下無敵……」 信了外人的巧言,你以爲可以尅煞四宮 四宮。各葆所長,以安天命!但是,你却 「江長老說着明白,我們但求與其他

「現在,你又如何?」 「我就是天下無敵!」

手,全對木娘子心有不忿。再加于青本就別有所恃,其實,宮中是次出來的徒衆好 了談眞如不少的甜頭,更且信誓旦 徒黨。今日,她之敢猝然發難,雖說心中 希望具大罄譽之門戶,自相殘殺, 領,這一批人,差不多有十之七八,爲其捲 21。談眞如隱隱然巳是靈木宮中的新首 」一陣尖厲的洪笑聲。衆人只見一條靑影 「我依然是天下無敵…… 旦此此



自己建成基業,另一則也算是代瞿念明報 血了心,一定得推倒了木娘子……一則爲 人時,她是不得不向木娘子請求乙木靈丹 受如斯摧殘,不吐半言只字,出寶靈木宮 理也不理,待到發現瞿念明硬朗堅挺,身 想不到,瞿念明之爲兩鬼所苦,木娘子是 痛心,她一直以瞿念明之情侶自居,她可 木娘子之如此處置瞿念明。談眞如是更爲 ,治其傷創。可憐不獲所請,談眞如就此

圈線星,與蒼霞一撞,一片綠螢似的星光 靈雨霏霏」的化式中,太乙戟巳抖出了一 這裏身形才動,談眞如之太乙戟一抖, 如無時無刻不在担心,提防着木娘子。她 這談話對答之間,她是一個綠影參天身法 個了!木娘子是恨極了談眞如,因此,在 卅六能手,可憐,現在是只剩下了十來廿 施顏色,將宮中能手,毀了七個。帶來了 戰端一起,木娘子首先發現自己心腹三人 况靈木宮中鎭山寶甲乙靈蛛網在其手中, 奇才,一部靈木秘解,業已習練有素。何 ,挾甲乙網之蒼霞,向談眞如捲到。談眞 ,爲談之手下所毁,發現不妙,蒼霞中立 指尖帶起嘶嘶之勁嘯,向談眞如的右肩 可是, 木娘子巳左手乙木訣,五指戟張 木娘子實在是靈木宮中傑出之

這多的徒黨相輔,巳可拉成個均勢, 木娘子是與自己單打獨門,她立即打算着 其入徒黨所佈的小乙木陣法中。然 不過至少相差不遠,何况自己還有 一直以爲, 自己的武功不如木 現在

> 訣,這五指乙木奇氣已照顧了自己半身! 抽是抽不回來了…… 住,太乙戟分明巳爲甲乙靈蛛網所扣!想 還想抽回太乙戟,揮斷乙木眞氣時,對不 網果然厲害。已令自己的太乙戟難以招架 的拖累而死。可是,那知道木娘子的甲乙 ,更可怖的是;在此時機,她的左手乙木

的甲乙網禁圈中了!地,一個蛇鼠入穴的身法,脫出了木娘子 向下, 戟首先不妥了,並且就這一掙之力,全身根,全身用力,向下一掙一抖,手中太乙 然後是再不怠慢,一個「風吹草底」身法 人宛如一片長草般,隨風偃倒。身一着 好個談眞如,臨危不亂,一個落地生 短了三寸,右肩的威脅也巳稍解,

還想追擊談眞如,左右兩邊有兩股勁風襲 來,正是談眞如的徒衆;竺天月、竺天星 手。現在是左戟右網,身形是隨勢而進, 木娘子一網網住了太乙戟,左手五指一揚 一屈,好手法,一道綠虹,已落在她的左 兩柄乙木劍帶起了兩聲異嘛,向木娘子 但是,你算是走脫了,這致命一擊,

甲乙網更加不費吹灰之力,將竺天月的長 勁,就可將這一對姊妹攝到了個對面對 劍抖脫了手。本來,只要自己運乙木清靈 耳已將竺天星之長劍扣住,而右手一抖, 什麼她倆視我如寇讎?左手動,太乙戟戟 姊妹,自己對她俪可說的是恩義兼及,爲 一戟一網,落得個慘遭分尸之苦……但是 - 心中不免有些苦酸之感。想不到這一對 ,當其清靈勁才運,木娘子神目如閃 木娘子感到竺氏雙姝的出手是拚了命

> 兩條人影分左右摔出 手一個大開門,網戟互抖,兩聲驚呼,而充滿了恐懼之色。木娘子不禁一聲哼,雙 看到兩張驚惶失惜的面容……還有眼神中

其眞氣一 是一個大開門,胸前弱點已現,即使運動 深靈木秘解,乙木清靈勁佈滿全身,到底 那來得及,一股大力重壓,雖仗木娘子精 反而將前胸賣給了對頭。待到發覺不好, 竺的出手,本身之一衝一奪,人巳前進了 開門揖盗。談眞如尚未就縛,並且,因 開門就此將自己的中門大開。更可以說是 子的苦苦掙扎之情形?如不乘勢窮追猛打 底是本門中弟子啊,她那會看不清楚木娘 擊成絲絲斷、片片碎的可能了。談眞如到 本來是被越逼越難啣接,現在,竟然有被 憑你太乙戟,甲乙網的輔助,但是,眞氣 應付得談眞如的狂風掃落葉的進招?即使 子步步緊逼……木娘子是氣血未暢。焉能 在算是得理不讓人,一步緊一步,向木娘 木娘子一個踉蹌,可憐,她不能企求對頭 說到就到,也已為談眞如的偷襲得手,令 一亂之下,她不想傷害這一對孤女,好 一尺有餘 ,也如自己那樣的一念之不忍,談眞如現 ,以後,哼哼,後患無窮啊… 斷,再想卿接自如,可就難了。 ,木娘子是加上一念心痛,神思 ·你忘了,這一個大

陣欣然,她是一個迴風拂柳,想輕輕按住 有着幾滴血渍。分明,木娘子已受了重傷 影佈滿的面容,已漸成了淡綠色,口角却 是微一怔神,業已看出來,木娘子本來綠 ,氣血不接,爲自己將其壓得吐血了! 連逼七招,談眞如眼見一片紅光,她

> 可好好的消遣這個不可一世的宮主: 了木娘子的心口大穴!然後,哈哈!她大

自然而然的,向後疾退。臉上還是一陣熱,心中一驚,心叫不好,中了暗器!人, 白,木娘子已無能爲力矣——談眞如是一抹面孔,看出是血 巳慢慢的,慢慢的 有些濕濡點的感覺。眼前又看見木娘子 不想,她是眼前一花,面上一陣發燙 身子痿癱着地…… ,她心中明

嘔血惡夢醒 魔星接踪來

突然,我看清了你,也看清了自己!」 好!就坐下!然後,她是凄然一笑道。「 氣難續,她是在又憤又恨之下, 面血。人,也再難支持了,坐下吧! 不錯!木娘子連噴二次血,實在,眞 噴了談眞

放漂亮些,將靈木秘解交出來……」 「我可沒時間與你談什麼清楚明白 「在靈木宮中!」

「你自以爲是主者了!」 「我知道,我命令你交出木蓮花!」 喔!哼!你就走得出于青之手?」 不以爲也不成啊!」

凡,其實是睡在夢中!」 奉于青之命而行事的啊,不過,你自命不 「哈哈!木娘子!實不相瞞,我本就

了,靈木宮中尚有三大長老在,即使我爲 是不會交給了你的,因為,你不配!別忘 實,你何嘗不在夢中啊!至於木蓮花,我?那麽,你是醒了的?不……談眞如!其 咳嗽,然後又吐了一口血道…「我在夢中 「唉……」玄孩孩……」木娘子是一陣

難逃出三長老的法眼……」你所毁,你可以毁尸滅跡,但是,你還是

的刑罸加諸於你之身,你以爲如何?」 漂亮些,你我結一個鬼緣! 你可以看瞿念明的冷波,我可以以十倍 「三長老對你也是極不滿啊!你不放 你不答應,唉

动已消,耗殆盡了。並且,從她的言語之 怖顏色。這已說明了,木娘子的乙木清靈 娘子會在這樣個痛心疾首之時刻,笑出聲 夢之中。今天,我被偷襲,我受反叛之苦 是讓這些武林第一、權位、名利引入了睡 真如何嘗不在夢中,這已說明了,她們全 色,綠影已褪,只顯示了她蒼白似紙的可 咳……」又是一口鮮血吐出。木娘子的面 。但是,一個自以爲成功者,他又怎能 不!却也好,總算將自己的夢總算打醒 「我也不必與你多講……哈哈……咳 , 已經開始步入夢境中?所以,

個老人 烏金色的長箭! 一怔。慢慢的,他們算是看清了走來一震得曠曠發响。令談眞如等人,個個怔 一個中年化郎。化郎手中執一支 、善哉!」 空洞中爲這幾個字

木娘子面前,老人的眼中吐出了凄然的神 來人正是江長老。可是,江一塵是不 不回不答,他只是走啊走的,走近了 「師主!你可明白否?」 「江長老!」異口同聲的叫出來了 理不

的主者!」 「長老!我明白,我不配作靈木宮中

W34

「你可恨……」

們? 「爲什麼不恨他們,爲什麼不可恨他 「恨談眞如和靈木宮中的不幸者?」 「恨?當然,我恨這些人。」

「于青!」木娘子叫了一聲,聲音中 對!哈……」一陣極洪厲的狂笑

「你還在夢中啊……」

有着凜然之感

「于大俠!」是談眞如的叫聲。她的

說話 叫聲充滿了欣慰之情! 。「殺!」 「談眞如!你還在夢中?」是于青的 一個字隨即出了口,可是

全凝結成冰。 嚴厲……簡直,這個字,可以令四週空氣 這一個殺字是如此的陰狠,又是如此的

眞如。 鬼哨, 在洞外,分明他是堵住了這洞門 一箭,還有第二、第三……更何况于靑還 這傷者一立,就勢一推,「噗」的一聲 其挑起,烏靈箭到,她是毫不在乎的,將 可見談眞如實在是個機靈可畏的人物,她 默烏金光芒飛來,直飛談眞如!好!於此 長箭本來是透胸而過。由於談眞如是順勢 也領教過這鬼箭的厲害,因此,他是一聞 就在此時,一 可是,洞中地方窄啊,即使對付了 脚尖一挑,地下一具重傷徒衆,爲 這枝箭在阻力牽引下,沒傷着了談 聲「嗚哇」鬼哨聲,

過 煩。任何人都會明白,這决不至於是擾亂 不發箭,却也令洞中 心神而已,一定還有其他的殺手毒招,不 一聲又一聲的鬼哨傳來,雖然 人心旌摇摇,不勝其 「江長老

> 火不侵,金鐵難勝,烏靈玄武箭也曾經吃底萬載桑石木所修鑄而成的鎭宮重寶,水上取碧雲障圍住!」對啊!乙木之精,海 被圍護在內。 來,連竺氏雙姝,還有談眞如及其手下全 子是無法將神障擲出,只得請江一塵相助 爲神障所附之毒龍香迷倒……現在,木娘 妙用,不是靈木宮中人默許入內者,全得 過次啞叭虧,更且,這碧雲障尙另有一般 這四面屛風算是代這洞穴開出個避難所 好!奪奪連聲中,洞穴中多了四面屛風

你們守在洞中,就永遠不出來了,你們預 也值得你們賣弄,不過,我即是不明, 「哼哼哼!靈木姥姥,果然有些家當

「于青!你尚有什詭計!」

玄武箭你可以以箭架箭,以箭收箭,不過 門十三劍,阻不住鳥靈玄武箭,即使鳥靈 誠如足下所言,你一日不死,我們一日臥 也出動了這多好手,將你引來入洞,當然 不安蓆。今晚,總算是讓我看準了時機, 譏笑我是守株待冤,我也得認了!因爲, 不起,是你逼我不得不來個困守,那怕你不得不要無賴也得要一次了。莊大俠!對 試問,你又怎能顧得了我的大般若功: 你是大可殺出洞來。可惜,你阻得住奇 你們永難得脫。我爲了這條魔龍,我是 「不是詭計,而是提醒你們!在這裏

江長老等人全部中計,還加入了個方今第 跳,于青可算是陰、狡、詐、狠式式俱全 他非但挑撥靈木宮,更且,有計劃的引 狂笑傳來,可就令在場人個個心驚肉

> 去,唯一的目標,主角是莊字血!說什麼 這些人個個是于青手中的棋子而已。 五宮歸一,說什麽三湘、洞靈,哼哼…… 一大俠莊字血。挑起無數小風波,說來道

陰險的手段!」 「于青!」是江長老的語聲••「你好

讓你毀了個一敗塗地,那料到,于某一個這樣一個老未死,總以爲,我那妙計,會 將計就計,反使你成全了我!」 「江長老!我是早三日才知道,有你

「我成全了你!」

少還是我嫁禍於人,爲什麼?我就是要你 龍!我之所以再三的陷害無辜,更且有不 字血不來,你是聲淚俱下的說明,保全靈 奔波顛撲,然後,我希望總有一日 莊字血一生就喜歡幹這種事,老實說,魔 木宮,等如保全了反清的大門戶,哼哼, 「你請求莊字血清理門戶,你更怕莊

「現在,果然如你之願了!」 「至少,我已經令這條魔龍心灰意懶

「怎見得!」

是會設法一衝,可是,他又怕中計,他又「哈哈哈……他噤口無言,當然,他 怕十三劍,雙箭神!」

道英雄!」 「我是大淸宗室,我是代父皇剿滅江 「以多爲勝,你們就好意思稱字號

英名!」 湖亂黨,與你們道什麼江湖字號,武林的

「原來如此!佩服佩服!」 「佩服了!

「我佩服的是莊大俠!你們心目中的

誰?並且,也是化子打扮,還有, 也因爲如此,連于靑這個魔頭也竟然會看 身材,全都符合,連面容也有七分相似 呢?也難怪他始終不開口,于青以爲莊字 血,誰想竟然不是。那麼,真正的莊字血 開口就得拆穿西洋鏡啊。那麼此人是 「你以爲我是魔龍? 「龍游淺水,哼哼,難有作爲了! 一直以爲他是踐約而來的莊字 ,誰想到他是根本不能開口 」嗨嗨,這個化 年齡、

們的 兇狡的箭手,聽明白了沒有,他是來找你 關山門弟子,朱繼洪。哼哼,兩個隱身而 得了吧!亡魂峪中十長老中,銀髯鐵丐之 九五爺多爾袞所陰謀消滅的丐帮後裔,記 誰?好吧,告訴你,他就是你祖上 ,所求者,報師門之仇……」 一于青!你一定想問個明白,此人是 一,什麽

音帶笑的道:「師主,請發還太乙戟!」 試。突然,談眞如是先向木娘子跪倒,語 真如也是面色悲憤地,咬牙切齒,躍躍欲 個個精神一振,事實俱在,他們又有幾個 震人心魄的長笑傳來,可就令靈木宮中人 不恨極了這個于青……竺氏雙姝,就算談 這一來,外面聲息寂然,但是,一聲

然,但是,一瞬間她巳明白了這叛徒的心 意。她是苦笑道。「你以爲我還配作靈木 木娘子爲這猝然而來的舉動,有些愕

> 倍! 「總比我這個無恥無知之徒,高明百

還太乙戟!」 「唉!此時,我有什麽能力來阻你取

「江長老!我有負師門,我不能號令 「弟子不敢擅自取用!」

花 想出手護住木娘子的心脈,可是,眼前 同門……我……」 只見一條靑影闖入,好快身法手法 「不可!」是江一塵的驚叫聲,他本

的眉心。然後,來人是一個倒翻身想翻出 這碧雲障,可惜,已爲毒龍香所迷翻,不 只見此靑影的手指一點,巳點中了木娘子 過,她却已將個木娘子的自殺企圖尅制住

宮中人自有解藥,將少女救醒,但是, 女一醒,略一運功,立即神色緊張地對木 有毒,她竟然不顧自己,只顧救人?靈木 未嫁,她那來這好本領。還有,明知障中歲的美貌女子,從其打扮看來,分明雲英 江長老一看來人,乃是個年才廿一二 「沒事吧!沒事吧」

「小姐,這應該問間你自己有沒有事

「唉!請問前輩,木姥姥,她不會死

「我讓你封住了靈門大戶,我又怎能

死?

鬼計,他們本來就想我們死,死得光光的果你真的死了,哈,剛好中了這些惡魔的 計,毁了自己的體面,其實,木前輩,如 ,你的心神不安,你更會怨恨自己中人奸 啊!木前輩,這就好了 ,我明白你

> 他們頭痛,叫他們去死,木前輩,如果血 吧!本來,與你同流合汚的混蛋,現在 這些,木前輩,我不會說話……」 可惜,他得對付于青,叫我來,我只會說 哥來說,他會說得更好聽!更令人震動 ,哈哈哈……于青!出乎你意料之外了 「可是,我已經明白了,我該與他們

可變成了你的對頭了,對!談眞如!

手下 太乙戟,揚揚手,帶了竺氏雙姝及殘餘之 心玄武箭! 後面却傳來了少女的叫聲。「諸位,留 ,越過碧雲障,預備奔出洞口,可是 「遵命,」談眞如是再不猶疑, 取了

一支箭,而是二支箭了! 爲朱繼洪的化郎。現在,他手中不是只有!看一看清,出手救人的,正是那個被稱 動力,撞得她立脚不定,而倒退了十來步「嗚哇」之聲,談眞如却也爲迎面而來的 ,手中也有一點烏金光芒,耳聞「錚」,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化子影,其疾似箭急馬行田的心情催促下,迴戟來架,不料 一阻來勁,明知極難奏效,却也是所謂士無同伴身軀作擋箭牌,本能還想用太乙戟 點勁影,已向談之當胸射到。此時,已

對喪盡天良的陰毒鬼了

,但是,不能死,我們非但不死,還得叫

「取太乙戟,你我出去!與他們門上 一師主!」

談眞如 聞言止步。可是,鬼哨聲中

「朱大爺,看來,你是大可對付這

的好意!最有這傳技之德!」語聲才「張爺!請你轉告莊大俠,我永遠感

你們入了死胡同中,你倆是再也無法脫出 畢,只聽得朱繼洪厲聲道。「鄔順,茅鐵 長狠心吞沒的丐帮歷代相傳的三大法物, 在,辦不到了,乖乖的交出來!連你們師 威震一時,並且,殺人於無形。可是,現 失一支,如果,又不是碰上了這位方今第 羣俠之包圍。本來,你們的烏靈玄武箭不 一齊交出,我們或者會放你一條生路!」 一大俠的苦心分化,那麽,你們着實可以 ,可以滾出來了吧!老實說,是于青引了

「你敢如此對我說話,看……」 箭字 「放你娘的屁!」

聲,另一個呼聲已傳來··「你是誰?你是 還未出口,突然,聽得一聲極凄厲的鬼嘷 ……鬼是人?」 「茅鐵?我不認得你,你也不認得我

個江湖第一大帮,關了個消聲隱跡,宇文那裏知道,就這樣助了韃奴一個大忙,將擊斃,宇文冲是自以爲報了被逐之辱,他擊斃,宇文冲是自以爲報了被逐之辱,他 龍神弓獨行太行山時,他暗中發箭,殺了烏靈玄武箭作了殺人利器,趁當年帮主游 他,更將帮主所携之法牌,假傳帮主之命 出帮的東北長老宇文冲。更想不到爲了一總算讓我們發現,你們的師父,那個被逐 些口風,有的,却有着私人記錄,哼哼,老而不死的老烏龜了。有些,他們還吐出 念之私,他是憑多爾袞所送贈的震天弓, 已年逾七旬,或者甚至於有幾個簡直變成 對付過不少老忘八旦。他們有不少在死時 辦法來查研。可是,你們忘了,我們會經 這件懸了六七十年的公案,我們是根本沒 ,可是,我與丐帮前人有些交情,本來,

什麼一來,爲其雙推掌。將鄔順、茅鐵兩 變掌一推一揭。一黃一黑兩條人影,不知「哈哈……」一陣狂笑中,莫不爲是 人直擲入靈木宮中的殘餘乙木陣中

拱衞下,跟着莫不爲直歐出洞 宮中的倒霉主者;靈木姥姥,在談眞如的 道她……她是在笑什麽?一手抵住了靈木 笑,笑得那麽令人心醉,可是,又有誰知 一雙鳳目,越順示了清明之光輝,阻角含。現在,姬蕙她是更顯得清麗脫俗,本來 一聲,身形似風,他已向那洞外魔去 「蕙姑娘,扶住木娘子走!」莫不爲

就逼得你們不得不暴露了身份

一你是誰?你是誰?」

十

,將他心目中的魔龍毀了,哼哼……還可

,哈哈哈……希望仗你們與十三奇門劍陣 ,不想,今日,你們的主子的後人昏了頭 十分奧妙,奉命出山辦事,更是乾净俐落 師成功。尚幸,你們也算小心!也隱身得

時,我已知道,你們是仗顏白蓮之助,默

脱出來,其實,三年前,當我掌劈顏白蓮

「哈哈哈……我就是要你們自己親口

……他是爲我倆所敗!」

冲他是突得暴灰—

秘脆異的殺手連施重招 人朱繼洪,他簡直是去拚命,向這一 是姚個所謂丐帮十長老中,銀舞鐵丐之後 洞中,却已爆酸了激烈的戰鬥,尤其

「啊,眞是你,莫前輩!」朱繼洪在

可以聽得出他的高興,與及興奮之

的武林激門。 已展開了一場眞正的震人心魄,驚天動地 示了他倆的窮途末路,不過,在洞外,却 ,鄥順,茅轍的利器已消耗殆盡,在在顯 加上了江一廛,還有那些殘餘的乙木陣法 且不理洞中的激門,事實上,朱繼洪

眼。尚幸,在他後邊斜三角位,多站一個 少年,一個是年才州來歲的化子,還有一 奇怪的是,連柄劍也是黑黝黝的,毫不起 神情漠然,如馬伕,又如鏢夥的劍客,更 老人,圍住了一個黑衣壯漢,眼神憂鬱, 兩個,一個是十三個身法奇快,各執長劍 三湘帮等。可是, 多少人在觀戰啊,有梁瀟、丁維摩,還有 ,可是每人的背上全都多插了三柄長劍的 ,一出洞口,立即看了個目瞪口呆。有 姬意扶木娘子,談眞如仗太乙戟爲前 在戰團中,只是分成了

> 漢之背後那樣…… 得;這兩人是在輔助守護這馬伕也似的壯 双的少年,這兩個人並非主力,越看越覺個是個白衣長身,手執一柄形製奇詭的兵

豈是輕易的,說實在話,在十三劍面前能,這兩個就算打邊槌的少年,他倆的職責 而今,這兩個小孩子,雖說是全神貫注 過得了三招的,到底有幾個?沒人知道 角是手執墨劍的壯漢,好,於此已可證明 但是,這份功力豈是普通武林人士能辦得 半年不到,十三劍也不知毀了多少的成名 正是新近爲于脊腩出山的奇門十三劍,而 人物,而今日,却是十三劍門三個人,主 麼,你越看越會感到驚駭,道十三個老人 如果,你真的是武林响噹噹的角色,那 不過,你如果是真有武林之比鬥經驗

的劍客更是無瑕之可擊的。 門十三劍的劍陣果然辛辣無比,而仗墨劍 實,在場旁觀人又有幾個能明白了,這奇 連綿不絕,却又揮洒自如的分解劍法。其 陰狠的出手攻擊招?當然更不相信有如此 目結舌, 第一流人物,那壓,他們簡直是越看越瞪 憐的江湖下三濫,稍有眼光,或者武林中 ,天下間竟然有如此辛辣,凌厲,奇詭 至於邪個手仗墨劍的壯漢, .竟然有如此辛辣,凌厲,奇詭,越看越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 除非是可

還有一個,身材魁梧的虬髯大漢。

「江一塵,現在他們在你們的圍中

在洞穴的轉角處,果然出現三個人,一個

「與我下去……」是莫不爲的聲音

劍無充斗牛

金翻败泉雄

是白朧衣老人,一個是又矮又小的矮子

三人,更爲精采、刺激,還有險能莫名。 ?原來,這一場單打,比奇門十上劍陣困 再也不該自命不凡,弄刀使棒了。爲什麼 的比劃,你們應該從此修心養性,以後, 是,當你看到了一個化邱與一個貴介公子 這一個比劍場合是令人啖爲觀止,

武林中第一兇星魔頭于宵——四王子允真道一對正是當今第一大俠莊字血,與

肩双長八寸,頭双正中,肩双分左右微張 有一尖双,兩層兩層双,頭双長七寸,而 獨脚銅人。這銅人形製奇特,銅人獨脚, 允貞,他的真正稱手兵双,這兵双乃是個 大煞星,也即將來爲後人稱爲一代英主的 全身長;自頭至足九尺,但是,銅人頭上 1更何况銅人實心,斤両怕不在七十斤左 這三柄尖双,分明是一個鎖、對之機關 到今日,才算是潛清了這位當今第一

路煉天崩地之神訣來。 先生之助,創設了大天魔玄勁,及三十六 柄神兵異器,更得苗疆異派一代雄長紅髮 當絕技之總集「無終譜」。爲了紀念這一 祖師携之歸山,從其形象所示,創出了武 兵刄之祖,五冶大匠所鑄之九宫翻,武當 ,太平一戰,文郎殉國,九宮翻陷於戰場兵刄本爲大明開國名將花文郎的成名兵刄 乃是武當派中第一件鎮山神兵。但是,遺後虛而中實,是爲九宮,遺一柄奇形兵刄 中,三丰祖師本擬前來救援莊文郎,可惜 戟的合併,由於是三單戟的合併,遭就有 不如戟,這橫闊面有五手平放之間,所以 又如何,全長一丈不足,其形如戟,却又 ,遲了一步,轉輾沙場,爲其發現了當年 九個尖叉,以形七絕,而九橫檔,前空 又稱為五手描金翻。其實,是三個單面 可是,化郎-莊字血的七絕九宮翻

允眞素擅大般若伏魔禪功,今日一戰, · 表賣大般若伏魔禪功,今日一戰,就 獨脚銅人已有多年不現人世,又何况

鳳之眞面目,我說濫姑娘,你也別太高興 清楚明白,所謂武林高手,所謂人中之龍 跟我來,你們別奇怪,我是讓你們看一個 再提一個人,哼哼!好,談眞如,你兩個 何來困煞這兩個陰煞了!至於木娘子,我 老實說,你是欠丐帮前人之情,該看你如

你的事,說眞格的,我是不敢保證!」

「莫大叔,你又來取笑我了!

一是姬

W36

輪飛馳,一聲聲似雷轟,似電閃的霹靂巨 美人之身材容貌,說什麼增一分,肥。減 容有一絲一毫差別的至妙神着,人家形容 嘆莫及的!這那裏是比劃武功,簡直是每 正是武林健者有那一個之面紅耳赤,而自 可是,當你們看到了兩人的出手發招,眞 一分,瘦。而現在,他們是差一分,死! 兩縷金虹,簡直是飛電擊虹,又如日 必死無疑! , 令那個武林大豪不是心震肉戰的? 每一式,尺寸嚴謹而出步收脚全不

到毫頗, 謹,進退不亂,更且是出招之疾,迅、快 法不看清了他那君臨天下的神態,出手嚴 難得一睹的「般若罩」,今日,可是使用 是佛門出身,具伏魔神通,更煉成了百年 青的武功,是這樣的精闢,再加上,他本 度煌然的帝王氣概,一掃而淨,在莊大俠 黯然無光」!由於凌厲、威赫之殺手神招 絕無取勝之方,說得刻薄些,四個字•• 「 妙神功絕招,到了這個化子面前,那裏是 林人物不得不直認難以抵擋三招以上的絕 在這個化郎面前,却顯出了他的可卑、可 、狠,守招之嚴、愼、堅、密,簡直是妙 非但顯示了他雄渾的實力,更且,令人無 了武林十三件外門兵刄之祖的獨脚銅人, 這個化郎面前,叱咤風雲的是這個化郎, 而不是你自命爲大淸天獚貴胄的王四子 變成了黯然無光,不得不令于青這位風 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了這位化名于 如此具大威力的殺手神招,令天下武 而神妙無方。可惜,如此人物,

> ,皺眉頭是于青, 而吐眉揚氣的是化郎

來的滿淸皇帝,困入於絕境禁圈之中了 魔龍的莊字血,一柄九宮翻,巳將這個未 又如天紳倒掛,一迸一爆之際 越小,而九宫翻的金虹,宛如長虹貫日 的聲响中,定會幻出金花朶朶。金星閃 人們全已看清了 銅人的光影虹彩是越來 ,當今皇上視之爲 「咯啷啷

字血這位天下第一的大俠,亦不得不關心 言·越接近勝利,越接近死亡。 着這最後一擊!越是身懷絕技之人,越是 是說,兩人誰也有着忌憚之心,即使是莊 担心着這最後一擊!因為,武林最高之妙 一個是心懷虛怯,一個是步步爲營,也就 ,每人的眼中全流露出令人震駭的眼神 事實俱在,這兩個交手人 ,四日對視

權的人,反而倒下了來是他自己。 又有多少次是自以爲掌握着操生死之 爲什麼有不少次,是反敗爲勝。

武功,實力,詭計,狡智。 莊字血是一代大俠,他是深悉對頭之

在今晚,他依然是自以爲掌握了生死之大 與已實是不共戴天。就因爲這樣,他是再 三避戰,他怕失挫,他更怕死……但是, 于青是一代梟雄,他更是了解對頭 而依然墮入了失敗之深淵。

這個原故,他不敢躁進,他只能自固己圉 憑仗對方的錯失,疏忽,反尅對方,爲了 等候對頭有新的一個錯失,疏忽,他希望 攻,或者可以支持一百、或九十來個回合 ,他明白,自己的獨脚銅人,如果只守不 就爲了這個原故,他只能耐心等候

> 身之道,甚至於反制對頭。 他自信,一定會有個時機,爲其覓取到脫

强掙,有張永的圓轉如意圈,和鍾玉峙的 光迸散,而一條人影已疾飛而出,看看清 血宛如天神横空般,身形暴漲,九宮翻映 爆,他早想出手的菩提珠抖出 個大翻身,金虹環繞中,一股金霞爆了一 出現,無論如何會出乎你之外,于靑是一 有喜色,心想,莊字血饒你聰明,此人的 耳,更令人心惻的叫聲傳來,于靑不禁面 血也是面色微變,突然,嘘嘿,一聲極刺 微動了,可是,四週條的有一股陰炁動力 不會就此以假作真?于青可是心神有了些 圍,于青啊于青,你是非但無法做得皇帝 以毀了奇門十三劍,如果,再來個一合一 上走……這已說明了,一個未名劍客已可 九陽一炁訣所封、所閉,逼得他們向死路 十三劍,可憐他們是讓天羅劍網所苦,想 劍網」已安排就緒,如此辛辣凌厲的奇門 研香的,劍法中第一部滅絕神招•「天羅 客今晚是在赫連母忘的神劍下,他那苦心 他是毫不在乎……事實俱在,十三奇門劍 未名劍客的神招展開,殺手神招。但是, 個冷得可以的人啊!每一聲吼叫,分明是 ,于青去也! 一條青虹,與那綠影一撞一迸,而莊字 束住自己週身,于青心中一凜,而莊字 並且,連那個假冒自己的替身……他會 一圈綠影,其疾似箭般捲到,就在此時 遠處傳來一聲又一聲厲吼,于靑正是 聲極洪厲的長嘯, 巨靈開山 ,砰然一震,衆人耳 ,橫刺裏還

莊字血並不追趕,九宮翻金光如虹

神威凜凜的,將那個綠衣人一翻震出老遠 字血在笑-托住了這個代其强阻于青大援的姬蔥。 可是,青衣人姬蕙是面色似紙的,向莊 ·莊字血比哭還難看,一伸臂

個無影無踪了。奇門十三劍可憐,只走脫 了四個,而威震一時的鬼哨箭神,已爲靈 可惜你叫你的,這個北邙鬼祖,是走了個 - 狗徒,你別走,我與你鬥三個回合!」 一條黑影掠過,是赫連母忘:「太幽

來是滿清皇朝之物,爲了貽禍江湖,而由 由中原武林道執管了 雄才偉略的多爾袞送來了手,現在,算是 木宮中人所扣,想必,他們定有處置。 廿四支烏靈玄武箭,一張震天弓,本

再加上個赫連份忘,唉,就算姬蕙,張永 麽合併五宮,說什號令武林,簡直是在開 玩笑,一個莫不爲已是令他們難以抵擋, ,他們那一個能保證勝得了 靈木姥姥與談眞如是心灰意懶。說什

來主持公議吧!而兩個玄武箭神,對不住扶了瞿念明回靈木宮,將來由江一塵 也由靈木宮作個安排吧。 三湘帮、洞靈莊是冰釋前嫌,但是

他們誰也明白了,後患無窮。

濮天興與張永讓鍾不欽留住了

一個在笑,一個在皺眉頭。 他越形煩惱。但是,在茫茫的大地上,却 見姬蕙時,她巳是個化子婆的打扮,弄得 負傷的姬蕙與莊字血,姬蕙面色依然蒼白 只能皺緊了眉頭,第二日,當莊字血看 可是,她在笑,莊字血呢,如此的大俠 可憐的是,莫不爲一走了之,只剩下

へ完し

神算先生

()

人,有很多種。

種很多種。 都一模一樣,但人類偏偏還可以分開很多 兩條腿,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個鼻孔 一張嘴巴,甚至連內臟裏的每一件東西 雖然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有兩條手臂,

一個人的心却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外貌雖然大同小異,但每 同是一件事,每個人對它的態度和應

也有人永遠只是塡滿肚子七八成,就再也 付的方法就未必會是一樣。 有些人每頓飯非要吃得飽飽不可,但 最簡單的莫如吃飯一

不肯再吃下去 人淺嚐即止,决不肯喝得七葷八素, 又例如喝酒-有些人酒杯在手,非醉不痛快,但也

吐黃箭才肯罷休 又例如殺人

活到九十歲,連鷄鴨都不忍下手宰一隻 有些人視殺人如家常便飯,但有些人

他們未必是君子,但却怕流血!旣怕 君子遠庖厨。

看見別人流血,也怕自己會流血。 在那些視死如歸的江湖豪傑看來,這

些人未免是儒怯無胆。

,說話的時候永遠都是滔滔不 絕,很難閉都似乎會浪費氣力。但有些人却口若懸河 有些人天生沉默寡言,連多說一個字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也是段段不同 每個人的性格和心思都不一樣,所以

何人都想像不到的變化。 「人」的存在,它就可能會發生許多任 無論是甚麼類型的故事, 只要故事中

有人說,人是最善變的

但他們却往往看不出別人的心 姑勿論如何,人類雖然是絕頂聰明 但也有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人心難測。

變萬化,而且往往沒有一個眞正的結局 所以,江湖上的許多故事往往都是千

現在,我們要看的一個故事,是從

很奇怪的人身上開始

他的名字也很奇怪,他叫游二也!

居然還和小孩子一樣,喜歡吃冰花糖! 游二也是一個流浪漢。他的年紀已不 ,沒有四十最少也有三十七八,但他

這一天,他在長安城的街頭上,買了 ,吃得津津有味

就在這時候,一匹黑色的馬,從他的

游二也的脚步很緩慢



在馬鞍上的,是一個錦衣中年漢子 這匹黑馬的步伐也放緩

他濃層大目,滿臉鬍子,神態威猛有如出 柙猛虎。

態立刻就改變了 他臉上堆滿笑容,就像是珠寶商遇見 但當他看見游二也的時候,嚴猛的神

了大主顧一樣。 「二爺,你老人家好!

淡道··「我老人家不好。」 游二也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淡

天大的事情也不難解决,豈會不好?」 一二爺是倘有辦法的人,就算是遇上了 錦衣中年漢子一呆,立刻又忙陪笑道 游二也一面吃着冰花糖,一面冷冷道

好。 • 「不好就是不好,你呢?」 錦衣中年漢子强笑一聲,道:「我不

的大紅人,怎會不好? 游二也嘿嘿一笑:「你是齊老闆眼前

個月以來,北殺園的人越來越兇… 錦衣中年漢子眉頭一皺,道:「這半

「你也豈非很兇?」

的一半?」 雖然很威猛,但眞實的本領豈及你老人家 錦衣中年漢子忙陪笑道。「我的樣子

北殺鼠的人豈敢輕擧妄動?」 怪笑道:「你若有我老人家一半的本領, 「一半?」游二也忽然瞪了他一眼

得是,說得是,說得極是!」 錦衣中年漢子點頭不迭,忙道:「說

「花麼說得極是?」游二也冷冷一笑

都不如。 副昂藏七尺的外貌,其實却連他媽的婊子

都不如!你老人家罵得是,罵得極是!」 - 這的確是個他媽的混蛋,他媽的連婊子 游二也一呆,又瞪着他瞧了半天。 錦衣中年漢子又頻頻點頭。 「罵得好

這麼獲須? 候,你對我老人家客氣一點,又怎會弄得 在三個月,當我老人家拜會齊老小子的時 良久,他終於長嘆一壁,道。「倘若

泰山,俺是個勝子,俺該殺!俺該拿去剧耳光,闖道。「俺有眼無珠,俺有眼不識」。錦衣中年遵子系名 歡吃冰花糖的游大俠… 「這一回你老人家又是說得對極了

因爲游二也剛才明明還在眼前的 他罵到遺裏,忽然楞住了·

(E)

現在却已不知去向…

菜俱佳的大酒家。 長安城落花樓,是一問修飾華麗 ,酒

座頭,屁股還沒有坐在椅子上,就大叫小 乎越來越餓!他在阿家的角落裏找到一副 生,一斤熟牛肉,快!快!」 二。「來一靈火뼳天,一碟剝乾淨亮的花 游二也的冰花糖已吃完,但肚子却似

他要的東西很快就端了上來。 他的耐性看來也好不到哪裏去! 幸好這裏的小二做事倒也相當動快

酒不錯,够烈,够勁。

花生也不錯,顆顆又圓又大,香脆極

雙蝴蝶。

就像是活的一樣。 閃發亮,非但精緻,而且栩栩如生,簡直 蝴蝶是用銀鑄造的,在陽光下看來閃

游二也拿着這一隻銀蝴蝶看了半天

他媽的有趣極了。」 喃喃笑道:「有趣!有趣!這玩藝兒眞是 就在他喃喃自語的時候,身邊忽然來

扇上寫著四個大字:「神算先生」 游二也瞧了他一眼,道。「這位小兄 他手奏拿着一張舊而不破的蒲扇,蒲

爲業的算命先生,不醮個清楚,又怎能爲 年輕相士淡淡一笑。「我是倜靠看相

,但

你老人家占卜算命?」 游二也搖搖頭。一我老人家甚麼興趣

前 會上當,你若賺銀子,請往別處去。」 你還是別資心機了,就算你說個天花稚鳳 或者是說得天翻地覆,我老人家一樣不 ,堅决不走。」 游二也板着臉··「你價的不走?」 年輕相土搖搖頭笑道:「我不走。」

老人家走。」

游二也居然在牛肉的底下,找到了一 但那一斤熟牛肉,却有點不妥。

了一個很年輕的相士

,你老是瞧着我老人家幹嗎?

年輕相士道。「在沒有看清楚發駕之 就是給人看相這一件事永遠不幹,

游二也霍聲站起,追。 「你不走,我

. 「你不能走,你若走,道條老命恐怕很 年輕相土却一手按住了他的肩膊,道

游二也冷笑。「你是來找我老人家麻

不是我,而是這一隻銀蝴蝶的主人。」 游二也瞧着手中的銀蝴蝶・道・「你 年輕相士道:「要找你老人家麻煩的

知道這是誰的東西?」 「當然知道。」

「銀蝶殺手費振棠。」

儀更加响亮。」 這小子武功不弱,名氣既是比他老了費春 「費振棠?」游二也怔了怔,道。

武林的第一流高手。」 湖,十年來殺人無數,而且殺的都是當今 年輕相士道。「費振棠十六歲出道江

意思,是說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正準備 游二也終於坐了下來,道。「老弟的 對付我老人家?

年輕相士搖頭。

隻銀蝴蝶的主人?」 是說,要找我老人家麻煩的人,就是還 ,要找我老人家麻煩的人,就是這一游二也眼睛一翻,道…「你剛才豈不 年輕相士這一次點頭。

家麻煩的人自然就是費振棠了 年輕相士嘆道。「但這一隻銀蝴蝶已 游二也道…「既然如此,要找我老人 ,它的主人已非銀蝶殺手費振棠。

星莫不是出了甚麼岔子?」 游二也眉頭一皺。「這個姓聲的小煞 「不錯,他是出了岔子。」

「噢!」游二也「骨幣」的喝了「大岔子!碗大疤痕的岔子。」 「大岔子還是小岔子?」

難保得住。」

年輕相士道:「你雖與他無仇無怨,家與方霧白無仇無怨,爲進麽要殺他?」 忍智是你的甚麼人?」 唐忍空道。「那是家兄。」 「唐忍空?」游二也楞住,道。

及的唐二少,這倒是失敬,失敬!」 「豈敢!豈敢!您老人家……」 「噢!原來你就是唐忍智經常對我提

到?

支勁度非凡的利箭挾住。

這一手功夫,江湖上又有幾人能够辦

唐忍空忍不住脫口連聲讚道: 「好功

威風的,以後稱呼我游老二就是。」 家這三個字只是故意在高錦面前挫一挫他 也呵呵一笑,道··「我還年輕得很,老人 「別再老人家前老人家後的,」游二

連你的預子都沒有本事射進去,算甚麼好

「好箭法?」唐忍空皺眉道:「這人

游二也却道: 「好箭法!」

游二哥。」 「那不行,無論如何,最少要叫一聲

的人,他的箭法平平而已。」

游二也搖搖頭,道是「我不是讚射箭

不給咱們七分薄臉?」 的神算先生,那可是武林佳話,又有誰能 怪物,相得益彰,再加上一個年輕又英俊 客,游某却是嚇傻人的江湖怪物,劍客對 「那也可以,唐忍智是名重中原的劍

我。」

游二也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說。「 唐忍空道·「那麼你讚的人是誰?」

至,直向游二也的咽喉上射去! **豈知話猶未了,一支利箭突然破空而**

富。

,但他的殺人經驗,却比費振棠還要豐

游二也道••「方霧白雖然不是職業殺

,也不會爲了三萬兩銀子就丢了性命。

「不錯,而且巳付酬一半。」

「三萬両?」

年輕相士道••「費振棠若相信這一點

堡毁在北殺園的手上。」

片熱誠,忠義無詐,在下也不忍看見齊家 不算是甚麼俠義中人,但對待朋友總算一 費振棠想像中還要快。」

年輕相士道:「方霧白的刀法,遠比

那個甚麼賽張飛高錦老是纏着我老人家,

「齊老小子這一次的麻煩可不小,難怪

「噢!那倒難怪,」游二也嘿嘿一笑

非要我老人家帮忙帮忙不可。」

年輕相士嘆了口氣,道。「齊淸雖然

殺身之禍!」

麼人不好去惹,却去惹方霧白,以致招來

••「但費振棠這個小煞星却是錯了,他甚 個都是這麼說。」游二也哈哈一笑,接道

方霧白的同門師兄。」

「我老人家當然不錯,十個看相的十

和北殺園搭上了關係?」

年輕相士道。「北殺園主人本來就是

「你老人家說得一點也不錯。」

白淨淨、小白臉、黑白無常的白?」

定,

你已和齊清聯手要對付北殺園。」 年輕相土淡淡道··「大概方霧白巳認

游二也又是一楞··「方霧白這小子也

「四四方方的方?一頭霧水的霧?白

把他的腦袋都砍下來?」

「是甚麼人有這麼大的本領?居然能

但方雾白與齊清却有仇。」

游二也一呆。

「他們有仇與我老人家何關?」

「方霧白。」

酒

,道·「他給人砍了腦袋?」

這一箭眞够勁!

這一箭也眞够準!

我老人家到北殺園的時候,却碰了一個大

游二也冷冷一笑,道:「但三個月前

年輕相士微微一笑,道:•「那一天也

不住了 看來游二也這張「薄臉」實在再也掛

金劍鐵刀

箭快!但更快的却還是游二也的手

游二也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年

他的右手還捧着酒杯 動的只是他的手。 杯中烈酒滿及

當這一支箭幾乎已射進他額子裏的時他的右手也不動,動的只是左手。

的時候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甩手飛出,去勢之急勁,竟比剛才射進來

他還在發楞,正在準備放第二支箭。

「不錯,那冤崽子就在對面的屋詹上

說到這裏,他左手兩指挾着的箭突然

個人像石頭般從屋頂上掉了下去。 來一陣悶哼之聲,然後又是一陣巨响,一 酒家對面一座大屋的屋簷上,立刻傳

冷 還是顧客如雲的店堂,現在已變成一片清 這時候,酒家內忽然靜寂下來, 唐忍空撫掌微笑•「果然好箭法!」

唐忍空淡淡一笑,又道:「你現在大 連掌櫃和小二們都已不知去向。

概應該知道方霧白的厲害罷? 游二也搖搖頭,道•「不知道。」

殺手的身上。」 「我知道。」年輕相士淡淡一笑道。

是個魯莽漢子,一上來就得罪了您老人家 是合該有事,恰巧齊清不在堡中,高錦又 ,您老人家千萬別見怪。」

手筆,寧願花三萬兩銀子也要取方霧白的 游二也吸了口氣,道:「是誰這麼大

晌才說出了一個字…「你!」 年輕相士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半

家就算有三萬両銀子,也絕不會花在職業 「我?」游二也哈哈一笑,「我老人

「但有人不知道,還以爲你就是主謀。」 游二也瞪大了眼睛怪笑道: 「我老人

歷絕不簡單,談了大半天,我老人家還不「你對這些事情都瞭如指掌,似乎來 邊緣。 他的頭不動,類子不動,身子也不動。

,唐忍空就是區區的賤名。 年輕相士悠悠一笑,道。「在下姓唐 知道閣下高姓尊名?」

W40

嘗不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經可以無聲無息地把所有的人趕跑,這未 唐忍空道:•「他的人還未出現,就已

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兩個,似乎除了放一兩支暗箭之外,就再 些手無寸鐵而且又不懂武功的人,對我們 游二也悠悠道··「可惜他只能趕跑那

唐忍空道:「那也未必!」

上來,跟我們明刀明槍的拚一拚?」 突聽一人冷笑聲响起。「好狂妄的游 「未必?難道你以爲那些冤崽子敢跑

上。 的目光,已同時射在游二也和唐忍空的身 這句說話猶未了,二十四道充滿殺氣

金色的 說話的人衣白如雪,但他的劍鞘却是

他的年紀比唐忍空大一點,但氣派却

一頂黃金軟兜轎子,由四個漂亮的侍婢抬 他並不是自己走進酒家裏,而是坐着

爬着,也絕不肯坐在這頂轎子上。 難消受美人恩,若是換上我老人家,寧可 游二也嘆了口氣,對唐忍空道:「最

轎中人冷冷一笑。

子上說不出的舒服。」 美人恩,但方某却是悠怡自得,坐在這轎 「你是你,我是我,游二爺無福消受

· 才道· 「你就是北殺國的方霧白?」 游二也盯着他,目不轉睛的看了半天

> 你是不是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 「來得好,我老人家早就想看一看

「我不是。」

點失望。 」 「的確不是,所以我老人家現在巳有

「你很快就不會失望的了

「死人是不會感到失望的。」

想不出怎會很快就變成一個死人?」 「我老人家現在還是神龍活現的,倒

很快就會死。」 「這很簡單,因爲我要你死,所以你

「你有這種把握?」

「還不算是十足把握。」

候,都絕不會放棄押注的機會。 當任何一個賭徒知道自己有九分贏面的時 冷道·「每一個走江湖的人,都是賭徒 「但巳佔到絕大的優勢,」方霧白冷

絕對不會放棄這種機會。」 游二也道:「當然,最少我老人家就

機會可以活着離開這間酒家。」 方霧白冷冷道:「所以,你只有一分

七八個老相好,倘若就此和她們拜別,那 會看來絕不能錯過,我老人家在江南還有 可是他奶奶的人生憾事。」 游二也眨了眨眼睛,道。「這一分機

說道••「我教你一個方法。」 方霧白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淡淡的

納?」 「你說,試試是否可以讓我老人家接

不沾你一根毫髮。」

「那很好,我老人家答應你 「當然,决不食言。」

方霧白也是爲之發楞

耳、 左手和右足都割了下來。 難道游二也眞的肯把自己的舌頭、 兩

策? 手待斃,游二也是江湖怪傑,豈會出此下 未必能擊敗方霧白等人,最少也絕不會束

白說。「請君伸出舌頭。」 只聽得游二也淡淡一笑,忽然對方霧

老人家心狠手辣。」 ,接道··「割舌頭、割兩耳、割左手、 游二也已從袖中取出一柄尺來長的鐵

直到這時候,衆人才總算明白游二也

頭、兩耳、左手右足割下,那實在是方霧 白咎由自取,絕對怪不了游二也的心狠手 那麼,游二也若有本事把方霧白的舌

舌頭、兩耳、左手、右足全都割了下來, 個很奇特的笑容,緩緩道··「只要你肯把 我就給你活着離開這裏,而且保證以後絕

唐忍空一怔。

肯這麽做,倒是一件千古奇聞。 雖然說好死不如惡活,但游二也倘若

何况以游二也和唐忍空的武功,就算

方霧白臉色一沉。

削右足,這全都是你的主意,可怪不得我

去。

的意思。

是自己的舌頭、兩耳和左手右足。 實上,方霧白剛才並沒有指定游二也割的 誰也不能說游二也前言不對後語,事

方霧白冷冷一笑。

「說得好! 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

燦爛,奪人眼目 黄金鞘中的劍又拔出 ,劍鋒同樣金黃

是方霧白的劍法。 劍鋒利,但更令人怵目驚心的,却還 游二也一聲怪叫: 「好劍-

的咽喉刺去。 刷!刷!一連三劍,直向游二也

的金劍。 游二也全不閃避,手中鐵刀硬架對方

怪傑。」 方霧白冷笑:「果然不愧爲中原一大 刀劍相交,迸出一縷火星

的胸膛。 游二也道。「你也不弱!」 語聲未落,方霧白的劍又急劈游二也

佛已不是劍,而是一桿重若千斤的巨杵。 游二也突然身子一翻,倒翻三丈開外 這兩劍來勢更是兇猛,他手中的劍彷

方霧白絕不放鬆,劍勢急挺,再進三

游二也怪嘯一聲,手中鐵刀又再接下

方霧白五劍。 方霧白劍勢再變,黃金劍有如一張巨

網般罩着游二也。

上寒氣逼人,每一劍都有如兇狠惡毒的蛇 ,着着不離向游二也的要害部位進攻。 他的瞳孔收縮,劍網也在收縮。劍鋒

他來的時候威風凜凜,走的時候却是

方霧白劍招再變,形勢更是兇險絕倫人家道條性命的。」

對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游二也確是手下留情,否則那一刀絕

也絕不會坐視。」 不肯就此罷休,就算他不計較,他的師兄 方霧白走後,唐忍空嘆道:「他必然

霸氣十足,絕對不留半點餘地。

又是四招奇快無比的劍法,每一劍都

齊家堡有甚麼深仇大恨,非要趕盡殺絕不 游二也冷冷一笑,說道。「北殺園和

一個採花盗。」 唐忍空道••「齊堡主在一年前,殺了

「採花盗?」游二也目光一閃,道。

竟已刺在他的胸膛上!

血花驟現,游二也的鐵刀不知何時,

方霧白突然一聲嗆返。

金劍之下

但刀風呼嘯的聲威,竟然絲毫不在對方

說着,手中鐵刀一招三變,刀雖短小 游二也大喝道•「你太過份了!」

「是不是那個花中君子?」

「正是此人。」

遇上,非要斬開八十萬小塊不可! 却是個十殺不赦的大淫賊,這種人若給我 唐忍空微微一笑,道: 「齊堡主沒有 氣,道…「這人號稱花中君子,其實 「嘿!殺得好!殺得對!」游二也吸

今天我老人家既不殺你,也不割你的舌頭

游二也輕抹刀鋒上的血,冷冷道•

,但以後你再也別讓我看見你。」

方霧白臉色蒼白有如衣裳,眼睛却有

把他刴成小塊,只是在他的咽喉上劈了一

個怪物的刀法竟然比自己的劍還快。

方霧白敗了,他怎樣也不肯相信,這

這是决定勝負的一刀。

如衣裳上的鮮血同樣猩紅。

「我會記住的。」

学。」 空掌,游某一向讚許,他爲了要練這種掌 游二也點點頭,道。「齊老小子的劈

法, 巳下了不少苦功。」

得滿城風雨,不少人因此而枉送性命。」 君子,爲人間除一大害,但却也因此而弄 唐忍空道:「這一掌固然是殺了花中

老朋友,你們若要去欺負他,就得先把我 北殺園所有的人知道,齊清是我老人家的

游二也冷冷一笑,又道·「回去告訴

北殺國主有甚麼關係?」 游二也默然半晌,道•「花中君子與

這一次,他亥出來的都是血一 方霧白又是一陣嗆返。

黑衣樓面人

從來只聽得北殺園主只有一個女兒,怎麼 「父子?」游二也一呆,喃喃道。「

> 忽然又多出了一個兒子?」 「那是私生子。

断倒也風流。」 「私生子?」游二也哈哈一笑••「這

像話 唐忍空道。「但這個兒子却實在太不 ,連他自己都不敢承認。

也好,這終究是他的骨內。」 游二也冷冷道。「承認也好,不承認

唐忍空道·「但這個兒子却給齊堡主

人無數,不殺留來何用?」 唐忍空道。「但如此一來,齊家堡與 游二也沉着臉,道··「採花大盜,害

來就比天上的星星還多千萬倍,要管管不 北殺園也就結下了無可化解的仇怨。」 游二也道:「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本

超過三十歲。

了許多,但有時候却又不能不管。」 盛,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 唐忍空道。「北殺園近來的氣燄相當

在就去齊家堡,看看彭冲霄怎樣趕盡殺絕 爲他的採花大盗兒子報仇!」 游二也咬了咬牙,忽然道。「我們現

他就是北殺園的主人。 彭冲霄的眼睛也紅如血 北殺,就是北方殺手之意。 黄昏,晚霞如血。 Ξ

無數武林高手。 憑着一把銀影刀,三十六支鎖喉鏢,殺盡 彭冲霄本是個殺手,他年輕的時候,

他年輕時的唯一外號。 他本是個獨行殺手,獨行殺手也就是

> 之後,他就不再爲錢而殺人 但自從他擁有的財富超過百萬兩銀子

說得眞確一點,他不是不殺人,而是

比親自動手好得多。 能够不必自己動手就可以賺錢,當然

不猶豫的把命令澈底執行。 ,終於訓練了一批絕對忠於自己的殺手。 只要彭冲霄的命令一發出,他們就毫 他花了不少金錢,也花費了不少心血

霄殺了不少人。 他們爲彭冲霄賺了不少錢,也爲彭冲

他們都很年輕,年紀最大的一個還不 當然,他們都已獲得報酬。

爲他們的生命,早巳賣給了北殺園。 他們沒有人敢違抗彭冲霄的命令,因

在他們還沒有被訓練成爲殺手之前

他們都已獲得一筆巨額的酬金。

但谷天濤的下場,却也是他們這些人 沒有人敢逃,只有谷天壽例外。

之中最悽慘的。

他被挑去四肢筋骨,然後每天斷一指

少同伴認爲他是個呆瓜。 身刺一刀,直到十天之後才嚥氣。 自此之後,沒有人敢逃,而且更有不

享受的人,此處必不會令你失望。 北殺園是他們的樂園,你若是個喜歡

漫的生活呢? 人,又有誰不喜歡享受?貪圖寫意浪

(E)

北殺園的賭局早已停止。 當方霧白負傷回來的時候,牌九骰

方霧白走了

(

資桌所有的賭博都已停頓。 ,趕到聚義廳內。 幾個殺手在溫柔鄉裏,也匆匆被驚醒

他手下的二十九個殺手,已有二十一 彭冲霄的臉色很沉重。

人在這裏。 其餘八人,俱各有任務,不在北殺園

子最少給他捏斷了好幾十根。 精兵,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過殺人的經驗。 彭冲霄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顎下的鬍 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是一支可怕的

種站立的姿勢。 叫他們一直站到明天,他們都不會改變這 嚴肅,每個人的腰都挺得筆直,看來就算 在他的面前,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是那麽 二十一人分列七行,齊齊整整的排列

彭冲霄坐在椅上,沉思了很久很久。 直到夕陽已掩沒在西山的時候,他還

是一言不發。

聚義廳裏雖然有燈,但却還未燃亮

光綫逐漸黯淡。 沒有人去點燈

聚義廳終於變成一片漆黑的地方

「你們現在統統回到房子裏睡覺。」彭冲霄終於開口說話,他第一句說話 月如鈎,凉風吹進廳內 這是他的第一句說話,也是他的第一

刻就秩序井然的離開聚義廳。 命令剛發出,這二十一個年輕殺手立

他們還沒有離開聚義廳,彭冲霄的整

、玩女人、喝酒、上床之後一串要圖上艮晉又在他們的耳邊响起。「今夜嚴禁賭博 睛 玩女人、喝酒、上床之後一律要闔上眼

他的命令很快就會被徹底執行 這也是命令

沒友人說話。

他們沒有在私私竊語。 但他們都已知道,現在就是大戰的前

夕

北殺園的殺手,總數一共是二十九個

之多。

之外,這三十一人都已齊集。 現在,除了有八人身在外面還未回來

許多勢力龐大的門派和帮會。 這是一支精兵,它已足够擊潰江湖上

手如雲,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具備一撼齊 家堡的實力 齊家堡雖然是一座巨堡,而且堡中高

從他們的臉上,你很難找到有甚麼異樣的 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難免有點緊張,但

經驗都已算得上很豐富。 雖然他們還是很年輕,但胆色和殺人

爆發 這一點每個人都很明白 他們現在必須休息,大戰即將在明天

緖

攻齊家堡,是北殺園主志在必行的事

道。 霉知道外,就只有他們每一個人自己才知名有姓,但在這裏,他們的姓名除了彭冲 北殺園二十九個殺手,他們雖然都有

有所差錯。 住的就是二號房,如此類推,從來都不會

號的房子

輕功俱極佳的年輕小子。 十五號是一個剛滿二十歲,但劍法和

很早就已成爲北殺園的一份子。 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只知道他

測,十五號險些死在對方的手下。 兩個都不難對付,但第三人却武功高深莫

十五號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刹那間所

這時候擅自離開,難道不知道危險?」

十五號心中一凉,沉聲叱道:「你在

發生的事。

他早巳死在別人的手下 但這黑衣蒙面人是誰呢?

堡的一戰,竟然看得這樣消極?」

十五號一怔·「你對於我們進攻齊家

十六號苦笑·「你以爲我們明天要去

大戰前夕的心情,總是令人有着不尋

十五號的人雖然在床上,但一雙眼睛

十九號爲止。 他們是以數字作爲代號的。 在北殺園中,現在有二十九個房間,

而從這黑影的身形看來,他無疑就是十六

十六號爲甚麼要離開他的房間?

他左邊的房子,是屬於第十六號的

,突然飛射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一號殺手住的就是一號房,二號殺手

十五號殺手住的,當然也就是第十五

的念頭。

刹那間,十五號的心中已轉過無數次 難道他已忘記了彭冲霄的命令?

很快就攔在十六號的前頭。

但十五號的輕功更好,居然後發先至

十六號的輕功很不錯。 他終於决定追上去一

在最近兩年來,他先後殺過三人,前

是你!

把對方殺死 神秘的蒙面人,非但挽救了他的性命,還 但在最危急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

你也和我一樣。」

彭園主知道,這罪名可不小。」

十五號沉聲道。「你快回去,否則讓

十六號的臉色有點蒼白·「十五號

飛躍而出的人,正是十六號。

十六號道•「我不錯是違令,但現在

若不是這個黑衣蒙面人及時出手相救 十五號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是毫無頭

點機會。」

然有危險,但比起明天那一戰,最少還有

十六號獎了口氣,道·「擅自逃走雖

對付的是齊家堡?」

常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左邊的房子却是一直都無法闔起。

十六號猶豫半晌,終於說:

十五號又是一楞。

「我們明天要去對

「當然不是。 「難道不是?」

今古 武俠養養堂等 黑衣量 混沌

富紳過此挾金甚雄,隨衞者惟一黑衣 一躍而前欲肆豪奪,忽見所謂黑衣盦聞輪聲轆轆,有數車自林側而來,劉 選結壯者數人伺於道左,至薄暮,果 鏢,部下健兒不下千餘人,一日間有 此耶,劉笑曰汝年尚幼,何得爲人保 者不知凡幾,區區一並何足爲慮。遂 董,餘無他人,劉念大好鏢師喪余手 趙魯間,垂二十餘載,工刀槍尤善飛 刀與劉奮鬥,劉知非所敵,返身佯遁 则莫謂乃翁欺爾孺子也,董大怒,譽 鏢耶·且敢自出大言,曷速讓避,否 躍而前欲肆豪奪,忽見所謂照衣置 大聲喝日 跨一黑衞年僅十二三齡衣黑色武装 劉燕飛綠林之健兒也,常出沒於 ,鼠子豈不聞我黑衣董在

壓量首。
董避不及,以首抵之石裂爲 設宴相歇尊以首座,酒三巡。劉擲杯 必有以傷之,約月餘重果復至,劉遂 於他日歸時再領大教,劉遂返寨,思 負職在身無暇及此,子曷速返,余當 起立,乞再一角,童應曰可,惟此時 英名,一旦吸於董手甚可恥,因忍痛 避不及適中左肩,痛極倒地,思數載 飛第二鏢,董巳將所接之鏢擲還,讓 首乞恕,量云偶戲何傷,擊杯豪飲如 數十小塊飛濺四座,劉見而大駭遂叩 於地,突一巨石大可如桌自空下鹽直 故,席終始稱謝而去,劉知勇不可恃 乘問暗飛一鏢,董伸手接之,劉欲 臨無止境,乃散寨歸不復爲响馬。

والمرابط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ع والمراج

沒有令他引起甚麼緊張。

無聲無息地刺穿十六號的心臟。 一凉,下面的說話再也說不下去。 十五號臉色驟變,只見一支利劍,已 但他只是說了一個字,就已覺得背上

高手無疑。 十六號終於倒下。在他的身後,赫然

這一劍陰險審辣,而且使劍的人必是

站立着一個豪面黑衣人 十五號心頭一震。

向遠方林木掠去。他的輕功,遠在十五號 黑衣人,豈非也和眼前此人一模一樣? 他只是說了這六個字,就已施展輕功 蒙面人道·「你不必管,再見。 十五號道:「你是誰?」 昔日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的蒙面

可思議的怪夢。 之上,瞬即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殘月依舊,十五號却像是做了一場不

太大的風浪。 十六號被殺,並沒有在北殺圍中掀起

了一道簡短的命令:「把他好好安葬。 正因爲他就是彭冲霄,所以這件事並 那個黑衣蒙面人,就是彭冲霄! 直到道時候,十五號終於恍然大悟。 當彭冲霄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只是下

更清楚。 切的事情,他本來就比任何人都還 更是一片迷糊

只有十五號的心中,

陰陽鬼影刀

W44

殘月終於消失,長夜更是顯得黑暗

白色。 片。 距離黎明已不遠,東方仍未露出魚肚

十五號沒有睡

越想越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躺在床上,想來想去,越想越亂 他的眼皮漸重,他想睡了 但就在他剛闔上眼睛的時候,園中燈

二十一個殺手只剩下二十個。

聚義廳之內 彭冲霄臉色沉重,聲音更沉重。 他們又已排列好整齊的隊伍,齊集在

着一種震人心絃的力量。 他的聲音並不响亮,但每一個字都帶 「現在已是我們大學出擊的時候!」

知道,齊家堡是我們的敵人一 据多次,良久才接着說道:「你們都一定 彭冲霄森冷的目光,在衆人的臉上橫 廳中氣氛更是一片肅穆。

家都會明白。」 我們就勢難在江湖上立足, 這一點相信大 彭冲霄沉聲道:「齊家堡不被毀滅 一十殺手同時回答:「我們知道。」

的敵人,並不是齊家堡!」 彭冲霄目光烱烱,道:「但我們最大 衆人又不期然的點頭。

衆人立刻屛息了呼吸。

得利。」 分勝算,但結果却會是鷸蚌相爭,漁人 「我們若現在與齊家堡決戰,最少有

二十殺手神色不變,靜靜的聽下去

告訴各位知道的時候。」漁人,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只聽彭冲霄緩緩接道: 「我們身邊的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是誰,現在也是

心中倏地一動。 **陣顫動,他說:**「他們總共有八個人。 說到「八個人」這三個字,十五號的 聽到這裏,彭冲霄的眼角突然起了

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語氣,說出了八個數 人是誰了,當然挑還得要彭冲霄的證實。 彭冲霄的聲音,聽來更是低沉,他用 他心思敏捷,幾乎已立刻想出這八個

他說的八個數字是 九號!十一號!二十三號!

二十四號!二十六號!二十七號!二十八 二十殺手的臉色終於變了

的兄弟!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這八個同 這八個數字本來是他們的同伴,他們

伴有任務在身,離開了北殺園

已經叛變! 開北殺園,他們離開北殺園,是因爲他們 單八個殺手並不是身懷殺人任務而離 直到現在,他們才總算明白眞相。

人的本領都是一樣的 北殺園的二十九個殺手,並不是每個

器的本領,簡直已可以用出神入化四字來 精於點穴,有人擅於用毒,也有人施放暗 他們各有所長,有人擅長輕功,有人

。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本領各異,武功自也有高低之 一號的劍法是同儕中最

> 大力金剛指,據說已練到第七曆境界,二高明的老大哥,九號輕功卓絕,十一號的 算,都是極為難纏的脚色。 稱爲大小二毒,至於第二十七號和二十八 十四號和二十六號俱是用毒能手,被同儕 十三號暗器功夫在北殺園中向稱一絕,二 ,前者點穴功夫厲害,後者雙刀殺人無

的精英。 這八人幾乎已是北殺園二十九殺手中

聚義廳內的氣氛更肅穆

先要把本園消滅。 個萬絕教,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首 叛本園,野心可謂不小,他們已組織了 彭冲霄忽然冷冷一笑,道:「他們敢

要首先把北殺園消滅不可 萬絕教要取代北殺園的位置,自然非

褒擊 之不得的事,恐怕不出三天之內,他們就 會趁着我們元氣未復的機會,向我們大學 候與齊家堡决戰,對萬絕教來說,那是求 彭冲霄接着說道・「我們若在這個時

彭冲街道:一與其讓這些叛徒向我們 ·不如我們先發制人,把萬絕教殺個 及,誰若不贊成,可以不參加這 殺手的眼神中俱已流露出殺機。

沒有人不贊成

違犯他的命令,結果都一定會很悲慘。 天色還未亮,他們的出擊行動已經開

彭冲霄的說話,一向都是命令

,誰敢

夜色將盡

年逾七旬,複姓諸葛。 巨宅中一片深沉。 但這十餘年來,他已很少理會鎭上的事 這是青楓鎭的一處大戶人家,主人已 在青楓鎭,諸葛四爺曾經是一鎭之首 在青葉街的盡頭,有一座古老巨宅

倒也算是一件怪事。

難道他員的是睡不着覺?

時候,但這個孤獨的老人却在獨自下棋

這時候,正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酣的

青楓鎭的街道上,一片靜寂!

是沒有人能知道諸葛四爺心裏想着的是什

年 想理會任何事情,只想安安靜靜的渡過晚 他對鎮中的長老說,他老了,再也不

紅子兵强將勇,却是無法越雷池半步。

黑子雖然處於守勢,但却步步爲營 紅子兵臨城下,但却總是師老無功 棋局已殘,勝負却猶未分

(四)

諸葛四爺苦思良久,忽然替紅子下了

楓鎮。他們其中兩人在異邦經商,一個在 朝廷中做大官,還有一個却投身少林,做 他有四個兒子,但却沒有一個住在青

着險棋。

人接父親到京師居住,但他都拒絕了! 那個在朝廷做大官的兒子,曾多次派

在

紅子這一着險棋之下

黑子若有半步差池,立刻就要全盤敗 這一着是單刀直入,冒險攻堅。

表般平靜呢? 晚年。但他的晚年生活,是否真的有如外 去,只想在自己的古老大屋裏渡過平靜的 他派人告訴兒子,他甚麼地方都不想

聲。

笑聲方起,諸葛四爺的手突然青筋暴

忽然間,園中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 諸葛四爺手拈黑棋,却是舉棋未定

諸葛四爺的臉色也很深沉 巨宅深沉

棋他居然足足下了兩個時辰 紅子走一着,黑子也走一着,這一局

味的事。但他似乎全不在乎

着, 局棋看得很透澈,紅黑雙方幾乎全無錯 園中黑暗之極,但諸葛四爺却能把這

長夜却似更是黑暗

棋盤上的十幾隻棋子一齊飛上半空。 輕輕一挑。那塊木製的棋盤登時被挑起, 和官府打交道。」 江湖中人,大多數江湖人本來就是不喜歡

節被諸葛四爺的右手沒收 作沒有任何一隻棋子跌在地上,全部

看來你已盡得眞傳 諸葛四爺一笑道:「十之八九倒還是 彭冲霄冷冷道。一鬼手何老祖的功夫

明白

願移居京師,最主要的原因,你我都心中

彭冲霄目光一沉,冷冷道••「四爺不諸葛四爺道••「彼此彼此。」

早都不會放過老夫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反正你遲

而是四爺實在太過咄咄逼人!」

彭冲霄冷冷道。「不是我不肯放過你

才拜何老祖爲師, 彭冲霄嘿嘿一笑。 居然在這晚年武功大有 「聽說你在五十歲

的。」

諸葛四爺忽然哈哈一笑

遲早都要來,無論你是否歡迎,總是要來

「不早了,」彭冲霄道:

「該來的人

不嫌太匆忙嗎?」

諸葛四爺道·「時候還很早

, 你來的

灰袍人淡淡道:「不是我彭冲哥

諸葛四爺瞳孔暴縮,道·

一果然是彭

成,的確可喜可賀。 諸葛四爺冷冷道·「若不是彭先生的

歡迎之理?怕只怕你來到這裏之後,會不

「難得彭先生駕臨寒舍,又豈會有不

捨得走!

之輩。 激 黝,老夫恐怕至今還是江湖上一個庸碌

你以爲這件事可以瞞得過我?」

四爺目光如電,道。「你說甚麼

一你暗中挑撥北殺園殺手背叛於我

「老夫咄咄逼人?這話怎講?」

到京師安享晚年,都爲你所拒絕。」 彭冲霄道·「據聞令郎曾數次欲接你 葛四爺道:「京師繁華喧鬧,非我

骨氣罷?

「到這個時候你還裝蒜?未死太沒有

敞,但却有點鬼氣森森的樣子,四爺縱然遇一眼,才緩緩接道。「這裏雖然地方寬

「不捨得走?」彭冲霄皺眉,環顧四

想留客,只怕彭某會大不習慣。

所能久留之地,與其如此,不如不去。」 彭冲霄道。一外人看來,四爺倒是生

快就會習慣下來的,正因爲這裏鬼氣森森

諸葛四爺搖頭不迭,道•「不!你很

對你來說將會十分適合。」

為你很快就會變成一隻鬼!

「不錯。」諸葛四爺冷冷一笑,道。

彭冲霄手中金槍忽然向前一挺,接着

莫非是說老夫心存大然?有甚麼野心 諸葛四爺道:「聽你彭先生言下之意泊,淸心寡幾得化

種鬼鬼祟祟,背後傷人的事?」

彭冲霄道。「說得好漂亮!」

的十幾隻棋子突然同時化爲木屑,沉聲道

「甚麼裝蒜裝葱的?」諸葛四爺手中

「老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豈會幹出這

彭冲霄輕輕咳嗽兩聲,道•「四爺是

早都會水落石出

諸葛四爺道••「事不離實,這件事遲

了和尚。

他坐在前花園的一座凉亭下 ,獨自下

如

塵埃般跌在棋盤之上

黎明終於降臨在人間一

東方此時微現魚肚白色

但他雙指一挾之下,居然就變成木屑,有

他手中的棋子是用結實的桃木彫造

的黑棋子條地化爲粉碎

一陣輕微的異聲响起,

諸葛四爺手中

自己一個人下棋,本來就是一件很乏

只可惜沒有人能看見這一局棋,就像而且還下得相當精采。

異

一個灰袍人,手持一桿八尺金槍,從但却已添增了一股令人心寒的殺氣。花園中的外表看來還是和剛才一般無

可以有個分暁。 彭冲霄冷冷道。一不必將來,現在就 諸葛四爺道:「你要怎樣?」

院,看看是否收藏着那八個殺手在內。」 諸葛四爺冷冷一笑·「你分明是存心 「不怎麽樣,只想搜一搜你這一座宅

虚。 彭冲霄道:「你不敢?顯見是作賊心

何異? 地方,你在這裏搜來搜去,又與殺了老夫 諸葛四爺道··「這裏畢竟還是老夫的

不打自招。」 彭冲霄冷哼一聲:「如此說來,你是

森冷如冰,突然揮手喝道:「搜!」 「搜」字剛出口,四週突然出現了一 「就當彭某放屁好了。」彭冲霄臉色 「放屁!」

羣白衣人。

許,軟薄而鋒利,那是江湖上極有名氣陰 刀。他的刀一向都藏在雙腿旁,刀長僅尺諸葛四爺再也忍不住這口氣,突然亮 他們都是北殺園的殺手

武 秘

,有些功夫是苦練多年能够出手傷人的 中國功夫一直都有許多種派別留傳下 保健與搏門大不相同

麥海雲·文

點,打功夫想保健抑或想自衞,這兩個目 不同,故此學習打功夫的時候要記得這一 ,換句話說,打功夫是保護自己,跟保健 ,另外一些功夫却非如此,只是用以自衞

傷人,故此,保健的功夫另有一套,反過 沙包或者打木樁,那就算出手敏捷,亦難衞,但却出手不够沉重,如果沒有苦練打 柔和的,學會這種功夫之後, 的截然不同,切勿混爲一談。 來說,倘若學習一種中國功夫的目的 事實上能够保健的功夫、 勉强能够自 多數是比較

> 甚至插鐵沙掌。 非保健,而是自衞,那就要苦練踢沙包

則爲了自衞而設,舉例言之,太極拳就是 楚的,一種功夫純然保健,另外一種功夫 注意到這兩種分別,有些門派是分得很清 這樣的一種功夫了,慢動作的太極拳,純 開始練習一個門派的功夫時,先就要

W46

來

那就是「外太極」,同一門派,出招相似 是自衞,如果把太極拳的招式化柔爲剛,

。但却大有分別。 只是練習中國功夫保健,切勿跟別人

抄門,這句話確是至理名言。

梅花椿練習高低步

他是那一種門派,總之,能够向對方決鬥 門的場合,這個人一定出類拔萃的, 樁上面作戰,給對方伸手一拉,整個仆倒 俱是僅能立脚的,如果馬步不穩,在梅花 約有一尺,預備移步換形之用,這種杉木 展,離地三四尺高,而且高低不平,相隔 有所謂梅花樁,把木頭插入地中,向上伸 ,凡是高手過招,能够用到概行楷作爲打 而且在梅花樁上面的話,他就屬於第 看過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 不管

或在武功方面有它的實際用途呢?凡此種 呢?是否梅花樁純然爲了**决門之用呢?**抑 一套拳脚來,現時却沒有拳師喜歡這樣做 ,都是武林中的知識,不妨一知。 何以舊日的拳師會得在梅花樹上打出

又因爲刦匪多數在山林之區出現,該處崎 爲鏢師,當然是準備跟刦匪在任何地方摶 級的鏢師做起,以後一步步的升上去,作 的時候,往往學成就到鏢局求職,從最初 嶇不平,如果習慣了在平地上打鬥,繼到 山上大打出手,沒有準備的拳師便會吃虧 照老師傅稱述,舊日在北方學習武藝 ,說不定雙方都要握着兵器打鬥,再

> 是想練獨高低步,正如在山上走動時有高 低之分。

南方的人很少在山上打鬥,但却往往在船 身武觀化爲鳥有嗎?因此之故,南派的祭 馬步不穩,脚步浮浮,未打先跌,豈非全 有時那一艘船給風浪吹到歪歪斜斜,如果 上在船上打鬥之際,不一定風平浪靜的 上排門,故此,南方人就重視紮馬、事實 梁馬,練習梅花樁的非常之少。 師想變成一流高手,多數未學開拳,先學 南方很少拳師苦練梅花樁的,就因爲

電視台訪問時,在銀幕亮相,喇嘛派就是 北方拳法之一。 在海濱把高低杉木分別佈置好之後,然後 飛身而上,施展一路梅花榕的拳法,接受 羅威强師傅是喇嘛派的傳人,他曾經

花步, 花有五瓣,使對方不易捉摸,還有一路拳 脚叫做梅花拳,相當出色,順筆一提。 察李佛沒有梅花樁還種打法, 脚步非常緊密,忽長忽短,恍如梅 却有概

日本青年學做夜行人

同時有許多非常薄的彈簧刀之類,貼身抽 古代所寫的大俠,就因爲現時有了手槍, 的目的,很少人學習它想報仇雪恨,如同 背上掛着單刀,同時在腰間携帶一個布袋 雄,因此,很少人好像古代俠士那麼苦練 刀便刺,就算是有渾身本領,未必能够稱 在身上,作夜行人打扮,不過,這種裝扮 一派樂脚,夜間還穿了緊身的黑色衣裳, ·袋裹貯滿了飛蝗石或飛鏢,另有繩子纏 現時學習武藝,多數抱着强身無自衞

> 內。 的人,現時仍然會得出現,但却不是在中 國本土,而是在日本東京名古屋等大城之

嚴如中國古代的俠客。 講好,各派十人在廢城的舊址之上决鬥 學習這一類的夜行人武功,希望飛簷走壁 本人太過崇拜中國功夫,竟然走火入魔, 人往往跟另外一派夜行人發生磨擦,雙方 ,準備厮殺,更奇的是這一點,那種夜行 ,同時有許多絕招,或者隨身携帶的武器 照武林中人傳出的消息,有一部份日

動作 而已。另有一部份身穿黑衣的夜行人是由 山林之區聚着遊玩,一時高興就模仿這種 嬉皮士變成的,他們整天有的是時間,在 並非真的武林高手,不過是變相的阿飛 事實上還種以爲自己是夜行人的像伙

集 視迷,由於長期欣賞蝙蝠俠之類的電視片 成事實,於是以爲夜行人是最出色的像伙 常年輕的時間,約七八歲左右已經是個電 資格做中國俠士的夜行人,大部份是在非 象,長成之後,有機會就把這一類想像變 ,紛紛向他學習。 ,就在腦海中留下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些以爲自己有

打出手不可,便會模仿古代俠士的作風 **婚聰等,稍爲發生糾紛,互相衝突,非大** 分門別類控制了地下的黑市電影,以及小 十人,然後有力量雄霸一方,到了這種人些人必須聯結成一個組織,起碼有一百幾 子,背上有刀,看來有如夜行人或蝙蝠俠 ,實際上却是不堪一擊的,因此之故,那 如果沒有苦練多時,就算身上纏着繩

在荒郊野嶺或危城之內決門,他們如此喪 命,也是一個英雄。

完全是由於看電視的時間太長,所受的数 在腦海中,就會一生難以磨滅。 感應特別敏銳,稍爲有甚麼特殊的形態留 七八歲的時候,腦袋剛剛生長,對外間的 育太少,請所有家長注意這一件事,原來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種人走火入魔,

告,至於年齡較長的中年人,喜歡閱讀武的風氣,無怪東京教育當局要再三提出警 是一種特殊的消遣,但却影响到整個社會 是他們的嗜好。 俠小說,就算晚晚睡前必然是閱讀一遍的 且身穿古古怪怪的衣裳,夜間出沒,雖然 些古怪的武俠知識之外,還喜歡打鬥 ,仍然不會走火入魔,這種生活方式不過 這一類青少年除了在電視方面得到 ,而



拳壇近事 泰 拳 萬里傳· 霸 文

些餐廳與掛名冰室·地下咖啡座大行其道 冒險試法,故數年來,「閉路電視」在 偏嗜,商人腦筋動得快,利之所在,不惜 爲大家所熟悉,台灣同胞對日本摔角尤有 木」與「馬塲」、「金一」等人的名字已 兒童受不良影响等因素而被禁播。但「豬 比賽,風靡一時,因行爲野蠻、殘忍,恐 • 迄今方興未艾。 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摔角 (相撲)

拜拜一儀式及不穿鞋子等獨特的形式,仍 有不少人言之津津,回味不巳呢。 例如:他們在比賽之前,要行叩拜大禮(的螢光幕上大行其道,留下不少印象-同樣的,泰拳打擂台,也曾經在我們

書信中片光吉羽,鳳毛麟角而累積了多年 因和摔角同樣的理由被禁映,所以無法盡 及到過曼谷與檳城等地的朋友,由口頭及 泰國的朋友代爲搜集有關泰拳的一切資料 不惜千方百計拜託海外朋友,特別是僑居 窺其秘奧,而爲了滿足好奇心與求知慾, 可以說已頗知泰拳三昧了。 筆者對任何事都感興趣,由于泰拳也

事,所向無敵,乃是有事實根據的。 舉世無不知道近十年來,泰拳稱霸一

的武館拳師以「訪問」姿態到曼谷去「以 近幾年來的「戰况」來說:先是香港

> 的大宣傳,一奏凱回到香江,當然身價百 南亞,威震世界武林了啦,是化錢買不到 能勝多敗少,就一舉成功了,馬上名揚東 武師,原是以跑碼頭,撈世界的心情,去 武會友」,被揍得灰頭土臉,鍛羽而歸。 而來矣。 倍了,拜門習武者,踏破門檻,財源滾滾 「闖江湖」,想在曼谷打出一條路子,如 這是第一次就碰上定盤星,這班

在話下。一回到香港,當然成爲新聞了。 未料到估計錯誤,求榮反辱,掃與不

界的份子。閙得一天星斗。 私人觀光」性質,絕對不是代表香港國術 甚至公開聲明該次去泰國失風的武師乃 港的武師就成了衆矢之的。香港的國術會 這麽一瓢冷木,所以,這班由泰國落敗回 術水漲船高,大放異采的當兒,竟被潑了 後,全球掀起了「中國功夫熱」,正是國 貫注在電影裏,由「唐山大兄」一炮而紅 是已故世的李小龍突起異軍,以中國功夫 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因爲,其時正 了。因會被泰國與世界拳壇誤會中國功夫 」,却大撞其板,就玷污了香港的國術界 打着香港國術武館的旗號去泰國「出風頭 「精武門」打破香港電影賣座紀錄的前 香港的國術界認為這班人輕敵冒進,

乃有第二度「組團」訪泰的醞醸。

旗號「組成代表團」訪泰「挑戰」。 厲的腿功脚法見長,也就以「踢拳道」的 種什麽「踢拳道」的武術。其特徵是以凌 「獨門」功夫「截拳道」的影响,新興一恰好,日本的武術界,因受季小龍的

各種意義。 在日本武術界而言,此行也有他們的

變化,往往反而比別人强出一頭的事實。 處處要表現出日本人比別人强些高一籌? 推陳出新,由吸收別人的長處而自行創新 代表自負的,總是認爲日本人高人一等? 事實上,日本人的模仿性極强,更能 一方面,日本一向是以亞洲優秀民族

成本也比歐美廉的原故。 的趨勢,而售價比別國廉一 美歐美,或後來居上,有比歐美更高一籌 收歐美的技術,而加以改進,往往產品嫓 由商業競爭來說,日本人各方吸 因日本工資

國粹了。而不論他們變化什麼名稱,但無 一不是胎源於我國的武術。 一、「空手道」。把我們的「摔角」改爲 分爲多種流派,把「唐手」改稱爲「柔追 普遍,創新等方針下,他們自成一家,又 得皮毛。但經過他們有計劃地大力推廣, 當內家功夫等 林拳法,腿功與刀,劍器機招式,以及武 日本先後由我國學去了醫術,針灸術,少 「花道」等等名稱,就成了日本的國術與 「相撲」,把我們的劍法、刀法改名「劍 就以武術而言,自我國漢、唐以還, 「刀流」及「茶道」、 有的巳窺門徑,有的僅

由于他們上行下效,嗜武成風,由上

時至今日,日本的武功也爲世人所注意了以,他們武功就自然地逐步發揚光大了。而下,全國普遍的積極倡導蔚成風氣,所 要佔多數? 的人,比例上,恐怕比學我國國術的人還 出的表現,事實上,現代學柔道、空手道 ,一切確實比我們做得好,也有比我們突 。相形之下,他們對武道之提倡不遺餘力

別的武師去泰國「以武會友」高明多了 拳道」的名義去,就比香港的國術界中個 他們「組團」赴泰國挑戰,而以「踢

同的意義 因爲,他們如果能够得勝,有多種不

的武功」是亞洲首屈一指的?乃至全球也 値得自眩、自傲之處,也等于表示「日本 費大宣傳,蓋一則證明了日本的武功有其 假如打贏了,等于向全世界作免

踢拳道」如何神奇厲害?也可以根據事實 是唯我獨尊的? 而且,打敗了泰拳,等于替日本的

懇拜請師的越來越多了 ……大作宣傳也自然會有不速之客,登門 如果反被打敗了呢,他似可以藉口他

來泰國友誼切磋性質。 們只是「踢拳道」,剛開設門戶不久,是

行爲了 這就是日本人的狹隘德性與觀念見諸

旗號見諸文字聲明與口頭表白了。 「老老實實」的用日本國「踢拳道」的 他們當然不敢以日本國術界名義亮相

第十一。全軍覆沒,僅有一名「山口糾夫 選手四人都被泰國選手的脚力踢得發昏章 結果,是四場决戰,日本踢拳道代表

挨了對手十七脚,支持了兩個回合才不支 位則是不到一個回合就被踢昏過去了。 倒下,算是唯一「差强人意」的。其他三 」的日本拳師挨「踢」的時間較久一

泰國式的擂台規則」限制所困一

- 主要的

絕非中國武術不及泰拳,而是因爲受到

選手可以招架得住,一比「踢」法,就吃 果泰國绛師只憑拳頭力道攻擊的話,日本 泰國選手的腿勁脚力太凌厲霸道一 事後,這個日本「踢拳道」公開承認

的表示佩服。 老實話,顯得並不小器的風度,而且由衷 他們,他們輸得口服,心服的話,也肯說 ,但有一個特點一 日本人一向以自大及氣量狹窄著稱于 假如對手確實强過

是個例子,那是他們眞心的稱讚佩服。 (日本影迷傾倒本小龍,崇拜本小龍

綜計這五年來,迄今爲止,有紀錄可 ,是香港方面有兩次到泰國去挑戰,

知難而退,也沒有再組勵去泰國挨「踢」 日本自從「踢拳道」鎩羽而歸後,就

能是因爲鑒于香港二敗,日本一挫之形勢 曾有組團赴泰的消息,却沒有了下文, 而氣餒了? 據說: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三國 Ħ

行動」,並不能代表香港的中國國術界, 次到泰國「獻醜」的兩組武師都是「私人 的武術界則口頭不認輸,一再表示先後二 的武林。日本的武術界是悶聲不响,香港 却沒有「正式組織代表團」的消息。 也因此而使泰拳威名,震撼了全世界 但據香港武術界的碩彦們談話表示。

是中國武術家不習慣于戴上西洋拳式的拳 的 套出手,使中國的拳法與指功,爪力等專 似歐美的 則又純爲泰國的固有規矩了 國的習例 長功夫不能發揮威力。 國人尊敬, 不稱「拳賽」而稱「比武」,是我們中

觀看練武道塲與擂台比武的。 或懷孕,產後,也都自動「避忌」,不去

摩薩」 泰拳師共同膜拜的神祇,名叫「那訶

「祖師爺」則隨派別不同,而各有母

泰拳雖有派別,和我國不同

室,同一樣的練法 而又分支不少。而泰拳的基本拳勢與脚法 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由初學到登堂入 ,就有「南少林」與「北少林」併稱 就分支百餘種不同門戶,單是 中國派別,單是「南派」與 「少林派 「北派」

看各人的稟賦與下功夫的程度而分技

品

,和西洋拳賽相同-

一勝敗兩方都有錢

可以分到獎金與花紅,不過勝者有金像獎 比賽。不論是和誰比賽,也不分勝負,均 師甲乙對抗競技,也可以和外國任何拳師

(冠軍) 及分得較大的金額而已。這

殊」之關係。 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能得到各派秘技的 」。實際上,也是「天暁得」,戲法人人絕不似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師父「挾技自秘 缽,發揚光大本派的特殊人才,傑出門下 式與練習力法,師父們也盡力傾囊傳授 看到凡是學習泰拳的,全國都是一律的招 華另有不同的絕招,因此,表面上說來,祖師爺」自行創悟的招式,與泰拳全部精 ,則這種師徒之間,必有比一般弟子「特 一定是師門特別重視,認爲可以傳以衣 而他們之有派別, 耶」自行創悟的招式,因问,及各有不傳之秘—— 乃因拳師的出生籍 由各派的

的。 ,教的方法和招式,程序等,全國一樣 但在表面上,泰國拳師授徒,一視同

力倡導,所以全國習武成風。職業拳師的 由于泰國當政者對「國術」的泰拳着

目中的英雄偶像,不止崇洋,而且由衷的

因此,泰國的職業拳師,是泰國人心

往超過泰國的明星們五倍到十倍以上。

和名拳師別苗頭。因爲名拳師的收益,往 而不爲」,任何電影、電視明星,也不能 註定了一生榮耀了,金飯碗到手了

如能成爲最出名的拳師,則「薄明星

因此,一成爲泰國職業拳師,就已經

電視明星還要光采,聲勢更在明星們之上

)的光榮紀錄者,就是最有名的職業拳師 百塲比賽之中,贏了九十場,只敗十場者

如是能保持常勝紀錄,或十

不過比例大小之分

,其在國內的知名度與地位,比電影

W50

泰拳比賽的規則,可以說是揉合了 這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形式,形成「不中」、「不西」、「不泰洋拳及中國功夫,再加上他們自己的獨特 的三不像,也可以說是三合一的古怪。 他們稱呼比賽的地方爲「擂台」 西

又純爲西洋拳比賽的方式。 之禮節,以計分判勝負,被打倒計十數等 而拳賽擂台的式樣,開賽前雙方握手

不准穿鞋,及可使用雙脚攻擊對方等等 怪樣的叩拜祭神大禮,額上包布,赤足而 他們在比賽(動手)之前,要行怪模

「相撲」名家,是我們中國武術界所缺 · 每敬,他們生活優裕,收入豐富,近 泰國拳師有其特殊的地位,普遍受到 「拳王」或一流名家,亦像日本

益彰,也就提高了他們的身份地位了 的拳師收徒衆多,加上比賽必有獎金(花 大名,簡直被當作「國寶」。兼之,成名 紅)分配,收益厚,有名有利之下,相得 ,不但視爲國粹(國術),拳師如果成了 **郑因爲泰國上下風行提倡,重視泰拳**

言。因爲,泰國習慣把凡是練過泰拳的人 但這是指泰國的「職業拳師」而

> 位泰國人是「拳師」,就當作是電視上所要先攪清楚。如不明其中奧妙,一聽到某 見到的「台上好漢」,那就笑話了。 率是一般非職業的普通拳手,所以,我們 一律稱爲拳師,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比

鋼的過程。 可以說是必須經過千錘百鍊,鍛鐵成 要成爲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可不簡

有一關通不過,就註定了被淘汰「出局」逐級角逐,一關一關的「打出來」,如果鄉里、縣市、郡——直到京都(曼谷)的 的命運了 因爲必須經過層層淘汰

魄稟賦特佳,又能眞正的咬牙吃苦。不止要從小投拜名師指點,還必須本身體 因此,想成爲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

是。 依照泰國練拳者初入門的戒條,那就

二要恒毅不輟。 一要心如金石堅。

國的人口去估計,每八萬泰國人中,才有 見報的風頭突出名拳師不到四十位。以泰 十二位,而其中最具盛名的一 來的紀錄來說:全泰國的職業拳師只有五 過甚其詞,而是有正確的資料。以近五年 也未必有一個。甚至「萬中無一」,並非 一位職業拳師。 際上能做到這三點的極少一 上能做到這三點的極少——一千人中看起來簡單,好像三者等于一句話, 三要專心一志。 -大名時時

磅,即合資格。 競技,祇要兩者之間,體重不超過對方五 依照泰拳職業比賽的規矩,凡是登台

直到六十年前才解除這個禁例,允許女性 觀衆,但泰國婦女,如果正好月事期中, 性,就是怕觸怒神祇,褻瀆「祖師爺」, 」,(有月事經期或孕婦與產後婦)的女 向不准女性觀看的,特別忌諱身子「不淨

)們的名利雙收電子學敬,不像我們對明星們只是羨慕他 (她

等座」與「普通座」。 影一樣,是要買票的一 頭等與二等,相當于我們電影票的 凡是去觀看泰國拳賽,和我們去看電 也分二種票價-

等座」的距離擂台較遠。 是繩圈與四柱接近的一排到十排間 「頭等座」是靠近「擂台」的 • []

泰京銅馬像第五街打擂台,而又得勝的話 地位。所以,一位職業拳師,有資格到了 **重難關中不被淘汰,才算奠定了他的基礎**)的銅馬像第五街之全泰最大拳賽場在重 省競爭優勝,脫穎而出,直到京師(曼谷 須苦熬,由底層的村、鄉、鎭、縣、郡 拳師」高出百倍。但要成為職業師,却必收入豐富,享受優渥,地位也比我們的「

相等于我們古時的讀書人考取了「進士

一成爲職業拳師,等于金飯碗入了手

隨時參加打擂台-

可以本國拳

尖,票價也隨之降低。 時也會出現黃牛票。如雙方的知名度不頂 名的拳師(重量級拳師)和對手也是一樣 塲爲例, 售票價錢也不一定的, 大約是有 流的名拳師競技,票價就較高了 以泰京(曼谷)銅馬像第五街的泰賽

城而出的盛况,非身歷其境者難以想像。 陣或與外國拳師對抗賽時,萬人空巷,傾 還要狂熱十倍。相當于日本人之嗜好看「 撲」 (摔角)。特別是他們的名拳師對 泰國之觀看泰拳比賽,比我們看電影

是買不到頭等票,幾乎被擠倒踐踏 幾乎休克。 錶也擠掉了, 西服也擠破了 外國名手比武,化了比票價四倍的錢,還 友人曾旅行泰京,正好碰上名拳師和 如浴,連手

國名家比武,更是非看不可,可以了解致 角度與速度不同,可以看清楚。如是和外 樣一拳一脚,在名家施展時,功力高深 自己之藝業,也就是「偸招」 名家比武,可以觀摩, 另一方面,因爲泰國學泰拳的人數多 藝術欣賞 而泰國人之嗜好拳賽, 一好比我們嗜好看電影一樣。 藉資借鏡,以促進 -因爲同 看

們對「拜神」是最重視的,視爲一定的隆一而且是經過「神祇」同意的,職業拳師

能「穿」一條橫貫脚底心的紅帶或黑帶一

不准穿鞋

五磅,都可以上台角逐

有時,如果對手同意,即使超出對方

泰國職業拳師,規定上台比武,一律

-任何鞋子都不准,最多也只

重儀式,沒有一位職業拳師不行祭拜大禮 祖師爺」? 也有人說:他們除了共同禮拜 有人說··他們共同禮拜同一位

個派系的開山掌門人,當然是已死了的 個派別都有一位「祖師爺」! 樣姿勢的,也有大相逈異的動作者一 也即成神了的 位發明泰拳的「神」外,還有派別,每 因此,職業拳師在拜神儀式時,有同 —也就是那

因爲印度另有印度教,濕婆教等分支。 ,以人口比例而言,泰國尤盛于印度一 是派別不同的行禮儀式也。 「國教」,對源自西天竺(印度)的佛教 泰國本就有佛教王國之稱,奉佛教爲

是應當嚴肅注目,才不犯他們忌諱 動作,不可認爲「迷信」或「好笑」,而 虔誠的,職業拳師在登台比武之前的叩拜 因此,他們對拜祭神祇的儀式,是最

古時,泰國的擂台及練習泰拳時,一

自己參考。 勝訣竅,及如何尅制外國武術招數,作爲 由此等因素,當然人山人海了。外行

多 人,看熱鬧的也不少,由行人看門道的更

的職業拳師,風頭最勁時,也十九在二十三十五歲的巓峯時期最多數。泰國最有名 ,泰國每年每季都有拳師升級比賽舉行,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一般說來 宣佈「下台」,直到病死或老去。而長江級,極少再參加比賽了。十九是五十歲就 及這年齡的極少成爲風雲人物 最年青也必在二十歲後,而以二十五歲到 職業拳師的「拳鮯」,都在十五年到二十 每年在曼谷的總决賽, 歲後,體力巳走下坡,成爲「拳壇元老」 休養老了,實際上,職業拳師到了四十五 拳師一定歲月不饒人,年過六十,多已退 名,更要苦練,又得忙于教徒弟,自己子 練 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以職業拳師從小苦 的子孫也能和自己一樣的水平 眞才實學苦熬出頭的,沒有子孫繼承的 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超過這年齡或不 五年之間。也即是一個拳師爲職業選手 。因此,就形成公平競爭的風氣,而職業 女,因托庇父蔭,極少肯下苦功于泰拳的 功,到了出頭時,多巳近三十歲了,成了 ,全心全意的只能專心一志的自己下苦 由于泰國的職業拳師都是各憑自己的 而每一位職業拳師未必能教出自己 也必有新人出頭。

驗的豐富累積 驗的豐富累積,才可常勝少敗。二十五歲身下苦功與眞才實學之外,還要靠臨陣經 因爲,泰拳以霸道凶狠出名,除了本

歲後與三十五歲前 體力自然走下坡,故巓峯時期多在二十五 之前,對敵經驗還不够,三十五歲以後, 十年時間。

正常的情况。從未有突破百位名拳師者。 國有史可查紀錄,最盛時,全國職業拳師 名額少,名震一時的特殊人才更少。據泰 挑一,萬中選一的結果下,所以職業拳師 命運。但後繼不愁無人,砂中淘金,千中 激烈了,毫厘之差,也難逃被淘汰出局之 也只有八十七位,最低潮時只是四十一位 師只要自己肯吃苦努力,有名師,根骨好 ,而以經常維持五六十位拳壇風雲人物爲 ,稟賦超人,就不難熬出頭。只是競爭太 由於這種「新陳代謝」作用,泰國拳

樣的技藝。只看各人的稟賦與所下的功夫外表看來,每位學習泰拳的人都是學到一 由于泰拳初步到高級的招式是一樣的,故流分期到各地去巡迴面授。分配很均匀, ,只要一上台比賽,不論勝負,都有獎金度下,物以稀爲貴,一旦能成爲職業拳師 師,隨時都會留意發掘衆多門下中具有特 程度而見高下 授徒(課程全用泰文) 程與派出技藝出衆的門下 全泰各地成立分支部,由拳師分印教學課 們担任「總教練」,總壇都在京都曼谷。 分享,每位授徒幾千到數萬乃常事一 代的準職業拳師了。 至少一位至數位可以得到格外的心法傳授 也因爲泰拳這種貴精不貴多的嚴格制 ,十分公平。但每位職業拳 ,每位職業拳師輪 代表,分駐各地 他

每位職業拳師,絕對是傾襲傳授,表

業拳師,和自己一樣可以做師傅了,門下 面上,每位弟子學的都是一樣,也沒有藏 也等于證明別人比自己强一等了。 。反之,就沒有面子,被同輩比下去了 當然感激恩師的栽培,在恩師「下台」或 感到光采,自己的門下如能成名,做了職 業拳師,繼承自己的衣缽,不但有面子, 私心盼望自己教授的弟子中能多出幾位職 類都有私心的,每一位職業拳師,都一定 化,都有一定的代代相傳下來的規矩 私的必要,因爲泰拳的每一招式及運用變 、惠及恩師全家及其子孫,好處多得很哩 「退休」養老時,一定會多方照顧、孝敬

傳授給少數得意的高足。 業拳師,除了竭力把泰拳的一切教授門下 不知道的絕招,自己創造的心得與經驗, 天誅地滅」,及爭面子的心理下,每位職 ,多少會有自己個人獨得之秘一 爲了人類的必有私心,「人不爲己

心照不宣,各人心內有數的秘密。 這也是泰國拳壇的秘辛,職業拳

德都可靠等,才肯傳以心法的。 父干挑萬選,暗中長久觀察多年,認爲他 一切條件具備一 而這類少數的幸運兒,也必須經過師 ,根骨好,稟賦厚,性情,心術,品 -例如· 肯吃苦, 與衆

了。他們的收益之多,極少有其他職業比學費與各種人情孝敬,收益當然財源滾滾 較。說是「天之驕子」,亦不爲過吧? 由此可知,作爲一位泰國職業拳師

據熟悉泰國民風與內幕的人說。泰國民族職業拳師對門下的要求都十分嚴格,

是感奮 誤或怠忽,被師父體罸極平常。而且,師 來就全力拚命,非分勝敗存亡不可,一方 才實之切,極有希望成爲師門的衣缽弟子 父體罸越厲害,次數越多的門下,反而越 休。職業拳師在教授門下時,門下稍犯錯 不到力盡,無法再戰或重傷死亡,决不罷 要做一個時期的和尚,而其民性十分好勇 雖受宗教洗禮,例如·包括泰皇在內,都 ,得到心法眞傳。 ,故其戰鬥力很强。而且,一動起手 乃證明師父對他重視,愛之深

,做師父的也有特效藥外用內服,使其迅 當然,被體罸的門下,即使受了重傷

泰拳的基本練法簡單,而變化却很繁

好比中國的武術,同是一招,却有許

室, 種變化 門的絕招,又能運用得出神入化,才算登 峯 造極,爐火純青了。 如果再得到師父的心法眞傳,學到獨 ,能精通了各種變化,才算登堂入

術的石鎖,石櫈-練力的工具是「啞鈴」 仙人担。 -相當於國

升到胸前 力所能的小啞鈴練起一 ,愿要練到左手分張能伸直,再由腋 除了要把啞鈴學

級,隨着各人由小而大,逐級增加。每位最小號到最大號(最重的),共有一百多 同時,教授泰拳的基本招式。啞鈴由

泰拳易學而難精,最難的還是精通各

泰拳的入門基礎也是練力

學泰拳的,師父先由每個門下本身體

洋拳相似一 世界武術界教授武功的場所是罕見的 够幾百人到上千人同時練習的設備,這在 大小的啞鈴有同號幾百個之多,都是有足 師父的教練塲中,都有各級啞鈴! 泰拳的第二步,竟是教門下

一同樣

地找牙 只要精於中國腿法的,一式少林「大紋盤 能跳躍而下盤不穩固,如不講比賽規則, 脚下沒有中國國術立樁,站馬的基礎,只長跳躍著名。但西洋拳的最大缺點也就是 根」,只要把西洋拳手的膝蓋以下部位掃 或「横掃千軍」,或以地趙腿的「老樹盤 向角度的反應力。前世界拳王阿里就以擅 下跳躍靈活的功夫,以增加閃避和轉換方 。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練功方法。這與西 ,一定推金山,倒玉柱,應脚而倒,滿 -因爲西洋拳擊是重視拳手脚 「脚繩」

法的效果。 躍與閃避變換靈活有密切關係,它和西洋 心。間接是可以增加身形,手勢,配合腿 **拳不同之處,乃是使脚與腿增進韌勁與耐** 但泰拳之跳繩,雖與西洋拳的便于跳

一千五百次,才練習各種變化花樣一單脚度,跳一千次為及格。直到能够不斷跳到增加為主。據說起碼要能不斷跳三百次為 跳,翻腰跳,側身跳等等。 跳繩鍛鍊,以先以跳的次數,幾何級

樣又能跳得隨心所欲,運用自如的話,就如果能不斷的跳得次數最多,各種花 算練成了

竦脚腿的長勁與耐力變化靈活為主——是 功為主——便於練拳有力。而跳繩是以鍛依照泰拳的進度來說,舉啞鈴是以練

角度也不同,吊住的是多為練拳而設,也包最多。沙包的配置,有吊住的,高低與百斤。一般泰拳是以二十斤到三百斤的沙 二尺……的,是專為脚打的 有橫放在地面上及懸空一尺、 一尺五寸、

碼要日夜不斷苦練六年以上,才有登台比以練力與勁(指韌勁與持久力)來說,起須按步就班,一階段又一階段的進行。就 停留在第二或第三階段「認命」了 階段時,囚爲在由基層參加比賽時被淘汰 就够了。再有大部份在苦練到第二、第三 都是練到第一階段爲止 越大越多越重。絕大多數的泰拳練否者, 因爲階段越高、越是難練,所吃的苦頭也 話說:要想成為職業拳師,就必須有苦練 只有最强的才有力敗羣雄的資格。換一句 六年以上了,也十九是遭到淘汰的結果, 賽的資格,否則,不必獻醜。就算巨練了 于參加比賽,想當職業拳師的話,那就必 以自己自由分配時間繼續練習。如果有志 到一年,或六月到二年即可以達到要求了 ,也就可以不必天天按時報到拜師了, 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心理準備 ,失去了再練下去的信心與勇氣,也就 依照泰拳規矩,如果只是爲了入門階 只爲强身、自衞而學習的話,則三月 能强身、 自衞 ΪĴ

拳的人攻擊,足可一人對付二三人的進攻 矯捷,耳目反應也較强,被一般未練過泰

不但已能躲避及招架,還可反擊對方

練泰拳者的體力已比未練時增强了至少二 具備了自衛的能力了。因爲在三個月後,

。兩臂也會起栗內。身手也必較常人

。胸部肌肉也擴張墳起,全身結實

只練否三月到一年,只要認慎苦練,就已

泰华着重在實用,活學活用,故雖然

是可以一看即知。一般學泰拳者,也以練

因爲各人的功力(力與勁)的高下・

須脚踏實地,沒有半點可以取巧偷懶的

拳必修的課程,也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必

以三個月到一年爲「程度」的。也就是練

普通這練力與練勁二種入門練法,是

泰拳的基礎根本,這二者是每個學習泰

拳」,實際最重要的是脚力的凌厲克敵。 為練習腿(脚)法作準備,因爲名為「秦

到這二者爲一階段。

拳師」資格,再一直打到退休爲止 曼谷)贏得全國選手代表,奪取到「職業 一級一級的參加比賽,一直打到京都 只有極少數的强中之强者

別着重于脚,而西洋拳根本不用脚打沙包

而泰拳打沙包却是李脚並用的一

第一點·西洋拳打沙包是專以雙拳爲

西洋學是專以打沙包爲主要練習方式

也即第二階段的開始,是

。但泰拳之打沙包,與西洋拳有顯

第二點·泰拳打的沙包,形式有好多

的「砸脚」功力高下而分 。泰拳選手的比賽勝敗,幾乎取决于各人 打沙包、在泰拳是以練「砸脚」爲主

W52

重量不等,最輕型爲二十斤,最重型爲四 有拳脚並打的。沙包又分圓形與扁長形,種——有專為拳打的,有專為脚打的,亦

> 靴尖嵌有鋼片尖双之類以增加殺傷力道。 趾)與脚踭(脚後掌到跟)及脚的外側傷 所謂「砸脚」,是專以脚背之力攻擊 如是擅長以脚尖傷人者又多是在

泰拳又專門是赤脚的,沒有鞋(靴)與襪泰國拳師却專以脚背的力道最猛,而 習過程之痛苦可知 -把脚左右翻轉向下覆着發力,其練,用脚背及必須扭轉正常的生理位 硬碰硬的以赤脚攻擊,而「五指

包加重。最後,達到了脚背猛砸沙包,而到了鐵板一樣而有彈性了,才能逐步把沙 日夜反覆不斷的鍛鍊,脚背硬度與韌勁已醋浸泡傷處,消炎散瘀,生肌長內,經過或皮開肉綻的——一師父會以特製的藥汁調 軟皮爲「外衣」,初習時,無不脚背腫痛型而逐級增加沙包之重量。雖然沙包是以 不腫痛發炎,只有脚背發熱的感覺,皮肉 先是以脚背去仰賜懸空之沙包,由 ,才算及格了。

最强者-斤。為泰學職業拳師有史以來,砸脚力道 爲例:據說他一砸之力,重達五百一十八 越强。以泰國風雲一時的「鐵錘」差利保 背砸擊下去的力道有二百斤重,當然越高 想想看,挨得起他一砸脚的有幾個? 到了所謂「及格」的程度,至少一脚 空前的紀錄。

在你身上,何異鐵錘連環猛擊。風,等于不斷的有五百一十八斤的力道加 ,他右脚砸出,左脚又砸出,迅疾如

「鐵錘」差利保如此厲害,

是天下無敵,誰也不敢和他比武了嗎?職 業拳師到了沒有一個對手,就無法比賽了 。其實也不然,仍是照常有人和他比賽的 ,而且,他也是多勝少败的— 他也有被

抵擋他的砸脚威力,二要有另有絕招可以 敢和他比賽及打敗他的人 · 第一要能

身鍛鍊」功力了 擋的方法一 職業拳師既然都擅砸脚,當然也 一那就是泰拳第三階段的「全師既然都擠砸脚,當然也有抵

(手蹄) 肩與膝蓋等部位的功力 「全身鍛錬」

起重擊,還能攻擊放人—— 用臂,,要把全身練成銅筋鐵骨,不但可 泰等的第三階段,就是「全身鍛鍊」 以挨得

迎用臂功,肘功抵抗他的猛烈砸脚。 好比「鐵錘」差利保的對手,就可以 好比「鐵錘」差利保的對手,就可以 起重擊,還能攻擊敵人—— 用臂,用肘,

,就等于要接受對方二百斤到五百一十八之力道重在脚背部位,如果硬接他的脚背中國「四両撥千斤」的道理。因爲,敵方依封扩,主列, 脛上或脚趾前掌間,只要你的臂或腕能 斤的力道了,但如果以腕, 訣廢,就是向敵人砸來的脚背上下五寸部肋下砸到,對方可用左手手腕消卸——其速閃避,使他砸空。他以砸脚向對手右邊 受五十斤到一百五十斤的力道就可以 位抵擋,這是根據 對手就以左臂臂部抵擋一當然也可以迅 比方,他以砸脚向對方的右邊耳後來 「力學」原理,也那是



帶路。於是馬標與耗子便帶着秦彪等人向五里舖方向而去,在路上馬標更危言聳聽…… 口出惡言,爲標處變不驚,及以利誘之,聲質能找到實老三。秦彪爲之動容,即命屬標 令他舉手勿動,便心知不妙。爲了保命,只好就範,然後徐圖應變之策。**接着,**即被賽 **爬手下總械。馬標在槍口威脅下,秦彪即上前揮手向他殿打,他迅速避開。秦彪暴怒,**

文

〈提要:

已不見耗子在座。當他正想揚聲呼喚時,突聞秦彪在身後喝 前文書至馬標從金玉鳳處趕回小館子投耗子,豈料一進門

退也就够了

樣押人。

既然秦殿長你不在乎。我還有什麼好

捕得豺狼歸

下手把我們倆救了去,你可別怪我事先沒 說的,不過要是碰上了我道兒上的朋友,

打招呼啊。」

就這麼走了一夜

歇。」 馬標道。。「秦殿長,能不能停下來歇 前了

,不能晚麼?」 秦彪道。「你不是說,這種事不能早

再不歇息一會,一旦走不動了,豈不是更 「可是人總是人,趕了一夜的路了,

進去歇息。」 「已經到了『五里舖」了,爲什麼不

我就瞧不透你·」

馬標一咧嘴道:「說穿了,不值一文

了遺麼多年值緝歐,會過的人不少,可是

秦彪緊盯着馬標道:「姓馬的,我幹

還拿槍對着馬標跟耗子。

秦彪跟兩個手下都沒坐,那兩個漢子

他跟耗子一屁股坐在了道旁。

我們倆可乘之機了嗎?」 我們倆嗎?一旦把像伙收起來,不就給了 」人多眼雜,你們還能就這麼拿傢伙比着 「我是爲秦隊長你著想啊,「五里舖

秦彪道。「我不在乎,偵緝歐裏常道

相信,可又不能不有點相信。 **馬標很知足,求的也就是讓他半信半** 秦彪沒說話,對馬標的說法,他不敢 天轉亮的時候,「五里舗」已近在眼

兒吧。」

馬標笑了,道:「耗子,坐下歇歇腿

歇息吧。」

秦彪一把拉住了他,道:「就在還兒

說完話,他轉身要走。

到手事小,能把命都赔進去,那何如交給 **罵名,賣給你們北邊兒吧,弄不好錢落不** 致給南邊兒來的人,我不忍心,也會落個 沒用處,一旦拿到,我非盡快脫手不可, 錢,我想通了,那東西說值錢,可是對我

人拿起一套。

爲馬標會有什麼行動,那知道馬標全神貫 注在燒餅油條上,連眼皮都不抬,別說有 什麼行動了。 邊吃着,耗子邊拿眼瞅馬標,他原以

信心,相信馬標一定有他的道理。

燒餅油條共是十套,五個大男人,

麻粒

完。

秦彪冷冷道。「吃飽了,也歇够了

該上路了吧?」

得起這兩套燒餅油條,耗子,走。」 馬標在褲子上擦擦手,道。「總該對

馬標挺身一躍而起,耗子跟着站起,

案彪跟兩個手下忙往後退了一步。

了,就是你趕都未必趕得走我。」 他跟耗子轉身前頭走了。

五里多在這些人脚下,那是用不了多 「五里舖」到縣城,不過五里。

天大亮的時候從「五里舖」動身,

秦彪道•「還沒到該歇的時候。

秦隊長,換個千兒百八的,舒舒服服,吃

,可是他忽又坐了起來,摸着肚子皺了眉 還是狡黠目光•「但願你是想通了。」 馬標笑笑,往下一躺,躺在了草地上 秦彪點了點頭,可是兩眼裏閃動的,

耗子點點頭道。「有點兒。」 「我怎麼有點餓了,耗子,你餓不?」 馬標說餓,當然跟着說餓準不會錯,

派一個人去買,那辦不到。 咱們一塊兒進『五里舖』吃去,要想讓我 秦彪道••「皇帝不差餓兵,餓好辦,

馬標抬眼道•「秦隊長-

都想到了,秦隊長啊,你可是真够小心的馬標笑道:。「我沒想到的,秦隊長你

放心啊。 ,兩個人用要命的傢伙指着我們,你還不

馬標道••「好吧,隨你了,反正我心 秦彪沒說話。

然後叫那對着馬標的漢子道••「你去買點 他掏出了自己的駁壳鎗,對着馬標,

一夜沒闔眼兒,那位不可能回來那麼快, 馬標道:「秦隊長眞是從善如流啊,

抓住這工夫養養精神吧。」

意巳經盡到了,耗子,走。」 他欠身欲起。

秦彪伸手一攔道•「慢着。」

見吃的來,咱們都吃。」

那漢子答應一聲,別起鎗去了

他又躺下閉上了眼。

而且一定能脱身,所以他很放心,往下一 可是他知道,馬標一定會想辦法脫身, 耗子猜不透馬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躺,也閉上眼。

只有一個人說睏,其他人都會跟着打 困這玩藝兒有傳染性 一夜沒闔眼的,不只是馬標跟耗子

呵欠 彪跟他這個手下,馬上就覺得有了困意 馬標跟耗子這麼往下一躺一閉眼,秦

是他們倆那一個也不敢將馬標跟耗

眼養精神。 想到,這時候只有我跟耗子能躺下來閉上願意落得像我跟耗子這樣,可是又有誰會 有些事說出來眞怪,像現在,任何人都不 閉着眼養精神的馬標,忽然笑了:

秦彪微怒道:「姓馬的,真想養精神 耗子挺樂,也笑了。

就閉上你的眼。」 他沒再吭氣兒。 馬標道•「在下遵命。」

秦彪吃得晚。 馬標跟耗了昨天晚上吃得晚,至少比

顯得很安祥很悠閑。 也不急,到此躺在草地上閉着眼養精神, 要餓,比秦彪等餓得遲些,而且心裏

養的,上那兒買去了,一去這麼半天。」 秦彪可就不是這麼回事了,既餓又困

要不就是等燒餅出爐!」 還急,過了一會兒就沉不住氣了:「狗 馬標道:•「許是人家還沒有開門呢,

影兒,秦彪又罵上了••「媽格巴子,辦這 看看通往「五里舖」的路上還不見人 馬標沒吭氣兒。

秦彪道:「姓馬的,我叫你閉嘴。」

麼點兒事都辦不好-馬標道。「秦隊長,我能不能說幾句

人見他落了單,把他給 秦彪驚怒暴响。「閉嘴。 「會不會是偵緝隊平日招人恨,如今

「我現在叫你閉嘴。」 「秦隊長,可是你讓我說的。

順回來了。」 只聽秦彪的手下叫道••「隊長,孫得 「好吧,閉嘴。」

馬標躺着沒動。

紙包,走得相當快。 順的從「五里舖」出來了,兩手捧着個大 耗子忙睁眼仰身,可不,那個叫孫得

快點兒。」 秦彪這個手下揚手叫道•「快點兒 秦彪的臉色刹時好看些了

「隊長,燒餅油條,都是熱的。」 秦彪道••「你怎麼一去就半天。」 叫孫得順的改走為跑,跑了過來,道 「吃個屁,這是什麼時候,還講究什 「等熱的啊,凉的不好吃。」

叫孫得順的一怔。 「擱下,讓他們吃。」

麼熱凉。」

本來就餓的更餓了。 套給耗子,猛一大口:「嘿,真不賴。」 翻身坐起,喜孜孜地搓着手,拿了兩套一 燒餅、油條香,再加上馬標的吃像, 叫孫得順的把紙包擱在草地上,馬標

秦彪俯身拿起一套。「還不吃,等餵

耗子心裏好生納悶,不過他對馬標有

個人兩套,還不是轉眼工夫吃得只剩下芝

相信不相信,我已經想通了,不會耍花招 馬標笑道:「放心,秦隊長,不管你

少時候。

到十點鐘,就看見縣城的城門了 馬標道:「秦隊長,是不是又該歇歇

喝可難受啊。」 「秦隊長,你是知道的,餓好挨,這

W54

找水喝。」 秦彪冷冷道…「你放心,路上我給你

縣城而不入,你可別後悔啊。」 馬標目光一凝道··「秦隊長當眞要過

「我有什麼好後悔的。」

不在縣城裏吧。」 「秦隊長,我並沒是告訴你,姓雷的

秦彪冷笑道:「你少跟我耍花招,姓

方,怎麼見得姓雷是想不到這一點呢。」 說嗎,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 雷的再傻也不會躱到縣城來。」 秦彪突然變了臉,怒道:「怎麼見得 秦隊長不要這麼武斷,你沒聽人家

樣, 你就不該干涉我往那兒去呀!」 「秦隊長你不是叫我帶路嗎,既然這 ?姓馬的,姓雷的究竟在那兒?」

我知道,對不對,那秦隊長你就該聽我的 ,我們往那兒去,你們也跟着往那兒走就 「我什麼?雷老三的所在,你不知道

別的你何必管那麼多。 「只要我帶着你找到雷老三就行了 「你是說雷老三躱在縣城裏?

這段時候,他是只有任人耍了。 是白氣,這時候,在沒找到雷老三之前的 秦彪肺都快氣炸了,可是他知道,氣

執法處在省城裏,這縣城是你的地盤兒, 你又有什麼好怕的?」 馬標道: 「其實,秦隊長,軍警聯合

最短期間內,你最好讓我看見姓雷的。」 你走到那兒我跟到那兒就是了,不過,在 秦彪暗暗咬牙,一點頭道:「好吧,

> 進城去。」 了對我也沒什麼好處啊,耗子,走,咱們 馬標道:「這個秦隊長你放心,躭誤

他跟耗子前頭走了。

因爲升官發財的慾望比這個慾望來得大。 馬標來個三鎗六個洞,可是他沒那麼做, 進了縣城,馬標不往裏走,拉着耗子 秦彪等只好在後頭跟了,他恨不得給

進了城門裏一家小茶館兒。 當然,秦彪等只好跟了進去

塊兒的,當然也是秦隊長的朋友。

頭坊

0

臉陪笑,侍候得周周到到。 兩壺香片,不但挑最好的茶葉,還滿

馬標翹着腿喝了一口茶,道:「耗子

咱們眞是得吃得喝啊。」

,乾得像卡在喉嚨裏似的,要是不來一碗「玩笑歸玩笑。一早起來了兩套燒餅油條 秦彪剛一瞪眼,馬標馬上接着又道。 耗子想笑,可是沒笑出來

透」了,可是馬標坐在那兒,還跟個沒事 兩壺喝完,又續了兩壺,按說該喝「 秦彪氣得乾瞪眼,可是又拿馬標沒辦

秦彪忍不住了:「姓馬的,你總不會

秦彪臉色剛變。

馬標跟耗子前頭走。

打算在這兒吃午飯吧。」 好茶冲冲,它下不去啊。 縣城裏誰不認識秦隊長,跟秦隊長一 馬標道•「這兒也賣飯嗎?

錢之外,秦隊長一個月也拿不了多少, 馬標一笑而起•「走吧,耗子,除了

> 本來是,堂堂的偵緝隊長,喝兩壺茶 秦彪等後頭跟,沒見秦彪會賬。

耗子,縣城裏你該熟吧,『石頭坊』在那 出茶館往裏走,馬標忽然問耗子:「

「就在過去不遠。」 耗子眞熟,連猶豫都沒有猶豫到,道

秦彪忙道:「姓馬的,雷老三在『石 「你跟我走就是。」 「現在該你帶路了。」

馬標扭過頭來一笑,我說了嗎?秦隊

問了是找氣生。 標永不會跟他說實話,他也摸不透馬標 秦彪氣得瞪眼,沒再問,他知道,馬

有個範圍吧。」那條胡同到那條胡同是『石頭坊』, 做買賣的,道…「從那條街到那條街,從 秦彪也熟,他知道耗子說得沒錯。「馬爺,這一帶都是『石頭坊』。」 馬標看這條街,臨街都是店面,都是 走不遠,耗子帶路,拐進了一條街 總該

「當然有。」

到『安泰街』都是『石頭坊』。」 到『長樂街』,南從『玉簪』胡同,北 秦彪冷然接道••「東從『福和街』

也熟。」 耗子一點頭道。「對,縣城裏秦隊長

那條,就是『福和街』,前面剛過了『玉耗子道:「剛才咱們走的,從南到北 馬標道:•「眼前這條是什麼街?」

往北到「安泰街」,都是『石頭坊』。」 簪』胡同,從這兒往西,到『長樂街』, 馬標暗道:「小妹,這回妳可害苦了

我了

什麼,說吧!」 只聽秦彪道:「姓馬的,你究竟要幹

,耗子,帶路! 縣城最熱鬧的地兒,我想逛逛『石頭坊』 馬標一定神道:「聽說「石頭坊」是

呀 馬標··「姓馬的,你到底打什麼主意?」 頓飯吃啊,多走一走,到時候也吃得下 馬標笑笑道··「眼看就到中午了,耗 耗子答應一聲還沒動,秦彪一把拉住

秦彪臉色剛變。

要是不放心,你就別跟。」們可是已經說好了,你怎麼這麼善變,你們可是已經說好了,你怎麼這麼善變,你

一振胳膊,擺脫了寨彪的手道••

耗子忙邁步就走。

着你遊街。」 跟在馬標後頭道··「姓馬的,這有點像押 秦彪恨得牙癢癢的,却只好跟了,他 馬標看也不看秦彪, 跟了上去。

草標! 馬標不在乎,道:「是啊,就差沒揷

一鎗把,可是他沒這麼做。 秦彪眞恨不得多趕一步,上去給馬標

「安泰街」,就差「玉簪」胡同沒去。 到「長樂街」,南起「玉簪」胡同,北到 似的逛「石頭坊」,東起「福和街」,西 一行五個人,兩前三後,就這麼閑蕩

把整個「石頭坊」逛遍了,也到了中

馬標道。「我也想完,可是還沒找到,道。「姓馬的,你到底有完沒有!」 秦彪彆了一肚子的火,實在忍不住了

牙切齒。「你這叫找雷老二 秦彪過去一把抓住了馬標的胳膊,咬

去,雷老三跑了,可不能怪我啊!」 麽一副生吞人的狠像,落在人眼裹傳了開 馬標壓低了話聲道:「秦隊長,別這

自有我這麼轉的道理,我現在跟你這麼說 馬標一笑又道:•「秦隊長,我這麼轉 秦彪只好鬆了馬標。

我們一顆鎗子兒,這行不行?」 ,要是這麼轉找不到雷老三,你一個人賞 秦彪道:「哼,怕我便宜得了你,你

的意思是說,雷老三就在『石頭坊』?」 馬標搖頭道••「我還不敢這麼說。」 「那你在『石頭坊』逛,有什麼道理

石頭坊』,只能找到他,就不愁找不到雷 實話吧,雷老三有個過命的朋友,藏在『 馬標遲疑了一下道··「我還是跟你說

「雷老三過命的朋友?這個人姓什麼

告訴了你,你就用不着我了。」 馬標狡黠一笑道:•「我不能告訴你

,我就聽你的,逛吧。」 秦彪氣得臉都白了,一點頭道:「好 馬標沒動,道:「秦隊長,已經中午

W56

馬標身上,馬標剛要說話,那人一拉呢帽人,像是為了躱旁的行人,一下子撞在了 秦彪這裏剛一聲「你」,返而走來個 帽沿兒,說了聲••「對不起。」擦過秦彪

兩眼發了亮。 望着那人的背影,長袍,呢帽,馬標

友。 踏破鐵鞋無覓處,那個人就是雷老三的朋 馬標道:•「秦隊長,合該你省一頓, 秦彪看出來了,忙道:「怎麼了?」

是大街。」 馬標一把拉住了他。「秦隊長,這兒 秦彪轉身過去就要追。

秦彪不掙了,道:「走,綴着他。」 一行五個人,往後頭綴上了那個穿長 「跟着他說不定能找到雷老三。」 「偵緝隊還在乎這個。」

袍, 往南拐,進了一條小胡同。 麼事,走得匆忙,脚下相當快,走着走着 穿長袍,戴呢帽的那個人,似是有什

闕上了門。 呢帽的進了一戶人家,兩扇小紅門,隨即 馬標等跟進了胡同,只見穿長袍,戴

馬標道:「行了,跑不掉了。」 秦彪掏出了館。

馬標忙道·「秦隊長,你不是對我們

陰笑着問。 「怎麼知道我不是對你們倆。」秦彪

馬標道··「動刀子對付不了我,動館

秦彪微怔咬牙••「少廢話了,咱們過才那傢伙聞聲跑掉的,是不?」 一聲雜响時驚動半個縣城,你不會願意剛

去。」 馬標、耗子得永遠走前頭,五個人急

敲門。 到了那兩扇小紅門前,秦彪抬手就要

開。 馬標道··「耗子,你翻牆進去把門打 顯然他是不放心馬標 秦彪明白了,道。「誰先進去。」 馬標忙攔住了他,抬手往上指了指

門而立,低聲道:「裏頭沒什麼人。 腰往上一翻,人就不見了 很快地,門門輕响,門開了,耗子當 只見他往上一寫,兩手爬往牆頭,弓 耗子道:「這我拿手!」

手下,三把駁壳鎗緊跟在後,輕捷地掩了 仍是馬標、耗子前頭走。秦彪跟兩個 秦彪輕喝・「走。」

靜悄悄的,沒什麼人。 馬標壓低聲音道··「兩邊廂房不像有 小小的一個四合院,真像耗子說的

他兩個手下跟在後頭。 馬標,耗子永遠走着前頭,秦彪帶着 五個人,二前三後弓着腰挨向堂屋。 秦彪低聲道••「咱們奔堂屋。

彪的兩個手下「噗通」 剛到院子中間,不知道怎麼回事,秦 ,「噗通」躺下去

> 跟睡着了似的,他不由大驚,剛要出聲喝 秦彪聞聲回顧,他兩個手下躺在地上

動,把鎗扔下。 一個低沉冰冷話聲傳了過來:

的,手裏握着把「掌心雷」 什麼時候多了個人,那個穿長袍,戴呢帽 秦彪循聲一看,東廂房門口 不知道

是馬標笑嘻嘻地抓住他的右腕 半身還酸麻用不上一點勁兒,再看, 半身還酸麻用不上一點勁兒,再看,原來像上了一道鐵箍,整條右臂動彈不得,右 秦彪三不管,就要舉鎗,忽覺右腕上

的鎗絕快不過他去,你知道他是誰,天龍 地虎,嬌俏鳳횷的那條龍,我大哥,龍 馬標道:「秦隊長,我是爲你好, 秦彪急道。「姓馬的

耗子大喜,一蹦老高。「馬爺,您眞

馬驃子馬標!」 秦彪白了臉:「你是『地虎』,那個

麼?」 「不錯!」 「你帶我到這兒來,就是爲讓他教你

有吃有喝還有人保駕,我何樂而不爲。」 「其實我自己也能制住你三個,可是

「我栽了。」

「碰見馬標,那有不栽的

「不寃。」

會兒吧。」 「當然不宽,你也够累的了,躺下歇

馬標在秦彪腰眼上點了一下,秦彪躺

W57

耗子也忙跟了上來,一躬身道。「大

拖進廂房去。」 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耗子,把他們三個 龍剛道:「我知道,我一看見你們就 馬標道:•「大哥,他是耗子。」

馬標道:「慢點兒,我的『掌心雷』 「是!」耗子要動手。

過來•「你的『掌心雷』!」 跟刀子。」 龍剛抬手把他手裏的「掌心雷」扔了

馬標忙接住 「你的刀子。」

龍剛抬手又扔過來一把刀子

馬標又接住刀子直了眼道:「大哥

怎麼回事了。 過來的,我一看像伙是你的,就更明白是 「就是剛才在街上擦身而過的時候摸

着龍剛,眼都瞪圓了。 耗子大爲驚異,佩服得五體投地,望

差吧,快動手吧。」 能剛冲他一笑道·•「怎麼樣,不比你

也帮忙。 耗子倐然定過了神,連忙動手,馬標

子說什麼也不肯坐,龍剛只好由他,轉眼 着馬標、耗子去了堂屋,堂屋裏落座,耗 望馬標••「是小妹告訴你我在這兒。」 把秦彪三個拖進了廂房之後,龍剛帶

「不是她說,我怎麼會知道-

一直說到了從金玉鳳那兒出來,碰見了秦 馬標接着把往古祠的經過說了一遍,

死了怎麼辦?」 重: 你這算帮人家勝家什麼忙,萬一姓趙的 聽完了馬標的敍述,龍剛臉色一轉凝 「別說小妹埋怨你,連我也要埋怨你

原想阻止他往河裏跳才開了一鎗。」 馬標低着頭道:「只能說碰巧了,我

得揹這個黑鍋了。 姓趙的,就是那個姓趙的還好,萬一不是「現在埋怨你也沒有用了,要是這個 個人,死無對證,案子了不了,勝家就

戲 我已套過秦彪了,十九是他們玩的陰毒把 馬標明白龍剛的意思,道。「大哥

去, 姓趙的屍體,帶着屍體上軍警聯合執法處 首總要浮上來,但願勝奎跟戴姑娘能撈起 多少還有些話說。」 龍剛道:「那還好,人死在河裏,屍

「他們要是不肯承認呢?」

馬標的心總算鬆了一半兒,道:-「大 「不要緊,現有個活人證案彪。」

哥, 龍剛道:「差不多了,已經找到了雷 你這邊兒情形怎麼樣?」

手, 老三藏身的地兒,我正在想用什麼法子下 耗子來得正好,可以帮個大忙!」 「用什麼法子下手?」

段,就是拳脚好手,我怕一個人顧此失彼 社裏,這家日本會社上上下下不是劍道高 ,讓雷老三溜了。」 龍剛道:「雷老三投身在一家日本會

耗子忙道。「日本會社,大爺,別是

雷老三已經把東西脫了手,交了給日本人

還在這兒待下去,日本人也不會讓他活着 是個下等角色,眞要已經脫了手,他不會 留這個麻煩。 「以我看還沒有,雷老三在哪兒不過

馬標道:「那耗子能帮什麼忙?」

「用耗子把他逼出來。」 「大哥的意思是一

他只一離那家會社,就好辦了。」「咱們不多惹事,盡量不招惹日本人

會跑。」 來,雷老三怕耗子把他賣給偵緝隊,照樣 子,他們絕不願扯破臉,一定會交出耗子 的時候不出來,我充值緝隊的人進去要耗

他馬上脫手,把東西交給日本人呢?」 耗子道:「大爺,要萬一逼急了他 「到那時候再回偵緝隊,偵緝隊萬一

拿雷老三釣他,走吧。」 不靈,咱們就只好跟他們比劍比劍了。」 馬標道·「大哥,什麼時候行動?」 「要快,萬一姓趙的沒死,咱們還得

「耗子,去把秦彪的證件跟傢伙拿來。」 三個人出堂屋到了院子裏,龍剛道: 馬標道。「大哥,這兒是-耗子應一聲,奔向東廂房。 「賃的,他們常查客棧,我討厭。」

一個小皮夾子。 龍剛把兩樣東西往腰裏一放,帶着馬 耗子奔了過來,雙手遞上一把駁壳鎗

「我想到這一點了,只要耗子在約定 「萬一耗子陷在了裏頭呢?

家會社。 街的動靜,只見耗子過了街,推門進了那 ,揀靠門的一副座頭,可以淸楚看見對耗子過去了,龍剛、馬標轉身進了茶

家會社門口。 龍剛、馬標喝着茶,視綫始終不離那

龍剛道。「走。」

是日本人的壯漢擋了駕。 可是一進會社的門,就被兩個一看就知道 龍剛掏出皮夾來一幌,道:「偵緝隊 兩個人推杯而起,出茶館直奔對街,

的,追捕罪犯。」

擺設東洋味兒十足。 腰把龍剛,馬標讓進了一間小客廳,裏面

鬍子,穿西服,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道。 ,穿西服,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道: 「從另一扇門裏進來個光了頭的矮胖小

龍剛又把皮夾子幌了幌。

「追捕罪犯。」

「我們會社裏,沒有你們要追捕的罪

什麼樣的人?」 「呃,我們會社進出的人很多,是個 「我們看見他躱了進來。」

矮胖小鬍子望望二壯漢,二壯漢即抬 馬標把耗子的模樣說了一遍。

矮胖小鬍子道: 「你們看,沒有。」

龍剛道:「我看,最好還是讓我們搜

你們這裏,是不受你們管的-以這樣對我們日本會社,我們日本會社在 矮胖小鬍子不高與了…「你們怎麼可

那家會社的後門

不要窩藏他,要不然,扯破臉對大家都不 個罪犯偷了我們的重要東西,貴會社最好 對你們一向很客氣,可是這件事不同,那 龍剛冷然道:「不錯,我們北洋政府

壯漢擺了手,二壯漢鞠個躬出去了。 許有遺個人,我們沒有注意。」他向兩個 了些。「那一 矮胖小鬍子吃硬不吃軟,臉色馬上好 我讓他們進去找找看,也

龍剛道:「謝謝,公務在身,不敢躭

過去抓住了耗子。 馬標道··「就是他。」 沒多久,二壯漢推着耗子進來了。

一名壯漢道:•「他躲在裏面,我們沒

可以把他帶走了。」 矮胖小鬍子道:「是我們失禮,兩位

們永遠會記住,走!」 龍剛道。•「謝謝,貴會社的好處,我

標低聲道••「挨了沒有?」 龍剛、馬標帶走了耗子,一出門,馬

硬指我是他仇家, 要殺他-嚷嚷我打他,等兩個像伙抓住了我,他又 三眞的不是東西,我一跟他要東西,他就 「還好,您二位再不來就慘了,雷老

前頭交給我。 龍剛急道:•「行動快,你們倆去守後頭 不難找,很快地在一條窄胡問裏,找到了 龍剛一扯馬標,三個人拐進了胡同 耗子急奔去。既然知道地方就

••「咱倆一人一頭,躱起來別讓他看見, ,除了兩頭之外,別無出路,他當即道 馬標觀察了一下地形,只見這條窄胡

地窟向那一頭,打個招呼之後,兩個人同 等他遠離會社後門之後再現身做他。」 馬標讓耗子留在這一頭,他自己飛快

轉動,兩邊看了看,然後他出來了,帶上 子鬼鬼粜粜的探出了頭,眼珠子骨碌碌的 見會社的後門粥了,有個鴉片鬼似的瘦漢 在會社的後門上。 時躱了起來,人是躱了,可是視綫始終盯 龍剛眞是料事如神,過沒一會兒,只

門,疾步就走,他走的是耗子這一頭。 瘦漢子快到了,他才旋風似的閃了出來。 耗子照馬標的吩咐,沉住氣,一直到

後,扭頭要跑。但是他沒跑,因爲他眼前瘦漢子猛一驚,等他看清楚是耗子之 站着另一個--馬標。

揚起劈下,他眼一閉,昏過去了 他快,左手伸過去搯住了他的脖子,右手 他嚇破了胆,張口要叫,可是馬標比

耗子道。「是他!」 馬標道··「是他。」 耗子寫了過來。

等到收回來的時候,手裏多了個黃澄澄的 金殼懷錶 馬標伸手進入雷老三懷中一陣摸索,

懷鐵。耗子道。「就是這個。 馬標讓耗子扶住雷老三,打開了金殼 耗子道:•「就是這個。」 「大半是。」

「現在不能打開,走!」 「您不打開看看?」

個人挾着雷老三走了出去。 馬標闔上鐵,往懷裏一揣,跟耗子兩

龍剛帶頭,馬標、耗子挾着雷老三,

兒等着,我出去一下。」 告訴龍剛,後頭有個夾層。 放下雷老三,馬標就把金錶交給了龍剛, 四個人進了龍剛質的那個宅子裏,進上房 他拿着金錶走了 龍剛打開看了看,道:「你們倆在選

層去了。」 馬標道。•「大半是找金店燒開那個夾 耗子道。「馬爺,大爺上那兒去。」

₩?-耗子一怔,道:•「東西不還給他們行

標跟耗子走了。

到安泰街,三個人才拐了彎兒。 點東西,然後龍剛帶路,直往北走,一直 三個人去胡同口一家小吃店胡亂吃了

茶館兒門前停了步,道••「那家會社就在 進「安泰街」沒多遠,龍剛在一家小

兩層樓的建築,掛着招牌,上頭寫的是日 馬標、耗子轉眼望去,只見對街有座

們就過去! 去找他,跟他要東西,廿分鐘不出來, 龍剛道••「雷老三化名于田,耗子進

一是。

很快地,廿分鐘過去,耗子沒出來

兩個日本壯漢臉色不一樣了,躬身哈

原封不動的還給他們。」 耗子似乎有點明白了,咧嘴一笑道: 「誰說不還給他們,另弄一份之後,

就道・「你們猜裏頭是什麼玩藝兒・」 一個多鐘頭之後,龍剛回來了,進門 「什麼玩藝兒?」馬標、蚝子間道。

「對,那能這麼便宜那帮强崽子。」

人的名單。」 能剛道··「是一份他們埋伏在南邊兒

兒花錢都買不到,怪不得姓趙的玩命似的 非追回它不可• 馬標一怔,耗子道:「怪不得這玩點

這東西亂跑,要說他們是想線禍勝家,用 不著貨帶這麼一份東西呀。」 馬標道··「大哥,姓趙的怎麼會帶着

龍剛道・「這就要間姓趙的丁・」

馬標道··「臩下一份了嗎?」 「當然・」龍剛遞過懷錶道・「你們

看看,是不是看得出來。」

經弄開過。耗子道:「大爺,您眞行!」 夾層裏跟原來的一樣,一點也看不出來會 龍剛道:「不是我行,是金店的師傅 馬標接過懷鐵,打開一看,只見那個

馬標遞回懷鐵道··「大哥,現在怎麼

咱們照你的意見,把餌放出去釣魚。」 龍剛道··「現在只指藍姓趙的遠活着 「秦彪他們呢?」

輔之後放了他,逼他往『十里蓮花湖』走 能殺他,你們倆押着姓當的先走,到五里 ,把風擊放出去,我押了賽燈他們隨後就 「萬一姓趙的死了,他是活人避,不

到

右手鎗,警告雷老三往「十里蓮花湖」去 照龍剛的意思放了雷老三,馬標左手刀子 不許往回走,否則刀子跟鎗,他一定攤 馬標跟耗子押着雷老三到了五里舖,

金錶沒有了,也沒敢多問,喪家之犬似的 撒腿就跑 雷老三如逢大赦,還敢不聽,明知道

雷老三出現的風靡放了出去。 馬標跟耗子躡後盯着雷老三,同時地

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雷老三沒命的 只能說死馬當活馬醫 前行,一路頭都沒敢回

胡亂吃了點東西,繼續趕他的夜路。 天快黑的時候, 他找到了個路邊小攤兒

然沒漆黑的夜眼人,但是在雷老三這種不迷迷濛濛的,不亮。這種晚上走夜路,雖 慣走夜路的人來說,也够瞧的了。 今兒晚上有月光,却是彎鉤月,月色走夜路的人,數來數去,只他一個。

老高的青紗帳,這一段約摸有半里。 怕,偏偏前面又是緊挨着路兩邊,有兩片 雷老三一邊走,一邊心驚胆戰,怕是

等天亮,只好硬着頭皮走了。 辦法,走嘛,實在害怕,更不能坐在這兒 雷老三眞發毛,不走嘛,折回去不是 可是,怕什麼,有什麼,剛走沒十幾

文,有個聲音從左邊青紗帳裏傳了出來: 「雷老三!」

雷老三猛一驚停步。「誰?」

「我,我不是。」 「你是雷老三沒錯吧。」

忽的一 及叫,就被拖進了青紗帳。 可是他慢了。從青紗帳裏飛出了繩套, 雷老三應了這麼一句,撒腿就往前跑 下正套中他的脖子,他叫都沒來得

見都發了抖:「你是一 得很低,帽沿陰影擋住了臉,嚇得他嗓門 個人,穿褲褂,胖胖的,頭上一頂呢帽壓 等他緣口氣,定過神,看見眼前站了

樣東西,然後就放你走路。」 那人道:「別管我是誰,我是跟你要

雷老三心知那人要什麼,可是他還是 「前不久,你的當舗裏收了個金殼懷 句:「你要什麼?」

雷老三果然沒想錯,忙道·「金錶讓

耗子跟他一個朋友拿走了。」 那 人够機警,一聽這話,轉身要跑。

壳鎗,他知道跑不掉了,不動了。 他又停住了,耗子站在那兒,手裏拿着駁 着把刀子··「姓趙的,感謝你還活着。」 那人大驚,倒轉身要往青紗帳外跑, 可惜遲了,他面前站着馬標,手裏拿

頭放進嘴裏,吹出一聲尖銳的口哨。 蹄聲、 一陣蹄聲跟輪聲傳了過來。馬標手指 輪聲加快了。

了,姓趙的也逮住了,也就沒他姓雷的什

來跟了出去。 那人只好走了出去,雷老三也忙爬起 馬標一揚刀子道:「走吧,出去。

篷的雙套馬車馳到,趕車的正是龍剛。 馬標上前摘下那人的呢帽,白胖小鬍 出了青紗帳,昏暗的月光下,一輛帶

子,不是姓趙的是誰。

位就是……」 龍剛停好馬車,跳下車轅,道··「這

馬標道。「如假包換。」

你也能帮個忙。」 只在救勝家,現在帮你追回了東西,希望 向姓趙的··「趙朋友,我們跟你沒仇怨, 龍剛道・「那就行了・」 取出金錶遞

開看。 也沒興趣,只爲保全勝家。 龍剛道: 「我們不知道襄頭是什麼,

姓趙的一怔,一把接過金錶,急忙打

心,道:「你們要我帮什麼忙。」事實上,姓趙的沒能看出異狀來,他

家無辜就行了。 「別的不必說什麼,只到時候證明勝

姓趙的要走。 「好,我答應你。」

三個人放在了一塊兒,等他回到車前,龍知道了,馬標把他扛上車,跟車裏的寨彪 熟在他腰眼上,他眼前一黑,就什麼也不 姓趙的臉色剛變,馬標在後頭一指頭 憑,總得找個地方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剛已經把雷老三放走了,金錶已經追回來 龍剛攔住他:「你還不能走,空口無

爺,大恩不敢言謝一 龍剛了,當然知道是誰,道:「八爺,一 ,激動得不得了,他聽見戴若男怎麼稱呼 子從車上扛下了那四個,勝奎眼都瞪圓了 麼事了。 ,戴若男,勝奎雙雙出迎。一見馬標跟耗 半夜的時候,馬車馳抵了「霸王寨」

> 來這個,老實說,我們三個,不是爲了勝 龍剛欄住了他,道:「五爺,咱們不 他曲膝要往下跪。

勝奎還待再說。

學家南遷吧。」 絕不管罷休,等保出大爺後跟他說說, 個,是勝家的今後,他們吃了這個暗虧 龍剛正色又道:「五爺,要緊的不是

勝歪自然是敬謹從命。

要問姓趙的什麼,勝奎自是一點就透。 龍剛又把經過說了個大概,屬勝奎不

逼姓趙的白紙黑字寫個清楚 那兩撇假鬍子,而戴若男要來文房四寶, 姓趙的白着臉道:「我不能寫,寫了 馬標弄醒了姓趙的,從他唇上扯下了

勝家那麼多條命。」 我就沒命。 馬標道·「只為你一條命,要害人家

是率命行事。」

「那不能怪我,是處裏的意思,我只

「既然是一着毒計,你還用帶什麼東

事,順便整掉勝家,嫁禍霸王寨,可是東 西。 「不妨告訴你們,我原要上南邊去辦

西丢了,我走不了。」 原來如此!

家脫罪。」 到你們軍警聯合執法處去,也一樣能讓勝 你死了,讓秦彪去做個人證,連同東西交 龍剛道:「你不寫也行,我們就全當 「你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留你,死人不能復生,軍



大爺,還有事要請教。」

道。「去去,這裏是私船,不載客的!」 大的鏢師正小心翼翼上了船來,金北望怒 金北望沒好氣地一箴而出,只見那高 赫然就是剛才那胖鏢師的聲音。

那裏有船可以搭乘……」 載,我們知道,只要大爺指點一條明路, 那胖鏢師慌忙搖手陪笑道:「不載不

地人嗎?我才沒空管你底事!」 金北望不耐煩地道。「你不會去問本

你不是本地人嗎?」

那高大的鏢師愕了一愕,道:「大爺

個口音嗎!」 金北望實在沒閒心地道。「本地人這

那胖鏢師呆了一呆,隨即笑道:一那

金北望倒是一怔,忙問道:「什麼對

**「不是你對了,而是我們找對了。」 胖鏢師笑了,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 金北望還想再問,這兩人突然出了手

金北望。 那高大的鏢師突然閃電般自側邊抱住

針,同時間全刺入金北望肛門裏去! 也叫不出聲音,這人另一隻手却拿了一把 的下巴,用力一扯,金北望下巴脫臼,再 師猛抽出一支尖棒,一棒刺入他的咽喉! 金北望臉色一變,正待掙扎,那胖鏢 金北望慘叫,那高大鏢師反手抓住他

鏢師却用力一扎,棒尖全扎入金北望喉嚨 裏去,金北望立時落了下去。 金北望像觸電一般弓身跳了起來,胖

W64

入了船艙。 迅快地掠入输裹,他掠入時,胖鏢師也 **那高大鏢師一挾,把金北望挾在臂裏**

秋水乃平生僅見。 兩人殺人,天衣無縫,手段之毒 ,蕭

蕭秋水想起來這兩人是誰了: 蕭秋水忍不住想嘔。

那一役中傷在鐵星月、邱南顧手中的! 的鍾無離,柳有孔,他們臉上之傷,正是 這兩人正是南明河,甲秀樓上施暗算

是「一洞神魔」左常生的兩大弟子。 這兩人亦就是「權力帮」的人物,也

笑着,蕭秋水這才真的變了臉色。 ,但落到這兩個醜陋的怪物手裏,却是比 落到「長江四棍」手裏,大不了一死 這兩人掠入艙內,對着蕭秋水陰冷地

又被鐵星月、邱南顧所傷,自是恨蕭秋水 死還難受。 何况這兩人曾在蕭秋水手裏吃過虧

「不錯,就是他。」 柳有孔就是那個高大但執繡花針的

「老二好眼力,差些給這小子溜了。 鍾無離「噫」了一聲却道:「不對 柳有孔冷笑道:•「咱們先把他的帮手 鍾無離就是那矮胖但提尖梢長棒的人 ,單他一人,逃不了的。」

原來是被人所擒!看來咱們殺錯人了! 他似乎給人封了穴道。

怎樣?咱們地盤上那小了也抓人,咱權力 鍾無離「哈哈」地一笑道:「殺錯」 柳有孔俯過去端詳了一下,哼道:「

> 殺他,他就要殺我們! 帮就有權殺!你看他還藏有尖刀,我們不

還是奇功一件哩,又可順此引那兩個小子 出來,咱們才可望報了大仇!」 被封,劍王還以為他死了,咱們送過去, 要先刺瞎他的眼睛,我看他眼珠不順! 鍾無離搖手道:「不行,反正他穴道 柳有孔沉吟道。「這小子怎樣?要不

蕭秋水聽得心裏一凉。劍王就是屈寒

于鐵星月,邱南顧之手,自然想引他們二 人出來雪此大仇 而鍾無離、柳有孔,眼睛、鼻子乃傷

他到七星嚴見劍干嗎? 柳有孔想了想,道。「咱們就這樣提

的地頭! 鍾無離大笑道:「怕什麼?這是咱們

來營。 走着,街市上有人唏嘘着,却沒有人插手一個箭步上了岸,在街市中就這樣大步地 大笑中,鍾無離果眞一把手抓起他

則個! 泥,隨地猛吐,汚了大家的地方,請恕罪友,別的不好,就好喝點酒,現在爛醉如 柳有孔在後面笑着大聲道:「我這朋

秋水一個彆不住,會往他們衣服上吐! 也紛紛捏着鼻子,讓出一條路來,生恐蕭 這一番話下來,就算有人好奇想問

人就是這樣,要是「神州結義」的人

在,便一定不會這樣的。 鐵星月、邱南顧都不是這樣的人,唐

方雖是女子,但也有一顆俠心,左丘超然

之一戰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纏着「鐵 這一次未出手救自己而否定了他。溥天義 及時出手救助自己,但他並不因左丘超然 雙腿,蕭秋水恐怕早已死在飛刀之下了! 腕神魔」,此刻他還有命在麼?黃果飛瀑 道有時是會怯弱的,在胆儒時下的决定, 一役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制住沙千燈 蕭秋水雖已看得出左丘超然本可即刻 蕭秋水只記得他兄弟的恩惠。而他知

依然是一片光明。 所以蕭秋水此刻雖然被擒,而且身處

不一定可以代表那人的品德與行爲

被點了穴道!」 的聲音,輕輕問道…「這人沒有醉,他是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個平凡、溫和

、白布襪、青布衫,樸素的文士打扮。停了下來,而在他面前有一雙脚,黑布鞋所以連抬頭的力量也沒有,他突覺鐘無離 這人居然一眼就看出蕭秋水沒有醉 蕭秋水被點了穴道,又被餓了幾天,

只是被點了穴道一

不出的舒服,雖然沒有看到,專杖水也可證聲音充滿和平、歡愉,令人聽了說 以感覺到那人在微笑着說話。 何不把此人穴道解開,不是可以更快?」 那溫和聲音又道:「兩位匆匆趕路

寒風。 鍾無離的聲音,却像是陰洞中吹入的

飯無離切齒地怒叱道。「那你還不沒 那人却失笑道:「的確不關我事。」

鐵無離才走了兩步,那人又道:-「不 旁,平靜地道:「好,我讓閉。」 **那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果然觀開**

纖無離霍然回首,蕭秋木又看到那黑 你也要把人放開。

布鞋、白布襪、青布衫的文士,只聽鍾無

必關下也不喜歡被人提着來走路吧!」 而且是年輕人。」這人彷彿又笑道。「想 離怒道・「爲什麼?」 不喜歡被人拎着走路,何况他有兩條腿, 那人溫和地道。「他也是人,他一定

住笑出來,只覺纖無離恨得牙齒格格有聲 書人,」頓了頓,厲聲道:「我早要你橫 ,一字一句地道·「要不是我看你是個讀 蕭秋水如果不是穴道被點,眞簡忍不

不把遺青年放下來,至少也讓他有說話的 道人却依然平心靜氣地道。「閣下縱

却道:「就憑你?」 道人溫文地微笑道: 「我不是這個意 鰀無離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柳有孔

出來。「那你是什麼意思?」 柳有孔自牙縫裏一個字一個字地逼了

單,我說過了,你就放了此人吧。」 這人居然笑了出來:「我的意思很簡

乎要跳起來,鍾無離氣得把蕭秋水一扔 這一下可眞把柳有孔、鱷無雕氣得幾

> ,有本事,你來拿吧!」 「砰」地扔在地上,跺脚道。「他在這裏

身的,所以也看清楚了這人的臉。 青石板上,一身疼痛,但因掉下去時是仰 蕭秋水跌在泥濘中·臀部却撞在街道

和的笑容 迎臉照耀,那是一個平凡的人,平凡的臉 唇上兩撇鬍子,挺拔秀氣,嘴邊却有溫 選是照布鞋、白布被、青衣衫,

輕風中而顯飛。 他頭紮的文士巾,亦因這高要城中的

何必要生那末大的火氣,何必要摔人! 鍾無離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怒道。 只聽這文士「嗜啫」地道。「何必

一拳就向道文士擂了過去!

開罪「大王龍」

不知怎的,無離那一拳已打空。 那文士笑道・「不要打架!」脱着也

拳, 道一拳, 竟比第一拳快了兩倍, 而且 ,更有力得多,拳頭所挾帶的風聲已够嚇 鍾無雕的臉色似有些變了,又打出

動手。」 那文士選是那樣平靜地道: 「將不要

鍾無離的拳又告打空。

用了 這一下,他臉色通紅,青筋凸露,顯然是 十二成全力。 鍾無離怒喝一聲,又一後飛了出去,

要打架?」 那文士淡淡地一笑,說道·· 「最好不

逕是打了個空。 這開山碎石的一拳,也不知怎樣地

士武功之高,非同小可,絕不在自己父親 蕭秋水適才鬆下了一口氣,知道這文

笑道:「別担心,他打不到我的。」 那文士却好似看出了蕭秋水的心事

警告,但又苦於說不出聲,只聽那文士「手製出一根尖棒,蕭秋水心裏一凜,正待 哦」了一聲,「原來閣下便是鐵單洞鍾無 離先生,怎麼鼻尖少了一塊肉…… 鍾無離這下可怒極了,大喝一聲,反

穴」」和腰背刺出兩針 到那文士背後,閃電般向那文士的「玉枕 棒已疾刺了出去,就在道時,柳有孔巳潛 這時只聽「嗤」地一聲,鍾無離的尖

見這文士身子一轉,眞好像背後長了眼腑 般,兩針一刺,全部落空。 只聽這文士微嘆了一聲道:「怎麼出 道一下,蕭秋水眞變了臉色,可是只

手遺壓毒!」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更不打話,雙針

棒、戳出多少針! 棒,全力出擊,片刻間不知已攻出多少

連他的衣衫也沾不上。 未類過一招,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却是 可是那文士青衫飄飛,盡是閃躱,也

能使文士還手一招,那文士飛閃騰挪,然 意之上。此人的武功,恐怕遺在「陰陽神劍」張臨 而身子堡是不離原位,蕭秋水道才發覺, 在蕭秋水之下,但這兩人出盡至力,也不 其實以鍾無離、柳有孔的武功,已不

出盡法實,但始終沾不着那文士的進丁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飛、刺、戮、點

華,正比手劃脚,那文士笑道: 「好了吧 **胺常涨紅了,氣吁吁的,觀衆也圍了一大** 我們又不是賣藥的,又不是要猴戲給人 就遺樣打了好一會、鍾無雕、柳有孔

又十分親切,其中一名荫質模樣的老年 也道·「要技藝也輸不到你們要啊? 高要鎖的人們像對這文士十分之熟

大俠而前練武功,班門弄斧啦?」 蕭秋水廳得一震,啊!梁大俠?難道

列一名員外樣子的中年人道:「在梁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

又不能下台,正死練爛打,但還人一聲斷 鎮無離、柳有孔二人原來殺得狠命

喝,兩人竟都乖乖的住了手 來的人有兩個,蕭秋水一眼就認出左 蕭秋水一看,一顆心又往下沉

神殿」左常生! 這人不是誰,却正是權力帮的「一洞

打浣花蕭家的主將。 要不是有左常生,朱俠武也不會身受

左常生,就是牽權力帮李沉舟之命攻

重傷了。

左常生也給朱俠武「雙鋒貫耳」的一雙鐵 但是劍膩前之一役,朱俠武雖負傷,

梁大俠嘴角牽了一個淡淡的微笑:

八九都成了啞巴!」 不會武功就不能說話,那天下人不是十之 盛江北一雙怒目瞪住梁大俠,道。

的道: 「出頭不敢當,你只要也掉四顆門 你要爲這人出頭。」 梁大俠拂了拂腰間的刀鞘,慢條斯理

道 • 牙,那此事就算了。」 這一句話,盛江北簡直跳了起來,吼 「兔崽子,有種你來敲我的門牙!」

之危。

了自己不但招惹了權力帮,而且命在旦夕

惹這趟渾水,權力帮是不好惹的,他却忘

就只盛江北一人而巳。

盛江北原來也是黑白二道上,江湖綠

而且乃正統武林中數一數二的武功好手

但正宗名門,各家各路都十分嫺熟

他心裏倒是希望「梁大俠」快走,別

一担心起來了。

人的生命力的。

蕭秋水看到他,便開始爲那「深大俠

爲十分火候的殺手。

有兵器名家,也有腿上功夫,掌上修

這十九神魔中,武功各異,有劍術高

活命,且練出駭人聽聞的奇技,確有其過

看來這左常生,肚子有一個大洞尚能

魔中

「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神拳天「大王龍」盛江北,就是「權力帮」

,一點也不像身受重創的樣子。生却出現在這裏,除了臉色出奇的蒼白外手擊中,按理說不死也得重傷,沒料左常

旁的人,在身份氣派上,好像比左常生更

幾

此而變成權力帮衆的武林同道,亦不知凡

所誘,晚節不保,投入權力帮中,一時因 林中好漢之一,後來因慕權力,繼而爲色

單是左常生一人已够難應付了,他身

這人相貌堂堂,蕭秋水曾見過及會戰

眞箇不可輕視的。

這盛江北的手上脚下的眞材實料

就是了。」 的牙齒,這個歉我就代你向那位朋友致意 一只要盛老師答應以後不要隨便敲掉別人 也不是兔子,」梁大俠依然温和地道。 梁大俠却平靜地笑道:「我不是牙醫

刀鞘 ,蕭秋水才注意到梁大俠腰間繫有一柄因爲梁大俠的說話時,用手拂了拂刀

得這人的聲勢。

杜絕、余哭余、血影大師等,却無一人比 辛虎丘、閻鬼鬼、柳于變、屠滾、彭九、 燈、孔揚秦、華孤墳、左常生、康出漁、 過不少權力帮的魔頭,包括溥天義、沙千

交頭接耳的說:「盛老拳師來了。」

「盛江北不好對付的呀,也不知梁大

這兩人一出現,羣衆倒是嘩然,有人

就像梁大俠的人一樣。 一柄平凡無奇的刀

像坊間的一把尺。 這刀絲毫沒有殺氣,套在鞘裏, 温和

梁大俠的人也絲毫沒有殺氣

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呢……。 朔」屈寒山齊名的「氣吞丹霞」梁斗,那 末梁斗的為人,會不會好似屈寒山 梁大俠」就是名震廣東,與「威鎭陽只是梁大俠是誰呢……蕭秋水想:如 一樣,

蕭秋水很疑惑,他不知道

黑白二道的「大王龍」盛江北一 個路人被打掉的四隻門牙,不惜開罪名震但他生平首次見到,這文士會爲了一

重的尋常人的四顆門牙都不可以的事。 二十年,的確未聽說過只打脫一個無足輕 他生平打人,無需問過什麼人來,他 盛江北簡直暴怒若狂,他橫行江湖近

曾把一個人打得嘴裏連一隻牙齒也沒有, 歪,他揪起那人問有沒有打錯,那人反而 左臂折斷,右手五指全拗碎,連脚骨也踢 還感謝他沒有下殺手

而今……

但他還是衝了過去。 盛江北雖明明聽到左常生暗示要忍

就算,「劍王」怪罪下來,他也不管 他决定不管一切,也要教訓此人

招法。 外家「崩步拳」,脚步是「竄跳」 「叠肘」,完全是高手近身必殺的搏擊之 盛江北一衝近去,一抬手,就是正宗 ,手走

數,以「獻桃」式破手 也是剛柔並濟 梁大俠神色 一變, 」式破手,「遊,長短互用的 身如穿花蝴蝶,竟 ,「滾膀」式壓腿 門的「梅花拳」路

·盛江北完全無法攻進去 就在這時,盛江北的拳路變了

迫 時 而 時而「引針腰斬」,真是步步殺着,咄咄之番車手與轆轆捶,時而「左右獻桃」, 盛江北用正宗螳螂拳術,輔 以大番車

梁大俠微微一笑, 「梅花拳」 式一急

是逃到此人門下來避禍

這人是誰呢?

梁大俠却笑了一笑,一語道出此人的

四顆門牙

地一聲慘叫,搗臉咯了一口血,竟掉了 ,「砰」一拳打中一人臉上,那人「嘩頭,回首同時,一拳打出,穿過十人八

「盛老拳師,橫震兩湖,

日怎也

動這麼大的火氣,這位朋友可不懂武功的梁大俠一皺眉頭,道:「盛老師何必

,道·「盛老師何必

上爲鐵星月、邱南顧等所傷,無可置疑的 蕭秋水馬上意會到,鍾、柳二人在甲秀樓

口

,跟鍾無離、柳有孔身上所着十分相近

權勢的人麽?

一麼話

,梁大俠還打發不了這種貪圖

這語音原本十分細微,但那盛江北猛

這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正是鏢頭打扮

W66

帮公務在身,要勞盛老拳師駕?」有這個空閑,到廣東吃風來着?還是權力

盛江北仰天大笑,笑聲如雷,加上他

「大王龍」盛江北

呀

飛絮掌」法,只是還更複雜、更繁密得多 ,成「梅花落拳」,猶似蕭秋水家傳的「

盛江北一輪急攻,攻不過去,大吼一

、扣、序、合、回八字,其動作皆用行步遍大江南北,掌拳之式爲蛇、單、順、雙 拳練至最得處,是爲龍形,絕似龍蛇飛舞 龍形。盛江北這一套「龍形八卦掌」,打 合六十四封・即變封也。八封合一,亦即 謂八封者,正封也。每封變而爲八,八八 , 共八八六十四掌, 即暗合八八六十四卦 ,行藏之態。其掌爲數八,每一掌變八掌 毫無停止,進行中皆以變化擊人,因是 這一下所走的是「龍形八卦掌」。所

」的太極掌法下,引至絕境。 盛江北這一路「龍形八卦掌」 使出來

,盛江北狂怒莫巳,怪叱一聲,招法又 , 左右手幾乎都要被引到往自己身上打 打到後來,盛江北幾乎要左手打中右 ,但却是「武

分明, 扣、提、頂、裹、鬆、垂、縮,起觸落翻 當八卦掌」,掌自至剛,倒走陰陽,塌、 這一下只是「八卦掌」 一時間漫天都是盛江北的掌影。

已大願身手! 果然是大俠梁斗!我這才踏入廣東,梁兄 蕭秋水一聽這聲音,才真的絕了望

梁斗跟他比起來,却顯然更是平凡。 屈寒山三絡長鬚,仙風道骨,態度雍

援這蕭少俠而來的。」

位蕭少俠的知交,我們此番來廣,亦爲教

「這是小兒刦生,拜見梁大俠,他原是這

康出漁長揖,帶康刦生向深斗引見。

這人不是誰,却正是「威震陽朔」回

要。只不知連勞山康先生也大駕光臨!」州十虎,每年一聚,這次會面地點就在高粱斗撫掌笑道:「此事確然,他們廣

及通知,實感愧疚。據悉廣西五友也來廣

,不知……」

却不輸於屈寒山分毫。 康出漁身後也跟了個人。 這却是蕭秋木最不想見的人。 屈寒山身後跟了個人。 但這平凡的人,却在氣質上、氣勢上 「觀日神劍」康出漁。

人亡還不算……

你們是救我而來的?你們害得我瀟家家破

蕭秋水心中暗暗罵道。老狐狸!

义是屈寒山! 又是康出漁! 义是康刦生 X

康刦生。

但是他叫不出。 蕭秋水想大聲呼出一 「屈寒山就是權力帮的『劍王』!」

怎地在這裏?」 繼續說話。「哎呀!這不是蕭家老三嗎? 手中一柄劍都沒有,却瞄了蕭秋水一眼, 屈寒山却說話了 -三絡長鬚飄起,

權力帮中人。

- 屈寒山、康出漁等在武林中一向

一夥的。而他也並不清楚康出漁等也是

聽梁斗的口氣,絕不是屈寒山等

見鬼!見鬼!蕭秋水心裏罵道。

敬失敬……」說着去拉屈寒山的手,顯然 嗳,還有康先生光臨廣東,有失遠迎,失 十分親嘅。 梁斗却恭正抱拳道:「原來是屈兄,

街市仗義的,還不是深大俠耳!」

梁斗苦笑道·「只不過却越帮越忙

子實比眞小人更可惡得多,該殺得多! 聲名其好;蕭秋水也到現在才知道,僞君

屈寒山也笑道:「梁大俠客氣!而今

五虎去接你!」 「怎麼來前不通知我一聲,我和廣東

啦?

屈寒山却臉色一變,道·「誰傷了人

康出漁用手向盛江北一指道:「就是

却打出同樣是「武當八卦掌」的精要拳套

「八段錦」。

「八段錦」前部乃源自少林金剛等,

学」・頓時成了無用武之地。 知剛猛拳路 但他畢竟是拳術名家,盛怒之下,心裏情 精氣神,可剛可柔,盛江北的一武當八卦 堅靱力勁,後半部則走佛家拳的路,兼有 盛江北這下可漲紅了臉,虎吼連連 ,侵不了梁大俠分毫,拳法條

變, 勢。 十二型,從三才一式至三式,主要基於鷹 」各路之特長,溶爲一鑓者,其中包括了 雜式捶本乃統一拳,是總合「形意拳 「形意門」的「雜式捶」!

」,左「冲天砲」,右「頂心肘」,才七」,時而「黄鶯落架」,時而「懷中抱月 宗少林拳法,「左穿花手」、「右穿花手 八招,盛江北便已大汗淋頭! 時而「黃鶯落架」,時而「懷中抱月 梁大俠却絲毫不慌亂,招式一變,正

箭步倒退出來,臉紅似關公,嘶聲道: 你……你拳法比我還雜!」 打了半晌,盛江北汗透衣衫,突一個

也沒意思,心中却是驚駭無已! 而且精妙,盛江北久攻不下,知道打下去 所用的拳法,無一不比自己所學的龐雜, 剛才一輪下來,梁大俠只是採取守勢,但 法四十一種,略通的拳法也有十七種,但 盛工北本以拳法揚名立萬,他精通祭

不上盛老師的意深形簡。承讓,承讓! 梁大俠却欠身笑道:「旁門雜技,比

生却皮笑肉不笑地長揖到地道。「聞說深 盛江北心裏暗叫慚愧,在一旁的左常

> 斗梁大俠見識廣博,武學淵源,而今一見 ,名不虚傅。」

梁斗

- 這人果然就是「氣吞丹霞」,梁

斗大俠!

拿住左常生的腰背,一揸一丢,竟把左常 只見他如閃電般易掌爲爪,雙手一合,已

蕭秋水現在才知道深斗出手有多快, 梁斗心裏一凜,雙鈸巳沾及青衫! 梁斗雙手一推,果然推了一個空-

蕭秋水心中驚疑不定,却突見左常生

他肌膚之前甩了出去!

在左常生雙鈸劃破他衣衫之後,割破

左常生「砰」地落地,還不知道對方

是怎樣變招的。

他既然腸胃全潰,但是腰脊還是存在

不出來。 躬身,流星般向梁斗梁大俠彈了過去! 蕭秋水想出聲警告,但是苦於有話說

前,雙手一張,亮出一對利用尖鯊的銅鈸 左常生身形何等之快,已到了梁斗身

一上一下,直戮了出去! 造一下 ,可說迅快無倫,梁斗旣不及

臉是泥濘

的欽都不知道飛往何處,而且摔得一口一

他只覺被一股大力拋了出去,連雙手

脖,左鈸切腿,招式十分狠毒-退,也無法上躍或蹲下,而左常生右欽制 而就在此時,梁斗的雙手突然伸了出

是空門大開! 左常生上下夾攻,但胸腹在那瞬間

竟比利銳的雙鈸還要先到 梁斗後發而先至,那輕描淡寫的一招

是故意露出來的,因爲左常生沒有肚子! 之前把他推走,但是左常生這個空門必定 他知道深斗是要在左常生雙鈸擊中 這個「一洞神魔」左常生是沒有小腹 可是蕭秋水却駭得張口欲呼

泛起了惡毒的冷笑。 這下連在旁的鍾無雕、柳有孔都不禁 梁斗却不知道。

突然身形一掠,沒有人看出他是怎樣出手,瞪住康出漁,正想反吼了回去,屈寒山盛江北給康出漁一指,倒是唬了一跳這人,打脫了一名觀看者的四顆門牙!」

個巴掌-四個巴掌四顆牙齒! 一個巴掌一顆牙齒。

盛江北臉上已「劈啪」「劈啪」

屈寒山又點中了他的穴道,盛江北仰天就 成了吐出來的門牙,就在這一刹那間, 盛江北怒道••「你……」 下面的字,

有孔也不敢抬頭。 左常生的頭垂得更低了;鍾無離與柳

權力帮豈能橫行!」 届寒山大笑道:·「梁大俠,有你我在

字不凡,想權力帮作惡多端,實無法忍受

,他却未會謀面,但見他爲人所制,仍氣

這位便是蕭少俠,我與他大哥有一而之緣

梁斗「哦」了一聲,沉吟道:「原來

林後輩之事如此操心,實是武林之幸。」 爲此事而來的!康先生您高望重,仍爲武 ,才插手此事,却不知……不知康先生乃

報應不爽。」 四顆牙齒,而今也給人打脫了四顆,眞是 康出漁也展顏笑道。「這人打掉別人

到他們兩人身上來。 武當別後,這次又叫我好生開了眼界! 康出漁簡直在演戲,而梁斗似從宋懷疑 梁斗微笑嘆道:「屈兄好快的身手 - 蕭秋水心中却又急又怒: 屈寒山

- 深大俠危險-

山是騙子、屈寒山就是劍王 - 蕭秋水恨不得馬上叫出來:· 屈寒

弟好了,梁大俠還得跟康先生走一趟。 屈寒山正色道•「古深禪師來了。 屈寒山忽道·一這裏的事,就交給兄 梁斗奇道·「嵩山古深?」 梁斗不明所以,道:「是什麼事?」

他做夢都難以相信這平凡的文士,出

手有那麽快,有這等駭人的力氣。 「啫啫」笑道。「好險,好險,左兄好快 只聽見梁斗掀起自己被割破的青衫

絕不在屈寒山之下 道,此人武功,不單在唐朋之上,而且更 的出手。 蕭秋水頓時放下心來 他現在才知

用剛才的閃電般手法攻擊自己,自己焉有 盛江北心中也是震驚不巳,要是深斗

、鍾無離、柳有孔四人聯手 口不可,但自己絕非其敵,除非用盛江北 自己的絕招,巳給梁斗知道,非要殺他滅 左常生在地上掙扎起來,心裏轉念。

過雲霄的聲音笑道。「果然是氣吞丹霞! 就在這時,突聽一個從容、 响

之誼,我看梁大俠還是去一趟的好。」 接待他九天了;而今他到了廣東,論地主 深斗動言道:「他怎麼來了廣東?屁寒山微笑道:一正是古深。」 **냂寒山微笑道:「他先到廣西,我巳**

俠料理。」 只是,這裏事情……」 屈寒山撫髯笑道·「這裏我可代梁大

梁斗沉吟道:「他來了,我自然該去

在何處?」 放心了。」轉向康出漁道:「古深禪師現 梁斗撫掌謝道:「有屈兄在此,我就

近。 康出漁指引道。「就在七星阿坡嚴附

寒山道。「這人的穴道要先解了,他瞥久 就去。」又轉向蕭秋水,笑了一笑,向屈 梁斗略思索了一下,道:「好,我這

何况還有梁大俠說過的金言!」 有我屈寒山,又有誰敢動他一根汗毛的! 三,本是老友之子,我不帮他帮誰?而且 屈寒山大笑道:「這個自然,蕭家老

干八蛋!

的 有來,但屈寒山有意把梁斗引開,倒是真 蕭秋水心都凉了,不管古深禪師有沒

不到自己。 大俠梁斗這一走開,恐怕永遠見

二技」的「仙人指」力戰英劍坡的少林虎 爪,而古深禪師正是蕭西樓的好友。 中,蕭秋水於「謫仙樓」上大戰「兇手 ,便倒用古深禪師有名的「一指般七十 蕭秋水却認得古深禪師。「劍氣長江

W68

屈寒山苦笑道:「這次臨行匆匆,未

山立意把自己殺以滅口倒是真的。 屈寒山就是「權力帮」之「劍干」! 古深有沒有來雖不知道,但屈寒

大俠梁斗却巳走了。 然而蕭秋水却叫不出

大俠梁斗走了

沒剛才從容,這時街上的人,因怕打殺波屈寒山好似暗中鬆了一口氣,臉色也 及自己,所以早走避一空,屈寒山一揚袖 便已解了盛江北的穴道。

盛江北一旦能脱,飛跳起來,怒道:

左常生却及時按捺住他,低聲道:

左常生這「家法」二字一出口,盛江

老盛,你這樣,不怕『家法』麼?」

北便立即靜下來,屈寒山目光閃動,怒道 又不是不知道,他你都敢惹,你嫌命長是 「差點給你累了大事!梁斗的武功,你

很不服氣,屈寒山冷哼一聲繼續說:「帮 長夢多。」 而今之計,還是快做了這蕭秋水,以免夜 主還要收攏他這等人物,是開罪不得的。 左常生却道·「只是殺了蕭秋水 盛江北低下頭去,拳頭却緊握,顯然

如何向梁斗交代呢?」

屈寒山冷笑道··「我們殺了他後往大

簡要出手·你還有命在?」 上來。」目光一寒,又向盛江北厲聲道。 才碰上的,梁斗怎麼都不會懷疑到我們身 有什麼消息,亦可說是我們這件事之後方 河一扔,誰知道他死了?日後要是聽到他 一剛才我打你,其實是救你,要是梁斗真

私仇,我來動手便是。

殺蕭秋水,倒不必勞諸位動手,他跟我有

在一旁一直靜靜的康刦生忽道:「要

, 貿然行事, 總是不妥。」

您老,也不見得鬥不過梁斗!」 盛江北忍不住道:「我們幾人, 加上

花蕭家臥底,與康出漁狙殺多人,而蕭秋

蕭秋水幾乎被他氣炸了。康封生在院

媽的,康刦生

水等尚放其一馬,而今他却生恐蕭秋水不

過還未到出手的時機罷了。」 其實以屈劍王,武功自是在他之上,只不 左常生喝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形於色的屈寒山也不禁略有得色,道: 要殺梁斗,的確不難,但帮主未有明令 奉承的話自是人人愛聽的,縱然喜怒

田野大郎空手接箭 嚴

他八十碼,大喝一聲,引弓放箭,那脚,而對着射箭的武士,這個人距離。他在一千二百名觀衆的面前,站定 他側身 外,沒有 接箭這一招,恐怕在亞洲地區除他之 全力研究中國古時遺下來的武功,頗 一閃,就一手抓住那一枝箭的向他的胸部射過來,突然看見 本人醉心於中國功夫,有些人 人斗胆做這種驚人的表演了

就奇在他的確一手抓住那一枝箭。 中間,能够閃身避開,不足爲奇,

這一招上面 問題是你肯不肯把六七年的時間放在 查問如何能够做到這麼準確空手接箭 之百把握做出這種表演的,記者向他 演就會使他丢臉,看來他確是有百份 半秒,那枝箭就落空了,那樣子的表 可能一箭射穿他的掌心,反之,遲了 的,例如他的右手伸出去,太過快, 計算得這麼準確,而且有胆公開表演 他笑着說:「你也可以做得到的 沒有人能够用眼睛看得那麼遠,

有把握的,相信你大概有一「就算有六七年的時間苦練 練扔

武方法,是也不是呢?」

的中間,當然不是空口說說就能做得型略為移動,那就剛剛抓到這一枝簡學於三秒鐘,便即伸手一抓,同時身 喝,立刻在心裏計算,從一數到六,的時候,他非常冷靜,聽到這一聲大的時候,他非常冷靜,聽到這一聲大好的,當那個助手大喝一聲跟着發射 野大郎能够空手接箭是跟他的助手串查探秘密,於是把這種秘密揭開,田 到,他的確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去練它 。這種本事,正如馬戲班空中飛人 生圍着他,請他喝了又喝,使他醉後 武士松本三郎,他經常喝醉,記者先 把這種秘密透露,不過,作爲射箭的 一個筋斗再跌下來,下面的人剛 田野大郎點頭微笑,當然他不會 去,那雙手能够接住他的手

還藏有尖刀,所以我們兄弟合力把他給殺搜出蕭秋木,當時他們其中一人在,背後

鍾無離悄聲道·「我們在這幾人船上

剛飛上

怎會和朱老傢伙是一 整?」

「是誰暗殺我四弟的?有種的站出來

但這時已無及細想,宇文楝怒叱道:

的常無奇,孟東林,宇文楝。

這時三人已然衝近,正是擄刦蕭秋水

屈寒山冷笑道·「反正朱老傢伙的手

康刦生目光閃動,道:「只是蕭秋水

下都設殺。

我老四?」

屈寒山眉頭一皺,說道:

「是長江四

的劍譜逼供出來,再殺不遲!」

這時忽聽一個聲音厲喊道。一是誰殺

件事,即道。「慢着,要先把他拿杜月山

慢慢舉起了長劍,屈寒山忽然想起一

劍,冷冷地道:「蕭秋水,你可怨不得我

康封生走近蕭秋木身邊,緩緩拔出長

,是你不殺我的,我可要殺你了。」

來應付,你們抓他先到七星巖的干龍亭去,屈寒山向左常生等沉馨遠。「這裏我 的劍譜! ,我會到那兒找你們, 配住要取得杜月山

左常生疾道: 一手揪起蕭秋水就走,盃東林一揮長 「是一

棍,瞪目怒叱。「想走 屈寒山一長身,巳攔在三人身前 ,大

笑道:「有我陪你們就够了

已到了七星嚴。 景物飛逝,耳邊風呼呼作响。 蕭秋水被左常生揪着弄行,只覺眼前 不消一刻

州之水」的勝色。 面即巍峨之北嶺山,兼有「桂林之山,杭西方爲近七千畝水面的七星湖所闡繞,北 七星巖離高要不過四里多,東、南、

迎曲折,縱貫南北,橫鎭東西,蜿蜒二十 峙其背,有如北斗星座,故名「七星」。 石巖。有閩風、屛風、石室、天柱、蟾蜍 仙掌六峯屛列,勢如貫珠,阿坡岩則橫 阿坡嚴離七星湖有段距離,七星湖迂 七星巖是七座大小不同、儀容各殊的

說待會見『血影』、 亭,左常生把蕭秋水重重一扔,向其他幾 人道:「我們就在道裏等「劍干」吧。聽 左常生等一行人到了湖光山色的干龍 「獅公」、 「虎婆」

爲著。

龍亭、水月宮、桂花軒、天柱閣、七星橋

台、樓、閣、宮、殿、軒、備,共中以干

多里的湖心堤,湖畔巖間星羅棋布有亭、

之外,沒有人做得到,不過,其中有 **宍那些人,讚不絕口,認爲現時除他** 的小銀幕上出鏡,最成功的一個武士 一部份是有一些人能够做的,但空手 有成就,而且當衆表演,還在電視台 就是田野大郎,看過他表演中國功

思道無表演的,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 是在馬戲班看見空中飛人的節目而想 ,還可以空手射箭,他所放射的箭 事實上田野大郎除了空手接備之 重傷,甚至爽命。 之內吐出,對方中了暗器,立刻倒地 的距離吐出這種暗器,而是在三四呎 人跟他交手,他並非在十六呎那麼过口,人中穴,以及前腦,例如真的有

時間方面計算得維確·」

孔有許多處要害非常脆弱,不堪一擊 八倍,乃是有份量的,因爲人體的臉 噴出來的鐵條比較一管綉花針大過七 細得像一枝針,我却辨不到,盡管我 練多年, 種,稱做梅花針,或者當時的劍客苦 這種暗器就是中國古時劍客所用的一 雖然沒有尖端,乃可殺人。」 也把它刺盲,故此,我的幼細鐵條 特別是一雙眼,就算用牙簽插進去 田野大郎告訴祀者,遺樣說: 能够把它變成更細的模樣,

枚飛鏢,

不過,時間拖長了,他逐漸

它沉重一點,飛擲過去,有如飛出 把沉重的鉛灌在空心的簡頭上面,使 很難令人相信,但這是事實,初時他 跟普通用來射出的箭完全相同,看來

中五十碼之遠的箭靶正中紅心。 能够把沒有鉛的簡拋擲,而且可以射 把灑鉛的重量減少,到了最後,他就

他做出空手接箭及空手射箭這兩

跟田野大郎口中噴出來的鐵條相似。 小說都寫過梅花針,看來這種武器就 他的話確是事實,中國許多武俠

地, 更精,簡直不必用梅花針,吹氣已經 是特別厲害的武器,如果那個人功夫 **死**,他認爲口中噴出梅花針,已經不 時閉眼,窒了一窒,因此立刻中招倒 睛才有用的,在兩人排鬥當中,突然 在三四呎之遺,然後噴出,太遠就沒 後發生作用,而口中吹氣,一定是要 出的氣,有如一條兵器那麼凍結,然 可以傷人,但一定要苦練多年,所吹 田野大郎對中國功夫有很深的研 如果吹氣的功夫比較老練,能够 那一條氣係一定要吹向敵人眼

演,他張開了口,縣然吐出鐵條, 它不會影响到他的口音,如果叫他表 之際,絲毫破綻也看不出來,根本上 在口裏,放在舌頭之下,跟別人交談 很細的一條鐵而已,他把這種鐵條腳 鋼針粗壯許多,而且沒有針頭,只是 有一寸長的鐵條,那些鐵條比較一般 些暗器他喪演得非常出色,包括了懂 選對各種暗器落過苦功研究一番,有 不過,他除了對箭術發生與趣之外, 得驚異,看來他有資格稱做筋王了, 銀幕上面看到這種驚人的表演,也覺 招的時候,觀衆十分驚奇,就算是在

寸長的鐵條能够在距離十六呎遠的一

武器搏鬥,仍是有用的。在四呎過吹氣傷害對方的眼,那就用

追方面能够做得到,可謂一件奇事 最高境界,他只是知道有這一種功夫 關於這點,他亦有解釋, 至於中國古時劍客所說的飛劍傷人 他現時仍然未能做到吹氣傷人的 而且他在

以把它飛出去,割斷一個人的頸子, 能够在很遠的地方殺人。」 招」便有一部份劍術特別精湛的人 後檢起來,亦未爲遲,憑着這一蛋絕 伸出把它接住而已,等候它落地,然 那一柄彎鐵乃可飛回原處,只是不敢 一邊鋒利無比的,有如刀劍,那就可 製成,而是用鋼鐵鑄造,其中向外的 能管羊掌,這種飛木如果不是由木頭 灣的木,可以嘴室羊草,不必用狗也 一種叫做曲尺的飛木,憑著那一塊較 他這樣說。「澳洲土人慣了使用

練, 呎的圓圈之內飛出這種武器,把活生 內可以做到,當然他不是用飛鐵殺人 表演,不過那種表演只是在四十呎之 但却能够殺狗殺馬,他認爲繼續苦 田野大郎曾經做過這一種精彩的 可能有一天伸展到一個直徑一百

現過,有許多觀衆認識他 獨創一格的,因爲他在銀幕上多次出 功夫,現時在東京武林當中, 然他還擅長空手道,柔道之類的日本 他知道的中國功夫就是上述那些,當 田野大郎並非擅長輕功那一類,

W70

最重要的部位,包括了一雙眼,鼻與

俠義奇情中篇

須將它弄個水落石出。 不管怎樣,這是一件罕見的事例,必

花挑起綉簾,道••「大爺請。」 他思忖之間已經到達秀秀的閨房,春

秀見過大爺。」 洒花衣裙的姑娘迎了上來,道:「賤妾秀 北宮琦舉步跨進房中,一名身着水紅

他

北宮琦微微一怔,道。「姑娘就是秀

另外一個秀秀?」 秀秀淡淡一笑道•「莫非大爺還認識

個秀秀,在下也不想再見她了。」 北宮琦道・「如果海棠春還有另外一

秀秀道: 「爲什麼?」

一個天仙般的人兒相陪,我已經心滿意足 了,縱使當眞還有一個秀秀,我也不屑一 北宮琦道••「人貴知足,有姑娘這麼

不管怎樣賤妾總是高興的,快請坐,小荷 花快獻茶。 秀秀嫣然一笑道··「大爺貞會說話

北宮琦就坐之後,才仔細打量這位秀

的睫毛,大大的眼珠,小鼻子一皺一皺的 ,顯得俏皮已極。 圓圓的臉兒,細皮白肉的,配上長長

說不出浪勁,這種女人當得是人間尤物。 她不能算最美,但混身上下都有一股 如若將她跟小玉或武碧珠相比… ,這是不能比的,一個女人的美麗

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她的內涵 目語,滿身風騷的形象,說明她實實在在 像秀秀,她是沒有內涵的,那種眉挑

只是一個迎新送舊的神女而巳。

辭了出來。 他也不會欣賞,因而只是稍作留連,也就 北宮琦並不是眞正的嫖客,這種女人

回到居處,小鎖子正在眼巴巴的等着

「辛苦了,相公,只怕也餓了吧,咱

到了侍書拂塵。」

們邊吃邊聊。」 「好的。」

咱們再去府衙的後進瞧瞧。」

小鎖子道。「好的。」

北宮琦道。「這的確有點古怪,走

鎖子道••「能有這點收獲也算不錯了,你

有沒有去找秀秀?」

刻之後,府衙的後院已然在望。

他們鎖上屋門,向府衙聯被急馳,片

小鎖子忽然輕叫一聲道·「相公!你

小鎖子道。「不錯,如果你去一趟海

武碧珠還在海棠春,莫非妳已經去過?」 北宮琦道。「聽妳的口吻,好像知道 小鎖子道:「我沒有去海棠春,却去

淡月疏星之下,好像是一男一女。

那兩人與他們相距約莫二十餘丈,在

他們身形頗爲巧快,丈許高矮的院牆

,就像跨越門檻那麼容易

北宮琦略作遲疑,道:「鎖子!咱們 難道他們是武碧珠及袁玉成?

心一點,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頭 了一趟府台衙門。 小鎖子道:「除了侍書拂塵等四名〉 北宮琦道:「哦,妳發現了甚麼?」

去過海棠春就可以見到她了。

來了必然會惹她不快。 露出來,因爲小鎖子是一個醋罈子,說出 因而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見得,她

小鎖子道。「沒有,運武知府也不在

,他們好像在唱空城計似的。」

北宮琦說道。「莫非武知府已經調任

北宮琦將何拐子的一切告訴了她,小

的道:「秀秀,妳是說武碧珠?」 北宮琦心頭一跳,神色上却絲毫不變

瞧。

棠春就見到她了。」

院躍入府衙。

北宮琦巳經醮到了,是兩條人影由後

管得着麼?」

,什麼都沒有發現。」 北宮琦道:「也沒有瞧到武碧珠?」 小鎖子道:「不錯,所以我說你如果

北宮琦自然去過海棠春,他却不敢抖

成呢?妳有沒有瞧到?」 不在府衙不見得就是去了海棠春,那袁玉

這是什麼地方?」

情顯得十分冷肅。

約莫四旬上下,穿着一身灰色長衫,神

樹蔭下走出一男一女,男的濃眉大眼

前文提要:

學到易容術,才能一路平安北上 玉出現在旁並邀他加入復漢會,北宮崎探淸復漢會是個反淸復明的組織,就欣然答應了 崎有關,因此,到處繪影圖形要緝拿他們,北宮崎在北上途中找到擅長易容的老藝人 了,但此刻北宫崎和小鎖子的處境也危險了,神捕世家也料到方世寶的不幸,定和北宮 而北宮崎又要小玉帮忙設法營救鐵秋霞、鐵秋霞答應了,並由復漢會派人把方世寶闍 寶,北宮琦設法與救鐵秋霞,一日,正在天壇附近徘徊,小 上回書至鐵秋霞被父母所逼,正要嫁給御史的兒子

巧施苦肉計 拚

身擒巨

惡

齋後他却猶疑起來了。 這一陣該說算是他的收獲,離開喜鵲 現在去那裏?

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脚下却在信步而 院西大街,海棠春,還是回家?

行,及聽到一聲「大爺請」他才知道已經 走到海棠春來了 「好吧,既來之則安之。」他心裏如

老鴇子 此一想,也就坦然擧步跨了進去。 海棠春沒有變,笑靨迎人的還是那位

「多謝。」 大爺稀客,你請坐。」

「大爺好像是初來

「那不要緊,咱們這兒的姑娘個個似

天仙,包管能叫大爺滿意。」 「不,我是慕名而來。」

「哦,是那位姑娘?」

秀秀。一

「大爺真會挑選,秀秀是咱們這兒的

咱們秀秀姑娘的規定。」 王牌,不過大爺既是慕名而來,也該知道 「是要先瞧瞧客人?」

「不要緊,入鄉隨俗嘛,只好聽妳們 「是的,請大爺多多包涵。

的了 春花奉命去了,老鴇子又要招呼別的 「多謝大爺,春花,快去請秀秀。

着,好在時間並不太久,春花巳來奉請。 客人,北宮琦只好磕着瓜子,獨個兒等待 一大爺,秀秀姑娘有請。」

他跟着春花向裹進走,心中却在轉着 「好,請帶路。」

的花名,她到海棠春賣笑,據說是爲了偵 查小玉而來的。 秀秀是濟南知府的千金,武碧珠小姐

如今小玉早已離開了海棠春,她爲什

麼還要待在這裏?

莫非還有其他的原因o 莫非自甘墮落?

兩個,人家早已發現了他們,所以才在樹這一雙男女必然就是適才躍入院牆的 上不停的打轉

娘,一對水汪汪的眸子,在北宫琦夫婦身女的一身雪白,是一個花信年華的姑

蔭之下守

的衙門,流水的官,就算武知府已經調任

小鎖子道。「你忘記兩句話了,鐵打

知府後衙也應該住有官眷,何况我還見

一抱道: 咳,咱們夫婦是誤會了。」 北宮琦只是微微呆了一下, 「這兒是府台衙門的後院,看來 立即雙拳

的? 灰衣漢子說道。「誤會?這話怎麼說

北宮琦道•「咱們夫婦路經此地,見

兩位捨正路而不由……」 灰衣漢子叱喝道•• 「咱們怎麼走法你

進入府衙的後院,如果咱們易地而處,不 民,咱們眼見兩位在夜深人靜之時,越牆 是濟南的知府,愚夫婦是武大人轄下的子 知兩位是怎樣一個想法?」 北宮琦道・「閣下此言差矣,武大人

灰衣漢子一呆道•「這個……」

珠小姐。」 同門,兩位如是不信,不妨隨咱們去見碧 兩位的確是誤會了, 白衣姑娘輕俏的一笑道。「這麼說來 咱們是武碧珠小姐的

走。」 北宮琦道: 「那倒不必,妹子,咱們

過剛剛脚踏實地,一聲冷哼就由丈外樹蔭

按說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但他們只不

他們躍過院牆,像落葉一般的輕巧,

小鎖子道:「我知道。

之下傳了過來。

「兩位的胆量倒是不小,你們可知道

語音一落,身形就原地拔了起來,

閃之間就已越過院牆。

, 才逐漸放緩了步伐。 他倆放步一陣急奔, 在確定無人跟踪

小鎖子櫻唇一噘道:「那兩人好陰損

要是依我,非給他們一點教訓不可。」

們爲什麼會先露馬脚?」 們還沒有摸淸對方,自己先露了馬脚。 小鎖子道:「瞧你說得這麼嚴重,咱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那就糟了,咱

能挨打不還手吧?」 只要一使出來,豈不成爲自我介紹了! 小鎖子一怔道·「那怎麼辦?我總不 北宮琦道··F鐵門武功震撼江湖,妳

我覺得府台衙門越來越神秘了。」 必要應盡量避免動手,就像今晚這樣。」 北宮琦道。「不錯,此地咱們也應該 小鎖子道:「我知道了,咳,相公, 北宮琦道:「當然不能,我是說如非

從那裏先着手?」 列爲偵察的重點。」 ,要偵察的地方却有三處之多,你說應該 小鎖子道:「相公!咱們只有兩個人

就先查何拐子吧。 北宮琦道。「咱們是爲何拐子來的

北宮琦說道:「不,咱們去住膠州客 小鎖子道• 一怎樣進行?還是去聽鐵

小鎖子道: 「好主意,咱們要不要另

北宮琦道•• 「讓我想想看,哦,咱們

外改扮一下了。」 在府衙後院跟那對男女照了面,也應該另 扮成一對遊山玩水的夫婦,妳看可好?」 小鎖子道:「當然好,其實咱們今天

婦,帶了一個小小的包裹,一逕來到院西次日他們扮成一對三旬上下的青年夫

北宮琦道。

「不錯。」

大街的膠州客棧 店小二迎着他們,道·「兩位客官要

樣子,謝謝再度光臨兩位要什麼房間?」 住了一晚,貴店好像沒有多大的改變。」 北宮琦道:「五號上房吧,那個房間 店小二道:「是,客官,咱們還是老 北宮琦道:「是的,我三年前在貴店

巳經住了客人了,三號吧,就在五號的對 好像不錯。 店小二道··「客官好眼光,可是五號

吧。 面,兩間上房的型式完全相同,我想客官 一定會滿意的。」 北宮琦說道。「很好,咱們就住三號

門關着,當眞住了人麼?」 向五號房瞥了一眼,道:「伙記!對面房 店小二將他們帶到三號房間,北宮商

住在對面,他午間有一塲說書,所以出去 店小二道·「說鐵板快書的何拐子就

是在房間裏用膳,還是到食堂遊食?」 店小二道··「現在該吃午飯了,兩位 北宮琦道•「麻煩你替咱們配三個茶 北宮琦道。「原來如此

來。」 ,一個湯,一盤花捲,替咱們送到房間裏 店小二道··「好的。」

沒有少去,哼,真自私。」 就沒有好好的帶我玩一次,茶樓妓院你倒 着北宫琦噘着嘴道•「咱們成婚以來,你 午餐之後,小鎖子忽然與起遊念,瞅

北宫琦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

現在就去玩,今天玩它一個痛快。」

北宮琦道:「自然是真的,走吧。 小鎖子道:•「你看我要不要換一件衣 小鎖子道:「眞的?」

衷的稱讚道•「鎖子!妳眞美。」 北宮琦向她仔細一陣打量,忍不住由

小鎖子撇撇嘴道:「少來這一套,小

是仔細的比較一下,妳比她們都要勝過三 姐小玉那一個不比我强?」 北宮琦道:「她們的確不錯,不過要

是說謊的專家,你不要胡扯了,咱們走 小鎖子嫣然一笑道:「男人油嘴滑舌

眼笑,心頭是一片喜悅。 她雖是認爲北宮琦在說謊,其實眉開

現在扮成一個三十上下的少婦,更是豐滿 的,她不只是骨肉均匀,眉目如畫,尤以 成熟,風華絕代。 認真的說,小鎖子的美麗的確是罕見

天的時間, 眨眨眼就過去了 逛珍珠泉,黑虎泉,以及附近的名勝,半 他們出神順門,先逛趵突泉,再東走

鎖子先回房去,他要找店小二安排晚餐的 回到客棧正是晚餐時分,北宮琦叫小

來。 門忽然打開,一顆人頭正由門縫中探了出 小鎖子剛剛走到三號房門前,五號房

此人自然是何拐子了,既是無意巧遇

此人一張瘦臉,長長的,尖尖的,雖小鎖子難免多瞧了他兩眼。

是不算太醜,却也不太好看。 他瞧到小鎖子注視他,似乎雙目一亮

,整個人也由房中站了出來。 「姑娘是找人的麼?這兒的住客我都

熟識,姑娘要找的是那一個?」 現在他爲什麼如此和藹,爲甚麼如此廢 聽說何拐子個性孤僻,很難與人相處

的 而也和顏悅色的道。「不,我是住在這兒 話連篇? 不管怎樣他總是一番好意,小鎖子因

?那麼咱們是隣居了,姑娘是一個人? 何拐子似乎微感失望,但仍笑容可掬 小鎖子回答道:「兩個,我跟我的丈 何拐子啊了聲道:「姑娘住在三號房

辭。」雙拳一抱,匆匆走出店去。 們旣是隣居,倒希望能與賢夫婦交個朋友 的道:「尊夫好福氣,哦,在下何青,咱 ,現在在下有事,待會當來專程拜候,告 小鎖子瞪着何拐子消失的身影,暗忖

套起交情來了。」 • 「這人是怎麼啦?咱們素昧平生,他倒

麼呆? 小鎖子的神態,不由訝然道:「妳在發什 此時北宮琦與店小二帶來茶餚,瞧到

了,有話吃飽了再說。」 說甚麼,只是笑笑道:「沒有甚麼,我餓 小鎖子因爲跟來了一個店小二,不便

何拐子的情形說了出來 待店小二退去之後,她才將適才遇見

,好像他這位床頭人忽然變得陌生起北宮琦雙目圓睜,向小鎖子傻呆呆的

北宮琦道。「那一點?」

?就算你能我也不幹!」 爲上對我有所侵犯,難道你也能忍受下去 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他在言語或行 何拐子既然是一條色狼,他跟咱們攀交必 小鎖子道:「咱們的自尊,你想想,

看來倒是不假。

北宮琦道。「據說何拐子有兩項嗜好

小鎖子道。「怎麼啦?相公,難道有

北宮琦道。

「一是遊與一是好色。 「他有什麼嗜好?」

,咱們就給他一點顏色瞧瞧。」北宮琦道:「這個當然,如果他行爲

爲甚麼一定要自取其辱 小鎖子道•「咱們不理他豈不更好

北宮琦道。「這是一個機會,再說咱 小鎖子噘着嘴道:「你既是如此决定 能讓朋友們失望。

是咱們的敵人,就立刻將他除去。」 何拐子打交道只是為了權宜,一旦證實他 我只好聽你的了。 北宮琦道:「別担心,鎖子,咱們與

我會紅杏出牆了,好,你說,我那一點不 有聽說有人這麼形容他的妻子的,你是說 妳會都會動心的,何况一個好色之徒。」

小鎖子大發嬌嗔道。「好哇,我還沒

,高貴,美艷,而又成熟,是男人見到

要妄自非薄,鎖子,妳像一株盛開着的牡北宮琦將她一把摟了過來,道:「不

他是好色,也不會看上個半老徐娘呀。

小鎖子呆了一呆道:「你瞎說,就算

何拐子並沒有來找他們,這自然是時間過 她雖然同意了北宮琦的意見,但當天 小鎖子道:「好吧。」

只是把心裏的話說出來罷了,咱們是恩愛

,然後面色一整道··「別多心,鎖子,

北宫琦不待她說完,就擁她深深一吻

夫婦,我怎會有那麼龌龊的想法?」

小鎖子噘着嘴道。 「那你又在想些什

北宮琦道・「我想他會來找咱們攀交

如果真是這樣,妳說咱們怎麼辦才

晚的原因。 翌晨他們在食堂裏早餐,何拐子果然

不請自來。 「兄台好像面生得很,是初到濟南?

位是內人,哦,何兄還沒有進早餐吧?坐 錯,咱們是仰慕濟南風光前來遊歷的。」 坐。 何拐子雙拳一抱,展開他的開場白。 北宮琦道。「小姓那,草字拱北,這 何拐子道•「在下何青,兄台是…」 北宮琦立起身來,還了一禮道:「不

北宮琦道:

「那不是將大好的機會放

小鎖子道:

「不理他。」

何拐子道了一聲「打擾」就在小鎖子

之廣,北宮琦夫婦都有些自愧不如 此人不愧是說書的,口才之佳,見識

所表現的神情,是莊重之中帶着一份親切他不只是口若懸河,言語中肯,而且 會交他這個朋友。 如非他可能是未來的敵人,北宫琦必然 最後他自告奮勇, 願作北宫琦夫婦的

導遊,不管他居心如何,北宫琦仍然樂於

相比他們就差得速了 他們夫婦濟南並不陌生,但與何拐子

夫婦長了不少見聞。 對它們的與故也如數家珍,倒是讓北宮琦 這天午飯之後他們去遊大明湖,何拐 何拐子不只是熟知每一處名勝,而且

點毛病,上船之後立足不穩,也不能算作 子是最後上船的一個。 他旣是稱爲「拐子」 ,自然是腿部有

此時他踏上船頭,足下就沒有立穩,

袖手旁觀,因而伸出雙手向何扨子的雙臂 北宮琦距離何拐子最近,他自然不能

加上船身一幌,他竟然翻身仆倒下去。

輕一麻。 他只抓着了一條左臂,却感到脅下輕

碰到了北宮琦的章門穴。 是何拐子的右手,它竟然十分凑巧的

遭到攻擊,都可以立即致命。 章門穴是人身死穴之一,擒拿過重或

的生命? 莫非何拐子驟下毒手,想奪走北宮琦

> 自然,以北宫琦的一身功力而論,不二指的則抓中了北宫琦的章門重穴。不管何拐子是何居心,他右手的食中 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只要死穴受到攻擊,

中二指抓在他的章門重穴之上。 必然會自生反應的避開。 但北宮琦却沒有躱避,讓何拐子的食

向下一滑,避開了這個要命的穴道。 的口吻道。「對不起,祁公子,沒有抓痛 當他穩住身形之後,立即以十分抱歉 好在何拐子並未使用真力,而且指尖

這沒有什麼,何兄不必放在心上。」 你吧?」 北宮琦在被抓之處揉了幾下 ,道:「

次大胆的賭注。 却已冒出了冷汗,這是冒險,拿生命作一 他叫何拐子不必放在心上,他的手心

功, 條大好生命,豈不送得十分不值! 但,如果何拐子當眞下了毒手,他這 如果他稍一逃避那就會前功盡棄了 他猜想何拐子是在測驗他是否身懷武 現在總算有騰無險,接着他們就若無

其事的閒聊起來。 一日暢遊,盡興而歸,不管他們內心

想些什麼,表面上他們是愉快的。

,再投向北宮琦說道··「今日之遊還愉快 在分手之時,何拐子目光一幣小鎖子

聞。 日遊,勝讀萬卷書,使小弟長了不少見 北宮琦道:「何只愉快,可以說同君

只不過痴長了幾歲罷了,咱們明天去遊千 何拐子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在下

W74

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北宮琦道。「咱們不如虛與委蛇,說 一你說該怎麼辦?」

小鎖子道••「相公!有一點只怕你沒

佛寺如何?」

W75

同時櫻唇一噘道• 「相公!明天我不想去 回到客房,小鎖子將身往床上一拋, 北宮琦道・「好的,明早見。」

人毛髮悚然像野獸一般的光輝,我還要裝 ,有時候他避着你瞧我一眼,會射出令 北宮琦一怔道・「爲什麼?鎖子。」 小鎖子道••「此人的一雙目光十分可

着笑臉,此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他並沒有逃過我的觀察,忍耐一點,鎖 我想三五天內咱們會有收穫的。」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些我都知道 小鎖子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個賢淑的妻子 候北宮琦,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也是一 翌晨天色剛剛破曉,房門上便傳來何 她的心情不算太好,但仍爬起床來侍

酣,仍然被他吵醒過來。 拐子的呼叫之聲,北宫琦夫婦雖是好夢正 「是何兄麼?請等等,小弟這就來給

「不必了,在下有事要遠行,只怕要

十天半月才能回來,千佛寺之遊不能奉陪 了,實在抱歉得很。」 「這不要緊,咱們短時間還不會離開 希望何兄早去早回,一路平安。

吁出了一口大氣。 婦感到意外,他們沉吟半晌,小鎖子終於 何拐子忽然走了,不能不使北宮琦夫 「多謝,告辭了。」

了,鎖子,如果何男子放有量子与罪北宫琦微微一笑道。「妳的心理負担

行,咱們可以立即教訓他,妳何必如此担

天遊大明湖時,你遇到的危機?」 小鎖子道••「相公,難道你不知道今

北宮琦道・「我當然知道,就算他當

着他,早已移穴换位了?」 眞要下毒手,他也不會討得好去。 北宮琦道:「不錯,防人之心不可無 小鎖子啊了一聲道:「莫非你早已防

多,有個十天半月可以玩遍了,再住下去 咱們是遊客,也不能永遠這麼耗下去。 乎,其實咱們住在此地也不是辦法,就算 咱們是與虎狼相處不能不處處小心。 北宮琦道・「這話也對,濟南名勝再 小鎖子噘着嘴道:「我還以爲你不在

小鎖子說道··「要不,只有一個辦法

的確很難自圓其說。」

「甚麼辦法?」

這項開支了。」 過這麼一來,咱們所帶的銀子就很難應付 喜爱濟南的景物,想在此永久住下去,不 小鎖子道:「咱們買一幢房子,就說

會跟咱們連絡的,妳不必過份担心。」 期內還不至發生生活上的問題,我想小玉 北宮琦道:「咱們買了房子之後,短

幢小巧精緻的房子,第三天就由客棧搬了 於是他們在永綏門外的陳家莊買了一

小鎖子道:-「到那裏去?」今晚咱們出去活動一下,妳看可好?」家寞了,晚餐時他對小鎖子道:-「鎖子, 當一切就緒之後,北宮琦又有點不甘

> 是一個有問題的所在?」 北宮琦道。「府台衙門,妳不認爲那

小鎖子道:「不錯,我一直在想鬪鬪

那兩個陰損的傢伙。」

,躱在樹下等候咱們的那對男女?」 北宮琦道••「妳是說那晚在府衙後院

女人說他們是武碧珠的同門,我看不會那 小鎖子道··「除了他們還會有誰?那

真是武碧珠的同門,爲甚麼要鬼鬼祟祟的 北宮琦道・「那是當然,如果他們當

不該一走了之的,如果他們是要對武家不 小鎖子說道:「啊,相公,咱們當時

心虚這句話了, 北宮琦道・「這倒不會,妳忘記做賊 如果他們是外來的賊人

更以後才能前往,現在先養養精神吧。」 必然不敢現身跟咱們說話。」 小鎖子道。「對,相公,咱們必須二

二更以後,北宮琦夫婦由居處直趨永

宮琦忽然一把抓住小鎖子的玉手,兩人閃 兩縷輕烟,一路並未遇到半點阻撓。 他們由前衙進入,剛剛穿過花廳,北 ,越過城牆後逕向府衙急馳,他們像

鎖子道:「鎖子, 身躱到一枝圓柱之後。 待他們藏好身形,北宮琦以傳音對小

殿,倒是少見得很。」 小鎖子道:「不錯,府衙戒備如此之 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北宮琦道。「妳對那些巡邏者有什麼

武碧珠道··「我知道,一件是玩女人事都會煩,只有兩件事不會。」 何拐子道。「煩?嘿嘿—

另一件是殺人。」 玩女人是嗜好,殺人也是嗜好,何拐 何拐子笑道:「我的嗜好不多

眼一抛,孀聲道:「燕大哥,明天到開封 子殺人之多由還句話可以猜出一點端倪。 你又可以殺人了,不過開封的女人很髒 武碧珠似乎很欣赏何拐子的態度,娟

你要是弄出毛病回來休想我再理你!」 武署珠這聲燕大哥,使得北宮崎心頭

郑倜地方他不能待? 護?濟南如此之大,他又有官方作後台 掩躞及化名而巳。他爲什麼要以說書作掩 何拐子原來姓燕,鐵板快書只是身份

去武碧珠的閨房。 們雙方都已挑起熊熊烈火,何拐子却不願 理來衡量的。他的確是一個怪人,分明他 也許他是一個怪人,怪人是不能以常

藏身之處不足兩丈,這就使他們連大氣都

肩併肩的坐了下來,假山距離北宮琦夫婦

他跟武碧珠走到假山之旁,兩人竟然

男人,都不會比他還要正常。

挺直的腰桿,穩健的步伐,任何一個

珠,男的正是何扔子

不過他决不是一個拐子

就被他們堵上了。」

啊,妳瞧,那不是何拐子麼?」

不錯,來人是一男一女,女的是武碧

北宮琦道:「這就叫做天無絕人之路

已傳來一陣笑語之聲。

小鎖子伸伸舌頭道:「好險,差一點

竹之後。他們剛剛藏好身形,醫房方面就

他顧之時,他們身形一閃就已躲進一叢幽

他們在院門之後等待,當巡邏者扭頭

行的目的那就得不償失了。

如想要將他們放倒,不過是舉手之勞。 北宮琦夫婦自然不會將他們放在心上

不過北宮琦不願打草驚蛇,破壞了此

「不,碧珠,妳不是不知道,我幾時 「燕大哥 - 抱我去… 我房裏…

在衙門裏住過的?」 震,他們互相購了一限,兩人的眉峯同 這一聲「子青」叫得北宮琦夫婦心頭 那 …于青,咱們去你客房……

絕代兇人,武功之高,已達到莫測高深的 絕情殺手燕子青,是一個六親不認的

已被解開,兩人色胆之大,使得北宮琦夫

此時武碧珠倒在何拐子的懷裏,衣襟

時輕輕一皺。

個說書的,他們的身份相差懸殊,

不過武碧珠是千金大小姐,何拐子只是一

男女月夜調情,原也算不了甚麼,只

除了弄出聲响,他們是不會查覺的

好在這雙男女正在意亂情迷的調笑着

佔不到他就是何拐子。 估不到他已然投效滿房,為虎作倀。

> 大的危險必須除去此人! 北宮琉此時已經下定决心,無論冒多

是有點過份了?我好歹也是知府的千金, 了一聲道:「不,咱們去海棠春。」 面的一雙男女,只聽得絕情殺手燕子青恩 他心念雖在轉動,耳目却沒有離開前 武碧珠櫻唇一噘道。「子青,你是不

你一定要將我當做妓女來贈蹋麼?」

爺也嫖過妳無數次,怎麼,妳倒擺起大小 就該反對,現在麼,妳已經是妓女了,大 遲了,當初我娶妳去海棠春做妓女之時妳 姐的架子來了。」 燕子青冷哼一聲道·「這話妳說得太

春做妓女,可是我只接你一位客人,而且 子青,爲人不要太絕,不錯,我是到海棠 這些沒有良心的話來。」 我不惜犧牲自己來順從你,全是爲了**愛你** ,想不到你竟然當眞將我當作妓女,說出 武碧珠面色一變,無限委屈的道。「

聽這些,妳到底去是不去?」 燕子青粗暴的哼了一聲道··「我不要

越墙而出,武碧珠也亦步亦趨的跟出去。 了偵察小玉,是為了迎合絕情殺手燕子青 碧珠自甘墮落的原因了,她當妓女不是爲 後院院牆走去,然後脚下輕輕一點,就已 **瞧到適才的一幕**,北宮崎總算明白武 燕子青不再說甚麼,長身而起,逕向 武碧珠道·「別兇嘛,我去就是。」

的變態心理。 小鎖子却拉了他一把道:「別動,又有人 一聲輕吁,北宮崎準備立起身形,但

的確又有人來了,而且是兩變男女

小鎖子道:「他們不是差役,好像都

北宮琦道。「不錯,所以咱們的行動

武碧珠的住處了。 避過不少明樁暗卡,終於闖到中心地帶 這兒是內衙,只要穿過一條走廊就是 他們略作打量之後,再度騰身而起

是不容許到這裏來的。 處,除了侍候知府的僮僕,一般閒雜之人 內衙有一間書房,是知府日常起居之

秉燭參詳案卷不成? 是燈火輝煌,莫非知府大人遇到疑難,在 現在夜色已如此之深,書房之內依然

不,那决不是知府大人在參詳案卷

在爭論着甚麼。 書房之外警衞森嚴,除了四名往返巡 因爲裏面絶對不只一個人,他們似乎

彪形大漢。 行的勁裝武士,門外還立兩名懷抱長刀的 小鎖子柳眉一皺道•「怎麼辦?相公

去瞧瞧。」 咱們除了硬闖,將不可能接近那書房。」 ,書房中可能在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只是 後面住的是武碧珠及袁玉成,就算他 北宮琦道:「不必硬闖,咱們到後面

找到她們,必然可以問出一點內容。 們不在,還有侍書拂塵等幾名婢女,只要 於是他們悄悄離開,來到府台衙門的

官眷宿舍。 舊地重遊,景物依舊,北宮琦的心情

捧長刀的黑衣武士在官舍之前。不斷巡邏却大大的不同了,此地也有戒備,兩名手

格成為表少奶奶了。 格成為表少奶奶了。 格成為表少奶奶了。 格成為表少奶奶了。 ,但日前被人家在台衙後院绪回來的, 另一對北宮琦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物

日前夜色不明,他們又立在樹蔭之下

,形像雖是可以辨認,却不能應得質切!

白。男的相貌頗爲威猛,還有一個鷹鉤鼻 之旁,因而北宮琦夫婦將他們瞧得明明白 子,雙目開闔之間,閃出迫人心魄的神光 ,其內力之高只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今晚月色很好,他們又一逕來到假山

衫,舉止之間,顯得洒脫不凡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穿着一身灰色長

裙,她的容貌不能算美,却生得一身媚骨 ,滿臉風騷。 女人約莫三十上下,穿着一套白色衣

她俘掳的男人只怕不多。 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能够不被

是神捕世家的三少爺鐵秋寧,那女人名叫 傳音對北宮崎道·「相公,穿灰衣的男子 何瑤仙,在江湖上名聲狼藉,別人送給她 却頗爲熟習,她不敢發出任何音响,只以 一個何仙姑的雅號。」 這一對北宮琦不認識的男女,小鎖子

,看來是不會假的了,唉……」 北宮琦嘆息一聲道:「鐵門爲虎作侵

好惋惜的,北宮琦的慨嘆,只是可憐鐵秋 世上趨炎附勢的人太多了,沒有甚麼

此時鐵秋寧脚下一室,回頭對跟在身

着人,像個饞貓似的,你煩不煩?」 上胸衣,跟着櫻唇一噘道:「一天到晚纏 **以久,武碧珠推開何拐子的雙手,**施

後的袁玉成道••「表少爺……」 袁玉成道:「不敢當,鐵大人有什麼

W77

娶她過來,一定要這麼蹧蹋她才快意?」 異得很,他旣然喜歡碧珠小姐,何不乾脆 鐵秋寧道:「燕子青這個人的脾氣怪

過問他的行爲。」 他要怎樣就怎樣,咱們摸不透他,也不敢 鐵秋寧道··「說的也是,連官家都重 袁玉成半晌道:「燕大俠天際神龍,

封大人去是不去?」 視他,他要怎樣只好由他了。 袁玉成道:•「哦,鐵大人,明早去開

之力的糟老頭子,有一個燕子青已經足足 鐵秋寧道:「我不去,一個手無縛鷄 ,用不着浪費人力。」

咱們。」

子只是罵了幾聲畜生,官家何必如此小題 他身旁的何瑤仙道••「聽說那糟老頭

已經是天國的天下了。 老兒罵的那幾個畜牲,此時大好河山只怕 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回如果不是仗持秦 澈底消滅民氣,不得不窮追猛打,所謂星 鐵秋寧道··「妳曉得甚麼,官家爲了

何改變,神捕世家還怕沒有官做? 何瑤仙道:「那怕甚麼,無論朝代如

薄!

大人提一下,從現在起要多派眼綫,務必 南,適才會談時我忘了提出,請袁兄向武 宮崎與我家的那個逃婢,可能已經來到濟 題道:「玉成兄,咱們經過詳細研判,北 要將這兩人查獲。」 鐵秋寧的面色微微一變,他却岔開話

「好狠,鎖子,咱們走。」 待這兩批人走遠,北宮琦銀牙一挫道 袁玉成道:「鐵大人好走。」 鐵秋寧道・「沒有了,告幹。

的 靜下來,小鎖子勸慰道:「別急嘛,相公 ,天道好還,總有一天,咱們會光復河 回到住處,北宮琦的心情一直無法平

免會跟燕子青朝相,我不想讓他知道就是 咱們還要改扮一下明天一早離開濟南。」 北宮琦道:「不,咱們此去開封,難 小鎖子道:「是怕被他們查獲?」 北宮琦長長一吁道・「好吧,鎖子

反正這也不是咱們的本來。」 小鎖子道:「讓他瞧到有甚麼要緊,

現在的扮相,所以想保留起來。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我却很喜歡妳

我本來的長相是不好看了。」 小鎖子嫣然一笑道·「照你這麼一說

扮成這個樣子,滿身風騷,好讓你隨時輕 飲醇醪,只是有點令人不敢褻瀆而已。 端莊純眞,風華絕代,使人如沐春風, 小鎖子撇撇嘴說道:「所以你才將我 北宮琦道。「誰說的?妳本來的長相 如

是十分可悲的,妳如果將情應看成輕薄,會忽略這兩個字,因而造成夫妻失和,這應該注意的是情趣二字,可惜一般人時常 唇上來了一記深長的熱吻,道:「妳錯了 ,鎖子,夫妻的恩愛,家庭的和諧,首先 北宮琦將她一把摟了過來,在她的櫻

那就大錯特錯了。」

甚麼?」 都算你對,我依你就是,你說,咱們扮成 小鎖子膩在他的胸前,噘着嘴道:

北宮琦說道:「我要扮老爺,妳扮夫

過夫人的癮了,可是咱們一個佣人都沒有 兩個光棍誰來叫咱們老爺夫人?」 「好辦法, 我終於可以過

我考慮考慮。 小鎖子道:「時間已經很晚了,要怎

麼還是明天再說吧。

北宮琦道…「好的。

斯·像一對下鄉收賬的主**僕** 嘴上貼了幾綹短鬚,小鎖子扮成一個小型晨北宮琦扮成一個五旬出頭的老者

向天色瞧了一眼道··「鎖子,看來咱們只 好投宿了。

光一亮道:「是秋霞?」 忽然啊了一聲道:「相公,你瞧那邊! 北宮琦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不由目

那家客棧去。」 北宫琦道:「好的,不過咱們不能跟

她當面相認,以冤招來麻煩。 小鎖子道:「我知道。」

小鎖子見戴秋霞帶着一名面目陌生的此時時間尚早,投店的旅客還不太多。泰安老棧,是聊城最大的一家客棧,

如宮琦道:「這的確是一樁問題,讓

他們出西門經在平向聊城奔去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聊城,北宮琦

小鎖子目光流轉,正在尋找客棧,她

小鎖子道:「錯不了,快,咱們也到

而

招呼道:「不要扭頭瞧看,小姐,我是小 鎖子,相公也來了,晚餐後咱們再來作長 丫環,在向店家要房間,她跟過去以傳音

的傳音,那就能不心花怒放? 少地方,依然毫無所得,現在聽到小鎖子 不過她也知道到處在繪影圖形的捉拿 鐵秋霞原是出來找北宮琦的 ,走過不

投下一瞥,嘴唇不由自主的跳了幾下 於色。 光中却是一幅訝異的色彩。 北宮琦夫婦,不管如何興奮,都不敢形之 她緩緩擰轉身形,向小鎖子及北宮琦 目

高明 婦,但她决未想到他們的易容之術竟如此 她知道眼前的一對主僕就是北宮琦夫

她都無法辨認。 他們的身材有些彷彿相似,其他任何一處 這兩人與她的關係深厚無比,但除了

「琦哥哥, 微微一笑,再以傳吾對北宮琦說道: 你可想死我了,今晚在房裏等

我。

晚餐之後,房門輕輕一响,鐵秋霞巳閃好 北宮琦夫婦的客房就在鐵秋霞隔壁, 話一說完,然後帶着輕快步伐走了

驗一下? 來的嗓音回答道••「自然是我,要不要檢 她似乎還不敢相信,北宮琦只好以本 「琦哥哥, 當眞是你麼?」

,以免春光外波。 ,小鎖子替他們閂上了房門,熄滅了油燈,小鎖子替他們閂上了房門,熄滅了油燈

上來,咱們聊聊。」 良久,鐵秋霞呼叫道:「鎖子,

北宮琦道:「點上燈吧,銷子,黑忽

北宮琦首先詢問道•「秋霞,妳怎麼 在一陣嬉笑之後,他們轉入了正題。 手足之慾,眼睛還不放過。」 小鎖子撇撇嘴道:「老毛病又來了了

鐵秋霞道•「找你呀…

來到這裏的?」

她要出外遊歷,除了要她帶着一個丫環,能人道,對她倒是十分愛護與放任,後來能不過,對她倒是十分愛護與放任,後來 並未受到任何阻碍。

北宮琦道・「這個丫頭必然是方世寶

的心腹了,這倒是一樁麻煩。 鐵秋霞道。「不,她來自女館,跟咱

北宮琦愕然道:「天國的女館?她跟

給你,鎖子,將我的褲帶檢起來, 鐵秋霞道:「有,小玉還帶來一封信 信在百

小玉有連絡麼?」

寶囊中。」 小鎖子抿嘴一笑,拾起鐵秋霞的褲帶

需要人力及金錢上的支援,都可交給壬七 鐵秋霞的丫環壬七姑可以託以心腹,如果 囑託北宮琦設法將此人除去,並介紹跟隨 抗清志士死在此人手中的難以敷計,她 她說已查明何拐子就是絕情殺手燕子青 由百寶囊中掏出一封書信交給北宮琦。 這是一封情書,但也有十分重要公事

姑去辦。 **瞧過了信鐵秋霞道:「琦哥哥,你進**

W78

封。 __ 北宮琦道・「我跟鎖子正要收拾他備如何去進行?」 接着將他們離開京師後一切說了出來 鐵秋霞說道: 「琦哥哥,我跟你去開

搁很多時間的, 妳出京太久只怕不太方便 北宮琦道。「可是可以,不過這會就

不,我不要。」 鐵秋霞道·「甚麼,你還要我回方家

<u></u>熟顧慮。」 北宮琦道。「我也捨不得妳,但有兩

會不會找上妳家?」 北宮琦道:「妳如若不回去,方御史 鐵秋霞道:「那兩點?」

不上我娘家了。」 的,但嫁出的女兒 但嫁出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現在他找 北宮琦道・ 鐵秋霞道:「我如是沒有嫁,他們會 「壬七姑是安在方家的

影响? 條內綫,妳不回去對她會不會產生不利的 鐵秋霞略作沉吟道•• 「此地有一

河裏,然後拿着我的遺書及鞋子回去不就,橋下的水很深,叫七姑抱一塊石頭丢進 死給你瞧瞧。 下定决心不回去了, 行了麼?實在告訴你吧,琦哥哥, 你如果不要我, 我早巳 我就 座橋

說, 都依妳就是。」 北宮琦伸手摟着她的胴體道。「

右的貴夫人,跟北宮琦正好配成一對,天寫了一封遺書,再給鐵秋霞改扮爲四旬左 沒亮就離開了聊城,善後的事都交給壬七 當晚他修了一封書給小玉,鐵秋霞也

「秋霞」咱們一路打聽,都沒有燕子北宮琦的眉峯却皺了起來。 他們與夜奔馳趕到開封,在落店之後

青的踪跡、莫非咱們走在他的頭裏?」 「這個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先找到

那姓秦的,們守株待冤不怕他不來。」 「對,咱們先吃飯,然後找個茶館坐

單的人物,咱們只要問一下,一定可以打 坐,姓秦的能够驚動滿虜,决不是一個簡 聽出來。」

問出頭緒來了。 不必等到坐茶館,他們在晚餐之時就

往那兒走?」 探着詢問道··「請問伙記,秦老頭子的家 當店小二送上酒菜之際,鐵秋霞試試

之事啊。」 ?這就怪了,沒聽說秦老頭子有什麼喜慶 店小二道·「三位客官也要去秦家莊

秦老爺子,那人是怎麼一個長相?」 鐵秋霞道:「伙肥 你說還有人問起

穿着一身長衫,約莫四旬左右。」 店小二道·「那人高高的,瘦瘦的

巳經去秦家莊了麼?」 鐵秋霞道:「咱們不認識這個人,他

到的 子秦鎖天無人不知,客官很容易就可以找 的官道左側有一個莊院就是秦家莊,老爺 客官可以出南門往西南走,距朱仙鎭不遠 店小二道:「一個時辰以前就去了,

待店小二離開之後,鐵秋霞柳眉一蹙 鐵秋霞道。「多謝你,伙記。」 「原來是一肩担兩河秦鎖天,勿怪滿

青比咱們早了一個時辰,我担心會誤了大房放他不過,琦哥哥,咱們得快走,燕子

北宮崎道・「那也只好盡人事聽天命

四十餘里的秦家莊。離莊還有一里之地道,經過一個半時辰的猛趕,才趕到相日 「不好,他已經動手了。」 一陣喊殺之聲就已隨風傳來,北宮崎道: 他們匆匆飯罷,退掉所訂房間立刻上 距

流矢劃空,幾個起落就已到達現場。 他們猛吸一口眞氣,身形一彈,有

色一呆。 及擧目向鬥場一瞧,北宮夫婦不由

獄。 ,血跡斑斑,景象之慘,决不亞於修羅地 那是一片疏闊的叢林,但見橫屍處處

另一個是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勁裝大漢 是師徒。 青,對方兩人一個長髯飄飄,年約六旬 其中一人正是化名何拐子的絕情殺手燕子 , 這兩人全用一柄金色長刀, 不是父子必 現場之上還有王個人在作生死惡鬥

仍然連退幾步,才能勉强接下一劍。 要一劍刺出,他們必然要全力招架,最後 得甚爲緊密,可惜燕子青的功力過高,只 他們功力不弱,金刀縱橫飛舞,配合

必然無法再接十招。 力竭的現象,按照目前的情况推想,他們 因此他們不只是傷痕累累,且有精疲

住 「不要觀望了,相公,他們已經招架不 小鎖子看得心頭發急,忍不住催促道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下歲,乃與秦寔通人烟… 要停頓一下,口中還喃喃唸着:「噫!吁 脚一脚慢慢的狂上意,每踏上一把刀梯就 詣,這種刀梯雖極驚險,還難不倒他。 而上,他的氣功和輕功也有相當深厚的造 贴 蠶數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 當下,他也脫下鞋子,光着雙叫隨後 中年人顯然有意與他比耐力,故意一 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蜀道難」唸完,才登上三樓。 像個老學究,一步一吟,一直到把一

此刻,應上坐着另一個華服中年人。 三樓上是一間寬敞而清雅的客廳。

生長着一對蛇目,令人對他生不起好他個子高高瘦瘦,相貌頗爲英挺,只

南丹靑道・「就請讓在下看一眼,如器而巳。」 果裏面沒有在下所想像之物,當向龍帮主 龍長嘯點頭稱善,立刻走過去,伸手 龍長嘯臉色變得很難看,搖頭道。

抱下那口鐵箱,放在地上一 平,忍不住又道:「大哥請三思,這可能 藍天星見帮主事事順從,心中似甚不

是一項陰謀!」 龍長嘯笑着道:「不,箱中的一些暗

吧! 器,我從未用以殺人,他要看,就讓他看

開 匙,用其中一把打開鐵箱銅鎖,將箱蓋揭 他又走去衣橱,伸手入內取出一串鑰

等,就只沒有甚麼鯊魚劍! 有帶衣鏢、鐵橄欖、 一眼望入,箱中放着滿滿的各種暗器 金錢鏢、 柳葉刀等

敢留名。」

衣人的惡當了,不 南丹青面上一陣發熱,覺得上了那藍 「可以讓在下翻一翻麼?」 過他仍不死心,當下問

賣個關子,

也請先接受在下的一個不情之

龍長嘯道:。「南少俠有話請說,不必

敝帮有何賜教?」

南丹青說道。「龍帮主,請恕在下

的臥房沒有甚麼不可讓人看的,讓他看看

古怪的要求,必有其重大的理由,反正我

龍長嘯笑了笑道·「南少俠提出這個

盛,一睹南少俠絕世劍藝,遺憾之至。」 **驚世,强敵臣服,可惜龍某人未能恭逢其** 俠兩度擊敗『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神技

南丹青面無表情:「好說。」

要呀!

大哥,他這是無理要求,你沒有接受的必

藍天星跟着站起,憤憤不平地道:

龍長嘯道••「但不知南少俠今日駕臨

的高足?」

南丹青點頭。

龍長嘯微笑道:「前幾天,聽說南少

請跟龍某人下樓!」

龍長嘯沉吟良久,才開口道••

說着,站了起來。

下這個要求麼?」

口道:「聽說南少俠是一代劍術名家佟熊

龍長嘯含笑注視南丹青好一會,才開

在下才能說明理由。」

他轉對龍長嘯道…「龍帮主肯答應在

此,但此事十分重要,故須等看過之後,

南丹青仍以平靜的口氣道•「本當如

點,在招待方面,倒沒有失禮之處。

三人分賓主坐下後,隨有美婢奉上茶 藍天星還禮道•「南少俠請坐。」 ,也是敝帮副帮主。」

龍長嘯道。「他叫藍天星,是我拜弟

罪之處,當於事後致歉!」

你要看敝帮主之臥房,總得先說出理由

藍天星悍然道••「臥房乃個人之私室

語罪。 」

南丹青以平靜的口氣道:•「是的,得,你這個要求太過份了吧?」

目注華服中年人,說道··「那麼這位

南丹青拱手道• 「幸會。」

出來讓你看看!」 龍長嘯道。「不必翻,龍某人整個倒

伸手一掀鐵箱,一聲嘩啦,整箱的暗

器巳全倒在地上。

這時,一柄鯊魚劍出現了!

龍某人的臥房,南少俠要看的是甚麼?」臥房,龍長嘯一指整個臥房道:「這就是

一路來到內院,進入一間寬敞精雅的

南丹青視綫一掃全房,立刻發現一座

使用這種武器麼?」 鯊魚劍,轉對龍長嘯問道.. 「龍帮主以前 南丹青面上不再發熱了,他拿起那柄

鯊魚劍呀?」 己的眼睛,失聲道:「奇怪,那來的這把 龍長嘯表情一片錯愕,好像不相信自

主請拿下打開讓在下看看如何?」

鐵箱道: 「在下要看的是那口鐵箱, 龍帮 衣橱上放着一個鐵箱,當即舉手一指那口

藍天星愕然道。「大哥以前沒使用這

美要竟成空

功和氣功,那是無法上得樓的……,則須經過一道刀梯,南丹青知道,這是在考驗來訪客人的一種佈置,若沒有非常的輕,則須經過一道刀梯,南丹青知道,這是在考驗來訪客人的一種佈置,若沒有非常的輕

西洞庭山,找到飛龍帶總增,問過我道險關之後,來到了「會賓樓」,由樓下要上三樓

防中人奸計,南丹青独意要找戒龍帮帮主,康琬琬只好留在蘇州等他……南丹青霏船庄知南丹青,他的殺父仇人就是戒龍帮帮主龍長嘯,南丹青聽了很興奮,但康琬琬要他提

州城,限見舊居已變廢墟,正傷感沉思問,忽見一藍衣人前來,告

四書至南丹青在石榴演擊散了白玄秀士之後,便回到故鄉蘇

前文提要:

起身相迎,哈哈大笑道: 敝帮創建至今,你是第一位登上會實樓 年人領着南丹青上樓來,連忙 「南少俠好功夫

,雌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騙,便向他拱手一揖道:-「 南丹青以為他就是飛龍帮的帮上龍長 一龍份主

帮真是藏龍臥虎之地,着實不可輕何! 青心中甚是佩服,暗忖道:「看來這雜龍

就光着脚板一脚一刀的登上去!

看他登刀梯的姿態好輕快自然,南丹

不脫也可以。二

人笑道:「南少俠若嫌不方便

移賦圖嫁禍

他一邊說,

一邊已先脫下鞋子

那華服中年人忙道:「南少俠錯了 南丹青一怔道:「哦,那麼,龍帮主 不是龍長啸。」 這話,多少含有諷刺之意。

呢? 「他才是龍帮主!」 華服中年人一指他身邊的中年人笑道

啊! 龍長嘯一笑道。「龍帮主真是真人不露相 人物,聽了這話,才恍然大悟,當下回對 南丹青一直以爲中年人是個「師爺」

道:「南少俠請坐 雲龍三現爪龍長嘯哈哈一笑,一伸手

是怎麼來的?」 未擁有過這種武器,我不知道這把鯊魚劍

他表現得很憤怒激動,給人的感覺是

南丹青冷笑道。「龍帮主,在下要看

南丹青道••「你的一位部下。

開了貴帮,但因怕你不肯放過他,因此不 龍長嘯追問道:「誰?」 南丹青道••「我不認識,他說他已離

部下是『十八天將』,他們現在都在總壇 沒一個叛離敝帮,你所見到的那個人必 龍長嘯滿面怒容道•「龍某人的得力

裏放着這麼一把鯊魚劍?」 帮主的房中有這麼一口鐵箱?又怎知鐵箱 南丹青道。「若非貴帮之人,怎知龍

龍長嘯道• 「這……」

臥房,平時是否任由他人進出?」 南丹青再逼上一句道•「龍帮主這間

過……」 私室,未經我許可,沒有人敢進來的,不 龍長嘯雙眉緊鎖道。「不,這是我的

沒有,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武器,也從

他被栽贓了

用過鯊魚劍,後來改用『飛龍神爪』之後 的就是這柄鯊魚劍,有人告訴我你以前使 便將此劍收藏在這口鐵箱中,我本來不

龍長嘯激動地道:「誰告訴你的?」

大敢相信,現在不得不相信了。」

非敝帮之人!」

「不過甚麼?」

「下人每天都入房打掃一次。」

貴重之物,只是幾件龍某人棄置不用的暗 龍長嘯笑道••「那口鐵箱中沒有甚麼

龍長嘯眉頭皺了起來。 南丹青道:「看過後,自當奉告。

副帮主藍天星冷笑一聲道:「南少俠

W80

房何爲?」

龍長嘶滿面困惑道。 「看龍某人的臥

南丹青道••「是的。」

龍長嘯一怔道:「看龍某人臥房?

你的臥房?」

南丹青道:

「龍帮主可否帶在下去看

往堡中行來。

鞋子,龍長嘯即領着南丹青走出會賓樓,

於是,三人沿刀梯下樓,在樓下穿上

「一個叫小珍的侍婢。

「除他之外,還有誰能進入龍帮主這

犬子必飛。」

不會陷害龍帮主才對。 「當然。」 「令郎與侍婢,應該都是十分可靠之

「那麼,龍帮主不承認這柄鯊魚劍是 「外人有無可能潛入貴帮總壇來?」 「不可能。」

怎麼來的?」 你曾經使用過的武器,請問這柄鯊魚劍是 「龍某人不知道……」

不覺得太可笑麼?」 南丹青冷笑道:「龍帮主這樣回答,

龍長嘯勃然變色道。「南少俠這話甚

,此事又與你何干?」 「龍帮主何不承認這柄鯊魚劍是你的?」 龍長嘯衝口道·「就算是龍某人之物 南丹青凝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道:

爲那人告訴我,十三年前殺死家父的就是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關係大了,因

家父比武,在南郊用這柄鯊魚劍殺了我父 南丹青道。「十三年前,你去蘇州找 龍長嘯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

南丹青道•「快刀南雅堂!」 龍長嘯大愕道。「令母是誰?」

《人不認識這個人呀!」
龍長嘯滿面困惑道·「快刀南雅堂?

這件事,好漢做事好漢當,否認抵賴,有 失你一帮之主的風度吧? 個年頭雖然不算短,但我不相信你會忘了 南丹青冷哼一聲道:「龍帮主,十三

天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龍長嘯又驚又怒,轉對藍天星道••

這必是一項你陷害的陰謀!」 如果這柄鯊魚劍確非大哥之物,我看 藍天星神色冷峻地道•「大哥冷靜

劍放入這口鐵箱裏的? 龍長嘯道。「可是,是誰把這柄鯊魚

道你藏放鑰匙的地方吧?」 邏,外人根本不可能潛入,但即使是自己 臥房的四周,日夜都有『十八天將』在巡 人,他也不可能對你的臥房瞭若指掌, 眉頭,沉吟道:「此事確極費解,你這問 藍天星也無法解答這個謎,他皺了皺

藍天星沉吟不語。 龍長嘯道:「是呀!」

丹青,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龍長嘯忽然回對南丹青沉聲道:

南丹青道:「哪件事?」

「當然是事實!」 「令尊被殺之事。」

「你確知當年殺死令尊之人使用鯊魚

黨魚魚!」 得淸淸楚楚,那人手裏拿的就是這樣一柄 門找家父比武時,我雖只六歲多,但我記 「不錯,我親眼看見的,當年那人上

「那人的相貌你還記得麼?」

配了,只記得他年約三十出頭……十「當時只看了一眼,事隔十三年,巳

主今年貴庚幾何?」 三年後的今天,他應該巳四十多歲,龍帮 一四十五。」

「這就差不多了。」

極 長得甚麼模樣?」 道··「那個人呢?那個人多大年紀? 龍長嘯好像蒙上天大的冤社,憤怒至

報信者?」 南丹青道••「你問的是那個向我通風

對!!

聽來,年齡大約不會低於三十五歲。」 部,我看不見他的相貌,不過從他的聲音 「當時他頭戴一頂斗笠,低低遮住面

你效命,但因你爲人太霸道,他無法忍受 「身材呢?」 「是的,他說在你創建飛龍帮時就爲 「他說是我龍某人的部下?」 「跟你們二位差不多。」

來。 龍長嘯一聽這些話,突然縱聲大笑起

,所以才背叛了你。」

龍長嘯笑道:「南丹青,龍某人這個 南丹青道:「你笑甚麼?

將』,而到今天爲止,這十九個人一個不 十九個人,也即是我這個拜弟和『十八天 飛龍帮創立於八年前,當時跟着我的只有 少,沒有一人背叛我!

吧? 南丹青道••「你的部下不只十九個人

目前爲止,也沒有一個背叛我!」說,分舵主以上的人物共有六十四個,到 內,龍某人的部下多達五千,一般兄弟不 龍長嘯道:「當然,包括各地分舵在

> 道一個事實 南丹青道:「這些我都不管,我只知 在你的房中見到了這柄鯊

陷害我的一項陰謀鬼計?」 龍長嘯道••「你不以爲這是有人蓄意

你應該知道他是誰! 南丹青道• 「如果有人蓄意陷害你

會知道他是誰呢?」 龍長嘯道:「龍某人又非神仙,怎麼

接近的人,如果我是你,我一定知道他是 拿到你藏在衣橱內的鑰匙,足證是與你很 南丹青道:「他能進入你的臥房,能

肝胆相照,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們中有 不可靠的,我與他們共患難同富貴,彼此 加上『十八天將』,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個 有二十個,小兒一個,這個拜弟一個,再 人會幹出這勾當!」 龍長嘯道。「與龍某人很接近的人共

沒有殺過令母!」 • 我不知道這柄鯊魚劍是怎麼來的,我也 會在你房中,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吧?」 龍長嘯道。 南丹青道•「這麽說這柄鯊魚劍怎麼 「龍某人只能這樣回答你

你自己看着辦好了!」 龍長嘯道:「不錯,你打算怎麼辦, 南丹青道。 一就這樣交代了事?

是殺死家父的兇手!」 南丹青道··「眼見是實,我認爲你就

面來! 龍長嘯道。「好,你要報仇,請到外

陳武塲上,這時堡中的飛龍帮人物已知南於是,三人離開內院,來到堡中一塊

到塲。

親,一旦跟他動上手,就等於承認其事, • 「爹,這一仗由孩兒來吧! 龍必飛又道。「爹,您沒有殺死他父 龍長嘯斷然道:「不,你站開!」 當龍必飛得知大概後,便向父親說道

屬下等來吧!」

龍長嘯大喝道:「住口,你快給我退

交代,萬一我有不測,你就是飛龍帮的帮 向副帮主藍天星說道: 「天星,愚兄先作 龍長嘯命人取來「飛龍神爪」,然後 龍必飛不敢再說, 默默的退了下去。

小子無理取鬧,大哥不必跟他當眞,咱們 一齊動手,把他收拾了再說!」 藍天星滿面憤慨道:「不,大哥,這

說着,拔劍出鞘,準備動手。

道。「沒有我的同意,誰敢擅自動手,按 帮規處置!」 龍長嘯面容一沉,以無比嚴峻的語氣

咱們當初義結金繭的誓言了?」 藍天星很激動,道:「大哥,你忘了

死的誓言,現在已不切實際!」 是現在,當初只有咱們二人,現在我們是 個中原勢力最强大的飛龍帮,所謂顧同日 龍長嘯沉聲道。「當初是當初,現在

納劍入鞘,也默默的退了下去。 不敢反抗的懾服力量,藍天星被懾服了, 但十八天將却又紛紛拏出武器,似乎 他字字鏗鏘,威儀畢露,有一股令人

W82

不惜受到處罸也要保護帮主的安全。

不着跟一個後生小子鬥氣,這一仗還是由 身繫全帮與衰存亡,有事屬下服其勞,犯 身一禮道••「帮主聽禀,您是一帮之主, 十八天將之首「穿雲摘月楚公明」龍長嘯大怒道:「你們要幹甚麼? 躬

已惡貫滿盈,要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以 横湖海二十年,生殺予奪,壞事做絕,自 多取勝, 豈是好漢行爲!!」 知總有一天要遭報應,但是如果我龍長嘯 龍長嘯大笑道: 「胡說!我龍長嘯縱

認對麾下兄弟不薄,不知何以有人要如此 道。「我感到不解的是,這麼多年來我自 陷害我?」 話聲一頓,神情轉爲感傷,苦澀一笑

件事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我相信遲早 定查得出來的!」 藍天星表情也很沉痛,恨聲道。「這

死了,你要好好主持飛龍帮,切勿使本帮 富貴難,此爲古之明訓。我只希望萬一我 崩潰瓦解,這樣我雖死亦可瞑目矣!」 龍長嘯嘆道··「算了 共患難易,同

與大哥抗衡,大哥可以放心與他一搏!」 子雖是佟熊的門下,若論功力火候,絕難 藍天星道:「大哥莫說喪氣話,這小

丹青,咱們這就開始吧!」 手開始舞動飛龍神爪,沉容一笑道:「南 龍長嘯點點頭,目光回注南丹青,右

五爪銳利就如龍爪,每一爪節均裝有極靈 絲和頭髮、鹿脊筋合製而成的索子繫着, 金打造的,其重約在十斤左右,用一條純 相同,但比一般飛爪略大些,而且是用黃 他的「飛龍神爪」與一般飛爪的構造

厲害得多。 武器和暗器使用,威力較流星鎚、龍蠹鈎活的機關,能使五爪活動自如,此物可做

準備進行一場艱苦的搏鬥 故不敢輕視,當下拔劍出鞘,聚精會神 南丹青對這種飛爪的性能亦有了解

」之言後,心中不免有些動搖,担心殺錯 長嘯地位之尊,如果他眞是殺死父親的兇 了人;因爲他覺得以飛龍帮勢力之大和龍 無力擊敗自己,他只要發動全帮高手之力 手,實在犯不着抵賴否認—— 自己必死無疑,何必抵賴否認呢? 不過,他聽了龍長嘯一番「感慨系之 縱使他個人

於爲江湖除一大害! 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是好東西,殺了他也等 安慰」自己:就算龍長嘯不是殺父仇人, 展至此,他已騎虎難下,他只好找理由 所以,他的信念有些動搖,但情勢發

直奔龍長嘯胸口點去。 一聲「接招!」隨即搶步吐劍,一點寒星 於是,他長劍一抬,功力暗運,口喝

看南丹青的劍法,然後再作應對之策。 開,但沒有發出他的飛龍神爪,他想先看 他這種戰略本來沒錯,但因對手是南 龍長嘯不待他攻近,立刻滑步往旁寫

內。 丹青,結果反而錯了。 龍長嘯雖然往旁竄開,仍在其攻擊範圍之 到空中,立刻爆炸迸飛,化簡爲繁,因此 中途已起變化,其情况就如施放烟火, 因爲,南丹青一劍攻出,招式未老,

清楚,遽然間,但見一大片劍影如網罩至 龍長嘯想看他的劍法,結果根本看不

非泛泛之輩,武功之高深精湛,在中原武 求保仍有餘力,雙足微頓,倐忽便已退出 林排名不在三名之下,故雖然一時失算, 三丈,輕輕易易巳擺脫了南丹青的奇襲。 他有能力創立雄踞中原的飛龍帮,

龍神爪同時投出,勢如流星奔瀉,反向南故不敢再存觀望,於身形暴退間,手中飛 丹青胸口抓去。 經此一招,他已知南丹青果然厲害,

而銳利的五爪巳颷然攻到南丹靑身前! 飛龍神爪端的不凡,只一瞬間,刺目

他的飛爪,立時再搶步而上, 那知龍長嘯的飛爪竟似「活」的一般 南丹青一個擰身錯步,一看已可避開 振劍攻出

途轉變方向,實是匪夷所思,神奇之至! 須扯回重發,而他竟能使投出的飛爪在中 突然中途方向一偏,又向他胸口抓去。 南丹青不防有此,欲想閃避已然太遲 一般飛爪只能直綫攻敵,一擊不中必

劉傷了。 中了飛爪,但仍遲慢了一些,被五爪中的 一爪鈎中左肩,登時肩衣破裂,肩頭也被 百忙中將身一偏,同時推劍格出。 只聽「錚!」的一聲巨響,他的劍格

種痛楚與一般刀傷不一樣,因此而想到龍 異樣的劇痛,他有過刀傷的經驗,覺得這 長嘯的飛爪可能淬有毒藥,不禁心頭一懍 雖是輕傷,南丹青却感到傷口有一陣

二度攻到,同時聽見龍長嘯大笑道:「南 ,暗叫。「糟了!」 但不容他多想,龍長嘯的飛龍神爪已

丹青,你必須在十招之內擊敗我,否則你

木飛快的向龍長嘯翻滾過去 南丹青身子突然就地一滾,像一截滾

心目中是下乘的躲避方法。 不得巳時,是不肯施爲的,因爲這在高手 這叫「懶驢打滾」,一般高手非到萬

次瞬間劍光如電迸射,一輪猛烈的攻擊於 當,因爲龍長嘯的飛爪雖可改變方向,此 回飛爪之際,南丹青巳滾近他跟前, 時已無法掉頭下擊;事實上龍長嘯才想拉 但對付飛爪的攻擊,這一着却非常適 而且

大敵絕不可施出。 的劍法,他恩師曾經一再告誡他非遇生死 又極之凌厲的絕招,是他恩師佟熊最得意 這一輪猛攻,每一劍都是極之詭奇而

當今天下無人能解,以前佟熊行道江湖時 確實厲害無比。 」,一經發動,其威力等於十八人之合, 一倖免,大都在十劍之前即巳中劍身亡, 每次發出這「十八羅漢劍」時,對手無 因爲,這一門劍法名叫「十八羅漢劍

使出這門劍法,但今天他却毫不猶豫的施 南丹青在與白衣秀上兩次拚鬥中都未

發之前殺死他! 擊敗他就沒有機會,那麼他就得趕快在毒 飛爪果然淬有毒藥,旣然他說十招之內不因爲他一聽龍長嘯之言,已知對方的

自己不僅無法破解南丹青的攻勢,就連招的武功,經驗十分豐富,但此刻突然發現 龍長嘯一生會敵無數,通曉各門各派

不趁此幽除,後思必然無窮,還是殺了他才我看他使出的一路劍法耐奇莫測,要是懷叵測,其欲與木靜爲敵已至爲明顯,剛

架或躲避都極困難,一時心頭大駭,迅速

丹青的第十四劍已斬斷他的飛爪索子,第 龍長嘯使盡渾身解敷避過第十三劍時,南 上了他的心口一 十五劍就迫得他跌坐於地,第十六劍已抵 退即可脫險,那也就沒甚麼稀奇了;就在 但是, 佟熊的 「十八羅漢劍」如是後

着! 龍長嘯面色遽然大變,大吼道:「慢

說? 個字一個字有力地道··「你還有甚麼話要 南丹青沒有立刻刺下,滿面剛烈,

緊緊抵着龍長嘯的心口,終使他們投鼠忌驚失色,一齊圍上來,但因南丹青的長劍 器,不敢妄動。 龍心飛和十八天將一見帮主受制,大

龍長嘯慘笑道•「你决定殺我?」

泉 胳臂都失去了知覺,心知毒性即將攻入體 「不錯,我已中毒,我要帶着你同赴黃 ,因此他殺人的意念異常强烈,沉聲道 這時,南丹青已感左肩麻痹,整條左

龍長嘯道:「好,但我有一句話要說 你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話

南丹青冷冷道:「我在聽着!」

南丹青道•「叫你的部下退開!」 龍長嘯道••「說完了,你動手吧!」 南丹青道:「說完了?」 龍長嘯道:「我沒有殺死你父親!」

他們退開一百丈遠,你也逃不出西洞庭龍長嘯突然縱聲大笑道:「我即使命

山,你認了吧!」

叫他們退開十丈! 南丹青道:「我也有一句話要說,你

龍心飛和十八天將大喝道:「你們退開十 龍長嘯一聽此言,立刻向圍在四周的

况下可能有挽回的餘地,於是紛紛後退十 衆人見南丹青有話要說,忖度在此情

丈遠。 就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你納命來吧!」 語之後,突聞南丹靑厲聲道。「沒錯,你 很低,而龍長嘯也低聲回答,兩人交談數 只見南丹靑俯身向龍長嘯問話,聲音

手中長劍一運勁,眼看他就要刺下去

龍必飛震駭欲絕,發出悽厲的嘶叫道

的一種自然反應罷了。知道無法搶救,他們的撲出只是情急之下 丈距離如何趕得上抵在心口的劍?他們都 十八天將也一齊縱身飛撲過去,但十

呆,全身似在一瞬間僵硬,失去了活動和劍並未刺入龍長嘯的心房,反見他神色一 控制的能力,慢慢的往旁倒下,倒在龍長 但怪事就在這一刹那發生,南丹青的

青的腹部疾刺下去

雙足一頓,縱身飛撲過去。

龍必飛適於此時趕到,振劍便向南丹

「住手!」

十八天將隨後趕到,但見帮主不准少中龍必飛的手腕,把他震退了好幾步。龍長嘯大喝一聲,揮掌擊出,砰然格 龍長嘯大喝一聲,揮掌繫出

> 些甚麼? 龍必飛聽得目瞪口呆。

藍天星又道:

南丹青又驚又喜,立刻故步飛奔迎上——咦,他們怎麼起來了?

之情,你太無情了!」

琬琬! 和羅漢脚,轎旁跟隨的也正是蘇大嫂和康 臨近一看,果然不錯,抬轎的是陳七

南丹青大叫道:「玩兒, 你們怎麼趕

對不起你 交集,竟流下兩行珠淚道。「丹青哥,我 康琬琬一見到南丹青,表情一片悲喜

南丹古坦到康琬琬跟前,看見她落淚 陳七二人見是南丹青,便將轎子歇下

龍三現爪龍長嘯是殺父兇手,現在證明又他的心情之沮喪是可想而知的,原以爲雲

他和飛龍帮的製會,至此告一段落;

不是,順來道只不過是藍天星企圖「篡位

的一項除謀手段而已・實際上龍長嘯與

我真 该死… 不禁愕然道。「怎麼回事?」 康琬琬哭道:「我……我對不起你

南州市騰訪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蘇大嫂說道:「南少爺,你…

說到這裏,竟以悲從中來,哽咽不能

而色大暖,後退一步,駭聲道·一大哥,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擘中隔門,突然

已才有報仇的希望。

但是,他預料這種希望一分渺茫,蕭

使用熬魚劍的神秘客多了解一些,這樣自 先生蕭振天」身上了,但頭蕭振天對那個

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丁必飛和侍女之外,只有你能够進入我的

語好一頓,繼之冷笑道。「具次,除

許一號子也完成不了此項心願…

到要想找到殺父兇手是非常困難之事,也

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沮喪、隱隱感覺

兩天本都有准離閉了總層、我想來想去, 道: 一剛才南少俠間我一件事,他問我們

龍長嘯目光如刀釘着他,神色冷峻地

來歷呢?

提供自己有關那個「神秘客」的詳細身世 振天所知不過道聽途出而已,他怎麼可能 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一 **藍天星問道:。「天里,你我結義一場,愚** 我,否則你我都已命赴武泉。」

父親之被殺根本扯不上一點關係。

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有寄託在「九指

龍長嘯忽然然眉長襲一聲,目光投上

幸好你那句『人之府死正言也壽』提醒了 笑道:「咱們由人并點上了人家的思當, 肢已能活動自如,當下站了起來,微微一 你解去體內之毒,不碍事了。」

南丹青暗暗連氣,果覺氣力暢通,四

常之後,南丹青也正好蘇醒過來。

當龍必飛爲南丹青的眉傷收藥包禁罗

第二天晌午

, 南丹南在龍必飛的恭公

■ 乘船到東洞庭山上岸, 雙方拱手而

龍長州笑道:「南丹青,龍某人已替

去取樂來替他數傷!」

等於承認是殺他父親的 龍長啸搖搖頭道:「不

, 愚兄若殺了 必形

就是你的!」

話響中

人已如影隨形電撲而上

你一個機會,今天你殺得了我,飛龍帮士

龍長嘯大笑一聲道··「別走,愚兄給 藍天星而色繁白,突然頓足疾退。

南丹青頓感不妙,急忙打開橋門一看

駭然道:「我娘她哪裏去了?」 但見轎內是空的,頓時心頭大大一震, 陳七道:「失踪了。」

結舌道:「失……失踪了?」 南丹青腦門彷彿挨了一下重擊,瞠目

客模不久,她就上床睡覺,到了初更時分 康姑娘入房探視,發現蘇大娘昏睡不醒 陳七點點頭道:「是的,昨天你離別

康琬琬哭着道:「我叫了她半天都叫

主人動手,他們也就不敢動手了

不就是一種拖延戰術麼?」 見血封喉,剛才你故意找話題跟他交談, 昏迷,不禁釋然一笑道:「大哥智計過人 ,這一拖延就把這小子拖垮了! 藍天星笑道。「大哥在龍爪上淬的毒 龍長嘯起身淡淡道:「怎麼說?」 副帮主藍天星上前一看南丹青巳中毒

雖然不敢說是正人君子,但還不致這麼卑 龍長煽神情一肅,說道:「不,愚兄

拿解藥給南丹青服用! 他一面說一面掏出一只小磁瓶,似要

藍天星一怔,說道:「大哥是要替他

龍長廟道:「不錯

呢?」 ·這小子一口咬定大哥是殺他父親的兇手 藍天星大不以爲然道··「不對!不對 大哥應該趁機除去後患,豈可縱虎歸山

子無理取關,今日不除,將來必成本帮大龍必飛接口說道:「正是,爹,這小

不在外!」 入南丹青口 必飛,你記住為父一句話,外來大患易除 內在大患難防,如今本帮的大患在內而 ·丹青口中,然後才向兒子正色道。「龍長嘯充耳不聞,倒出一粒解毒丹納

藍天星問道:「大哥,他剛才跟你談

道……」 南丹青面色一陣著白,断聲道:「這

麼說,我娘是被人病走的?二

解開穴道,她說他輕着了,甚麼都不知道 ,她是在入睡後喪人點了皆穴的。」 康琬琬道。一正是,後來我為蘇大樓

一沒有。 房中有沒有留下甚麼東西?」

幾乎踏過了蘇州城 「有沒有去城外找過?」 四句一個角落…

「我立刻四出尋找、從初更找到天亮

「後來呢?

南丹青潭身後打 「找了,就是甚麼都沒發現!」

,我對不起你,不過我想來想去,這一定 康琬琬又流世道:一丹青母,我終死

是白衣秀士幹的好事! 南丹青搖搖頭,以近乎虛脫的聲音前

便在路邊坐下、靈傷的低申看四 不速客』,他不敢幹冠種事的… :「不一定,他父親是名滿天下的『天外 他感覺全身無力,好像麥虛脫一般。

唐已經够多丁。為甚麼這獨不脫歲期? ——可憐的母親・她遭豆的打些與抗人生的路途上。何は 黑洲坎山嶼原? 是龍?是謹拠走了她?其目的何

認為這不是自表秀士幹的,那我就不懂了 是難過,悲嘆一聲道:「丹青哥,如果你 康晚晚見他那副傷心的樣子,心裏更

你去飛龍帮結果如何?」 南丹青道:一機能帮主能長騙不是發

W84

,爲了覬覦帮主一位,你竟不顧咱們結茂 藍天見,我實在沒想到你心腸這麼毒辣

南少俠欲殺我時,只有你一人袖手劈觀 面色一般,再說道:「再其次,剛才

路上有一乘轎子迎面緩緩而來,轎子兩邊

那知才動身趕過一二里路,忽見前面

先返回蘇州與母親和康琬琬會合再說。

他健步如飛的往蘇州方向疾程,決定

南丹青一眼就認出那是母親一行五人! 還有兩個步行的婦女,雖然距離尚遠,但

W85

當下,便將自己進入飛龍帮的經過情

「原來如此,結果呢?

形說出來。

個耳光,就叫他滾。」 上展開一場拚鬥,最後藍天星不敵落敗, 逃走,被龍長嘯趕上了,兩人就在練武場 「藍天星的陰謀被拐穿後,企圖突圍 不過龍長嘯沒有殺他,只重重的摑了 他幾

「他滾了?」

「那麼,你娘被擄去,會不會是他幹

不可能在昨天上午趕回西洞庭山。」 三天前離開總壇,昨天上午回到西洞庭山 ,以路程和時間來推測,如果他下的手, 「不大可能,我問過龍長嘯,得知他

刦擄我娘的理由。 」 死龍長嘯,他的目的只在借刀殺人,似無 計哄騙我去飛龍帮,自是認定我有能力殺 或者是他的帮手幹的?」 :這倒有可能,不過他既然設

以便萬一失手被捕時,可藉此來要脅你 「他怕陰謀敗露,故先派人擄去你娘

「琵琶娘子和山林四魑呢?」

也有可能。」

「如果是他們,那可麻煩了。」

是誰幹的,我想他的對象是我,他們南丹靑突然抬起頭,劍眉一揚道。。「

應該會來找我吧?」

這句話,聲音陰惻惻的,冷冰冰的! 驀地,近處一座小山坡上,遙遙傅來

坡上站着一個人,其人正是飛龍帮的副 南丹青霍然跳起,循繫一望,但見小

青相距約有十幾丈遠 他站在小山坡的一棵大樹下,與南丹

此刻,他胸中充滿熊熊的殺人的意念

南丹青不聽,繼續走過去。 藍天星喝道•「站住!」

藍天星面色一變,悍笑道:「再走上

日無寃近日無仇,你擄家母何爲?」 青雖在盛怒之中,仍被攝服了,連忙停步 憤怒地道·「姓藍的,我南丹青與你往

去令堂,以便在必要的時候要挾你!」 的不錯,我爲防事敗被擒,所以先派人擄 南丹青咬牙切齒道:「你的陰謀雖然

失敗了,但你的命還在!」

藍天星笑道·「我要你協助我坐上飛 南丹青冷冷道:「甚麼意思?」

還在,所以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訴你。如果你想登上帮主的實座,只有一 **噱究竟是多少思怨;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告** 個辦法。憑你自己的本領去奪取一

龍長嘯,你又拿甚麼去服人?」 南丹青道•「那麼,我縱然替你殺了

沒有想到一下江湖,竟惹上了這許多是非

殺父之仇;這本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想也 師學藝,苦練十二年的武功,目的只為報

他心中既憤怒义焦急,想一想自己拜

南丹青垂頭不語。

已去殺人,這究竟是甚麼世界啊? ,如今一個八桿子打不上的人竟要利用自

康琬琬知道他很傷心憤慨,伸手搭

藍天星道··「這個你別管,只要龍長

南丹青雙目一瞪,神色嚴肅地道。「

令堂有死無生!」 首級提來見我,我立刻釋放令堂,否則

星,虧你還是在江湖上混的,你卑鄙!下 生生的將他撕成一片片,怒吼道:「藍天 ·無恥!」

駕,逾時不至,或沒有龍長嘯父子的首級 落之前,我在吳興西郊的白雲古刹恭候大 時間,今天是六月十四日,六月十六日日 ,你就得準備替令堂收屍!」 藍天星又哈哈大笑道•「給你三天的

也好,此事他該負一部份責任。」

南丹青道。「如今藍天星巳不是飛龍

康琬琬道:「那麼,咱們就去見見他

殺,我却不能爲救母親而去殺人。」

南丹青截口道。「不,龍長嫋縱然該

所爲早爲武林人所不齒,像龍長嘯這樣的

康琬琬道。「飛龍帮横行江湖,所行

南丹青緩緩說道·「去殺龍長嘯父子

康琬琬又道:「走,咱們去飛龍帮走 南丹青日喻淚光,默然不語。

人殺了正可爲江湖除害-

南丹青縱身疾撲過去。

帮的人了。」

所踪了し 望無際的樹林,藍天星巳杳如黃鶴,不知

南开青心知不可能追上也,不覺長度,不禁一呆道是一被他逃脫了?」康婉琬隨後趕到,一看樹林浩瀚如海

部的情形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你和龍長 藍天星道··「我沒有能力去殺死龍長

聲道··「是的,這像伙非常狡猾……」

康琬琬惶然道:「這下怎麼辦?」

嘯父子一死,我就有辦法控制全帮。

你要我去殺死他們父子?」 藍天星點頭道:「對,你把他們父子

> 哥,我不相信他會殺害你娘,這對他沒有 他眉膀,以安慰的口氣道:「別急,丹青

點好處。」

南丹青恨不得一個箭步趕過去,活活

見!

但撲到小山坡上時,只見山坡後是一

語畢,身子往後一閃,頓時就隱沒不

也許知道藍天星的行踪…

南丹青道··「我不期望帮助

,不過他

義上也該帮助你呀!

康琬琬道:「就算如此,龍長嘯在道

必敬問道:「不要,你下去吧!」

掌櫃的應聲退出。

滿一杯酒,然後舉杯笑道。「來,敬二位 杯! 龍明珠提壺為南、康二人和自己各斟

語畢,一仰而盡,頗饒丈夫氣呢! 南丹青道謝乾下一杯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妳沒乾。」 康琬琬淺啜即止

不善飲,乾杯會醉的。」 康琬琬蓋澀一笑道:「對不起,小妹

龍明珠道:「相見有緣,這第一杯應

該喝下,否則就是不賞臉了。 康琬琬道。「小妹真的不能多喝,龍

首明珠道。「不成,這一杯妳一定要

姑娘妳多多包涵。」

喝光!」

淡一笑道:「龍姑娘,妳是主,我是客,康琬琬外柔內剛,不喝就是不喝,淡

常言道主隨客便,是不?」 龍明珠爽朗的嬌笑起來,

不喝就不喝,康姑娘好利的一張嘴!」

南少俠昨天去過敝帮總壇?」 她回望南丹青笑道:「聽掌櫃的說,

南丹青道•「是的。」

被刦持之事,希望再與其父見而談談。 南丹青說明解釋一番,接着說出母親 龍明珠問道:「爲的何事?」

道:「奇怪,我們藍叔叔怎麼會幹出這種 龍明珠一聽藍天星變節,不禁呆了, (未完)

帮主藍天星

南丹青面容一寒,舉步向他走過去。

不留情 對於傷害母親的人,他都絕不寬恕,絕

步,你娘就死定了!」

藍天星冷笑道·「剛剛那位康姑娘說 這句話立刻產生了無比的威力,南丹

藍天星哈哈大笑道•• 「就因爲我的命

龍帮主的質座!」

5,道:「藍天星,我對你們飛龍帮內南丹靑明白他的意思,因此聽得心頭

康琬琬問道。「你决定不殺龍長嘯父

船家道:「今天日落之前必到帮主大約何時可到?」

南丹青道··「好,在下就去太湖酒樓

人,在道理上講不過去。」 康琬琬道:「既然如此,你和龍長嘯 南丹青道:「是的,為教母親而去殺

便不會有衝突,我跟你一道去又有甚麼關

已經冰釋,我相信他聽到這件事時,一定 康琬琬道。「不會的,你和他的誤會

好吧,但蘇大嫂他們怎麼辦?」 會設法帮助你,絕無反與你爲敵之理。」 南丹青默想片刻,又長嘆一聲道:「

,找家客棧住下來。」 康琬琬道••「叫他們去吳江縣城等候

琬琬動身奔向前山鎮…… 投宿客棧等候,一切交待清楚後,便與康 龍帮的事告訴蘇大嫂三人,要他們去吳江 ,回到路上,便把自己和康琬琬决定去飛 南丹青點頭稱善,當即與她走下山坡

的那個船家,道明來意。 上,南丹青又找到咋天送自己去西洞庭山 沒多久,已到瀕臨太湖的前山鎮碼頭

在此稍候,待小的先通知總壇一聲,再聽 吩咐便了 那船家沉吟半晌,才說道: 「二位且

說畢,離開碼頭,往鎭上而去。

兩人拱手道:「二位,總壇飛鴿傳書巳到 過了半個時辰,船家回來了,向他們

請二位去鎭上的太湖酒樓相候。」 我們龍帮主說要來前山鎭與二位見面, 南丹青覺得這樣更好,乃問道:「龍

歇歇。」 達,二位先在此小酌一下,在下巳替二位 笑嘻嘻道••「龍帮主要兩個時辰後才能到 的親來招待,引他們上樓進入一間雅座, 知,故對南丹青二人非常客氣有禮,掌櫃 打掃了兩間上房,等一會二位還可去房中 這家酒樓亦屬飛龍帮所有,他們已得到通 恭候龍帮主大駕,謝了。」 兩人回到鎭上,找到太湖酒樓,敢情

櫃的也不必陪着我們,你請自便吧!」 可眺望太湖景色,我們就在這裏等候,掌 南丹青道: 「謝謝,我們不累,此處

在雅座裏邊吃邊談邊看風景。 不久,酒菜送來,南丹青和康琬琬便 掌櫃的唯唯而退。

害他母親 要保持冷靜。並一再斷言藍天星不致殺 康琬琬善解人意,頻頻安慰他不要急 南丹青心情不佳,不停的喝酒

這情景使我想起了王勃滕王閣序裏所說的 蒼茫,汪洋浩瀚,湖上有船,天上有雲, 「丹青哥,你看那天水合一的太湖,烟波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她忽然指着您外遠處的太湖,說道。

頃白,拓開新眼界,萬山合抱數峯青。 聯也寫得不錯,洗盡舊胸襟,一水平舖千 南丹青道。「琬兒,我是個俗人, 康琬琬又指着雅座楹聯道:「這副楹 南丹青勉强擠出一絲笑容,沒開腔

處處都有他們的人,龍長嘯只要發出令諭能化險爲夷,飛龍帮勢力遍及大江南北,康琬琬道。「別發愁,我相信你娘必能救回我娘,我對甚麼都沒興趣。」

,必能找到藍天星。」 正說着,忽聞樓梯登登响,有兩個人 南丹青嘆道•「但願如此了。」

斜揹一劍,風姿英發,令人不敢逼視。 貌嬌羞如花的姑娘,他們一起進入雅座。 走上樓來,一個是掌櫃的,另一個竟是容 且一身衣裳華麗無比,作俠女打扮,背上 這姑娘年約二十,不但貌美如花,而

巳笑嘻嘻的介紹道…「南少俠,我來介紹 名就叫明珠,她剛從外地回來,聽說二位 在此等她父親,所以她就上來了。」 下,這位是我們龍帮主的掌上明珠,芳 南丹青和康琬琬方自錯愕間,掌櫃的 南丹青起身拱手爲禮。

譽滿江湖的南丹青?」 你就是那位兩度打敗白衣秀士,一夜之間 龍明珠含笑打量他幾眼,啓口道。

出她是個很任性的姑娘。 口氣雖甚和善,但從其態度上可以看

娘請坐。」 南丹青又一拱手道:「不敢當,龍姑

溜轉注康琬琬笑問道:「這姑娘是…」 康琬琬點頭笑笑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好。」 龍明珠落落大方在他旁邊坐下,美眸 南丹青道:「康琬琬,康姑娘。」

龍明珠是一杂鮮艷的牡丹 相形之下, 康琬琬是一朵小小的茉莉

掌櫃的替龍明珠擺上杯筷,然後必恭

T86

來的兩個保鏢卡斯和羅拔圖,希望從他們

• 京眞正兇手,他們首先去找賴利 • 京原

,同意和司馬洛合作,一起追查殺死腦利

被可馬洛数了一命後 上回書電黃小

前文提要:

而兩個保鏢認爲祁恩是最有可能殺死賴利 口中了解到賴利·京生前有些什麼仇人

• 京的人,因爲他們之間有地盤之爭的可

的天台上,而他們的目標是對面的天台

黃小虎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所以感到

以現他們正板音繩子向對面天台移過去

有兩個中國人會來找他麻煩,而就在同時 能性……祁思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說是將

,司馬洛和黃小虎則正在爬上一座建築物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閃電拳王

回過來了。 爲如果這樣過去,他就不能把那根繼子拉 事,他並沒有照着黃小虎的方法過去,因 司馬洛把那根繩子解掉了,然後站上 司馬洛却是把道件事視爲輕而易擧的

到牆壁的面前時,他已經把變脚伸了出去 司馬洛道樣,就等於是向牆壁直撞過來了 跳,便像瀔秋千一樣,向對面撒了過去。 攔河上,把那條網子拉緊了,然後向下一 他這雙脚硬中帶敗地把將壁撑住,慢慢 不過,可馬洛却是心裏有數的,當他緣 一時,黃小虎也不禁大吃一驚,因爲

裏面就是堆滿了貨,一箱一箱,一袋一袋。座用以栽貨的屋子,他們所進入的頂樓,

的衡力抵消了,跟着,他就安然無恙地爬放驗,於是就發揮了彈簧的作用,而把他

道。

的,我祇是注意賽果,和計算輸贏-「對不起,」祁恩說,「我不看拳賽

果的!」 說,「你們這種人,事先就已經知道這賽

爲什麼你會殺死他而不是殺我!」 那種人才會幹,他想贏更多,但這也就是 的,我祇贏平均率就已經够了。賴利·京

是你殺他的。」 「我沒有殺死他!」黃小虎吼道,「

跟我開玩笑嗎?每一個人都知道是你殺死 賴利·京的,黃小虎,你自己也知道!」 「我們就是來要你承認是你殺死賴利 「你們究竟來幹什麼?」祁恩說,「

們爲什麼!」 京的,」司馬洛說,「而且你要告訴我 「唔!」祁恩冷笑着,「這就是最好

祁恩伸手摸摸鼻頭・「唔,這是一個

好主意,爲什麼我早沒想到呢?」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着司馬洛,咆哮地道:「你究竟是誰?」 習慣受命於人了。他把手放了下來,又瞪 算紅得沒有那麼厲害,也許他現在是稍爲 祁恩的臉又開始紅了,不過這一次總

兩屋之間的距離是近得多了。 又是另一座同樣的住宅,祇不過這一次, 小虎一起走到天台的另一邊,那邊的對面 他又把那根繩子收了起來,然後和黃

他自己所說,美國總統也不容易接近他。

這座屋子在這條街的盡頭,而街口都

祁恩是把自己的地方守循得很好的,正如

他們之所以走得這樣辛苦,乃是因為 這裏就是那恩所在的那問屋子

面,沿着黑暗的樓梯下 走得多了,他們到了道天台的門口,那門 却是有沒鎖上的,他們很順利地就進了裏 就躍了過去,到了這座天台之後,路就易 他們用不着繩子,兩個人輕輕一躍, 法。

相同,然而却並不是作住宅用的,這是一 這一座屋子的格式和隔隣那一座雖然

> 上面進來,他們就可以深入了。 一個樓梯口,就踏到樓梯上,沿着樓梯下 口進去的話,他們也不會走得遠的。但從 能隨便進去的。如果司馬洛和黃小虎從街 有那恩的手下在把守着。等別人物,是不 他們通過這些貨物堆的中間,到了り

關係,他所做的,實際上是賭的生意,而多帳要算的,而這些帳,與這裏的貨並無 在樓下 **祁恩選是在算着帳。他有很**

「難道你不認識我嗎?」黃小虎咆哮

「你大概不用注意賽果吧?」司馬洛

祁恩搖搖頭•「不,我不幹這種事情

的問題了!爲什麼,爲什麼我要殺他!你

電話,求他通融一下,帳遲一點才付。

「這種生意眞不容易做呀!」有人在

顯然,這是一個付不出帳的人打來的

後面柔聲地說。

你通融?」

摔下了,一邊又喃喃自語着:「付不出錢

這樣,他就很難有機會碰到那隻抽屜,去

選擇。他祇好轉了過來,倒轉着坐在那裏

但是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却也並無

,騎着那張椅子,兩隻手就擱在椅背上,

類。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放心得多了。 按喚人鈴了,亦不能從抽屜裏取出手槍之

在這裏,他們是很安全的。祁恩的手

那我就糟了!二十四小時!」他把電話

那賭什麼?你贏的時候,我又沒有求過

帳就可以報銷,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行

光的前額也是一樣。他顯然也是不習慣受

祁恩的臉脹成蕃茄般的顏色,連那光

人呼喝的。

,從天台跳下來!他們知道你死了,這筆 你你應該怎樣做嗎?你可以爬上一座大厦 以不付帳,那我很快就要完疍了……告訴 和我交易的都是老友,如果凡是老友都可

說,

「他說轉過來。」

「你沒有聽到他說什麼嗎?」黃小虎

着問。

姿勢。

「你們—

-怎麼進來的?」

祁恩吶吶

們,把手放在椅背上,我喜歡這種友善的

「轉過來吧,」司馬洛說,「朝着我

知道,我們是老友!但許多人都是老友, 的,你不給我,難道要我替你填嗎……我 知道我又不是大老板,帳目我也要交上去 有用的!帳一定要結,而且非結不可!你 一會,然後怒吼起來。「媽的,你講也沒

電話又响了,祁恩拿起聽簡來,聽了

「不要碰!這對你是不健康的!」

祁恩呆在那裏了

時!我多給你二十四小時,這是特別人情 了……好吧,我帮你一個忙吧,二十四小

而且別說出去,別人知道了也要學樣

就歸你所有了,」司馬洛說,「這就是爲 告訴我爲什麼吧!」 「你殺了賴利·京,他有許多客戶,

「把手放下來!」司馬洛沉聲喝道:

要你把兇手交出來-「告訴我,你是派誰去殺賴利。京的?我一我是來主持正義的,」司馬洛說, 「我是來主持正義的,

連在一起談的。 個都是瘋子!如果你認為我是殺他的人, 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喜歡把總統和他自己 你一樣會認爲總統是殺他的人!」他似乎 「你們瘋了,」祁恩吼道,「你們兩

證明你不是!」 人,」司馬洛說··「除非你能提出證據, 「我們認爲你是主謀殺死賴利·京的

好了,用不着找這種奇怪的藉口!」 給你們捉住了,你們想殺我,那你們就殺 不明白你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好吧,我有證據證明我是,」祁恩說:「媽的,我 「我沒有證據證明我不是,你們也沒

是死於地盤之爭的話也不是祁恩所幹的。 護。也許這正是他並沒有作賊心虛的表示 大相信他們眞是爲了澄清黃小虎的冤情而 來的,亦不怎樣急於爲這一點而替自己辯 ,也許正如卡斯所說,賴利·京是死於私 司馬洛感到自己有點傻氣了。祁恩不

是派誰去行兇的?」 都敲斷,最後你還是要說的。說出來一 沒有人帮的, 祇是替自己招來更多痛苦而已! 麼說也騙不倒我們的 「別再演戲了,」黃小虎說,「你怎 後你還是要說的。說出來!你,我們可以把你的骨頭每一根招來更多痛苦而已!你在這裏 。你不肯坦白承認,

公司。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去殺 你說我是爲了搶賴利的客戶,你查查我 「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開一間謀殺 「我根本不習慣派人去行兇。」 祁恩

兩個中國人來了

他連忙伸手去拉抽屜,司馬洛的手從

中一人是黃小虎,當然亦認不得另外一個

司馬洛和黃小虎。不過他既認不得其

呐地說· 「你們

-你們是怎樣來的?」

祁恩臉上那陣紅潮過去了之後,就吶

「但你不應該先問問我們是什麼人嗎?」

「我們一會才告訴你,」司馬洛說,

「你們

你們是什麼人?」

「這就是畢先生,外號黃小虎。」司

人就是司馬洛。他祇知道是兩個中國人。

他後面的麻袋上,正在對他微笑着。

。他連忙轉過來,看見兩個中國人就坐在

聞的

裏是孤立了,可以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 也要先打電話進來禀明的。所以祁恩在這 們也不敢擅自進來,而他們要進來的話, 下都是守在外圍的,沒有祁恩的召喚,他

祁恩嚇了一跳,差點連椅子也翻倒了

W88

指着他

背後伸到前面來,露出了手中那把手槍,

「不要碰那抽屜,」司馬洛柔聲地說

你就是殺死了

「你呢?你又是-

什麼?黃小虎?

馬洛說。

可以看看我的帳簿裏有沒有賴利的客戶的 意是有做帳的,做生意,不能不做帳,你 的帳好了,我的帳簿就在這裏!我們做生

個人面面相覷。 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有點爲難了,兩

會認得!」 客戶是賴利的,你給我們看了,我們也不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不知道哪一些

知道!」 帳上就不會有他們的名字,你們對一對就 裏有新帳也有舊帳,如果是新的客戶, 「這還不容易嗎?」祁恩說,「我這

說

小虎說:「你對一對吧,老畢!」 **黄小虎有點尷尬地說:「還是你來對** 「這倒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轉對黃

這時,司馬洛才醒起黃小虎的文化程

度是並不高的

可能就要使他看得頭昏腦脹了 文報紙也許還看得來,叫他看帳簿之類, 的英文,也還是有限的,叫他去看一份英 文字比中文字還認識得多,不過,他認識 之後也是向運動的方面發展,可能他對英 他自小就沒有什麼機會讀書,長大了

說 「很好, 讓我來吧!」司馬洛也只好

字,和舊帳簿上的大致相同,新客戶雖然 遍。果然,一如祁恩所說,新帳簿上的名 不是沒有增加,但是並未多到足以引起殺 他把祁恩那堆帳簿拿了起來,翻了一

一套帳簿呢? 什麼人會進來查稅的,爲什麼他要預備另 以呈給稅局的帳簿,而他這裏也不準備有 恩也不會有另一套帳簿的。他這並不是可

的。 聽說賴利一死掉之後,他的客戶也會歸你 「這也有點不對,」司馬洛說,「我

他 「誰告訴你的?」 祁恩瞪着眼睛瞧着

「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司馬洛

有把握得到他的客戶!」 殺別人,幹別的事情了!殺了賴利,並沒 會殺賴利!動用到殺人的方法,我就會去 爲我會因此而殺死賴利,那你是個大傻瓜 祁恩說:•「不錯,有這個可能性,但他以 我如果爲了利益而殺人的話,我也不 「我告訴你,你的消息並不可靠,」

就不會和新人交易,而轉過來和你交易了 !」黃小虎說。 「但如果這其中有認識你的人,他們

殺他了 利交易的客戶。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理由 一定如此,而且,我並不認識很多和賴 「可能如此,」祁恩點點頭:「但並

司馬洛和黃小虎面面相覷。

你,你不會在監試憂毒死,但你也不會活能賴在我的頭上,我的朋友們也不會放過是你殺人,是我去殺的?告訴你?即使你為我會乖乖地跟你上警局去,對他們說不為我會乖乖地跟你上警局去,對他們說不 祁恩說, 去找個流浪漢,找個白痴吧!難道你以 「媽的,黃小虎,你究竟想怎樣?」 「你想找替身頂罪,也別來找我

「來吧,」祁恩說,「你要殺我,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

動手好了,用不着講那麼許多的!」 你

你以爲會是誰叫人去殺死賴利的? 我們找錯人了。但,你有什麼猜想嗎? 「對不起,祁恩,」司馬洛說,「也

「每一個人都知道是誰!」 「你們又在和我開玩笑了,」祁恩說

狈的 「不是我!」黃小虎吼叫着,有點狼

察,又不是陪審員!」 他,就是我相信了也沒有用,我又不是警 「別告訴我!」祁恩說, 「有人殺了

來。」 什麽我來找你。我要把這個嫁禍的人找出 有人殺了他,嫁禍在我的身上,這就是爲 「我真的沒有殺他,」黃小虎說,

個人不會是我,我沒有興趣管。 「那你找錯對象了,」祁恩說,「這

一猜。」 司馬洛把槍擺一擺••「破一次例,猜

那麼我告訴你吧,我猜的也是和別人猜的 這一位是誰,但是我看,你是受了他的騙 樣,你,黃小虎,你殺他的。我不知道 他騙得了你,但是騙不了別人的!」 祁恩咽了一口唾沫。 「你眞要我猜

的 就像有什麼塞在裏面,快要使他窒息似 黃小虎的喉嚨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

來吧 司馬洛對他做了個手勢••「去找繩子

己中寃的。但如果沒有帮會在鬧,他們就去研究,你是怎樣能不被懸察提到而爲自,人們的注意力就轉移了。他們不會有空 沒法解釋怎會容許你到處橫衝直撞,也找

是不公平的,我上了 -」黄小虎哽塞地叫道•「那 你們的當。」

不到你了。」

做, 謝地,多謝我來了,因爲我對黑社會不感 找出來的!」 行兇原因是什麼,總之我會帮助你把兇手 你把那個真正的兇手找出來。不管真正的 興趣,我祇是對你感興趣。我祇是想帮助 我並沒有說我會這樣做。你應該謝天 司馬洛微笑。「我祇是說他們會這樣

黄小虎舒了一口氣。

「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必要時,他會犠牲我的?」 ,是嗎?」 黃小虎說,「你早已猜到,在「你——你早已猜到他們會這樣做的

了這個理由,我才參加這件事一 老實說,這種人我見得太多了。也就是爲 「是的,」可馬洛說, 「我猜到的

這美麗的外衣下面。比警方的勢力更大。表看來是多麼美麗!但是,黑社會就躱在一口氣。「看,多麼美麗的一座城市!外 一口氣。「看,多麼美麗的一座城市!外霓虹光管亮得使人眼花繚亂。黃小虎嘆了 我希望他們把黑社會都消滅了。 他們的車子經過城市中心區,彩色的

域

出蚊子來,光是去消滅那些蚊子,有什麼 是有沒有黑社會的問題。這就像汚水裏長 用?問題完全是在汚水的上面,沒有汚水 「沒有用的, 」 司馬洛微笑,「這不

> 你們想幹什麼? 然有的是繩子。祁恩恐怖地看着他們••

你吊死,祇是要把你縛起來,不讓你叫喊 使我們逃走得容易一點罷了! 司馬洛對他微笑。「找繩子不是要把

「難道你還歡迎我們再留下 「你們要走了?」

我不喜歡殺人,但我會殺死你們 的面前露臉,因爲我會殺死你們的一 「別再來這裏了,而且,也永遠不要在我「讓我給你們一點忠告,」祁恩說,「讓我給你們一點忠告,」祁恩說,

的咀巴,使他不能繼續說下去,而祁恩的可馬洛的槍一伸前去,槍管塞進了他 臉又變成番茄一樣紅了。

大施恩了,你還說要殺我們?」 義的話,祁恩,我們不殺你,對你已經是 祁恩的喉嚨發出「格格」的聲音,口 司馬洛冷冷地說:「別說這種忘恩負

涎沿着下領直流下來。 司馬洛把槍管拔出來,代以一條手帕

過黃小虎的繩子,把祁恩縛在椅子上。 手帕整條塞進了祁恩的咀巴裏,然後他接 。這手帕是從祁恩衣袋裏搜出來的。他把

呆地瞪着他們。 祁恩既不能動,亦不能罵,就祗能呆

約半個鐘頭之後就可以掙脫的!」 縛得太緊,你祇要落力一點掙扎,我看大 是帮了你一個大忙了,因為我並沒有把你 「聽着,祁恩,」司馬洛說, 「我又

所以祇是瞠目看着他 祁恩不明白他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嘆着氣·「我們偏偏就

「你沒有辦法要求更多了,」司馬洛

存,這也就是我要帮助你做的事情了。」說,「你祇能够盡可能在這灘汚水保持生 「那他們呢?」黃小虎說, 「如果我

希学 的事情解决了,而結果證明並不是他們所 一的事情,那他們不是很麻煩嗎?」 司馬洛說

的事情而努力?」黃小虎微笑着問,他的,「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派能爲我們自己 心情凝然地是已經好轉了 「那却是他們的事情了。」

自己的事情努力。我們去找另外一個!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繼續爲

卡斯肯定了他就是殺死賴利的人!」 「這個人,」黃小虎與奮地說,「似

平 「卡斯肯定的兇手是你,不是別人。」 「別那麼高興,」司馬沿冷冷地說:

物了,」黃小虎說:「我自己知道不是我 「他他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一個嫌疑人

那很顯然就是他! 「我倒希望我也像你那麼樂觀!」

他們的車子又開到了城市的另一個區

色,而屋子的外面都有一小塊私人的草坪 立的一層或者兩層的木屋,多數是漆成白 **那個地區是富裕得多了。屋子每間都是獨** 。環境是不錯的。 那裏是一個近郊的住宅區,此較祁恩

上兜了一個圈子,看見他們心目中要找的 司馬洛開着貨車,在這一區內的街道

出去的人,一定也是進過來的人,這些人來的人,而不注意出去的人。他們認為,並沒有受到阻止。祁恩的手下祇是注意進他們經過祁恩的手下看守着的地方, 進來的時候已經受過了注意,出去時是不

這部偷來的汽車,而轉到了大貨車上去。 了那個有一部大貨車擋着的巷口,棄掉了 口氣。 當大貨車開動之後,他們才真正地舒 他們順利地離開了那裏,把車子駛到

問題想問你的! 「司馬洛,」黃小虎說,「我有一個

他掙脫了之後,祇要他不說出去,就不會 受了司馬洛的意見,不把這件事張揚。 間是可以做出「唔唔」的聲音的。他也接

的。於是他就沒有做聲了,雖然他的喉嚨

不見了。祁恩落力一掙扎,他是可以掙脫

他和黃小虎一起閃到了貨堆後面去,

「好了,我們走!」司馬洛說。

現在是還沒有能力把話說出來的。

「有點道理!」祁恩祇是這樣想,

生過這件事。你的面子仍然可以保存!」說,「臧要你不說出去,就沒有人知道發

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件事了

洛說 「問吧,你是有自由發言的!」司馬

相信我,你用槍指着他的鼻子,他也不相

。 黄小虎一面在咒罵着。「媽的,沒有人

司馬洛和黃小虎很快就到達了天台上

爲了報仇 事情真的並不是他們在爭地盤,如果祇是 「如果 黄小虎說,「如果這件

「初步跡象,就正是如此。至少,不會是 「看來似乎是如此了, 」司馬洛說

相信你的!」

,」司馬洛說··一現在就祇有警探和我是

「你現在的確是水深火熱的,黃小虎

」黃小虎說,「他們祇是要對付黑社會。 如果證明真的是如此 那就不是警方要做的事了

對,」司馬洛說,「他們猜你是猜對了,

小虎說,「原來警察也會有對的時候!」

那想派人殺他的。」

「不過這一次,他們却是有對也有不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警察可愛,」黃

但,他們猜這黑社會爭地盤,也許就不對

接着他們又沒有空說話了,因為他們

是你的運氣,否則一 做吧,」司馬洛說,「我會把你解上法庭 公事公辦。如果陪審員相信你的話,那 「如果我是警探,我告訴你我會怎麼

司馬洛的手臂,「你答應過-「這不公平的!」黃小虎猛的捏住了

付黑社會的機會,他們就讓你去中冤,」 司馬洛說,「因爲當帮會鬥爭爆發了之後 「他們祇是答應過,如果這是一個對

W90

是有好幾部汽車停着的,司馬洛在其中的

隣屋的屋頂下樓,到了街上。那裏的路邊

就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裏。

部把車門弄開了,

和黄小虎坐了上去

有再到另一間屋子的上面去了。他們就從 越到了隣屋的屋頂。不過這一次,他們沒 **义得忙着飛簷走壁。他們又用來時的辦法**

沒有睡。」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傢伙還

W91

在這樣一間屋子裏,收藏着一個這樣美麗 「他倒眞懂得享受。」黃小虎說••「

也不算得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了。 點的,而這就是他的缺點。無論如何,這 許這不算是一種好習慣,但是,人總有缺 險,喜歡抱打不平之外,也喜歡女人。也 那是因爲他自己也有這種習慣。他喜歡冒 馬洛微笑。他對這種習慣並不表示劣評, 「有些人是在女人身上鬆弛的。」 司

包藏住了。 的底下停車,讓大樹那濃黑的陰影把車子 再兜了一圈,他們就在路邊一棵大樹

是穿着那黑色的衣服。 兩個人下了車,向屋子走去,身上還

一身衣服,就已經要叫人疑心了。 如果碰到警察,那是不妙的,單是那

以看到的 個治安相當良好的地區, 而且, 當警察來 總是兩個警察乘警車巡來,遠遠就可 不過這裏沒有巡警。這裏一向都是一

小虎走向屋前,司馬洛却走向屋後。 兩個人走近了 屋子之後就分開了,黄

一個女人的聲音叫道:「誰?」 **黄小虎踏上了屋前的陽台,伸手去按**

門並開了,閃身跨進了那黑暗的厨房內。响起來的時候,他就站了起身,輕輕把窓廊外的司馬洛也可以聽到。當門鈴第二次那門鈴的聲音也是傳到屋後的。躱在厨房 黄小虎的回答,祇是再按一次門鈴。

> 到了厨房的門口,等着,一面聽見一個女 人的聲音在前頭說: 「這麼晚了,你來找 他聽見拖鞋的聲音向屋前走去。他閃

國女人 那是一把有法國口音的聲音。一個法

找他?」 静了一靜,那女人的聲音說:「是誰 黃小虎說:「查德先生在這裏嗎?」

事情要告訴他。」 「我……」 黄小虎說, 「我有些緊要

「查德不在這裏!」那女人說。

我是爲了生意上的事!」 這個時間他應該在這裏呀!請你告訴他, 「他不可能不在的,」黄小虎說,

德從來不會在這裏辦生意上的事的**,**而且 ,他也的確不在!」 「你找錯地方了,」那女人說,「查

問 「你可以讓我進來看看嗎?」黃小虎

把槍的槍管抵住了她的額,使她停住了。 門洞上那隻小篾子碰上了,轉身,差點撞 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但是,司馬洛手上那 吧!不然我要叫警察來了!」她憤怒地把 「你瘋了!」那女人勃然地道,「走

臂, 是殺你的,祇要你開門!」 暈倒了。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執住了她的手 把她支持着,一面柔聲地說,「我不 她的兩眼翻白,混身發軟,看來就要

了恐懼的影响,她的聲綫變得似小貓了 •」司馬洛說•「你沒有聽清

「你們……想怎樣?」她吶吶着,受

「他呢?」黄小虎問。

「不在房間裏,」司馬洛說,「我已

惡狠狠地問。

惶恐地看着他,「你們……不是查德的朋

「你把他交出來,就沒有你的事了。我 「這是我們和他的事情,」 司馬洛說

「他不在這裏,他已經走了 「但是我已經說過了,」那女人說

到明天中午是不會出去的! 的,而照他過去的習慣,他來了這裏,不二個鐘頭之前我們有人親眼看見他來這裏 「這謊話說得不好, 」司馬洛說,「

許他是有生意上的事情。」

是那種堅守習慣的人,從來不會破例, 不是出去辦公事!」 「查德不在晚上辦理生意的事情的 「這個謊話也說得不好,」司馬洛說 他 他.

憤怒地叫了起來。

的舒適的那種睡衣。 感的睡衣,專爲取悅男人而不是爲了本身 看到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而且很年 輕,很可能不超過二十歲。身上是一套性 街燈把黑暗的廳中照亮了一下,他們可以 那女人把門開了。黃小虎閃了進來,

不會傷害你的!」

「但他剛剛走了,」那女郎說,「也

「我沒有說謊!」這女人提高聲音,

時是很多疑的,現在他就懷疑,她提高聲司馬洛馬上向上面望望。他這個人有

「他在哪裏?」黄小虎轉向那女人,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那女人

閣樓上去看看,你看着她,如果我和什麼 」然後轉對黃小虎,柔聲地說··「我要到 他的槍一動,警告道•「低聲一點! 人掙扎起來,你打破她的鼻樑好了!」

地一開一合着。 **黄小虎在她的臉前舉起了绛頭,恫嚇**

不是在閣樓上?」 「不是,」這個女人還是搖頭,「我 「現在怎樣了?」司馬洛問,「他是

梯上了閣樓。那裏的門掩着,而電燈掣是 威脅到她的美麗,還是不生效。 已經說過了,他不在這裏!」司馬洛即使 他走到了屋後去,沿着那裏的一度樓 司馬洛說•「我上去看!」

在門外的。司馬洛把電燈掣開了,然後開

這閣樓而不在灰塵上留下脚印的。 過這裏了,剛才也沒有。沒有人能够進入 而這些灰塵上並沒有脚印。很久沒有人進 找尋。因爲,那地板上是舖滿了灰塵的, 都可以躲着一個人的,司馬洛却沒有進去 設物,冬天的用物之類。這閣樓是用作儲 物間的。雖然那裏面是有很多東西的後面 裏面放滿了雜物,破傢俬,過時的擺

查德不在這裏。

個人。查德是不在這裏的 一遍。沒有人。這屋裏就祇有這女人一 司馬洛回到樓下,再在各個房間裏搜

司馬洛又回到了黃小虎和那個女人的

「我早巳告訴了你的!」那女人記「他不在這裏。」他對黃小虎說

是他來找我的。」 他的寫字問去的,而且我也很少找他。總仙妮黛聳肩道。「我找他,總是打電話到

算了,我看你也是真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的 所以,我們還是走吧!」 司馬洛再凝視了她一陣,搖搖頭・「

吵不鬧,讓我們靜靜地離開就行了。你答 的,范仙妮,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你祗要 說什麼。司馬洛搖搖頭。「不,不用害怕 應嗎? 忘記了這件事,當作沒有發生過什麼,不 在她開口之前,司馬洛巳經猜到她是要 那女人有點慌張了,眼睛一睁,不過

也不會反對這個協定。她連忙點頭。「我 類人,就是對查德的朋友,她也抱有戒心 相信她會有這好運氣。她知道查德是哪 答應!我答應!」 ,更不用說不是查德的朋友了。但她當然 范仙妮的眼睛一閃一閃着,簡直難以

回 我們在這裏逗留一會,自然就會離開的 到你的房間裏去,睡在床上閉上眼睛吧 「那很好。」司馬洛說道。 「現在

「快去,你沒有聽見嗎? 她還是遲疑着,黃小虎兇暴地喝道。

她這才速忙起身,逃回她的房間裏去

找他時,他却提早走掉!」 查德每一次來這裏都過夜的,偏偏我們來 黃小虎困惑地在客廳那昏暗中看着司 ,喃喃地咒罵着:「這就活見鬼了

說:「有人知道我們來這裏找他。」 「一個電話通知他避開的。」司馬洛

> 找他,就趕快逃命了。也許查德是一個值 鐮知道,」司馬洛說,「你們報告了上級 難言之隱,爲什麼他要逃走呢?」 得找习的人了。如果他不是有見不得光的 ,消息一定傳得很快。查德知道我們會來 「卡斯和羅拔圖這兩個驥利。京的保

來這裏,那他們還是快點離開,走爲上着 了。但司馬洛搖頭 黃小虎認爲,既然查德已經知道他們

「爲什麼?」黃小虎問 「我看用不着走得那麼急的。」

們選是小心一點的好! 洛說,「也許他還會設法對付我們的,我 「也許查德不單是逃避而已,」 司馬

他許多次忙,而且也救過他不止一次命。 預感,但他道預感却是很靈的,不但帮過 暗之中是有點什麼不對似的。這祇是一種 了,他望不見什麼。然而,他總覺得那黑 愈紗,小心地向外面壁。外面的陰影太濃 他走到廳子的應前去,拉開了一點那

把被子拉開了。 他再走進睡房裏,范仙妮果然是已拉 聽見他進來,又恐懼地

向你借件東西。你道裏有望遠鏡嗎?」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祇是想

」范仙妮馬上回答道,「在衣

的窒遠鏡。他說道:「是否德放在這裏的 開衣櫃,看看裏面,果然掛着一副望遠鏡 。他取下來看看,原來還是一副相當精良 「那好極了 问馬洛龍,他過去打

「什麼電話?」司馬洛和黃小虎都一

去辦吧。」

道了。

「那我就不知道有其他地方了,」范

黄小虎不耐煩地道,「這個我們已經知

「我們不要知道他的寫字問在那裏,

通知他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他要趕着

W92

他有沒有告訴你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沒有,」她又搖着頭,「我已經說

寫字間的電話,如果你們要

,「我祇知道他的寫字問在哪裏,以及他

「我不知道。」那女人又是無可奉告

我不管他的事的。也許是那個電話

馬洛說,「他這樣做,總有一個理由的,

「但他忽然又改變主意出去了,」司

嗎?

了一個傑。」

似乎也準備在此久留的。他換了衣服,

高興的。告訴我,范仙妮,查德是逃走了

但,他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呢,你可知道

妮,現在我們相信你講的是真話了。但是

然後把聲音放柔,問道:「好吧,范仙

司馬洛揮揮手示意黃小虎不要太暴躁

如果你再告訴我們一些真話,我們會更

「沒有,」她搖着頭,「事實上,他

麼會出去的。他來這裏的時候有對你說過 凝視着她··「現在你再告訴我,查德是怎

司馬洛在她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說,「究竟有什麼是你知道的嗎?」

「什麼都不知道,」黃小虎沒好氣地

,他今晚不打算過夜嗎?」

• 「我的確沒有什麼好告訴你的,查德的

她也遵命走過去了,不過一面還是說

就連忙避開了呢?」

「我不知道,」她說,「也許正是這

告密電話,告訴他我們要來找他,所以他 後才走的,那麼,你認爲這會不會是一個 然後司馬洛說。「他是聽過了這個電話之

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了一陣,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是不管他的事情

樣吧!

上坐下來,我們再詳細一點談談吧!」

司馬洛擺擺槍:「好了,你,在沙發 她聳聳肩··「也可以這樣說的。」 諷刺地說。

「祇要他有錢給你就行了?」黃小虎

麻煩我也沒有用的!」

電話是不禮貌的。總之,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偷聽人家的

不論發生了什麼,都不干我事,你們來

來,要走就走,我沒有權管他,也不要管

「我不問他的,」她說,「他要來就

「他却提早走了,難道你不問他是爲什「他應該在這裏過夜的,」司馬洛說

妮,我下一次再來找你!」就是這樣。」

「那電話對他說了些什麼?」司馬洛

話就換衣服走了,他祇是對我說:『范仙

「有人打電話給他,他聽過了這個電

「我不知道!」那女人又搖着頭。

「那你再告訴我們,他到哪裏去了吧

的,我去賽馬塲時用的。」 「不,不,」范仙妮搖着頭,「是我

「賽馬塲?哦,原來你喜歡馬。」 「我祇是喜歡賭。」范仙妮聳了聳肩

說

去,舉起來向外面的黑暗中探視着。 一謝謝你,」司馬洛把望遠鏡拿了出

黄小虎說。

「但是警方也未必就能入他們以罪。

「倒不一定要入罪的,」

司馬洛說。

黑影在移動着。那車子裏當然是有人在着,不過他看見車廂內的黑暗中有些更黑的 中停着一部汽車,車中的人是看不清楚了 的,而且,這也不會是一部警車。 這一次他看見了。他看見樹下的陰影

「有人在那邊等着我們呢!」司馬洛 「怎麼樣?」黃小虎問。

說

後來就祇有這一部車子在守候着他們而 他再轉到另外一邊去望望,沒有什麼

「從來時的路走!」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司馬洛說

厨房,從厨房的窻口出去,向他們的車子 他放下了望遠鏡,領着黃小虎進入了

「爲什麼不過去和他們打打交道?」

付他們! 洛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讓警方來對 「我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司馬

小虎大不以爲然地問 「什麼意思讓警方來對付他們?」黃

方朋友聯絡,叫警方把他們抓起來的。」 「我們可以用車上的無綫電和我的警

> 不大高與這樣,我不喜歡依靠警方! 「我也不喜歡,」司馬洛說:「不過 「這樣?」黃小虎皺起了眉頭,「我

現在你還有選擇餘地嗎?可以利用就要利

說,警探去問,他們却不能不說了 車子?」 是做警探的方便之處,我們去問,他們不 貨車已經不在原處,不知所踪了。一陣陰 子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他們開來的那部 「祇要知道他們是誰,已經够好了, , 使他在一棵樹下停了下來, 「我們的 黄小虎也向他們的車子望過去, 「等一等!」司馬洛忽然把黃小虎一 「唔,這倒是一個好辦法!」 泊車 這就

了出來。 周圍還是靜悄悄的。但他知道不會靜

冷的感覺爬上了司馬格的脊樑,他把槍取

「有點不對!」黃小虎低聲說

都是不大安全的 。他不敢離開樹下,他相信離開一步, 何祇不對?司馬洛覺得簡直有很大不

直照 見的那部車子亮起了車頭燈光,車子開動 ,一轉轉了過來,車頭燈就向他們這邊 接着燈光就亮了起來了,他們剛才看

司馬洛叫着,把黃小虎一拉

子彈「嗖嗖」地在他們的身邊飛過就向黑暗中逃去。

但是沒有聽到槍聲,祇是看到槍阻的火光 閃一閃。

他們逃進了黑暗中

捕捉到他們。 而且專門走之字路,使車子不容易用燈光 他們捕捉,於是他們就專向黑暗裏逃走 那部車子開動了,車頭燈還是企圖把

個人。一個拿着槍的人。 車頭燈光有時照到他們, 司馬洛放了一槍,那人倒了下去, 一棵的樹身,接着照到了前頭的另外 有時照到了

進來的。」 到樹林較密的地方去,那裏車子不容易追 們繼續逃。司馬洛低聲對黃小虎說:「逃

黃小虎也是這樣想。

什麼都不知道了 了下去,世界沉進了一片漆黑之中、他是 的火光一閃,司馬洛感到額上一麻,就倒 他們繼續逃走,接着,前面又有槍嘴

,但也沒有辦法了 黃小虎逃了一段才發覺不見了司馬洛

找司 馬洛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不能回過頭去

也沒有子彈在周圍橫飛,他已經走遠了 那部汽車頭燈光在很遠的地方動着。 接着,忽然之間,他聽不見槍聲了

到他了 他已經逃脫了,他們不知道到哪裏可以找 以在拳壇上大戰十幾回合的人,跑這一段 不算是什麼一回事的,他祇是在想, 黄小虎停了下來,不大喘氣,一個可

如果是這樣,他也許應該回到那間屋子和但是司馬洛呢?司馬洛也逃脫了嗎,

司馬洛會合了,但,假如司馬洛並不是逃 脫了呢?假如他是死了?

覺 到那裏好呢?脊骨上升起了一陣冰冷的感 !假如司馬洛是死掉了,那他怎辦?他逃 想到這裏,黃小虎的心頭就大大一節

頸背上這一陣冰冷的感覺却是外來的,有頸背上也有一下了!! 冷酷的聲音在後面說。「不要動,朋友 一動,你就沒有頸子了。

不動了。 黄小虎知道那是一把手槍的槍咀,他

這是一個黑人。 聲音又說。聽這人講英語的口音,他知道 「現在,慢慢地把手舉起來!」那把

覺得很可惜反正他是不大善於用槍的。 遍,把他身上帶的槍取去了, 黄小虎也不 手舉起來了,那人伸手在他的身子摸了 之那人是用槍指住他的頸子,他祇好把雙 黑人也好,白人也好,紅人也好,總

,槍就離開了黃小虎的頸背。 「現在過轉來,慢慢的!」那人說着

克。 是一個黑人,一口白牙齒在黑暗中閃閃發 黄小虎慢慢地轉了過來,看見那果然

不是意外,就是挨打慣了的職業拳師,有 ,把他翻轉過來,他已經量過去了!這也 身,就不動了,黃小虎跳過去拾了他的槍 黑人整個飛了起來,離地二呎,翻了一個 跟着, 黄小虎的拳頭就揮動了 ,這個

黄小虎微笑:「朋友,人們稱我為閃許多也受不起黃小虎這樣一拳的。

電拳王,不是沒有理由的。」

Ξ 道自己是給什麼擊中的。快得想像不到。 那人的牙床了。那人在暈倒之前,也不知 已經移過了兩呎的距離使力一擊,擊中了 上移動幾分之一時的距離之前,他的拳頭 在幾分之一秒內,在那人的手指能在槍機 他當然不知道他遇到的是一個閃電拳 他那隻拳頭快得幾乎像是閃電一樣

如有下 次的話。 次,他自然會知所提防了

暈倒之前那裏一陣麻痹的,所以他也一定戰競競地把手伸上去,摸摸額上,記得在 硬的血塊, 祇是皮外傷 個部份受傷了,他摸到那裏有一塊乾 頭痛使他的眼睛一時睜不開來,他戰 馬洛在醒來的時候感到頭痛欲裂

「你很幸運,」一個人在很高的地方 「子彈射歪了兩吋, 你就沒有頭

那聲音是從上面下來了, 見的是有好幾雙脚立在他的周圍。怪不得 的痛苦使他的眼睛自動張了開來。首先看 上的,那隻脚又迎着他的臉踢過來。 一隻脚在他的肋骨上一踢,那爆炸性 「我總是那樣幸運的 原來他是躺在地 司馬洛答

在地上仆下來了。 扭,而且自己的脚贴地撑了過去,撑在那 人的脚脛上,那人尖叫一 司馬洛伸出手去把這隻脚接住了,一 聲,失去平衡,

人,很强壯,模樣也很蠢,看來很像一隻 司馬洛看到那是一個壯健的金髮青年

W94

爲另外一隻脚向他踢過來時,他是一時沒 有力氣閃避了。 司馬洛肺內的空氣也壓得全噴了出去,因重重地向司馬洛的背上一坐坐了下來,把 其他的脚也動了,圍上來,有一個人

舒服點,他就願意回答我的問題了。 放開他,算他打贏了吧,也許這樣會使他 好在有人及時喝止: 「好了,好了,

洛轉身坐了起來。 那人老不願意地把司馬洛放了, 司馬

好像鏡子,上唇有兩撇幼幼的小鬚,皮鞋究的人,筆擬的新欵西服,頭上的油多到他看見了發令的人。是個穿着得很講 種裝束,不算很英俊,不過是能够討某些 是黑白二色的,他的打扮像上一世紀的芝 加哥黑社會,不過現在就正是重新流行那 女人的歡心的。

查德。 」司馬洛說

唐人街來混了?」 認識你,你是誰?怎麼你們中國人跑出「唔,你認得我。」查德說:「但我

馬洛聳聳肩,苦笑。「我不是從唐

「那麼回答我吧。」 查德說.. 「你是

司馬洛微笑••「我看,我們兩個人單

獨談談比較好一點,這裏太吵了!」 查德望望周圍的人,好像聽到了一個

勢力範圍之內了,你還在講條件?我問你來。「你還在講條件?現在你已經在我的 很大的笑話似的。 但是那些人沒有笑,他却哈哈大笑起

,你就要答一句-

司馬洛聳聳肩••「你問吧。」 「我問你是誰?」查德說•「這個問

着回答查德的問題,他祇是在想着有什麼 題,你還沒有回答。」 司馬洛四面望,他的腦子並不是在想

領,也打不出去了。 他們就會把槍拔出,那時任憑他有通天本 他還想不出辦法來,他們人太多了,而且 這裏去的。但是目前他却沒有這個辦法, 無疑地,他們身上都有槍的,一動起來, 辦法逃出這裏,單憑一張嘴,他是哄不出

起來, 「回答我!」查德不耐煩地大聲叫了 「我問你,你是誰!」

司馬洛說。 「我叫司馬洛,你是不會認識我的!

「不過你們來找我,爲什麼?」 「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查德搖搖頭

你不知道爲什麼?你當然是做過什麼對不 起人事的,才會有人找你的。」 「爲什麼?」 司馬洛聳聳肩:「難道

憤怒地叫道:「我又不認識你! 司馬洛說 「我做過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查德 「你做過什麼對不起中國人的事?」

你們 們中國人根本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什麼 地方過不去的,爲什麼我會做什麼對不起 中國人的事?」 「你在開玩笑,」查德說:「我和你

把真相問出來,查德既然是佔了上風,他不管逃走的事吧,趁着查德得勢的時候先 有什麼可逃的路。他一咬牙,很好,暫時 司馬洛又旋頭四面望望,還是看不出

> 於是他說道。「關於賴利。京的事又如何在佔了上風的時候,也許就肯讓眞話了, 了?

查德迷惑地看着他••「賴利的事如何

反應。 。」司馬洛說,一面小心地注意着查德的 「賴利死了 你一定是最高興的人了

他死了,我難道要爲他戴孝嗎?」 ,我恨賴利,這件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查德微笑:「這個嗎,你倒說得很對

在,你是終於大仇得報了。」 「你恨了他很久,」司馬洛說。「現

如果我能親手殺死他,這才算是報仇。」 「親手殺死他,和派人去殺死他,這 「這算不了報仇,」查德搖搖頭。「

不是差不多嗎?」司馬洛說。 「我倒希望是我派人去殺他— 查

德說着眉頭忽然一皺,「你說什麼?

隻手來指着他 「你派人去殺了他!」司馬洛伸起

陷就現出來了。即使他打扮得那樣講究,看不出他有什麼缺陷,但是一走起路來缺面前來,一跛一跛地走過來,坐着的時候 查德從椅子 上跳起來,走到司馬洛的

馬洛 會對查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查德搖着司來,那幾個打手也圍上前來,防備司馬洛 也彌補不了這個缺陷。 他執住司馬洛的衣領把司馬洛揪了起

「我已經聽見了。 「你說什麼?」 」司馬洛說。

回地上,司馬洛軟軟地仆下去,他也順勢 查德皺眉看了他一會,又放手把他丢

的人却痛得很!

现在……我知道了

--」 司馬洛苦笑

題,我和賴利的死有什麼關係?」 查德搖搖頭: 「你這個人神經有點問

這麼多采多姿了 「如果不是爲了賴利,你走起路來也不會 「關係就在你的腿子,」司馬洛說,

任每一 得不太重,但那滋味還是不大好受的。 了好幾脚,司馬洛雖然很小心地用手去擋 學, 他呻吟着在地上滾來滾去。 查德的臉暴怒地脹紅了起來,他吼叫 脚, 使每一脚的脚尖在肋骨上都撞 就提起脚向司馬洛踢過來,一連踢

••「我這壞腿也有一個好處,因爲有木的 ,所以我踢人的時候腿子不痛, 」查德毫無幽默感地笑着

陸

着 「好了,」查德說:「現在玩笑開過

你也知道和我開玩笑要付出什麼代價

你說點眞話吧!」 「眞話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司馬洛

5

融。

查德對那幾個打手揮揮手 · 「打!」

他退後,讓那幾個人上前。 「等一等!」司馬洛大叫道: 「等一

等

那些人又停了下來,等他一等。 一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司馬洛

說。 是你幹的,上頭要帶你回去解釋,你還是 「你殺了我也沒有用。我們已經知道

但是被踢

陸秀夫,他的名字叫君直,宋朝時楚 魔幸。

。大家都以李鎭守求得這種人才而以爲很爲國家做事,並且時常在別人面前稱讚他 的大名已經很久了,特地聘請他爲幕僚, 進士。當時淮南鎮守李庭芝,仰慕陸秀夫 性與常人不同,他在很年輕的時候便中了 州鹽城人,小時候,就有才氣的名聲,個 守談到了這個問題。李鎭守也是覺得他名只是有一個官銜而已。所以有人便向李鋇 他的人以爲他的學問很平凡,一無可取, 靜的思考,並且不喜歡隨便說笑。不知道 人比起來,皆高人一籌。他的個性喜歡沈 陸秀夫學問思想非常出衆,

洛說,

話的。 八道,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不能說風 小虎祇是一個代罪羔羊!」他現在是胡說 不過我們開始看穿了,我們已經知道,黃 「你禍嫁得很好,」司馬洛說道,

自己作賊。 的人。作賊心虛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否認 司馬洛慰到困惑。因爲查德並不急於否認 。如果這是他幹的事,那他就是一個心虛

到過這新聞嗎?」

是在幹什麼,否則 的!我給你十秒鐘時間,你告訴我你究竟 我也不相信! 想了一想,又生氣起來,大聲道:「而且 你拿他們來嚇我,我也不怕

與當時的

做一件工作罷了!」 仇,爲什麼我要向你找麻煩?我不過是在 是爲了什麼?我不認識你,也和你無怨無 「他們就是派我來帶你回去。不然,我又 一我就是來幹這件事,」司馬洛說,

跟我走好些,你逃不掉的-「誰是你的上頭?」查德問

「誰是賴利上頭?」司馬洛說。

國人來的! 「你是說……不,他們不會派兩個中

「因爲你害的是一個中國人,」 「你害的是黄小虎。」 司馬

知道他是呀!」 你們認爲黃小虎不是兇手?但每一個人都 查德充滿了迷惑的神情:「你是說

查徳目瞪口呆地看着司馬洛。這却使

查德終於轉向他那些手下•• 大家都搖頭 「你們聽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查德說着再

向他找麻煩。 除此之外,司馬洛還會是爲了什麼原因 查德又呆在那裏了。他的確又想不出

吧。上頭已經知道了,你殺我,他們就更 加不會和你談,他們祇是會來殺你!」 」司馬洛說。「運是省回時間來逃走 「我勸你還是別在我的身上浪費時間

不是我幹的!」 服,把他搖了起來。「聽見沒有,這件事 **遺是第一次否認。他又執住了司馬洛的衣** 「你們都瘋了 「但遺並不是我幹的,」查德叫道。 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他

利。京那二個保鑣也簡直是親眼看着他幹 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是資小虎幹的!賴 「他只是在騙你,」一個打手說,

的

黃小虎離開之後,另外有一個人偷偷摸摸 「就是不是黄小虎,也不一定就是我的 「我們找到了一個流浪漢,他說他看見在 「但……但……」 查德氣急敗壞地 「現在有了新的綫索,」司馬洛說,

說八道,「但你排在第一位-麼你們不找他們?」 「我們會逐個找的, 」司馬洛權續胡

起碼遷有二十個人比我更想殺賴利,爲什

信。 得頭頭是道,使得廳的人也不敢完全不相他的胡說八道是有一點道理,起碼說

件事? 錯了,你們完全弄錯了,怎可能是我幹道 「但是……」查德吶吶着,

一道人是個瘋子 --」 一個打手不耐煩

的正直人物。 分地佩服,並且說他是一位「大智若愚」 的人才。從此之後,李鎭守對陸秀夫便十 不分大小,稍微不會隨便,眞是一位傑出 處理事情很有條理,一點也不慌亂,事情注意考察他的行為與處世的態度,知道他不符合實際,便懷疑了很久,後來暗中的

能同時並存,終於發生了意見。陳宜中便 秀夫研究討論,可是兩個人的天性相差很 定知道的很詳細,所以便常常的想要與陸 任職已經很久的,對於軍隊裏的事情, 如此。當時奸臣陳宜中因爲陸秀夫在軍中 自然的事務,不僅是古代如此,現代也是 職,派去潮州當官了 利用他自己有權有勢,暗中買通了御史官 大,一個為善,一個為惡,忠臣與奸臣不 ,來陷害陸秀夫,於是陸秀夫便被降低官 忠臣與奸臣不能够同時存在,這是很

夏朝 急,也很害怕,認爲國家既然內有暴亂, 月因爲生病而死了。朝廷裏的大臣們很着 宋端宗迫到确州,而端宗就在這一年的三 炎三年,元兵以他們每戰每勝的聲勢,將 國家已經處在危急的情勢之中,陸秀夫便 多其他的王,又不走沒有人了,古代的少 可以,他說:「宋朝王室的後代,還有很 外有外思,這樣內外一起,國家如何生存 上書給皇上,說明了復興宋朝的計劃,景 理樞密院裏的事情,當時天下已經大亂, 康,只有一個城一個旅的兵,尚能够復興 -去,不如從此散了,只有陸秀夫堅持不 在宋端宗景炎二年的時候,陸秀夫處 ,何况我們的百官們都在,士兵也有

> 件事爲復興宋朝的預兆,因此改元爲祥興 忽然發現了黃龍於南海之中,大家都以這 擁護端宗的弟弟趙昺即位當皇上,那時, ,升碙州爲翔龍縣。 ?」大家聽到他說的話,非常贊成,於是好多萬,難道不能立國,再來復興宋朝嗎

事 的政事,都由陸秀夫親自處理,他不怕辛 首相,和張世傑共同掌管政治大權,一 看見了,都一起悲哀掉淚,到了陸秀夫為 很難復興的時候,都傷心流淚,左右的人 嚴,凡事都盡君臣之間的節禮。每當宋室 秀夫與羣臣不一樣,他仍能保持皇帝的尊 右丞相兼樞密使,這小小的一個朝廷的樣 政務,都由皇太后作主,那時陸秀夫爲左 着大學這本書,向部下勸講。 勞,雖然處在困難危險中,還須每日手拿 ,遠比不上國家興盛的時候尊嚴,而陸 ,如何能管理國家大事呢?因此一切的 當趙昺即位時,年只有八歲,尚不懂

而死 拿着利劍 生命也很危險,如果要皇帝被元朝侮辱 是遷來了崖山,後來崖山也被元兵所破了 方 以再受侮辱!」 皇帝已受到他們元兵的侮辱,陛下你不 不如與皇帝一起自殺,爲國盡忠,於是手 山,那兒形勢險要的地方,以便防衞,於 陸秀夫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皇帝的 ,較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打,不如遷到崖 祥興元年六月,張世傑以守碙州這地 ,宋朝就從此亡了 ,首先將自己的妻子、兒女逼入 陛下你應當爲國家而死,往佑 然後對皇帝說••「國家已經到 說完,背着帝昺一

會聽不到一點風聲嗎?」 地上前道••「他在讔天方夜譚故事,我們

應該查一查。倫高,你去查一查,問問我 們的情報綫路有沒有聽到這件事!」 「對了,」查德點點頭, 「也許我們

但他還是去了。 嘟噥着,「這傢伙不過是在胡說八道!」 「這是浪費時間,」那個叫倫高的人

同伴在哪裏吧!如果把那一個也捉來! 洛走來走去。現在他巳忘記了打一頓的事 了。後來另一個打手提醒他。「問問他的 查德撫着下頷,一跛一跛地繞着司馬

「對了,」查德又對司馬洛說,「還

已經把他打死了!」 給關在這裏,說道··「哦!我還以爲你們 有一個人和你在一起,他到哪裏去了?」 來黃小虎是已經逃脫了,並不是和他一起 司馬洛心裏一陣舒服。現在他知道原

但你要告訴我他躱在哪裏!」 「他比你幸運,」查德說,「他逃掉

隊來對付你的!」 吧,查德,他回去報告了,他會帶一隊軍 當然是回去報告了。你還是快點準備逃走 「躱?」司馬洛笑起來,「他會躱?

們的地盤,你們不敢隨便派人進來的!」 「現在谷巴也許已經捉住他了!」 「我不怕,」查德說:「這裏不是你

個打手說。 「谷巴也還沒有消息?」 査德問

到什麼地方去。現在,谷巴隨時會踏進門!也許谷巴跟着那傢伙走了,看看他究竟 好手,他的行動無聲無息,像個鬼影一樣 「沒有, 」那打手說, 「但谷巴是個

聽他這樣說,司馬洛又可以猜出,黄來的,押着那傢伙進來。」 谷巴的人也不知所踪了。也許,這個谷巴 小虎不但逃走了,而且他們之中有一個叫 正在何處,以及正在幹什麼。 是被黃小虎捉住了?但奇怪黃小虎現在是

他,我們等查清楚了之後再對付他!」 「把他縛起來,」查德命令,「看着

起來。他們把司馬洛紮得像一條臘腸。 那些人找來了繩子,動手把司馬洛縛

掙脫的機會。 以掙脫的程度,但是却有助於他在後來的 沒有縛得那麼緊了。當然並未鬆到馬上可 們縛好了之後,他再把肌肉放鬆,繩子就 全身的肌肉都盡量鼓脹起來,這樣,當他 也並沒有忘記弄他的典型把戲,那就是把 自然,在他們縛繩子的時候,司馬洛

掩不來的, 說。「現在查德還企圖掩飾這件事嗎?他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那兩個人,不屑地 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幹什麼,不一定要和你商量吧?猜你弄錯了,這件事不會是查德幹的。」其中一個打手搖頭嘆了一口氣:「我

?比較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他一天 利太大了,他的後台太大了。查德是什麼 」那打手把頭俯前,「告訴你一件秘密吧 」司馬洛說 他沒有地方好逃。而且,如果他要幹,他 到晚說想殺賴利,但他不敢幹,他幹了 但我們並沒有幹過這件事!」 也不會自己動手,他一定派我們去動手 朋友,查德根本沒有胆量幹這件事。賴 「這句話是我私下 對你說的,朋友!











管中流尾隨跟進,並爲他向黑白摩勒說項,帶他到回疆去…… 彭家四虎也抱頭鼠竄,但均遭黑白摩勒截殺斃命。依貝莎見黑白摩勒不顧而行 吹入洞内的烟火,突然倒吹摧出洞外,黑白摩勒跟着走出,竟把千面佛九尾狐嚇走。至,即在洞口用火攻,火乘風勢,濃烟烈焰吹入洞內,千面佛等人正以爲得計,誰知 ,及逃至一峭壁下,聞有呼應聲來自一岩洞內,兩人即匆匆進去。千面佛帶人隨後追前文書至管中流與依貝莎被千面佛等人沿途追殺。倉皇間,依貝莎發出求救訊號

貢使朝貢品

殺手施殺着

前行十數丈,黑摩勒忍不住問道。「

冰山雪蓮

老二,怎麼你要賣他這個賬?」

呆子? 們對付無敵門,他雖然聰明,我們可不是 白摩勒笑笑。「這小子準是要利用我

「你却是讓他跟着一

多。」 人生路不熟,有他在一旁,實在是方便很 一我們已經多年沒有入中原,正所謂

且我們的武功還在他之上,有什麼不妥 黑摩勒沉吟不語,白摩勒接道:「况

> 將他殺掉就是了。 黑摩勒連連點頭,咀角露出了笑意。

趕程回去無敵門總壇。 追來,才真的鬆過一口氣,也不敢逗留, 千面佛九尾狐走出山路,不見白摩勒

梗,才暗吃一驚。 事情又出了亂子,知道了黑白雙魔從中作 看見他們空手回來,獨孤無敵也知道

虎,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它爲了那顆沙漠之星,只爲了對付彭家四 亦曾經叱咤中原,現在突然現身,若說是 亦知道這兩人乃是回疆的一流高手,當年 他雖然不知道黑白雙魔有多大本領,

獨孤無敵根本就不相信,暗忖一定又

堂下的精英,徹查黑白雙魔到來中原的動 有什麼事情發生,立即吩咐獨孤鳳,盡起

堂下探子,一有了雲飛揚消息立即回報。 獨孤鳳依吩咐發下命令,另外還交代 對於雲飛揚獨孤鳳始終念念不忘。

只是內力巳盡散,空有一身武功,徒具招 雲飛揚這時候已能够站起身子走路,

式,完全發揮不出其中威力。

能够提聚。 真氣,胸腹便劇痛如絞,一口眞氣始終不 他仍然嘗試將眞氣凝聚起來,但一運

到這個地步,不由他不意冷心灰,

養。 望當然不知道這許多,只顧勸他安心的靜

激得很,若不是呂望,他縱然不致倒斃街對於這個慈祥的老人,雲飛揚實在感 頭,也絕不會痊癒得這麼快

家。 年,却是怎也想不到,災禍已快將降臨呂 他只希望這個慈祥的老人能够安享餘

烟雨迷濛的清晨,雲飛揚在院子徘徊

樣,進內堂向呂望請安。 一會,披着一身的雨粉,就像是平日一

鬚,貌相威嚴的中年漢子。 着一個客人,那是一個身穿官服,三絡長 他進入內堂的時候,呂望已經在招呼

是很眷戀。」

器。 厚,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中年漢子所用的兵 從眼神雲飛揚巳看出中年漢子內功深

大的粗逾拇指,直徑差不多有兩尺,小的

那是一大九小金光閃耀的一套環圈,

只有巴掌大小。 蒼白,顯然大病初癒,完全不像一個練家 因爲雲飛揚脚步虛浮,眼神又散渙,面色 中年漢子却沒有多大注意雲飛揚,只

飛揚介紹,「快過來見見北鎮撫陸璣陸大 「飛揚,來得好--」 呂望連隨給雲

待雲飛揚施過禮,呂望又說道·「陸

笑: 「這位公子是……」

打遍大江南北,乃天下第一高手。」 呂兄又來說笑了,」陸璣淡然笑一

大人統領大內錦衣侍衛,當年憑子母金環

安,便自退出。 雲飛揚也沒有興趣留下,與呂望問過「哦——」陸濺似乎不大感興趣。「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外孫。」

出來,是必又身負重任。」 呂望這才又轉回話題。 「陸兄這一次

不知道待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一聚。」 「若非如此,我們這兩個老朋友,也 「只是陸兄又要辛苦了。」

子。 在很想學學呂兄急流勇退,安享餘年。」 「以我看,陸兄對於目前的生活,還 「食君之禄,担君之憂,有時小弟實 「這要很大的决心。」呂望笑捋着鬍

呂望接問道•「陸兄這一次…… 陸璣打了兩個哈哈,沒有回答。 「不瞞呂兄,是前往接應尼泊刺的使

者, 這一次尼泊刺進貢我朝的必定是罕有的異 順道了斷一件案子。」 呂望沉吟着道:「要到你親自接應,

這雪蓮,已斷送了近百條人命。 下,千年玄冰之中,千載難逢,爲了採摘 質奇珍。」 「那是一朶雪蓮,據說生長在絕壑之

消息傳出,黑白兩道的武林中人不少都蠢 練武的人吃了却是立增數十年功力,所以 「這冰山雪蓮,到底有什麼功效? 「一般人吃了延年益壽,百病不侵

小心。 」呂望語重心長的。「陸兄在路上千萬要 「那就難怪要陸兄親自走這一趟了

陸璣笑笑道:「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

漏子,只是那些江湖人,什麼手段都用得 「陸兄做事一向都深思熟慮,很少出,呂兄難道證不清楚。」 出來……」

中 「呂兄這番話,小弟一定會穩記在心

件案子?」 呂望又沉吟了一會,道:「至於那一

想到是那一件的了。」 陸璣又笑笑。「呂兄是聰明人,應該

程立那兒果然事發了。」 「不出我所料。」呂望輕歎一聲。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在陸兄手上……」呂望一再慨歎 「陸兒與他交情深厚,這件事偏又落

更清楚。」陸璣笑得有些苦澀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我比呂兄 「王命難遠。」陸璣亦自歎息 「程立據說亦有一身不錯的武功。

呂望沉默了下去。

不知道,也沒有提防。却還要威嚴,對於陸璣的來意,他一些也 程立與陸璣差不多年紀,相貌比陸璣

陸璣亦只是帶來四個下屬

唏嘘,對於陸璣,却是旣羨且妒。 退職九月,談到在任時的種種威風,不禁 容,寒暄一番,陸璣仍然沒有透露來意。 只道陸璣是因公外出,路過到訪,他已經 程立也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兩人在大堂分賓主坐下,都是一臉笑

升三級,實在是可喜可賀。」程立這句話 「聽說陸兄這半年以來屢建奇功,連

,更就是酸溜溜的。

立足的地方。」陸璣說得倒謙虛。 「若不是程兄退隱,相信還沒有小弟

W99

小弟對當年大家在一起舉酒狂歌的生活 程立更感慨,歎息道:「陸兄言重了

「哦?」 陸璣笑一笑。

臨,大家何不痛痛快快的一醉?」 程立笑接道··「難得今日陸兄大駕光

程立一位,陸璣正色道。「聖上有密 陸璣微笑道··「好,就讓小弟先辦妥

旨,要我讀與程兄。」 語聲一落,霍地站起身子,「獵」地

臣接旨。 一抖披風,振聲道:「程立接旨。」 程立愕然,但立即跪下,應道。「微

這個錦盒之內,乃放在陸璣懷中。 雙手捧着一個錦盒子,聖旨却不是放在 左右四個錦衣衞迅速上前,其中一個

年,數度護駕有功,罪不及妻孥,今賜鶴俊等人,陰謀造反,查實有據,念侍朕多 頂紅一盅,自行了斷, 皇帝詔曰,前侍衞副總管程立,勾結吳 陸璣取出聖旨,朗聲道。「奉天承運 欽此。」

放下, 都顫抖起來,陸璣神色泰然,讀罷將聖旨 程立一面聽臉色一變再變, 手下「拍」的連隨將盒子揭開,送 整個身子

厲聲道•「沒有這麼容易。」 程立面色蒼白,一長身,倒退半步,

錦衣衞迅速上前,出手便將程立按住。「大胆叛徒,敢違聖旨。」左右兩個

空門,雙拳直擊程立胸膛。 陸璣也就在這個時候欺身而入,直入程立 長衫,連出四招,將那兩個錦衣衞迫退, 程立再退一步,雙臂一甩,卸下外罩

程立再退,後背巳撞在照壁上 雙手急忙招架。

骨碎聲响,竟就將程立的雙腕硬硬捏碎。 住了程立雙腕,接一抖,一陣令人牙酸的,雙拳刹那化爲掌,一拍再一抓,正好抓 陸璣顯然將程立每個動作都計算在內

不由自主跪倒地上。 節担斷,左掌接往程立的右肩一拍,程立 巳毒蛇一樣沿臂而上,接將程立雙臂的關 程立面色慘變,慘呼未盡,陸璣雙手

裏 往後一仰,陸璣立即將毒酒傾入程立的嘴 紅按下,反手再用力,程立的頭不由自主 去,已被陸璣的左手捏住嘴巴,陸璣右手 伸,正好將那個錦衣衞送上的那盅鶴頂 「陸璣,你好毒!」程立這四個字出

上 不由自主的將那盅毒酒嚥下 程立想吐,却被陸璣左手扣在喉嚨之

容坐下 陸璣這才將手鬆開,倒退回原位,從

臉龐腫眼發紫,七竅流血。 麻木,一個字都罵不出來,霍地又倒下 陸璣,便待痛罵,那知咽喉嘴舌已經完全 程立掙扎站起身子 ,面如土色,瞪着

欲絕,陸璣却像是完全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樣。 兩旁侍候的家丁俱都面無人色,驚恐

這個人亦真的可謂心狠手辣的了

的到底是什麼主意?」獨孤鳳喝問 「找一個人。」

到你們絕不會罷休的,要刴要殺,即管下

「雲飛揚,你真的不怕死,」獨孤鳳

「誰?」獨孤鳳喝道。

「到底是誰?」 「現在我還不能說。」

說了 「若是能够說,在你爹面前,我早就

你回去。」

要多管的好。」獨孤鳳目光一轉。「我送

怎也想不到抓回來的竟然就是曾經入總壇

詫異,去抓人的那幾個更就傻了臉,他們 這句話出口,在場的無敵門弟子無不大感

,被獨孤無敵擊傷的那個雲飛揚。

「哼一聲就不是好漢!」雲飛揚挺起

在刀柄上。 「你說謊!」獨孤鳳漲紅着臉,手握

了胸膛。

獨孤鳳一揚眉,站起身子,緩步走下

「你們都出去!」

,突然揮手

這些無敵門的弟子不敢違命,傑忙退

揚呆望着獨孤鳳,亦沉默下去。 雲飛揚歎息一聲。「你要殺我儘管殺。」 獨孤鳳並沒有拔刀,欲言又止,雲飛 「信不信由你,我說的都是眞話。」

你少管閒事!

重的一頓 我們就兩不相欠。 次,我這就殺你,準說我忘恩負義!」重 好一會,獨孤鳳才道。「你救了我兩 「這一次,我讓你離開,以後

F 雲飛揚苦笑,獨孤鳳的語氣不覺已軟 「是了,你怎會在呂望家中?」

瞧不起無敵門的人?」

雲飛揚仰眼望去,獨孤鳳接道:

獨孤鳳繞着雲飛揚踱了一圈,冷笑。

凡老爺相救,只怕早巳死在街頭。 「我是傷重昏倒在呂家門外,若不是 「怎麼說你是他的一個老朋友的外孫

呢? 是吏部侍郎,與呂老爺原來是很要好的朋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的外公以前

的目的。」

雲飛揚被罵得呆住在那裏。

「你說,爲什麼不說話!」

百計,利用我混進無敵門,我們無敵門的

一頓厲聲道:「你若是好漢,就不會千方

「莫忘了,你也曾是無敵門的人。」

獨孤鳳在雲飛揚面前停下, 雲飛揚「嘿嘿」兩聲

盯着雲飛

人,還不至於利用別人的感情來達到自己

友

消息靈通。」 雲飛揚苦笑。 「道麼巧?」 「你們無敵門也真的是

抓住你。」 來,目的是要打聽一件事,天知道竟然會 「我們派人到呂家抓你這個雲公子出

雲飛揚奇怪的問道:「你們要打聽什

引起江湖黑白兩道的注意。 乃是事實,尼泊刺進貢的冰山雪蓮,已經 盡在無敵門的監視之下,陸璣得到的消息 「子母金環」陸璣一行五人的行踪,

截刦 楚尼泊刺使者進京的正確路綫,好得攔途 往接應,也所以從旁加以監視,藉此弄清 這件事,他們甚至已查出,陸璣的奉旨前 以無敵門消息的靈通,又怎會不知道

行動都非常小心 他們當然不敢正面與官府衝突,

揚

陸璣才離開程家,無敵門的探子便已 負責搜集傳遞消息的就是獨孤鳳。

貢品,乃是奉旨將程立毒殺! 將消息迅速送到當地分舵。 「陸璣到程家並非邀請程立前往保護

「毒殺程立?」獨孤鳳也不由大感錯

紛紛逃命。 「現在程家上下亂成一片,不少婢僕

找他到底又爲了什麼?」 旨毒殺程立一人,那有他們逃命的餘地。 獨孤鳳轉問。「呂望那邊怎樣了,陸璣 「畢竟是沒有見識, 陸璣若非只是奉

呂望一個老朋友的外孫,姓雲! 堂密議的時候,只有一個人進過去, 「根據可靠的消息,陸璣與呂望在內 那是

獨孤鳳脫口問道:「叫什麼?」 「這個倒不淸楚。」

「會不會武功?」獨孤鳳追問

獨孤鳳吁了一口氣,沉吟道:「你們 「是一個文弱書生。」

設法把他抓回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飛揚同時發出了一聲冷笑。

「原來是獨孤

一頓,又一聲冷笑, 「我早就想

麼?

揚又問。「你們與子母金環陸璣有仇?」 「這件事說來你也不明白,你還是不 「他祇是要與呂老爺聚聚舊。」雲飛 「子母金環陸璣到呂家的目的。」

爺? 「你不相信我,要當面去問清楚呂老

鳳又瞪了雲飛揚一眼。「一會我旁敲側擊 「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聰明?」 獨孤

有了主意。 面前,他有時就像一個優瓜也似,完全沒 雲飛揚侵裏傻氣的點點頭,在獨孤鳳

獨孤鳳離開呂家的時候,已經接近黃

雲飛揚送出門外 「你現在應該知道, 我沒有說談的了

香

」雲飛揚喋喋不休 「誰叫你這之前老是對我說謊。」獨

壞主意才好。 孤鳳話是遺樣說,語氣並沒有絲毫的怒意 「呂老爺是一個老好人,你莫要動他的

請小姐立即趕回總壇,有事共商。」 一個無敵門的弟子即時飛快奔來, 「怎會?」雲飛揚苦笑。

跟著就沉吟起來。 獨孤鳳面前停下,滾鞍拜倒。「門主有令 「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獨孤鳳

建着雲飛揚·道·「你就在呂家好好休養 ,那邊事了, 待那個弟子去遠,獨孤鳳有點歉疚的 我……我會再來探空你。」

> 一問之下,却又不像。 聽說是姓雲,她自然就想到雲飛揚

來,亦沒有提及雲飛揚有呂望這個親戚。 兩人完全就是兩類人,似乎不可能拉 從他們所得到的有關雲飛揚的資料看

個, 上任何關係。 天下間姓雲的並非只得雲飛揚一

獨孤鳳不禁苦笑。

這樣巧合,那個姓雲的文弱書生就是雲飛 她當然想不到天下間的事情有時就是

個文弱書生送出來,亦是很簡單 混進呂家莊却是易如反掌,要將這樣的 雲飛揚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雲飛揚雖然足不出戶,無敵門的人要

飛揚才知道抓他的是什麼人。 瞧不出,一直至被送到無敵門的分舵,雲 而他們當然換過一身裝束,所以雲飛揚亦 派出抓他的無敵門弟子並不認識他,

找到了呂家,方待破口大罵,已經被 他只道獨孤無敵食言,立心要置他死

推倒在堂下 獨孤鳳高坐在堂上,看着雲飛揚元寶

一樣滾進來,就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你們要怎樣?」雲飛揚掙扎着爬起

獨孤鳳一聽這聲音, 渾身就是一震,

脫口一聲。「小揚!」 雲飛揚當場怔住 四目交投,獨孤鳳立即扳起臉龐,雲

江湖上巳再沒有他立足的份兒。 锈,因爲他並沒有忘記一身武功巳盡喪,

龍爭虎門

黄昏,五日後的黄昏

下屬巳等在那裏。 荒僻的山路上,子母金環陸璣與四個心腹 百三十六騎擁着二輛大馬車,來到了

送下來的軍兵,由守備基忠率領 百三十六騎有二十四騎是尼泊刺的武士 色黑甲, 馬車內的就是來自尼泊刺的使者, 腰掛彎刀,其餘的都是邊關護

急忙上前。「陸大人久候了。 看見子母金環陸璣,裏忠才放下

忙在前引接 「方到 -」陸璣滾鞍下馬, 婁忠慌

兩人邊走邊說,走向馬車

年紀較大的一個,緊抱着一個錦盒,惟恐 一離身,便會有什麼失閃似的。 來,衣飾固奇特,相貌也明顯的不同, 車廂門開處,兩個尼泊刺的使臣先後

鎮撫陸璣,恭迎尼泊刺使臣。」 陸璣忙施禮。「大明錦衣衞統領,北

說陸大人乃是天朝大內一高手,今日一 ,果然名不虛傳。」 「有勞陸大人。」使臣忙回禮。 見

不難聽得懂。 他說的是漢語,雖然不大正確,但亦

忙應道·「貴使過獎了 這無疑是客套話,却也受用得很, 陸

「本使身負重化,只希望能够早一

雲飛揚搖搖頭。「不錯,我是欺騙過

「是不是要我家散人亡才算?」

「我可沒有害過你。」

「我……」雲飛揚神情尷尬,但嘴巴

W100

,我問你,你混入無敵門打

心,並沒有……」 並沒有……

安全,無須再繞路走了。 抵達京師,現在既已入中土,想必就非常

得也很肯定,却接道··「過了這條路,甚「當然。」陸璣的面上掛着笑容,說 至婁大人他們也可以回去。」

「這條路不好走?」

「那要走多久。」

兩個尼泊刺使臣却就笑不出來了。 「五天― 一」陸璣始終一臉笑容,那

經作好了安排。」陸璣補充道。 「不過貴使儘管放心,一路上我們已

「希望如此。」

乘一 輛馬車。」 「這也好,我們路上也可以隨時聊聊 「爲了方便照應,下官斗胆請兩位同

很隨和 。」那兩個使臣倒也沒有什麼架子,顯得 「那今夜我們就在這裏紮營,明天一

早再出發。」

「就在這裏?」

燒飯。 似有話,隨即着令婁忠吩咐下屬紮營生火 「沒有比這裏更好的了。」陸璣話中

不敢動手。」 不住道: 婁忠打點好一切,走到陸璣身旁,忍 陸璣笑笑。「不必担心,他們暫時還 「大人莫非在路上發現什麼?」

他們?

「還在等什麼?」 「那些打雪蓮主意的人

「等一個適當的機會,等一個適合的

後。 道路只能容馬車駛過,那些護在兩旁用陸璣吩咐,所有人已知道小心戒備。

輛馬車的車厢。 一個黑衣人閃電一樣射出,直射向當先那 軍兵方調動,左邊樹林「籟」一聲,

回去不了。」該知道,這不

知道,這不是他動得了的東西,來了就

「本不該來的。」陸璣冷笑。「他應

「連鄂北的强盗也來了?」

「鄂北冲霄雁,是一個獨行大盗。」

巴掌大小一枚金環飛出,射向旁邊一株大「實在該死!」陸璣左手突然一揚,

「不自量力,該死。」

右邊林子內,手中巳多了一個錦盒,正是 人當做標槍也似擲出來,從左應射入,右 他的身形有如標槍也似直,也就像被 ,「嘩啦啦」珠簾飛散聲中,射入

樹的樹上!

放載雪蓮的那一個。 頭出來,無不是一臉驚惶之色 那兩個尼伯刺的使者驚呼着從車廂探

竟就嵌在她的咽喉內!

個靑衣女人從樹上飛墮下來,那枚金環

金光閃逝,一聲悶哼,從樹上响起,

護送軍兵亦騷動起來。

二人出雙共對,做案當然也不會例外。」

他非獨知道這些人的來歷,耳目的敏

的道··「冲霄雁三年前娶了青影子,夫婦

衆人齊皆目定口呆,陸璣却若無其事

手 的輕功,也不能够這樣輕易地將錦盒取到黑衣人的輕功實在不錯,沒有這不錯

白雙魔都避忌三分

銳尤其驚人,心狠手更辣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也難怪無敵門黑

起來,也就在那刹那,枝葉一分,陸璣從 他射入林中, 黑衣人意料之外,驚呼未絕, ,迎面就是一掌。 身形着地, 立即往上拔 一張臉

縣

建成了一個密室,來存放貢品。

縣官李守一早已接到命令,日夜趕工

車馬繼續起程,當日黃昏,到了陽泉

獨可以奉承,還可以表示他這個縣官也是

他是出於一番好意,而且這樣做,非

一個人才。

可惜找來的工匠却是排教中人,那排

已被陸璣擊碎,往下倒寫,那身形還未着 陸璣連看也不再看一眼,轉往林外走 錦盒巳落在陸璣手中。

聲歡呼 軍兵這時候才湧進來,看在眼內,一

盒交還那兩個尼泊刺使者。 陸璣淡然一笑,走到車廂前面,將錦

使者讚不絕口,一個接問道:「不知那是 麼人,這麼大的胆子?」 「陸大人果然武功高强………」 兩個

> 無敵門的人只是遙遠的在遠山上監視。 這的確不是一個適合的地方,所以,

都來了,就是不見獨孤無敵。 面佛,九尾狐,還有外五堂的兩個堂主 他們來了很多人,獨孤鳳,公孫弘,

所以急躁如公孫弘,亦只有呆候在那兒。 無敵雖然不在,却有命令交代下來,

冷 孫弘第三次說這種話,獨孤鳳終於忍不住實夜來一次偷襲,說不定……」這已是公 截道:「盡在說有什麼用?」 「依我說,最好就乘他們人疲馬倦,

都沒有動氣,一路侍候黑白雙魔的起居。

一任黑白雙魔說話怎樣尖酸刻薄,他

他已經學會忍耐,也變得陰沉。

管中流逆來順受,經過幾次的挫折,

跟管中流客氣。

白雙魔雖然要賴管中流指引,嘴巴可沒有

管中流依貝莎當然也在,一路上,黑

會,刼奪那兩個尼泊刺的使者

開心,只待無敵門一採取行動,就看準機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越看就越

他們監視之下。

公孫弘看看獨孤鳳,閉上嘴巴

方 在這兒採取行動,當然有不適宜行動的地 千面佛在一旁笑道·「門主不讓我們

金環有什麼了不起?」 公孫弘摸着下巴,冷笑。「一個子母

物,我們若是就這樣與陸璣一夥衝突起來 **覬覦那冰山雪蓮的還有黑白雙魔兩個老怪** 人,還不難應付,問題在除了我們之外, 他們一定會乘機混水摸魚。 武功當然有過人的地方,不過單就這個 千面佛道:「他貴爲大內錦衣衞統領

中 原,肯定是爲了那顆冰山雪蓮?」 九尾狐疑惑的道…「黑白雙魔這次來

也是向這邊走來,若非爲了雪蓮,又爲什 千面佛道:「根據探子的消息,他們

「可不知到了沒有?」

衆結集的地方不遠,無敵門的行動一直在黑白雙魔早就已到了,就在無敵門一

都帮着管中流說話。 兩人的感情也就越來越好了 依貝莎看在眼內,實在不忍,很多時

有一個獵人,那是黑白雙魔怎也想不到的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之後却還

電,無面人,甚至傅香君也來了。 候着另一夥人,為首是天帝,此外風雨雷 距離他們不遠的另一座高山之上,等

他們是從無敵門蔡華陀那兒得來的消

清楚,興趣也就更大,却是沒有想到據爲傅香君,對雪蓮的效用却是比任何人都要 己有,只希望到手之後,能够配成若干藥 物,濟世救人。 內力的藥物風雷電一向都很感興趣,至於 雨認爲雪蓮可以令她青春常駐,能够增長 天帝一心要借助雪蓮衝破生死玄關,

話一出口,却惹來衆人的嘲笑。 她沒有隱瞞自己的意圖,那番救人的

去。

地道那片刻已經倒塌 陸璣並沒有追趕,也不能够追下去,

火印巳知道死者的身份,立即下令調動陽他將那具屍體弄上來,從死者身上的 地 泉縣城的所有軍兵,夤夜襲擊排教的根據

倖免,所有房屋被夷爲平地。 在那裏出入的排教二百多個弟子無一

教徒獻上的錦盒,才打開,那個錦盒就爆 教主邱明却已經遠在大江之上,接過

死在火藥下粉身碎骨。 到他發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的時候,已 邱明一直都不怎樣將陸璣放在眼內, 錦盒內載的並非冰山雪蓮,是火藥。

何人透露。 爆炸,在事前,他却沒有將這個計劃對任 靂堂精製的火藥,開關機括擦擊火石引起 陸璣放在那個錦盒之內的,是關外霹

且還攻於心計。 這個人非獨武功高强,心狠手辣,而

車馬在第二天接近中午才繼續上路

看來,是一個適合埋伏的地方,十二個 了天星峽。 組的軍兵率先奔進去。 兩面是高山,道路從中穿過,從地形 一路上異常平靜,兩個時辰之後已到

十二騎平安奔過了天星峽後,六騎立即折 路上並沒有人跡,兩旁也沒有異樣

> 說就是志在必得 逍遙谷高手盡出,對於冰山雪蓮不用

而且都是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 怎也想不到來人的勢力非獨幾倍於他們, 陸璣雖然發現有人在左右窺伺 却

二次的襲擊。 住雪蓮,亦難免傷亡慘重,再也經不起第 他不錯出身江湖,但久處禁宮, 任何一撥先動手,他們縱然能够保得 對於

魔一心坐待漁人之利,當先採取行動的應 他的眼內。這才是他的致命傷。 自恃武功高强,一般江湖人,真還不放在 江湖上的事情已沒有當年那麼熟悉,况 逍遙谷是絕不會先出手的了,黑白雙 且

的勢力,的確已無須避忌什麼。 該就是無敵門 唯天爲大,如日方中,以無歐門目前

第二天一早,車馬便出發,四個錦衣

他的軍兵則簇擁着二輛馬車隨後跟來。 衞帶着二十個騎馬的軍兵在前面開路,其 陸璣改坐在其中一輛馬車之內。

坐在那一輛馬車之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 左右,只看馬車外表,要分出那兩個使者 刺軍兵又是分成兩列,走在二輛馬車的 那二輛馬車一個模樣,隨來護送的尼

這是陸璣的一點小心思

這種環境,正是最理想的襲擊環境,不道路蜿蜒,兩旁樹林濃密,彷彿無盡 午後,隊伍走在樹林當中的道路上

那六騎這時候已經變成死人,無一倖免。進,他們當然看不到,留在天星峽出口的看到這六騎平安無事折回,車馬才前

法,將那六個軍兵刺殺刀下 然從地洞中冒出來,以最迅速而有效的辦 殺他們的是無敵門的十二個殺手, 突

手本來就不怎樣好,碰上久經訓練的殺手 , 又是以二對一, 如何保得住性命。 那六個軍兵呼叫也沒有一聲,他的身

响,前後巨石紛紛從山上滾下,堵住了兩 處現身,亂箭射下 邊的去路,無敵門的弟子紛紛從山上隱蔽 這時候隊伍巳到了峽道中,霹靂聲突

地方,那些軍兵片刻傷亡大半,馬嘶聲, 惨叫聲此起彼落。 箭如飛蝗,峽道上又沒有可以藏身的

擋者披靡。 ,九尾狐千面佛搶在前面,鞭擊杖劈, 無敵門的弟子隨即取出兵器,殺奔山

雙手各捧一個鐵盒,分開四個方向, 直奔毒金環所坐的那輛馬車。那四個舵主 獨孤鳳公孫弘也不慢,帶着四個舵主 將馬

刹那片片碎裂,子母金環陸璣冲天而起! 馬已經倒斃箭下, 車並未翻側,車廂

那四個舵主應聲一按鐵盒兩側,盒蓋 公孫弘即時一聲:「射

彈開,無數藍汪汪的毒針從盒中射出。

樣弓起,麼空直墮下來,金環亦脫手, 身上下插滿了那種藍汪汪的毒針! 大網中,他驚呼未絕,整個身子已蝦米一 陸璣刹那彷彿被裹在一道藍光閃閃的

他嘶聲慘叫,貼地打了幾個滾,終於

W102

,殺了一個正欲將翻板弄回原位的排敎好

密室,翻板立即將錦盒翻進地道內,陸璣 安置了翻板,那邊陸璣才將錦盒放下走出 雖然立即發覺不妥,趕返密室,劍插石縫 教的教主邱明又怎肯錯過這個機會,吩咐

回

母金環厲害,還是七巧童子的天滅地絕搜 **個直在地上,皮膚已變成紫色腫脹起來。 魂神針厲害。**一 公孫弘看在眼內,冷笑道:「看你子

搜購,但却無人能够提供消息。 神針便不知所在,雖然黑道中人不少重金 用了一盒,將他的仇敵射殺針下,終於心 多十年,才造成七盒天滅地絕搜魂神針, 爲了設計這種暗器,一夜頭白,化了差不 絕搜魂神針更就是他的代表作,據說他就七巧童子一生研究機關消息,天滅地 一病不起,他死後,其餘那六盒

那天滅地絕搜魂神針全用機簧發射, 想不到却是落在獨孤無敵手中。

一發就是七七四百九十支。

四盒齊發,出其不意,子母金環陸璣

的車廂 武功怎樣高强亦難倖免 同一時,千面佛已一杖將另一輛馬車

個尼泊刺使者手抱錦盒瑟縮在車廂 ,面無人色。

九尾狐長鞭一揮,便將那個錦盒纏住 拉,錦盒便飛上半天一

那個尼泊刺使者雙手亂搖,一個字也 , 已被千面佛一禪杖擊殺!

待接下 錦盒凌空正好落向九尾狐,他伸手方 ,眼前白影一閃,那個錦盒已不知

一白一黑兩個 黑白雙魔,錦盒也就托在白摩勒的手 九尾狐霍地轉身, 就看見了

中,兩人一臉嘲弄之色! 千面佛獨孤鳳公孫弘迅速奔了過來

叱道:「什麼人?」 將黑白雙魔阻在當中,獨孤鳳刀一指,嬌

今日不將冰山雪蓮放下,休想離開還 獨孤鳳冷笑道:「管他是黑白還是白 「是黑白雙魔!」九尾狐一步倒退。

面佛一看自己道邊人多, 心胆大壯

裹一

洪聲道:「不錯!」 其餘無敵門弟子飛快園了上來,那些

軍兵這時候已無一倖免。 黑摩勒目光一掃,冷笑道:「無敵門

待殺上去,其餘人亦準備衝殺上前 的 人就只懂得以衆凌寡?」 「少廢話!」公孫弘一擺日月輪, 便

來 「住手!」一聲暴喝,即時劃空傳過

件光采的事情!」 成名多年,道樣欺負晚輩,也不見得是一 龍頭杖一横,笑顧黑白雙魔。「兩位 聲落人落,獨孤無敵飛鳥一樣凌空落

來了 白糜勒「哦」的一點。「獨孤帮主也

開,兩位當然不會答應。」 地上一插。「就這樣要兩位將錦盒放下離 「來得總算是時候。」無敵龍頭杖往

勒語氣冷傲 「我們正要領教帮主的高招!」白摩

麼人,都是一起上!」 無敵笑笑道• 「聽說兩位無論對付什

弟以二對一·」 「這是事實,所以帮主奠要說我們兄

「雪蓮當然歸無敵門,否則 「兩位若是敗在我手下?」

> 「無信不足以服人,獨孤帮主一言九 「無敵門也會恭送兩位。」

盒往地上一放,身形一動,掠了出去。 鼎,就這樣决定的了。」白摩勒隨即將錦

悍然立在他們面前 無敵的身形更快,雙魔身形未定,無敵已 黑摩勒身形絕不在白摩勒之下, 可是

杖又如何?」 語聲一落,兩人的手中已各自多了

無敵 柄狹長的緬刀,劃起兩道寒光,左右斬向 無敵龍頭杖盤旋,連接雙刀七十二斬

哈,身形突然一頓,雙魔的身形同時亦 頓,接一長,雙刀飛射-飛快的轉動, 雙魔相顧一 無敵看在眼內,打了一個哈無敵看在眼內,打了一個哈

翻,「錚錚」 「錚錚」的竟就將雙刀鎖在龍口內他們快,無敵更加快,龍頭杖一劃 他大喝一聲,雙手接一振, 呼

,五指不由被髲得一鬆,劍立即脫手,兩雙魔只覺一股奇烈的內力從劍上透來 ,擊向無敵! 人的反應敏銳之極,左右欺上,齊出右掌

掌利那竟有如死魚肉一樣,而且冒出一絲 絲白氣

無敵身形不動,雙掌陡出 9

是由心讀出來,白摩勒接道:「不知龍頭 「獨孤帮主好一身輕功!」黑摩勒倒

風車般疾轉起來,雙魔緬刀立被封在外

將那支龍頭杖拋上了半天! 的

掌未到,寒風已砭人肌骨,那兩隻手

的兩聲,正迎向擊來的雙掌。

形同時被牽動,竟被帶得雙脚離地,凌空 聲暴喝,身形風車般旋轉起來,雙魔的身 四隻手掌立即緊黏在一起,

無敵猛

許深一個地洞來! 的泥土一連四下飛旋,硬硬被他旋出了尺 來越白,身形過處,砂石激飛,無敵脚下 無敵的雙手越來越紅 ,雙魔的手却越

一聲,雙魔倒飛了出去! 他再一聲暴喝,雙掌一吞一吐,霹靂 一飛丈外,雙魔凌空一個翻滾,落在

地上, 的虚擺幾式,才立定,這一立,又是淵 無敵亦從地洞裏拔起來,雙掌「營雹 一張臉難看到極點。

停嶽時,氣勢萬千 ,獨孤鳳左右上前,分別將錦盒龍頭杖沃 所有無敵門弟子轟然發出了一點歡呼

盒接下,面色陡然一沉。也不將錦盒打開無敵帶笑右手接過龍杖,左手才將錦 突然道。「給你們!」將錦盒拋出

開來 摩勒探手將錦盒接下, 黑白雙魔已準備離開, 不由自主的急急打 聽說一怔,白

般 樣粗幼,小的如指環,大的亦不過巴 錦盒內載的是一大一小兩枚金環,

掌

香

給我! 獨孤鳳奇怪的將刀遞給無敵,所有人 獨孤無敵隨即伸手向獨孤鳳。 「把刀

肌膚已因海發變紫,面色却沒有變化, 的目光亦是落在無敵面上 無敵緩步走到陸璣的屍體前, 陸璣的

那附近,陸璣信賴的,就祗有呂望一

怠慢,忙着雲飛揚去請大夫到來診治 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回春堂的王大夫, 聽說隨來的是外邦使者,呂望更不敢

谷的暗卡 呂望却是怎也想不到, 回春堂竟然是逍遙

追踪雲飛揚, 看見雲飛揚從呂家走出來, 無面 留在呂家門外監視的無面人與司馬峯 -由得大吃一驚。 人一面着司馬峯回去報告,一面揚從呂家走出來,亦大吃一驚。 看見雲飛揚進

無不大感詫異,方待出去, 院等消息的風雨雷電與天帝一聽這消息 高牆來禀告,雲飛揚巳進了店子 司馬峯這時候亦已從後門回來,在後 無面人巳翻過

心 再刺雲飛揚一劍,但天帝却反而叫各人放 風雨雷電全都緊張起來,電便要出去

門傳來的那個雲飛揚在獨孤無敵手下武功 了回春堂的秘密到來,而沒有忘記從無敵 他是看準了雲飛揚絕不會是因爲發現

失望一

那兩個尼泊刺的使者,走在山道上

子母金環這時候正與兩個錦衣衞護着

當。

然不簡單,每一個步驟都已先行安排妥

風點頭,天帝笑接道。

「陸璣這個人

大人智勇雙全,不愧是大內第一高手。

應。

離開,當然也考慮到他早巳安排了在此接

「大爺推測到陸璣必會暗中由這條路

一個使者終於忍不住讚歎一聲:「陸

聲冷笑。「好,子母金環總算還沒有

令我

句

就這樣問

錦盒中彈出,猶在地上打

待追趕,却給無敵揮手止住

無敵目光轉向那兩枚從 轉的金環,又

態,

巳猜到了幾分。

「是不是有人接應?」

天帝劈頭第

傅 妙

.香君雨電雷正從後面趕上,一見風這神,那是風,他隨即一陣風的掠回,天帝陸璣說好,遠山上監視的人却暗呼不

反手將錦盒擲倒地上,轉身就走,衆人方

黑白雙魔老臉一紅,一齊悶哼

學

下去,若是因此有什麼失閃,恐怕難免江

也沒有,

寒之地,這個錦盒到手却是一絲陰寒之氣

那應該就知道其中有許,還要拚

兩人來得正是時候!」 喇嘛與黃衣人,接對兩人道:

二等侍衞七傷戟朱培!」陸璣介

·「好,你們 公介紹過紅衣

二條路高飛遠去!」目光轉落在黑白雙魔

最

後是六個錦衣衞

「密宗

高手

,一等侍

衞,

天龍上人

喇嘛,其後一

個背插雙戟的黃衣中年人,

六騎快馬迅速奔至,當先是一個紅衣

「那是我們約好在這裏接應的人。」

道。

者又吃一驚,陸璣却完全不爲所動,笑笑

六騎快馬即時從前面密林衝出來,

使

兩個使者的面色不由蒼白起來

「兩位也是老江湖了,雪蓮生於極

盒是假的,人也是,真的當然已暗中由第

無敵將刀還給獨孤鳳,冷笑道:「錦 衆人看在眼內,不由都傻了臉 後還有一張臉龐,赫然是屬於他帶來的四的臉龐齊中被刀劃開,沒有血,這臉龐之敵一整冷笑,長刀急落,寒光一閃,陸璣

個錦衣衞之一所有。

竟 不過, 他並沒有反對衆人出去一看究

來,所以他只有將話留下,請王大夫回來 之後立即到一趟呂家。 並不在店內,一兩個時辰之內也未必會回 雲飛揚這時候已經準備離開,王大夫

他轉身學步,就遇着傅香君從外面回

兩人四目交投,當場呆住

來。

這一追, 陸璣並不想留下, 便追到了呂望的私邸。 可是那兩個使者之

揚回答的亦是相同的一句話。

他們質在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週上 傅香君想想才道: 「我是來找王大夫看病的。你呢?」「你怎會在這裏?」傅香君很奇怪。 「我是跟王大夫學

好 她打量着雲飛揚,接道: ,是你有病?·」 這也是事實,不過是多年前的事情 「你的臉色不

你家裏的人?你不是說過,沒有家?」 雲飛揚搖頭,傅香君恍然道:「那是

「我現在寄居在一位長輩的家中。 「王大夫出外看病,也許我可以帮你

楽っ 雲飛揚笑着問: 「你還是到處學醫煉

傅香君頷首,雲飛揚接道··「那醫術

當然更好的了。

巳經沒有了。」 雲飛揚輕歎一聲•「我……我的武功 「你的武功呢,有沒有丢下?」

會這樣的?」 「沒有了?」 傅香君大吃一驚。

「這說來話長。」雲飛揚苦笑一下

重傷以至內功盡散。」 「簡單說,我是敗在敵人的掌下,被擊成

_ 小酒家坐下,好好的談一談。」 口氣。「這年頭,做一個好人總是吃虧。 一頓,目光一轉,道: 「那一定是一個壞人。」傅香君歎了 「我們到那邊的

說未嘗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未完) 雲飛揚點點頭,他鄉遇故知,在他來

W104

亡命之徒,亦不敢公然與官府作對,所以 他們除非不動手,否則一定不留活口,斬 「刔奪貢品,罪誅九族,那些雖然是 「我們不是約好了在前面會合?」

我們都不會聽得到的了。」

陸璣淡然一笑。「無論他們說什麼

「追下去ー

天帝輕捋着鬍子

「那我們應該如何是好?」

「意料之中。」

天帝仍然一面笑容

相信也要說一個服字。」

個使者接道••「那些賊人若是發

總有機會的。」

却水土不服,突然病起來。



里バ

此生此世,我再也不能用劍了 次挫敗,而且,一敗之下,就斷了一條右臂 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這一生中第一

年也未必能練得成功。」 俞秀凡道:。「閣下一生中,殺了不少人

白衣人道:「這是報應了、」在你劍下送命的人,不知多少へ了、」 在下如是中了閣下一劍,只怕也早已粉身碎骨 我覺得,動手拚搏之間,難免要有所傷亡了 俞秀凡說道:「在下不敢如此説。不過,

晋

秀凡公開聲言要和城主決鬥,城主却認為當今武林只有艾九靈才可以和他打上幾招, 通過幾重險關,來到造化城最後一關,但城主未見現身,只是由石壁傳來聲音,於是兪 **汤繭制服,同時使她改變立塲,背叛造化城主,在湯繭和花花妃子兩人協助下** 前文提要:

先他受到湯蘭的阻擋,兪秀凡運用他的機智以及武功不但把 上回書至於秀凡進入造化城中,一心想見造化城主,首

,俞秀凡

答應派出三名高手和兪秀凡動手,兪秀凡若能打赢,則造化城主才親自和他一搏。 蓄勢迎强敵

向後退了五步,緩緩説道。「閣下!斷去一臂 ,應該是輸了。」 **俞秀凡一劍得手,並未再乘勢擊出,反而**

手在穴道上點了三指 向外湧出的鮮血,突然間停了下來。 白衣人望着斷臂上湧出的鮮皿,迅速用左

上一片衣服,把傷臂包了起來。 白衣人望望地下的斷臂,忽然間撕下了身

白衣人道:「左手劍法,談何容易、二十 兪秀凡道··「閣下可以練左手劍法·」

白衣入點點頭,未再答話,轉身快步而去

濟濟。」

妹一句話如何?」

「姑娘請吩咐

感。

過如此妙異的劍法。一 那證明了他還有再戰之能。

履行這個諾言了·」

漫蘭接道••「小妹的想法是,咱們不用再

了過來,一個手執雙劍的青衣人,正快步行了

未容得兪秀凡答話,一陣沉重的步履聲傳

麼好處?」,你如不幸職死,對人對專,有什少俠請想想,你如不幸職死,對人對專,有什

兪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 「姑娘之意是,咱們不用和他

湯蘭道••「小妹正是此意。」

兪秀凡說道··「但造化城主,豈肯放過咱

兩道寒芒,二龍出水一般,剪繫過來。

俞秀凡一式「劃分陰陽」,封開了兩道凌

雙方還有五步距離,那人突然一揮雙劍,

俞秀凡吸一口氣,緩步迎了 湯蘭道:「這是第二個人!」

上去。

城主滯什麼信用。」 場別道。「小妹之意,咱們用不着和造化

骨沒有? 起了俞秀凡頸間的傷勢,低聲道。「傷到了筋 湯蘭哼了一聲,撕去了身上一片衣服,包

頸間肌膚。」 俞秀凡搖搖頭,道·「還好·只是傷到了

劍法。

但闡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兩位走不了

閣下不用激我。」 俞秀凡冷冷說道:「咱們也沒有打算走,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你能斬斷了大劍 ,但在下倒要試試閣下

的劍法,有何精奇之處。」 法,我不會這樣輕易的退走。」 俞秀凡道:「在下也要試試閣下的迴旋劍

咱們也和造化城主一樣無信,那豈不是一樁很

主,就是因爲他無信無義,奸詐,惡毒,如是

俞秀凡歎口氣,道:•「咱們要對付造化城

大的遺憾麼?」

湯蘭笑一笑,道:「兪少俠,江湖上的險

來吧!

入此地和造化城主爲敵的,只你一個,你怎麼 惡,怎能以信義對待敵人。這些年來,能够進 狡猾之徒,咱們用不着再守信諾了、」 道義,説仁德的地方。何况,你面對天下第一

着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吃得和秀凡劍勢一攜, 肩而過,鮮血淋漓而下。敢情這長劍上,薔蘊 疾衝一步,急急縮頸,仍然晚了一步。劍鋒劃

但見那長劍打個迴旋,突然間又飛囘青衣

湯蘭道。「兪少俠!江湖上,不是一個誰

俞秀凡點點頭,欲言又止

許離開。」 來。這一次,他雙劍合壁刺向兪秀凡的前胸。 青衣人突然飛身而起,兩支長劍,一齊刺 渝秀凡笑一笑,道:「好!」

劍,橫裏斬去。 俞秀凡吸一口氣,潛運內力,突然一揮長

青衣人刺向俞秀凡前胸的劍勢,在接近了

勇戰不

俞秀凡望着那白衣 入的背影,心中感慨萬

,必然是一位名頭響亮的大俠。 忖道:如若此人,憑仗一身武功,行俠江

這些難關,很難渡過。 **俞秀凡嘆息一聲,道。「我們才過了這**

俞秀凡道:「照常情而論,應該是一關比 **湯蘭道・・「兪少俠沒有致勝的信心了?**

三關,但你也戰至筋疲力竭,再應付造化城主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就算是你能連過

搖搖頭,只覺筋骨尚未損傷,心中稍覺寬徹秀凡伸手一摸後頭,沾染了一手鮮血,

是一種很奇怪的劍法,在下這一生中,從未見 輕輕吁一口氣,兪秀凡緩緩説道:「這眞

湯蘭問道··「兪少俠,要不要運氣調息一

和他們動手,他們必然要找咱們,對摩?」

兪秀凡道··「不錯。」

湯蘭道:「至少,失戰的地點,由咱們選

他出劍快速,波的一聲,點中劍身。但却不料 作暗器施用。」心中轉念,長劍已橫裏點出。

疾飛而至的長劍,不但未被震開,却忽然轉身 ,劍鋒掠着兪秀凡頸項而過、兪秀凡身子向前

主動之權,操諸我手。咱們要見他,他可以設

湯蘭道。「自然他不肯放過咱們、不過,

厲的劍勢。

重重的關卡,要咱們冒險而入。如若咱們不

左手一抖,一劍如箭,直射過來。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劍法!」

俞秀凡暗道·「這人怎的把手中長劍,當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試試他的迴旋

士一條手臂,足見高明

宵衣人道··「好!咱們分不出勝負,就不

俞秀凡時,突然一分二,一劍刺向了俞秀凡的

湖 搏殺。小妹在江湖上走了數十年 8、小妹在江湖上走了數十年,還未見過這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好一塲慘烈的 只可惜,他投入了造化城中

關,還有三關,經過這一戰之後,在下也覺得 樣慘烈的搏殺、」

一關難過。在下是否有能力連渡三關,頗成問

,那自然是更吃力了。」 俞秀凡道。「唉,造化城中,果然是八才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兪少俠,聽小

下面的劍勢,封住了兪秀凡的劍勢,上面這眞是奇妙總倫的一劍。

封住。 噹的一聲,雙劍相擊,兪秀凡劍上的力道一劍,却直刺咽喉。 ,雖然把青衣人劍勢抬高五寸,但劍勢仍然被

刺向了兪秀凡的咽喉要害。 但青衣人上面的劍勢,却電光石火一般

哼的一聲,穿破了兪秀凡的右臂衣衫。 **匆急之間,兪秀凡一偏頭寒光掠頸而過**

一挫腕,長劍收囘,突又擊去,一劍橫削,斬 這一劍險險避過,沒有傷到肌膚。兪秀凡

也不知道。但他威覺到右臂,仍然有力量用出 他望也未望右臂一眼,是否受了傷,自己

,就全力攻出一劍。 這一劍無招無式,却快速之極,閃電流矢

臂,被齊肘間斬斷。 一般。劍光過去,鮮血迸冒,青衣人一條左小 慓悍的青衣人,一聲未哼,身子忽然間向

長劍,帶了囘去。 的左小臂,連一條斷臂和右手五指仍然緊握的 後退了五步,右手同時疾出,拉住了向下沉落

握的長劍 一振,長劍疾飛而出,直向兪秀凡飛了過去 [長劍,用力一抖,慶落下左臂。 長劍出手,右手五指又抓住了斷臂五指緊 身子站定,張口咬住了斷了的左臂,右手

長劍,又疾快的投擲過來。 掠面而過,向後飛去。青衣人右手取過斷臂的 不敢再揮劍封架,身子一側,閃避開去、長劍 **俞秀凡吃過了一次苦頭,眼看長劍擊來**

更爲快速。 這一劍,力道更强,比起第一次的劍勢

俞秀凡心中忖道:原來他劍上的古怪迴旋 ,必得遇上了阻力,才能發揮作用,我不

W106

湯蘭道•「兪少俠!小妹十數年江湖歷練

見識過很多爲信諾而死的人,也許死後搏得 ,但對江湖大局,却是全無補益。 一把發出的二十一枚金針 青衣人雙劍揮舞出一片劍幕,繫落了湯蘭

能讓他如願以償。」

一語信諾而死,正是造化城主的希望,咱們不

傷的重麼?

「先接我一把金針。

湯蘭右手一揮,一把金針,電射而出,道

青衣人冷冷說道。「不錯、於秀凡,納命

湯蘭高聲叫道。「迴旋飛劍。」

花花妃子急步奔了過來,道··「兪少俠,

,眞叫人莫測、」

俞秀凡道: 「傷勢不重,但他這劍路怪界

花花妃子接道··「湯姑娘説的是啊!你爲

赤手空拳,沒有兵刄。 步,又閃開了第二劍。 用劍封他就是:心中轉念,目注來劍,脚下移 這時,那靑衣人雙劍一齊投擲出手,已成

衣人神色冷峻,並不閃避。 **俞秀凡劍風如輪,由那青衣**人前胸直穿後 **俞秀凡一提氣,疾射而出,挺劍直擊。青**

把長劍,交义而至,寒光閃處,硬把靑衣人腰 右手一抬,硬把那青衣人的屍體舉了起來。兩 俞秀凡聞聲響覺,一挫身子,長劍加力, 但聞湯蘭尖叫道:「兪少俠小心後面。」

投出的兩把長劍。 湯蘭一眼,道••「這兩把劍由何而來? 湯蘭望望那青衣人的屍體,道:「就是他 俞秀凡舉手拭去了頭上一把冷汗, 回顧了

的神技、」 湯蘭歎口氣,道•「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 俞秀凡數一口氣道:「怎麼會回了頭?」

告訴在下聽聽、」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把經過的情形

然間劍身倒轉,直飛回來,第二柄長劍在一擊 在第一劍的劍柄上,原本直向前飛的長劍,忽 湯蘭道··「那後發的一劍,快如流矢,擊

地不動,很可能爲這迴轉的劍勢所傷了。」 劍一先一後,由你停身之處飛過。」 第一劍的劍柄之後,却也借力倒轉過來,兩柄 俞秀凡接道。「如是未向他擊襲,停在原

易閃避開去。至少,小妹是無法閃避開去。」 勢,籠罩的空間很大,又極快速,似是很不容 ,在下也閃避不及。」 湯蘭道··「就小妹的看法,那變劍合擊之 俞秀凡戴息一聲,道:「如此快速的來勢

湯蘭道:「那後面一劍蓄蘊的力道,似是

時 一直强過第一劍,所以飛至那青衣入停身之處 ,雙劍已成平行之勢。」

湯蘭奇道。 俞秀凡道:「可惜呀--可惜--」

俞秀凡道:「這等奇絶的迴旋劍法 ・在下

湯順道:「你如見到了,只怕很少有閃避

劍法,只怕要至此失傳了,唉--早知如此,在 俞秀凡道。「更可惜的是這等曠古絶今的 下不該殺死他、」

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會失傳。

主豈有不學之理。 屬下交出他最好的武功,像此等劍法,造化城 花花妃子道: 「就我所知,造化城主迫逼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這麽説來,造化城主也會這

「比起遣青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花花妃子望了那青衣人的屍體一眼,道:

怕的是,他那自私可卑的手段,這等罕聞罕見 造化城主具有着絶世才慧,深厚功力,更可 湯蘭敷口氣,道··「花姑娘的話十分可信 兪秀凡沉吟不語。

妳的飛針手法麽? 的劍法,他豈肯放過。」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湯姑娘,他學過

湯蘭道·「問過我打出飛針的手法。不過

問問妳,那就行了。」 ,他並未要我傳授。」 花花妃子道:「以他的聰明,功力,只要

愈秀凡呆了一呆,忖道·•果然如此,那造些工夫,只怕會比我還要高明一些。」缺,稍作練習,就可以練成了。只要他稍下一款,稍作練習,就可以練成了。只要他稍下一 湯蘭道·「不錯。以他之能,只要知曉竅

驚醒了兪秀凡的沉思。

步一步的行了過來。

力 ,所以走得很慢。

望望青衣人横臥在地上的屍體,緩緩説道 距離俞秀凡還有五尺左右時,停了下來

「是你殺了他?」 俞秀凡一挺胸道:「不錯。」

黑衣人冷冷的説道。「我要替他報仇。」

去 ,有如鷹爪一般。 那一雙手上,留着一寸多長的指甲,看上

黑衣人道:「不錯,有毒。而且是很惡毒 長長吁一口氣,兪秀凡緩緩説道。「你手

長劍廠?

俞秀凡道: 「就算是在下一定會死在閣下

先出手?」 黑衣人道:「兪少俠先出手呢,還是老夫

俞秀凡道:•「强賓不奪主,自然是閣下先

黑衣人道··「那很好,兪少俠小心了出手了。」

是他的敵手。但聞一陣沉重的步履傳了過來 化城主,豈不是天下第一高人。我兪秀凡豈能

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老者,一

似是他的雙足很沉重,每一步都走的很吃

會說出來,點點頭道:「好吧!你亮兵刄。一命秀凡心中明白,請教他的姓名,他決不 就是老夫的兵刃。」 黑衣人揚起了一雙烏黑的雙手,道••「這

的奇毒。只要被老夫碰上一下,非死不可。」 **俞秀凡道**··「你的手,能比上百煉成鋼的

道了。」 黑衣人道。「這個要你兪少俠試一試才知

的手中,在下也一定會試一試。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好説,好説。」 黑衣人道··「兪少俠果然是豪氣干雲。」

口中説話,雙手却忽然動作,一把向兪秀

向黑衣人雙臂斬去。 俞秀凡長劍一揮,展佈出一片寒光,橫裏

非要抓到兪秀凡不可,就算把雙臂斬斷,也是 那知黑衣人竟然視而不見,似是這一抓

覺,劍勢一偏,人也借勢向後躍退了五尺 俞秀凡劍勢接近那黑衣人時,忽然心生警

不斬了老夫的雙臂?」 俞秀凡雙目凝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冷冷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怎麽

説道: 「你是不是血肉之軀?」

怕在下的寶劍鋒利?」 俞秀凡道:「你既是血肉之軀,爲什麼不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是?」

臂的勇氣。」 黑衣人道··「那是因爲老夫有一股不畏斷 俞秀凡冷冷説道:「事出非常,很難叫在

夫一掌。」 黑衣人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了,再接老

這一掌,力道威猛,帶起了一股强大的掌 説打就打,呼的一掌,劈了過來。

的肢體,用劍身把他封開。 **俞秀凡嗯了一聲,長劍偏出,橫着劍身** 忽聽湯蘭高聲説道•「不要用劍鋒傷斬他

對方的掌勢,擊的橫移半尺。 拍的一聲,擊在了那黑衣人的手臂之上。 劍身上薔蘊着很强大的內力,但只也能把

打在小臂之上,他連望也不望一眼,兩道目光 ,却投注在湯蘭的身上道。「妳是湯段主?」 黑衣人似是完全不知疼痛, **湯崩道··「湯段主早已死去,在下是針釵** 精鋼劍身,擊

城主,是麼?」 黑衣人冷冷說道。「妳吃裏扒外,出賣了

湯蘭道。「不敢。小妹只是痛悟前非,重

秀凡一定能保住妳的性命了麼?」 黑衣人冷冷接道:「湯蘭,妳可是覺得兪

我身上做了手脚,就算兪少俠能保我逃過這一 大**刦**,我也活不過三日。 」 湯蘭道··「不是。我知道造化城主早已在

「審壓で」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 「城主在妳身上下

黑衣人道:「那是用的什麼方法?」

渦順道: 「不是。」

人身運行,三十六個時辰之後,海針隨着行血 湯蘭道…「一枚小針。城主能巧的使它在

,正好刺入心臟,那就非死不可了。」 湯蘭道·「不是。每次遇上警訊,或使城 黑衣人道。「這些年來,一直如此麼?」

主覺着你可疑之時,他才下手。」 湯蘭道··「不是,我說的千眞萬確。」 黑衣人道:「湯蘭妳不是信口胡説吧?

湯蘭苦笑一下,道··「這就不知道了·但 黑衣人道:「城主對妳下的手?」

渦蘭接道:•「我説的千眞萬確,我知道這 黑衣人道:「胡説。

不會超過幾個時辰。」

件事,而且,剛剛感覺情形有異。 熙衣人皺皺眉頭,道:「是一種什麼樣的

通過穴道時 我不知道,但它要通過人身十二大穴,只有在 湯蘭道:「那種小針,是什麼東西製成 ,人才會有些感覺。」

淄闌道: 「穴道中有些麻,有點瘦,也有 黑衣人道:「我問妳那是怎樣的感覺?」

黑衣人輕輕吁一口氣,道:「先通過什麼

湯蘭道:「我剛剛感覺着,那枚小針通過

何? ,老夫要求證實一件事,咱們等一會再打如 黑衣人忽然對兪秀凡一揮手,道:「姓兪

手時,自會先行招呼閣下一聲。」 俞秀凡道。「兪某人還不屑如此。在下出黑衣人道。「你不會暗中偷襲老夫吧?」 俞秀凡道。「好!悉聽尊便。」

也有這種感覺。」 黑衣人目光轉注湯蘭的身上,道。「老夫

正受重用。 湯蘭雙目貶動了一下,道:「不會吧?閣

老夫想先求證一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湯蘭,妳可知曉 **黑衣人道**。「事實上,妳説的一點不錯

也是枉然。 湯蘭道··「知是知道,不過咱們沒有磁膽

黑衣人道: 黑衣人不再説話,突然閉日盤膝而坐,運 湯蘭道:「那就非賤妾所知了。」 黑衣人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法子?」 湯蘭道··「一種强力的吸鐵石。

氣調息起來 你真的中了暗算麽?」 湯蘭點點頭,道··「真的。」 **俞秀凡囘顧了湯蘭一眼,低聲道:•「姑娘**

快找到造化城主了 湯蘭道··「我是剛剛才感覺到。」 兪秀凡道·「爲什麼不早說?」 **俞秀凡道:「唉!這麽説來,咱們必得儘**

> 從何説起。 俞秀凡心中想説幾句慰藉之言,但却不知

姑娘帮我作一件事如何?」 花花妃子道•「湯姑娘但請吩咐。 湯蘭突然回顧了花花妃子一眼,道: - 「花

湯蘭從懷中取出一物,交給花花妃子

言數語。 他的暗算。 花花妃子連連點頭,轉身而去。 忽見黑衣人一躍而起,道:「不錯,我也

耐性,我要去找那造化城主問個明白。」 轉身向前奔去 黑衣人冷冷説道。「我沒有你姑娘這份好 湯蘭道:「那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黑衣人大聲喝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湯蘭呆了一呆,道。「這話當眞麼?」

麼? 湯蘭低聲説道·「公子的看法呢?」 配秀凡低聲道:「湯姑娘,質的中了毒針

這份經驗,就算是説謊言,也很難説的叫人家 才能説的入木三分,叫人無法不信。如是沒有了。已被造化城主起下我身上轟針。所以,我 湯蘭道:「真的。不過,那是一年前的事 於秀凡微微一呆,道··「難道是假的?」

也要被姑娘這等唱做俱佳的神態,給騙了過 兪秀凡說道··「佩服!佩服!就算是在下

提早了一年 而已。 一 俞秀凡道:「姑娘又怎知那黑衣人中了暗 湯蘭道:「我說出一段事實,不過那事實

鎮?! 湯蘭道·「我只是感覺那造化城主爲人

> 禁制,隨口說出往事經過。想不到,竟被我幸更使他難以對屬下放心,很可能在他身上暗加更使他難以對屬下放心,很可能在他身上暗加 而官中了。」

還有一場惡戰呢! 毒的手段,總有揭穿的可能。這黑衣人武功怪 ,打法奇突,如非被姑娘這一番說服,只怕 俞秀凡道:「不論如何陰險的人,如何思

的出手路數,似是屬於慓悍,冷厲一類的人物 ,這些人,應該是桀傲不馴一型。」 湯蘭道…「我不認識那黑衣人,但我看他

地。 迫在那黑衣人的身後,進入造化城主的寢居之 **私秀凡道:「湯姑娘,咱們此刻是否應該** 湯蘭數息一點,道。「兪少俠,他雖是滿

腔怒火而去,但他 忽見人影一閃,那黑衣人忽然去而復返

是那造化城主的親信,想來不會在你身上施下 **俞秀凡一提眞氣,全神戒備。** 不容黑衣人開口 , 湯蘭已搶先說道 · · 「你

暗算了。」 夫,我相信已身中奇針。」 黑衣人冷厲的說道。「只要妳沒有欺騙老

明白? 湯蘭道。「那閣下就該去找造化城主問個

了石門埋伏。」 黑衣人道:「造化城主作贼心虚,已放下

黑衣人又接着道。「這些埋伏很堅牢,就

算一個人不計傷亡的硬向裏面關,也一樣衝不 湯蘭道。「閣下能在造化城主的身側,自

多了。」 然是近衞身份了 ,想必對那些埋伏,知曉的很

湯蘭道··「現在,你過到的是一個什麼樣 黑衣人道:「老夫很熟悉這些埋伏。」

的埋伏?」

深厚的功力,也無法打開那座鐵門,除非能有 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 黑衣人道:•「一道堅牢的鐵門。不論如何

呢? 兪秀凡道··「那道鐵門之後,還有些什麼

後

衫的功夫,也無法抗拒那尖利的箭镞。」利無匹,只要射中人身,縱然有金鐘罩, 飛,激射而出。弩箭上都裝着鋒利的鋼鏃,尖 無匹,只要射中人身,縱然有金鐘罩,鐵布 ,有一道機簧控制,開動機簧,立刻萬弩齊 湯蘭道··「除了那弩箭的機關外,還有些 黑衣人道••「就老朽所知,有一處弩箭埋

什麼埋伏?」

黑衣人道・「聽説一共有七道埋伏,一道

何?! **廖埋伏** 比一道厲害。除了那些弩箭埋伏外,還有些什 俞秀凡道:「老前輩,現在,咱們應該如 ,在下就不清楚了。

迎戰,咱們要等到幾時才能罷休呢?」 **俞秀凡道**:「等下去,如是他們不肯開門 黑衣人道:「只有一個辦法,等下去!

等到幾時,那要看咱們的運氣了。」 黑衣人道··「這個麼,老夫也無法知道,

開了鐵門,那豈不是失了機會?」 等下去,難道不要吃些東西麼?」 黑衣人道··「如是咱們在吃東西時,他們

就縛了? 失時,他們突然開門而出,咱們豈不是要束手 湯蘭道•「如若咱們等下去,餓到體能消

漫而道。「那是因爲他不信任你,所以,想不到他竟然在我身上施下暗算。」 湯蘭道··「現在,你應該想想了。」 黑衣人道··「這個,老夫倒未想過。」 黑衣人道。「唉!老夫替他賣命、出力,

> 的劍下,那是活該。 在你身上暗施算計。你如是不幸死在了兪少俠

,穿心臟要害而死。」 湯蘭道··「勝了麼,你也是死定了,三日 黑衣人接道。「如是老夫勝了呢?」

都得死了。」 黑衣人道。「這麽説來,老夫不論勝敗

黑衣人一皺眉頭,道:「兪秀凡,你準備,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對他構成威脅。」 湯蘭道··「這就是造化城主的神秘, 惡毒

怎麼辦?」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保留下體能,先報此仇。 老夫對那造化城主的積恨太深,所以,我必須 黑衣人道:「咱們還未分出勝負,不過

何苦以命相拚呢?」 俞秀凡道·「説的是啊!咱們本無仇恨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兪秀凡你可是承

認敗給老夫了?」 俞秀凡笑道:·「老前輩的招數,奇幻、凌

些不服。」 厲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聽來你心中還有,叫人無法預測,晚輩也許不是敵手!」

那説明你的武功,確非小可,但老夫的武功很 怪異,別走一格。 你有些驕傲。你能殺死大力劍士和廻旋劍客,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小娃兒,也難怪

出手一招,但已看出了武功的怪異。但不知老 前輩可否把姓名告訴我們?」 湯蘭笑一笑,接道··「老前輩,你雖只是

叟。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人稱老夫獨行

四十年前已名滿江湖了。 針釵湯蘭啊了一聲,道:「鐵判獨行叟,

「往事已逝,不提也罷。」 黑衣人臉上有些得意,也有些慚愧的接道

,從不施用兵双度?」 湯蘭道·「老前輩鐵掌,鋼指,和人動手 獨行叟道。「老夫也有一件兵双,帶在身

的兵双?」 的事,但不知咱們可否開開眼界,看看老前輩 ,但却很少使用。 湯蘭接道·「江湖上從未傳過你使用兵刄

會。」 底細。需知武功跨過了某一種境界,對自己武咱們合手一處,但瀏蘭竟然還要設法摸出他的究竟是比男人細密多了,這獨行叟雖然可能和 功路數有一點洩漏,就多授對方一分取勝的機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來,女人的心思

十幾年前,又被迫用過一次。 都在出道不久所用,此後老夫未再用兵刄。但 湯蘭道·「爲什麼?」 獨行叟道:「那是一隻金手掌,老夫這一 ,記憶所及,只用三次兵刄,前面兩次

們園攻的一十二個高手,死的只餘下老夫一個手搏殺,由晨至暮,血戰了六個時辰之久。我片山谷之中,逼他束手就縛。他不肯,雙方動 中金筆,解了自己一次大難!」 踪飄忽,很難找到他。有一次,被我們堵在 ,爲了自保,老夫又用了一次兵刄,封開他手 獨行叟道:「咱們奉命追殺一人,但他行

獨行叟道。「也許就是那第一俠人之名害 湯蘭道··「當今天下,第一俠人!」 獨行叟道··「金筆大俠艾九靈。」 湯蘭道:「什麼人這樣厲害?」

了他,激起別人的爭勝之心。」

多多指正。」 湯蘭道•「老前輩,晚進有幾點不明之處

> 錯事,你説吧,什麼事,就算錯了,老夫也不 獨行叟道:「老夫這一生中,也做了不少

怎會進入了造化城中,作他屬下? 湯蘭道:「以老前輩在武林的身份地位

能了。 時此地,無法多談,總之,老夫也是被迫就範 獨行叟點然一歎,道:「事情很複雜,此

法破石壁鐵門,只有在這裏等他了 獨行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咱們如是無 湯蘭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源不絶,他們可以住上很多年,不用出來。 三日好活,無論如何,我也要在這三天之內等 ,城主寢宮,是否還有別的通外面的道路?」 ,而且也有着很多的兵双,存粮,只要是水湯蘭道。「那寢宮之內,不但有很多的高 獨行叟道:「姑娘説的不錯,但老夫只有 湯蘭道:「老前輩,除了關閉的鐵門之外 獨行叟道•「這個,老夫就不清楚了」

的重要地方,但就山勢形態估計,行途已過大 到他。 水源應該由峯上取得,咱們雖還未到這座洞府 。就這山勢形勢而言,這座石府是傾斜而下 ,可以傳到此地,他寢居之地,距此不會太遠 兪秀凡心中一動 ッ道・・ 「造化城主的聲音

是這座石府的重要所在。」 獨行叟道・「不錯,那鐵門之內十丈,就牛,除非這座山洞直通絕谷。」

應該知道,水源由何而來?」 俞秀凡目光轉到湯蘭的身上,道:「姑娘

蓄水室中取得。」 湯蘭道••「賤妾區段之中的水源,由一座

成,那水室之中,有一個茶杯口的泉洞,清水湯蘭道:「水源來路似也經過人工修築而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説的清楚一些。

蓋子,泉水日夜不停。」 由那泉洞中湧了出來,除非有人扣上那泉洞的 ,泉水日夜不停。」

守信諾,不肯和在下相見,咱們就截斷他的水

等不到那個辰光了 獨行叟歎息一聲,道。「只可惜老夫恐怕

看一 下,就可以清楚了。」 俞秀凡道:「那很容易,在下只要仔細的 湯蘭低聲道:「水由泉洞湧出,是自山上 ,或是石府中泉水,小妹也無法肯定。

道:「兪秀凡,你能搏殺大力劍士和廻旋劍客 ,已可證實了你武功的成就,具有一見本座的 ,造化城主的聲音,突然傳了過來,

洞中的埋伏,攔阻了在下。」 俞秀凡道:「但閣下却緊閉鐵門,以這石

時辰之內,本座會派人迎接閣下入府相見。 當今武林之世,能被本座迎入府中相見的人 造化城主哈哈一陣大笑,說道• 「俞秀凡 俞秀凡高聲說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造化城主道:「年輕人,稍安勿躁。牛個

有的疑問,見面之後,本座都可以一一解答了 你可以利用這珍貴的半個時辰,想出你心中所 實是不多,算上閣下,也不過兩三人而已

但不知另外兩位,是何許人?」 造化城主道。「你能過關斬將, 俞秀凡道:「想不到兪某人竟有這份榮幸 找到此處

是金筆大俠艾九靈,一是當代神醫花無果。」 ,除了有三分幸運之外,七分是你的眞實本頜 ,只此一椿,本座就理當啓門迎客了。 語聲一頓,接道:「至於另外兩位麼,一

俞秀凡嗯了一聲,沒有答話。

W110

敵,想不到,你竟然在區區身上暗施算計。」餘年來,幫你出力無算,爲你搏殺了無數的强 有約在先,在下留在造化城只是客劑身份,十獨行更突然高聲説道。」造化城主,咱們 ,想不到,你竟然在區區身上暗施算計。」

果。 終,針穿心臟,對你而言,那只不過是應得之 身邊效命,想不到你竟然敢見異思遷,爲輔不 ,早該一死,本座免你一死,就是要把你留在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住口,你積惡如山

十招之內取你性命。」 微末之技麼,如是兪少俠有謙讓之心,本座在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就憑你那一點,用不到兪少俠的快劍,老夫要先鬥鬥你。」 獨行叟厲聲喝道:「造化城主你打開鐵門

暗算謀害我,老夫要把你這卑劣的行爲,昭告 造化城,叫他們以老夫作爲榜樣。」 獨行曳大聲咆哮,道•「你這卑下的小 ,欺騙老夫幫你十年,想不到你竟

般。 有人聽到你們的叫罵,你獨行叟,也是綠林中 有名望的人,想不到,行動竟如潑婦罵街一 造化城主冷冷道。「這地方深處山腹,沒

持冷靜,才能籌思克敵之策。」 針釵湯蘭低聲道。「老前輩冷靜一點,保

大約在江湖之上,再也難找第二個人了。」 獨行叟數口氣,道:「這人的惡毒陰險,

我的體能。 護法,在下耍盡這半個時辰的時光,儘量恢復 俞秀凡低聲說道·「湯姑娘,勞煩替我們

言罷,盤膝而坐,閉目運息。

也照顧老夫一下。 獨行叟回顧了湯蘭一眼,道。「湯姑娘

,立可把獨行曳斃於掌下。 湯蘭就站在獨行叟的身側,只要她舉手一 也盤膝坐了下去,閉上雙目

> 主的垂青,而且此刻會再得造化城主的重用。的穴道,那將是大功一件,不但能再受造化城的穴道,那將是大功一件,不但能再受造化城 她久經江湖,經歷了無數的風浪、利害得

是亦正亦邪的人物。 她作了不少的好事,也作過不少的壞事

一遇上特殊的機會,內心之中立刻就有

,竟有着迷惘徬徨,不知何去何從之感。 轉頭望去,只見兪秀凡和獨行叟,都緊閉 一時間,心中念頭,疾如輪轉,起伏不定

及處,只有她一個。 雙目。對她針釵湯蘭並無一點戒備之心。 **花花妃子轉回未歸,這條甬道上,目光可**

也不會有人發出一聲歎息。 她如是突然對兩人下手,不但無人看到

,雖然有獨行叟拔刀相助,也沒有十之一二的 她心中算了又算,俞秀凡獲勝的機會太少

,一指點向兪秀凡的前層重穴。 衡量過雙方形勢之後,湯蘭突然舉起了右

腦際中忽然閃掠過一個重新的念頭,頓然停下 就在她手指將要觸及愈秀凡的前肩穴時

看得起我。如是他内心中看我不起,**豈會再**重 人物,如是這樣的反反覆覆,造化城主,豈會 於我,制服了兪秀凡和獨行叟後,那是自縛 暗暗忖道··「我湯蘭也是武林中成了名的 ,投入羅網了。

對她有着無比的信任。 擬神看去,只見俞秀凡臉色平和,似乎是 一念囘轉,心意大變。

雙手各握着一把金針,全神戒備起來。 輕輕吁一口氣,湯蘭緩緩向後退了兩步

念頭一轉,立時感受到兩樣大不相同的。

些清醒,萬一有什麼警訊時,兩個人也好起而 此刻,却是希望兩人在坐息中,仍能保持着一 ,希望俞秀凡和獨行叟能够坐息入忘我之境 剛才是兇心熾烈,只管盤算着制服這兩人

息中清醒過來 也希望半個時辰能快些過去,兩人能從調

感覺。 這短短半個時辰,湯蘭却有着悠長無比的

每一寸光陰中,都擔心有强敵來襲。

來 好不容易,等到了俞秀凡由坐息中清醒過

辰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 「好長的华個時

脫 娘却經歷了半天矢人交戰,脫胎換骨的一次解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時光雖短,但姑

渝秀凡笑一笑,道··「如非大姊姊手下留湯蘭怔了一怔,道··「你……」

受重傷。」 ,那一指,就算不能取我之命,也必使我身

湯蘭道…「你怎麼知道的?」 **俞秀凡說道:「那是練武人一種奇異的感**

湯蘭接道:「如是我心意不變,想是已死

於你的快劍之下了

弟相信大姊姊必可中途撒手,懸崖勒馬。」 ,就算勉强閃避開去,但亦必身受重傷,但小 俞秀凡道··「那時小弟正是真氣徐散之際

危險麼?」 湯蘭道:「你怎能有此想法,不覺得太過

豈不是要造成了大恨大憾的事?」 俞秀凡道:「如是小弟沉不住氣,現在

贏的太危險,我希望你以後別再這樣冒險。」 只聽獨行曳淡淡說道••「湯姑娘,你沒有 湯蘭輕輕飲息一聲,道:「你雖然是賭,

手,老夫的分光拳,也會及時而至。」險的時刻中,脫鞘而出,就算是兪秀凡不肯出 得手的機會,我相信兪少兄的快劍、會在最兇

湯蘭呆了一呆,道:「老前輩也未入忘我

獨行叟道。「不銷,我一直保持着相當清

武功,實在和兩位相差的作遺。 湯蘭輕輕嘆息一點,道:「看來,晚進的

對姑娘而言,那實在是一份幸運! 湯蘭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獨行叟道:「人貴自知,姑娘適時罷手

迎客的時刻,快要到了。」 但他親口説出的話,大約還不會不算,距他們 目光轉注到湯蘭的臉上,接道:「借道片 **渝秀凡道**··「造化城主雖然是魔道枭雄

刻時光,小弟想請教大姊姊一點事情。」 湯願道:一什麼事?」

歸造化門,再受那造化城主的重用麼?」 俞秀凡道:「唉!大姊改變心意,可是又 湯蘭道:「賤妾確有此心。」 俞秀凡道:「大姊對小弟下手,可想是面

背叛過他的人麽?」 **漫蘭點點頭道:「足我想到鳥盡弓轍,冤**

想到那造化城主的陰險,不可能重用一個一度

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勝了勝得很慘,敗則粉身 是在老夫身上做了手脚。老夫相信。俞少俠必 獨行叟道:「姑娘想對了,造化城主若不

下去,称秀凡和湯蘭也未追問。

對我還有懷疑麼?」 湯蘭却吁一口氣,道: 「兪少俠,你現在

過。 俞秀凡說道··「小弟一直来對大姊姊懷疑

未想過別人應該如何。 從利害着想,只想到自己能得些什麼好處,從 於秀凡笑一笑,道··「過去的事,不用再 湯蘭道。「這些年來,我作人處事,一直

小弟全力以赴。成敗之數,非我能顧了。」 多費心了,此刻咱們是一個生死同命的局面 湯蘭笑一笑道··「我不會落在造化城主的

會 ,至多打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獨行叟道:「老夫也不會給他們生擒的機-,受他折磨,必要時我就會自絶而死。」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兩位,如是聽

問。 丈開外 他沒有説明原因,兪秀凡和湯蘭也沒有追

到我咳嗽之聲,兩位請早離開,至少要距離一

着老夫這一面。」 聽到老夫的咳嗽之聲,就想法子把對手轉到對 獨行叟輕輕吁一口氣,道。一兩位要記着

不用再説什麽事,兪秀凡和湯蘭也知道了

一種飄渺而來的樂聲。 就在幾人講幾句話時 了耳際問突然聽到了

紅衣的女童 轉頭看去,只見鐵門已開,走出一行身着

絲帶 紅色短衫,紅長褲,腰中紮着一個黃色的

一樣的雙辮子。 一樣的窈窕身材,一般高的個頭兒,梳着

继然扮装的年輕,事實上,俞秀凡看得出比實際更輕一些。

來 是個少女了

十二個紅衣少女,一般的衣着打扮,每人

都佩着一把七星劍。

双 的長衫,直拖到脚背上,腰中東一條黑色的帶 ,右手握著一把宽面短刀。

間 ,頭上戴着一頂耀目的銀冠。

二十四個人現身之後,排行兩側。

他們,每人都可稱得起獨當一方的高手

化城主也要現身了。 獨行度道。「不錯,這是他近身護衞,這

一手執劍,一手握著一把金針。 湯蘭突然移動脚步,站在了兪秀凡的右側 二十四個白男紅女,竟連望也未望兪秀凡

對咱們最爲有利。」 不够大,他們人數雖多,却無法聯手合攻,還 獨行叟道:「兪少俠,等一會,見着造化

城主時,先由老夫出手如何?」

武功高强,雖然,他們練的是合搏之術,但他 們看情形配,不用分你我了 獨行叟道。「七星劍女,銀冠刀手,個個

,那些紅衣姑娘,每人都已在十六七歲左右

錯後兩步,是一列穿着白衣的蛮子,白色

十二個白衣童子,年齡也都在十八九歲之

兪秀凡道。「這些人是

些人出現了,造化城主自然也該現身了。

眼,小臉蛋綢得緊緊的,每個人都很嚴肅。 **俞秀凡右手握了**

如是他們兩個人合力出手,其威力之攝,又不們兩人單打獨鬥時,亦具有極强的搏殺能力,

一下劍柄,道。「這地方

俞秀凡道:「可以,不過,晚遊覺得,咱

很多。

獨行曳低聲道:「這是七星劍女和銀冠刀

獨行叟道:「造化城主身側衞上,別小看

俞秀凡精神一震,道。「這麼說來,那造

是兩個人加起來的武功了。」

獨行叟道:「談不上很多,只是略知一二 **俞秀凡道:「老前輩,對他們似是瞭解的**

兪秀凡低聲地說道:「這些人 ,很難對付

,那是设好 獨行叟點點頭,道:「是!能够避開他們 這句話,似乎是別有含意,但獨行叟未解

説,赦秀凡也未追問。 望着那排列兩行的刀窟,兪秀凡心中却在

奇異,似是等待著那造化城主的出現,又似是 縣節對付之法。 獨行叟雙目却釘在那來路縣應、神情極是

年輕人,陡然間出現在甬道之中 畏懼那造化城主的出現。 忽然間,嘴的一聲鑼響,一個藍衫英俊的

分散,藍衫人巴出現在眼前,竟然未看出他如 何行了過來。 俞秀凡分神在劍女,刀實之上,注意之力稍微 他出現的身法太快,快的使人目不暇接,

漩,這一位就是造化城主了?」 輕輕吁一口氣,私秀凡緩緩說道:「老前

言下之意,對來人是否造化城主,毫無把 獨行叟神情冷肅的道。「應該是他了

入物,但他全身似乎放射出一股森冷之氣,便 ,單是這份神秘,就可以叫人畏懼了。 藍衣人猿臂蜂腰,是一位很瀟洒,英俊的 **俞秀凡微微一怔,一個人神秘到如此境界**

暗中提一口氣,兪秀凡一拱手,道:

獨行曳道。「笑話!老夫向來不用別人保

獨行叟道。「老夫走南闖北,沒有見過如手攔阻,我要在三招內取你之命!」 藍衫人道。「好,只要你能叫俞秀凡不出

此狂妄之徒。」 藍衫人道:「不信何不一試?」

凡答允不出劍助你,我就立刻出手。」藍衫人道:「不用施激將之法,只要兪秀藍衫人道:「不用施激將之法,只要兪秀

但是,你可知道,世上有一種返老還童的功 藍衫人說道:「算年齡,我也確然如此

化城主,是一個鬚髮蒼絲的老者。」

俞秀凡道:「你的化身太多,傳言中的造 藍衫人道・「難道你還心存懷疑?」

傷我。」 獨行叟道。「老夫倒是不信,你能够三招

他動手,三招內不許別人助手 他似是已爲藍衫人的氣奪,竟然不敢把話 目光轉注到兪秀凡的臉上,道:「老夫和

經上功夫。

深奥,古往今來,未見一人修得大成。至多到

藍衫人道。「不錯。但易筋上伐毛篇太過

俞秀凡道:•「伐毛洗髓,脫胎換骨。」

延年益壽罷了。在下別走蹊徑,修的不是易筋

説滿,只説出三招內不要人出手相助。 兪秀凡低聲道··「老前輩再仔細的考慮一 他自信確然能拒擋三招。

你了。」 ,如是我答應了,那就在三招內無法出手助

是造化城主麽?」

,難道你這一點也不能分辨麼?

藍衫人冷漠的説道:「咱們見到了很多次

獨行叟道:「每次與你見面,似乎是都有

是一旦動手也很難配合了。

忽聽獨行叟大大的吐一口氣,道。「你真

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大風大浪,你小子竟然看不

獨行叟厲聲喝道。「老夫一生獨來獨往

立時把我們三個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過去,如

俞秀凡暗生凛駭,忖道:「

這人一出現

少,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過重要了。」人才濟濟,像你這等人物,活着不多,死了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獨行叟,造化城

貫注在他的身上,竟然,未發覺兪秀凡在囘頭

不覺着太急了一些麽?」

兪少俠過關斬將而至,你已生剷除功臣之心

獨行叟道…「鳥盡弓藏,如今你大業未成

那藍衣人的臉上,不知是被那俊、艷的味道吸

间顧了針釵湯蘭一眼,只見湯蘭雙目凝注

讓你針刺心臟而死了

,或是内心之中有着無比的畏懼,她全神都

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多種特殊氣質,和肅殺之氣,對女人,似是更

會替你解去禁制,你如是求敵請命,那就只好要你在對付兪秀凡一塲搏殺中能够囘來,我自

,我在你身上暗下了禁制,使你知所警惕,只

藍衫人不慍不火的微微一笑,道··「所以

這是個完全和常人不同的人物,他具有了

桃花一般的顔色,英俊之中帶着一種奇異的艷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藍衫人,臉上泛着

和

的敵手,當你敗在兪秀凡的手中,你會好言求

,其實,你是一個很怕死的人,你不是兪秀凡藍衫人淡淡一笑道…「你表面上生性暴躁早已 死在老夫之手。」

護我!」

俞秀凡道。「看來你眞是造化城主了。」他,立時退出江湖,解散造化城。」 藍衫人道。「好吧!我如在三招內不能勝自信,怎會和你打賭?」

,想見我一面,如今總算是見到我了。

藍衫人道。「那很好,你費盡了千辛萬苦

天將,老夫也可以擋他三招。」 獨行叟道。「只有三招是麼?就算是天兵 **俞秀凡心中暗道**··「造化城主雖然武功高

擋不過。」 强,但這獨行叟也非等閒人物,豈能連三招也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答應,不過,我覺 但見藍衫人笑了笑,道。「俞秀凡,你答

何 得閣下也該對我們有個許諾。」 俞秀凡道:「如是這次我們勝了,你該如 藍衫人哦了一聲,道:「什麽?」

我三招,我也不會誇下如此海口。 俞秀凡道:「閣下固有信心,但別人如無 藍衫人仰天大笑三聲,道:「如是他能擋

「獨行叟,

藍衣人星目中寒光一閃,道:•「獨行夫倒要瞧瞧,什麼人能過來處死老夫。」 心中念轉,突然仰天打個哈哈,道。「老 來動手,那豈不是對我大爲有利的事。」

不下怒火衝了過去,必得先經過那劍女,刀童

獨行叟打量了一下形勢,暗道:「我如按

藍衫人道:「不錯。」

只要和他動手,就已身陷重圍,如能誘他出

你要托護於兪秀凡的劍下麼?」

是造化城主了。 俞秀凡道:「如若説的確是眞話,那就眞

還得答允在下一事。 **俞秀凡點點頭,道:「你如眞是造化城主** 藍衫人道。「現在你還不相信?」

俞秀凡道:「如是你真在三招內勝了獨行藍衫人道:「什麼事?」

曳老前輩,還要給我一個機會。」

藍衫人道:「你説吧!」

藍衫人道:「你可能是我的勁敵,不過在下的心願,還望你閣下答允。」 **俞秀凡道。「咱們來一塲單打獨門,這是**

不是現在,那要在若干年後。」 俞秀凡道:•「如是閣下有勝我信心,何不

現在答允,一戰分生死,斬草除根。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不論你是運氣好

化城中的神奇之景,但你如執意要和我動手 那也只好由你了。」 不是個平凡人物,我原想以盛禮迎接你看完造 還是機緣會合 ,你能找到了此地,證明了你

W112

施毒手,老夫怎會背叛於你,只怕此刻兪秀凡獨行叟怒道。「如果是你不在老夫身上暗 有叛逆之性!」

但已很快的恢復過來。

藍衫人點點頭,道:•」因爲我發現了你具

藍衫人眩目的光彩耀照之下,雖然有些失常

他究竟是經驗老到,功力深厚的人,在那

夫身上暗下了毒手?」

獨行曳突然冷笑一聲,道。「可是你在老

藍衫人道··「那只怪你的定力太淺,易爲

,叫人很難分辨眞假。」

此無禮,就該是一個死罪。」

藍衫人一皺眉頭,道:「單是你對老夫如

獨行叟哈哈一笑,道。「你要把老夫處死

話都說不出了口?

他本是江湖粗人,激起了怒火之後,什麼

應了在下的要求。」 俞秀凡道:「盛情心領了,閣下可是已答

法拒絕了,只好成全你的心願。 藍衫人點點頭,目光轉注獨行叟的臉上, 俞秀凡道:「好!那咱們就一言為定。」 藍衫人笑道:「你再三迫逼,我似乎是無

喝聲中,人已飛身擊出,説完一句話,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你要小心了 獨行叟道•「好了。你請出手吧!」 「閣下準備好了沒有?」

由口中湧了出來。 又退囘原位站好。 獨行叟突然舉起了右臂,張開嘴巴,鮮血

是鋼筋鐵骨,原來,你也無法承受這破山天星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我還道你員

獨行叟似是想説話,但他已沒有説話的機

會,雙手揮動了一會,蓬然一聲摔倒在地上。 血由七竅中分湧了出來。

來 股凉意,直透後背。 俞秀凡呆住了,針釵湯蘭更是由心底泛起

强到如此的程度。 個人具有這樣武功,也想不到一個人武功能高 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一

「你還要和本座動手麼?」 藍衫人望了望獨行叟的屍體,緩緩説道。

打算再活着囘去。」 俞秀凡道。「咱們進入造化城時,就沒有

藍衫人點點頭,道。「兪秀凡!能不能再

俞秀凡道:「想什麼?」

藍衫人道··「想想看,你有幾分勝算?」

一分把握也沒有了。」 看到你殺死獨行叟的手法之後,老實說,連兪秀凡道:「沒有。在下根本就沒有把握

> 很坦白啊!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 俞秀凡,你説的

比劍拚命又是一囘事。約好的撙殺,自然是不 **兪秀凡道:「説的坦白是一回專,但咱們**

藍衫人雙眉绕動,後目放光,盯注兪秀凡 「本座有一點想不明白,要請教一二。

道。 動上手,非死不可,爲什麼還要堅持動手 藍衫人說道··「你明明知道不是本座之敵 俞秀凡道:「閣下只管請説!」

麽? **赦秀凡道**·「你知道『志不可屈』遭句話

你有這一份可敬的豪氣。不過你如是不幸戰死 藍衫人道··「我不願取你之命,就是因爲

流水 ,那豈不是把你這一腔凌雲壯志,全都付於

要想咱們停止這一塲比試,只有兩個辦法。」 兪秀凡道·「閣下用不着對我如此關心

爲我正缺少一個像你這樣人物的助手,説說看 樣明朗直率的人,實是不多。我不想殺你,因 ,還有別的什麼辦法?」 藍衫人道··「世間有不少才人,但像你這

你宣佈解散造化城,不再爲害江湖,既往不究 ,也許咱們可以做個朋友。」 俞秀凡道:「一個是你把我殺死,一個是

藍衫人道··「我看應該有第三個辦法。」

化城消散於無形之中。」 藍衫人道··「你把我殺死,豈不是可使造 俞秀凡道。 「在下倒想不出來。」

亵居之處,有七大關口,你要不要試試看,能 行叟的手法之後,在下自知不是敵手。」 否衡過七關。」 藍衫人沉吟了一陣,道。「俞秀凡,我那 **俞秀凡道**。「人貴自知,看到閣下殺死獨

> 注在最重的一注上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把全部力量投

法子的亦了,咱們沒有限制招數,我就讓你先

,擊向兪秀凡的右腕。 唰的一聲,抽出長劍,點向藍衫人。

法,似是更快一些,拍出的掌勢,也是疾如電

無法變招反擊,只好急急退開。

俞秀凡施展快劍,連攻三次。

把兪秀凡的三劍完全避開。 每次都是一樣,避開之後,拍出一掌。 那一掌的位置,恰是封住兪秀凡劍勢變化

笑一聲,道:「住手!」 藍衫人第四次逼退了俞秀凡之後,突然冷

留情了,閣下也應該明白了。」藍衫人道。「事不過三,我已經四次手下 俞秀凡道:「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

攻勢,那也不過如此。」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 「好」 我要開始反

俞秀凡捧劍當胸,緩緩説道:「不用客氣

俞秀凡道:「謝了

的關鍵,每次都逼他退後數尺。

藍衫人道:「兪秀凡!你已經施展過快劍

擊了。」 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閣下把我殺死。」

藍衫人道:「你既執意如此,那也是沒有

俞秀凡道:「我已經説的很清楚了,咱們

俞秀凡以快劍馳名,但這藍衫人的閃避身 藍衫人一閃身避開了劍勢,隨手拍出一掌

就是那囘手一掌,但因位置、掌力,恰當 ,封住了俞秀凡長劍的出路,迫的俞秀凡

但那藍衫人飄忽的身法,似有若無,竟然

俞秀凡停下了攻擊,道:「有何見教?」

,只管出手。」

他出劍快速,這一劍力道之强,更是全力 俞秀凡右手劍光如電,囘掃過去。 藍衫人一側身,直敷到兪秀凡的身前。

但聞噹的一聲,長劍似是擊在了一件堅硬

的鐵器之上,竟被擋了囘去

用一條手臂。 凝目望去,只見那藍衫人左臂平舉,就是

擋住了兪秀凡的快劍。

到那藍衫人手臂上一道四指寬的銀色護臂。 劍以斬破了那藍衫人的衣袖,可以清楚看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强的臂力。**

芒,抵在了俞秀凡的咽喉之上,笑一笑,道•• 「俞秀凡,你認了吧!」 藍衫人左手一招,忽然袖中射出了一道寒

似是比我高出很多,就算再打下去,也難是人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人的武功

個新的念頭展現腦際。 正想莱劍認輸,忽覺腦際問靈光一閃,一

在我分神之際,震驚未消,他由袖中突出長劍 早有了打算,我却是完全在不知不覺之中。他 舉手擋住了我的劍勢,已取得最有利的地位 ,抵住了我的咽喉之上,實也並非難事。 心中想道。他帶有護臂,成竹在胸,心中

道.. 堂堂的造化城主,竟然帶着護臂。」 「一着失算,滿盤皆輸,在下實未想到 心中盤算了一陣,勇氣陡生,淡淡一笑

藍衫人嗯了一聲,說道•「你的敗得不服

麽?

個很重實際的人,你雖然敗的不服,那也只有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 俞秀凡道。「是!在下確實敗的不服。」 ,我是一

認了,我不會再給你出手一試的機會。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蕭逸・著

冬夜來怪叟

白衣人道:「這你就不管了

的一片金葉子,足足有二両重。 的袖子翻開來,兩根手指頭拈起來黃澄澄 面說,這個體面的白衣人把折起來

-這個先付給你,算是今天全

可是金子呀……這是……你大爺和寶眷要 睛笑得瞇成了一道縫··「我的大爺-侯掌櫃的兩隻手接過來,立刻兩隻眼

合我的味口?吃什麼,我的跟班兒會招呼 吃些什麼呀……就是給您老上燕翅至席, 你,簡單清爽,這個,用不着你操心,倒 也使不了這麼多呀!」 白衣人朗笑一聲說道:「燕翅席怎能

W114

微微一頓,他的一雙眸子緩緩掃過食 雪地現奇人

手:「七里舖是小地方,因爲臨江靠岸, 堂內各人。「只是你這裏人太雜了 「這……是麼!」侯掌櫃的搓着兩隻

是從現在起,希望你不要再接待一個客人 所以南來北往的客人是雜了一點!」 你明白吧!」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但

話是什麼意思?」 侯掌櫃的吶吶道•「這……你大爺這

增加,你明白吧! 在起,你這店裏的客人是只准離開而不准 白衣人莞爾一笑道:「很簡單,從現

原來是這樣……」侯掌櫃的

賜,這一點你要務必給我做到! 「除了剛才那塊金子以外,我另有賞

所有座位給包下で ,把客滿的牌子給掛出去,這位大爺已把 聲答應着,遂即招呼身旁小二道•「謝三 侯掌櫃的頓時笑逐顏開,一連串的應

高大道士撞在了一塊! 轉身就往外跑,不經意却與一個戴金箍的 叫「謝三」的小夥計,高聲答應着

外面跑,一個有心一個無意,就這麼撞在 敢情是那個道士正往裏面走,謝三往

摔倒在地一 一撞之下,驀地反彈了出去,噗通!一聲 道士身高體大,謝三却是又瘦又小

嘴裏噯唷着,謝三半天才由地上爬了 「嗳唷……你這個人……

將必有事故發生…

下不久,即見一青衣儒生打扮的文士進來

買醉,一抒年來殫精竭慮的心情,當他坐

隨後即滿懷喜悅的離開吳明,到白桑軒去

澈破解這一罕世絕技-

醉金鳥的訣竅

的其餘五招,與他比劃,因他有恩於吳明

要求吳明施展醉金烏

前文書至海無顏

前文提要:

,不得不應所求。五招過後,海無顏已悟

店,又不久,一輛馬車在店前停下,車上

,跟着,又見一老頭牽着兩隻猴子走入酒

下來一雙雍容華貴的中年夫婦,走進店內

海無顏見到這些人不期聚集此地,預料

吃飯的大爺,那一點錯了?」 湖北官話·「你們是開店賣飯,洒家是來 「我這個人怎麼樣?」道士打着一口

客滿了,你道爺請到別處去吧! 着雙手・「對不起,這位道爺,我們這裏 一聽是來吃飯的,謝三立刻跳起來搖

道爺倒茶,好茶! 明明有的是座位,怎麼叫客滿了,來!給 道人挑動着一雙濃眉道:「胡說

的一隻冰鐵拐杖,就往裏面走 嘴裏說着,這個道人一隻手提着沉重

小老頭兒,忽然呵呵笑了 看到這裏,居中而座,那個玩猴兒戲

酒!」兩隻猴兒也像牠們主子一樣的麥趣 ,拍桌子打碗,嘴裏咭呱亂叫 「這可好, 有樂子看了:

每一個人都觀察到了 白衣夫婦似乎在進門不久,已把在座 單單只是忽略了一

然這樣也只能把他當尋常客人了一 根大柱子遮住,只能看見他半邊背影,既 海無顔-因爲他半邊身子被一

殺來了這麼一個不識抬學的道人!他這麼 侯掌櫃的三脚併兩步跑過去:「道爺你 滿打算大把銀子到手,却沒想到會忽然 生爲難,他好不容易巴結上了眼前闊客 侯掌櫃的一看後來的道人耍賴,心裏 我們這裏的座位,已先被人家包下 難免把自己到手的銀子給弄飛了! 這位道爺,你這是幹什麼!

人包下了!」 老遠看見還有客人進來,怎麼說是已經被 道人一聲狂笑道:「放狗屁, 剛才我

來……怎麼,是嫌我道爺付不起酒錢嗎!道:「呶,就是他們,我明明看見他們進 豈有此理!」 面說時,招手指向白衣秀士那一桌

十一上去就抓他的鐵拐杖,嘴裏大聲道: 「不行,道爺你不能無理取鬧!」 侯掌櫃的心裏一急,也顧不得三七二

重,那裏知道兩隻手一抓上去,使出了很 大的力氣,才剛剛提了 他想像中那根冰鐵禪杖不會有多 起來!

當受不起,脚下一個倒踩,一跤直向後翻 的前胸,不過是輕輕的一下, 你這樣的廢物,還想趕我出去,去吧!」 說時大手霍地向外一翻,推向侯掌櫃 道人濃眉一挑,一聲狂笑道。「就憑 侯掌櫃的巳

身後,將侯掌櫃符要倒下的身子驀地猛可裹,却另有一股力道霍地發自侯

把倒下的身子給穩住了,自己也感到奇怪 的翻倒姿態,猝然爲背後風力一頂,居然 托住!侯掌櫃的原巳擺出了一副四脚朝天 ,倏地回頭過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闊客人正自由座位上緩緩站起來。 他所看見的是,那個一身白衣服

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那個道人-眼神裏聚集着隱隱的怒,白衣人那雙

爺你還是請吧!」 錯,這個地方確實是被人包下來了, 「道爺你來晚了,這位侯掌櫃的說的 道

短短的幾句話,每一個字音,都有如黃鐘 高大的金冠道人,更是另有感受,對方這 知道幾句話純係發自丹田,而聽受者那個 腔圓,內行的人只需要略一留意;即可 白衣人聲音低沉,但是每一個字都字

道人臉色微微一怔,冷哼一聲道。大呂那般震人耳鼓,足以發聵感聾。 人找出來我與他說話,看他容得下容不下 你我都是同樣來吃酒的,那個要你管閑事 你說這家飯店已被人包下來,你把這個

道人大聲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他容不下你。」

他此話一出,頓時惹來了哄堂爆笑之 白衣人淡然一笑。「因爲他嫌你太臭

聲!

抖之中,暗中着了幾許力道-眉張開來又皺回去,一隻右手似在微微顫 金冠道人鼻子裏冷哼了一 聲,兩道濃

然所掩滿的嘴裏。「小子一連串的笑聲,發自他

的就是!」 去,有什麼道兒,你劃下來,道爺接着你 我知道你有兩手,用不着跟道爺我過不

得桌面上盤飛碗跳,好不熱鬧!應,嘴裏咭哩呱啦怪叫着,四隻猴兒手拍

小老頭一開口說話,牠們倆個必然敲鼓以

接不住!」 白衣人道:「只怕我劃下的道兒,

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道爺能够大搖 金冠道人一聲狂笑道:

是武當山的『鐵肩道長』了?」 的回去!來吧,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大擺的由武當山走下來,就不會偷偷摸摸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麼說足下想必

這番輕薄,他們焉能不知,只是眼前情勢顯然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玩猴的小老人

知,白衣文士與被稱爲鐵肩道人的道士

俗道二人多看上一眼!

這番舉止

明眼人當然是一看即

大筷子夾菜,大口喝酒,再也不向當事者

小老頭話說完了

,手嘴可也不閒着,

却是無暇分神再去照顧他罷了

這麼一號人!」 我就是鐵屑道人,難得貴客你還知道有我 一雙眸子裏像是要噴出了火來••「不錯 說話時,他就手由桌上筷子籠裏抽出 「呵呵……」道人仰天大笑了兩聲

看來是不假了……

此之前,已想到了這裏是臥虎藏龍之地

白衣文士冷冷哼了一聲道。「在我來

了一雙竹筷,篤篤有聲的在桌面子上敲打

最好返回你的武當山去,要不然只怕眼前

按下去道••「我這是一番好意,道長你

冷笑了一聲,他目注向對方道人

事你就難以担待!」

的眼睛都很亮,鐵肩道兄,我久仰你領袖 着! 門的武林威望,只是眼前這件事,最好 白衣人唇角飄起了一絲冷笑。「大家

思是因爲足下你已經插手了,所以不許別 你不要插手……」 人再插手了 一嘿嘿……」鐵肩道人道•「這個意

用說嗎— 麼來頭一 得另一桌上一個人怪聲怪氣的道。•「那還 話聲出口,白衣人還沒有答話, 認栽了吧老小子! 人家是什麼來頭,你我又是什 却聽

那個小老人 話鱉得側目而視,却看見了當中玩猴兒的 道人與白衣人都情不自禁的被這幾句

兩只猴子像是很能給主人帮助,只要

人心裏有數,那雙疾飛如電的竹筷,當不爲止,連手也沒有抬起來一下,可是明眼

功 道裏面暗藏着一門極為深奥的武林秘 **毗毗功**

息, 功, 他並不以爲對方白衣人在此刻此地展露神 ,肩頭微微皺了一下,輕輕發出了一擊嘆 他不但深悉此功,更深悉此人,也許 看到這裏, 半遮在木柱之後的海無面 取悅市井爲然。

喝着他的悶酒。

鐵肩道人目睹及此,先是怔了一怔

遂即臉色大變。

壓囂張了,只是嘿嘿冷笑不已,

_ 面低頭 正中桌上的那個小老人也似乎不再那

惰不由己的現出了一番嚴肅。

個道理 武功的真髓的人,絕不會隨便輕易的在人 前現技,即所謂「俠以武犯禁」 一個精於武功的人,尤其是一個深精 ,正是這

地抬起兩隻手抱拳道·「賃道今天算是開

良久之後,他鼻子裏哼了一聲,緩緩

天才看見武學的精華,佩服,佩服,見識

限了,想不到淫浸武功半生之後,到今

粉離座逃避,整個食堂裹爲之哄然大亂! 與隣桌撞在了一塊,嚇得那座上的客人紛

白衣文士見狀亦似被激起了無名之火

冷笑一聲道: 「只怕你接不住吧!」

話聲出口,陡地向前踏進了一步

子弄得幾乎翻倒過來,道人索性右手向外

直把面前木桌推出火許以外,差點

由於站起來勢子過猛,嘩啦啦把一張桌

說時,這個道人霍地自位子上站起來

此看來,他的人前現技,想必是有所用心 眼前這個白衣人, 顯然具有武林中罕 一流身手,焉能不知道這個禁忌?

不是瞎子,對方白衣人所施展的「眦眦功 他固然是前所未見,却也並非無聞,悉 鐵屑道人一雙眼睛僻得極大,他當然

人一雙眸子上直飛了過來。 快如矢,直向被稱爲「瀾滄居士」

道人能以一雙竹筷當作暗器,當然願

起右手低叱一聲: 「着-

一股尖風响處,兩隻竹筷並排着,其

的白衣

也就在這時,對面的鐵肩道人條地抬

田 難極難之事 要能練到這個地步,即非全不可能亦是極 ,再提吸「黃庭」「和竅」, 運之雙瞳 一經視人,可傷敵於無形之間,當然, 原來這門功力,須以無上內力集中丹

> 到這個道人來時如此狂傲咆哮,退時却「 是出人意料,「大丈夫能屈能伸」,想不

一些見也沒有羞慚表現,

的

眼前白衣人看來亦不過方稱「入門」

了一聲,雙雙反彈在地一

一經落入在場各人眼中

地像是碰見了一面隱形牆般地,篤!的响 眼看着已經接觸到對方眸子的一利問, 近白衣人面前,奇怪的是就在竹筷的尖端 尖銳的兩股風力,其勢如電,閃爍間已臨 示出他的功力不凡,這雙竹筷一出手極為

具有如此功力之人,也不會輕易施展,眼 以在一刹之間,耗盡全身濟華,是以即便 據悉,道是一門極輕元氣的功力,可

> 乾脆就滾回花果山去當你娘的猴子大王去 敢出來撒野,怪不得要吃虧了,我要是你 !用不着出來再現這個眼了──」 狂的口氣,報上你的萬兒來!」 隻筷子敲着隔座的猴兒頭道••「兒呀兒 你連瀾滄江上的主人夫婦都不認識,還 鐵肩道人瞪圓了一雙眼道• 「足下好 白衣人冷傲的笑了笑,沒有說話! 忽然另桌上的那個小老頭兒,用

子店里呱啦叫個不休!——老頭却是不與他照面,,只願逗着他的猴 然大怒,用力的一拍桌子,倐地扭過頭來 肩道人聽在耳中先是一驚,緊接着不禁勃 怒視向那桌上的玩猴老人,偏偏那個 這番話誰都聽得出來是另有用心,鐵

看極爲疾動的一股動風,直向白衣人後腦

門宗師的身份,手段之狠,招式之審辣 論其心地之卑劣亦是無以復加 策,企圖一舉手之間,將對方斃之杖下 確實凌厲威猛之極,顯然他已認出了白衣 人不可正面交手,忿恨之下, 鐵肩道人這一手暗伏,委實有失他一 才會出 此下

功力,一經展出威力無匹。 杖」法,事實上也正是他仗以開山立門的路「風火杖」法,這「九九八十一路風火 原來道人在武當數十年間, 練成了

疾動,隨着他甩出的杖梢,其上聚集着無 眼前這一手「神龍擺尾」,便是功力

極,無奈他的敵手所謂「瀾滄居士」的白 比尖銳猛厲的罡風,其勢威猛至極! 鐵肩道人這一式出手,端的是陰狠至

方後腦,驀地白衣人那顆頭顱却忽向前平 腦後,其勢如電光石火,眼看着已觸及對 道人的鐵杖「呼!」一聲來至白衣人

延了下去。 「呼!」一聲,挾聚着無比的勁風,

過去。 鐵肩道人的冰鐵杖擦着他腦後的髮梢滑了 空之下,脚下用力的向地面上一踏, 道人的伎倆當然不祇如此,他一杖捣 吐氣

大的鳩形杖育,反兜着復向白衣人臉上砸 已遞出的鐵杖之身,霍地又拉了回來,斗 揚聲道··「嘿!」右手霍地向後一擰,原

道人驚人的腕力,其用以付諸殺傷之能力 **這一進一退,一收一縮,顯示着鐵層**

手上的那根冰鐵杖有如一條怒龍般,挾

陸地,道人左肩向下一沉,甩身回首

他幾乎是與白衣人擦身而過!

會無故自落!

白衣人所施展的這一手跐跐功之後,俱都,顯然還有不少武林高手,當他們目擊着條開海無顧之外,這問小小飯店之內便越然為不可理解之事了!

會我們再算賬一

「老小子你少在道爺面前給我裝蒜,等一道人嘿嘿一笑,目光傻厲的逼視道。

也不虛此行,來吧,貧道接着你的!」 名我久仰了……能够拜會尊駕的身手,倒

「原來閣下就是瀾滄居士,賢夫婦的大

話聲一頓,他轉向白衣文士冷冷的道

知是一種精湛的內功結合。

個工於心計,諱莫如深的人物!

鐵拐杖,大步向店外踏出。

對於在場各人來說,他的這個舉動確

一聲嘆息,遂即由桌旁拿起了他的那根冰

鐵屑道人說完話,無限失望的發出了

看不出一絲怒或是一些兒喜,足見他是 逼視着他,瞬也不瞬一下,他臉上甚至於

衣人,却是深不可測。

白衣人一雙閃爍的隨子,只是緊緊的

而已十

那根遠比他人還要高出的冰鐵拐杖,大步

當下眼看着這個高大的道人,提着他

確是大家始料非及!

衣人罕世身手所震驚,雖然白衣人到目前 不禁使得所有目擊者,俱都爲之暗吃了一 正因爲現場不乏能者,才格外的爲白 前白衣人所以這麼施展,若非是別有用心

當是不在話下

拉了回來! 下來,「嘶!」鳩形杖梢擦着了他的鼻尖 白衣人的一顆頭這一次却是向後面仰倒了 隨着鐵肩道人硬拉回來的那隻鐵杖, 白衣人果然詭異莫測!

不可 成只怕爲自己罹下了殺身之禍! 思議的功力,深悔自己行動孟浪,一舉 這才知道對方瀾滄居士果然身負有不 一杖走空之下,鐵肩道人恍若大夢初

不做二不休-

鐵杖摟打對方腰身。 「嘩楞楞!」發出了一 掌中鐵杖再一次的擰動之下, 鐵肩道人嘴裏「嘿!」的低吼了一聲 步,正待再施一手撥風盤打的, 陣噪耳的鳴聲,足 兩只銅鑼 用

上白衣人却已先他一步出手 這不過只是他的如意算盤而已,事實

裏一般結實,休想扳動分毫。 一一下巳緊緊搭在了對方鐵杖之上! 驀地,那只冰鐵長杖就像嵌在了石縫 但見他左手倐起,翩然如展翅巨蝶「 白衣人的這一式出手, 施展得維妙維

是銲住了,仍然是一動也不動! 右臂施出了全身之力向後一帶,鐵杖就像鐵肩道人足下一連跨進了兩步,一隻

白衣人臉上現出了一絲冷笑。 「牛鼻子,這一下, 你總該死了心了

身子驀地躍起,呼呼,踢出了雙脚,直取 鐵肩道人心裏一虛,單手握杖,整個

白衣人雙眼,企圖能够敗中取勝。

家可真把你們給看扁了。」 要爭氣,現點本事給人家瞧瞧,要不然人 我這個當爹的沒有把你們給管好,你們眞 「聽見沒有?」伸出一隻手拍着猴子 「人家把咱們爺兒們都給罵了,罵

俱都咕呱亂叫了起來。 兩隻猴子倒眞是善解人意,聆聽之下

方小老人座上看上一眼一 白衣人自從歸座之後,再也不多向對

倒像是騷人雅客的聚會,面對名山等景意一緻,那副情景那裏像是處身雜亂的酒肆,酒,夫婦二人雙雙舉杯互敬,一副悠閑雅 是時他那個跟班兒爲他掛上了一杯美

酒相繼入腹,他的豪興更加大發了 人再也不向其它座上多看一眼,一杯杯美外巴結,一整盤佳餚接着送了上來,白衣 睹白衣人如此身手, 自是格

與白衣人碰杯互飲,三分酒意染紅了她的眼見她纖纖細手端持着琥珀玉杯,不時的 一抹香腮,看上去更加嬌艷動人· 與他對面坐的那個婦人亦是好酒量,

吃了個把時辰還沒有結束的意思。 白衣人夫婦眞是好耐性,一席飯足足

進來,侯掌櫃的却一一尊從白衣人的囑咐 繼的一個個起座離開, ,都擋了駕了。 食店裏的客人沒有這麼好的興緻, 有些客人雖然還想

個多時辰之後,可都走得差不多了 這麼一來,酒店裏的客人是只出不進 偌大的食堂裏,却只剩下了孤伶伶的

> 左手倐起,「拍!拍!」兩聲,左右擊出 不偏不倚拍中在鐵肩道人雙脚足面上

身子就空一個倒折,直向後面翻落而下 得鐵肩道人嘴裏「啊!」的痛呼了一聲 白衣人顯然居心並不仁厚! 不要小看了他這輕輕一拍之力,耳聽

速的一個上步,其勢如影隨形,右手條伸 9 「噗!」一掌已接在了道人看來厚壯的 隨着鐵肩道人落下的勢子, 白衣人快

雙瞳間落去。 蜓般的彈起,兩隻手指分開着,直向道人 同時間,白衣人另一隻手却如點水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微微一皺,正思出手 一隅旁觀的海無顔,看到這裏,眉頭

鳴。 驀地,食堂裏响起了一聲極尖銳的猴

感到刺耳,更何况小小食堂之內! 猿猴鳴叫聲, 即使在空山曠野聽來已

每個人都不禁爲這聲猝如其來的猿鳴

嚇得一驚-條黃影,自正中座上條地騰起, 連

星般直向白衣人後頸上撲襲了去! 帶着牠頸後亮光閃閃的一條鎖鏈,疾如流

長鋼鏈, 前手掄處,却把頸上那一根亮光閃閃的細 身子雖然撲過去,却不敢以身相犯,兩隻 這猴兒顯然知道對方白衣人的厲害 直向白衣人當頭猛抽下來!

擲般的就空彈起,直循着那隻猴子身後嘴裏嚷着,矮小的身軀,有如星丸聲叱道:「啊唷!我的兒,你要死囉! 同時間,正中座上的那個小老頭却大 「啊唷

有如星丸跳

去 猴兒却向白衣人出手! 現場這一刹眞是亂到了極點! 衣人掌傷鐵肩道人

渊滄江等你,隨時恭候大駕,你走吧!

鐵肩道人再次開口,却由不住發出了

却有條不紊! 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亂成一氣,其實 玩猴子的小老兒却在追他的猴子!

原來方才小老人所表演的那一手猴子

白衣人冷笑一聲,

倏地掉過身來,目

的這番企圖,却不得不就此打消,那隻遞隻猴兒看在眼中,祗是他想生挖道人雙眼 間 想到節骨眼上竟會殺出來一隻猴子搗蛋! ,將對方道人一雙瞳子挖出來, 以白衣人之罕世身手,自然不會把一 却沒有

出的右手,只得硬生生的抽了回來! 雖然這樣,他那另外一隻左手, 却已

結結實實的印在了鐵肩道人的胸脯上! 「碰!」 像是擊實了

大响,砸向地面,一時間石屑紛飛,其勢了個四脚朝天,手上的那根鐵杖碰然一聲彈了起來,直直的飛出門外,「噗通」摔 驚人巳極。

會跟畜牲一般見識,正是有其父必有其

白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我當然

看起來你這兩個兒子還要多多管数才

小老頭聆聽之下,不禁登時一呆,

噗!」 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鐵肩道人身子抽動了一下,緩緩由 一地

在場各人這時才聽出來,

敢

特白衣人

立!

一下頭,正待開口說話 黃如蠟,向着當門站立的白衣人微微點了 平下了那一口湧起的丹田氣機,只見他面 鐵肩道人一隻手撫着前胸,良久才算

思,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明年秋後我在白衣人冷笑一聲道:「我明白你的意

白衣人居心甚爲狠毒,原思一舉手之 吧! 一般見識吧!我這個主人就代牠賠個不是 怪,以尊駕的身份,當然不會與一個畜牲 白衣人抱拳道:「對不起,大人不見小人頭站起來抖了一下袖子,嘻嘻一笑,向着 心! 些老江湖的眸子,一眼就看出了他是何居 把戲,雖然是表演逼真,却瞞不過在塲這 光逼視向正中桌上的那個小老人。 極爲狰獰,抱了抱拳,遂即掉頭而去! 一聲咳嗽,趕忙又閉住了嘴,但見他臉色

在白衣人凌厲的目光逼視之下

小老

位子上坐下來。
位子上坐下來。

正前方人影略閃,白衣人已經當門站

之盾」,一語雙關,却使得對方小老人一對兩隻猴子口口聲聲稱作兒子,自己豈不也變成了畜牲,白衣人「以子之矛,攻子也變成了畜牲,妙在這個小老頭剛才老頭也比成了畜牲,妙在這個小老頭剛才

使得小老頭有些下不了台 時無言以對 食堂裏爆出了一陣笑聲,這番情景頗

手裏拿着一個葫蘆,傻不隆冬的就往裏面 這漢子披簑戴笠,赤着兩隻泥巴脚

走。 個傢伙,我們已打烊休息了 侯掌櫃的忙喚道。「喂!喂……你這

那不是侯……老闆嗎? 傻漢子先是一楞,却咧嘴一笑道:

侯掌櫃的定眼一看,笑道··「原來是

你,大柱子呀,怎麼這麼晚了, (工作)?」 還幹活兒

明兒……個……他們又說我懶了 ……這麼大的地,就我一個人,不耕,趕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閑着也是閑着

隻眼睛咕嚕嚕在現場打着轉,一副莫明其 面把個剝蝕了皮的酒葫蘆放在櫃枱上, 笑道:「真有你的,怎麼來打酒來了? 大柱子一面幌幌悠悠的進了食堂, 侯掌櫃的打量着他優糊糊的樣子,一

這店裏,還有這麼多客人……?」 「這……是怎麼回事?都半夜了,

說話……這不關你的事……打了酒就回去 侯掌櫃的「嘘!」了一聲道:「你少

,還想買幾個燒餅。」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 「我肚子餓的慌

那有燒餅賣,好吧,我包幾個饅頭給你回 侯掌櫃的斥道: 「這都什麼時候了

睡下 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看樣子還要繼續再海無顏伏在桌子上睡覺——他已經睡幾個客人。 去。

着 要了 要走的意思,雖然酒飯巳飽,他却另外又 個先時牽驢而來的青衣書生, 倒還看不出 還不時的用長長的手指甲, 與他距離很近的另外一個座頭上,那 一杯菊花香茗,一個人慢慢的飲着, 在桌面上劃

完的心事! 他雙眉深深蹙着,像是有一肚子想不

聲 猴子,這會子像是精力不繼,背倚着椅子 -他酒足飯飽之後,獨自個又逗了半天的 一顆頭却是向前垂着,發出了沉重的鼾 再就是玩猴把戲的那個小老頭兒了

彼此在爲對方身上找跳蚤 兩隻猴兒也安靜了下來,偎在一塊兒

出奇的安靜 原本極其熱鬧的場面,一下子變得了

漸漸的,這裏籠罩起一片沉沉的暮色

續侍候着。 客人不走,店主人只得小心翼翼的繼

陣晚風,把院子裏的枯黃樹葉吹進來,在 實在是蕭索的厲害 前面滴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 把一盏盏的氣死風燈掛在簷子下 侯掌櫃的帶着兩個小夥計,蹬着椅子 ,這調調兒

食堂裏愈加的顯得蕭條一 漸漸的, 夜更深了 玩猴的那個小老頭照舊的打着他的鼾

着了。

壶盛好了,小心翼翼的送了過來。 惺忪的一雙睡眼,把事先燙熱的酒,用錫 侯掌櫃的應了一聲,披着棉襖,睜着 什麼,那個隨身的小跟班兒,兩隻手抱着睡的在瞇着眼,白衣夫婦小聲的在交談着睛衣書生兩隻手伏在前案上,似睡不 計,再來半斤好酒,切上一盤好菜來。 肩頭,却偎在一邊位子上睡着了。 忽然,白衣人輕咳了聲道:「喂!夥 _

白衣人點點頭,丢下了一塊銀子 「相公爺,您的酒來了……」

面倒也有兩間乾净的房子,要是……」 夫人可要安歇了?小號雖然不是客棧,後哈下腰來陪笑道:「夜深了……相公爺和 白衣人不等他說完,遂即搖搖頭道。 侯掌櫃的接過來,立刻精神一震,他

不來你這個店了。」 「用不着,用不着,我們要是想睡覺,也 侯掌櫃的連連陪笑稱是,却忍不住壓

能關門!依我的意思,你這門口還不够亮 上門板……相公你的意思……?」 低嗓子道:「那……天晚了,小號打算關 ,最好再加上兩盞燈!」 「不行!」白衣人搖搖頭道:「你不

才不是命令小店不許再接待客人了麼?」 都半夜了,還有客人上門麼,再說相公剛 白衣人一笑道:「當然不許接待外客 」侯掌櫃的陪着笑臉道:

照我話去做就是了!」 侯掌櫃的不敢頂撞,應了一聲,趕忙

不過,這個客人不同……你不必多問

摸身上,皺眉道··「糟了,我身上沒帶 大枉子赫赫笑道:「那敢情好……」

……以後一起再算吧。」 把包好的饅頭和酒推給他道•「走走走… 侯掌櫃的只想早一點打發他走,一面

大柱子拿起來, 剛要出門

話聲出自白衣人座上: 「你是幹什麼

手,讓他走吧!」 相公爺,這個人是我們鎭上江大戶的長工 趕上一歩,向着白衣相公哈腰陪笑道:「傻小子,這位相公在跟你說話呢!」遂即 ,叫大柱子,是個混小子… 不知是誰在跟他說話,侯掌櫃的斥道:「 大柱子一愕,東瞧西看了一陣子,竟 您就高抬貴

飲而盡。 幾眼,沒有再吭聲,緩緩端起一杯酒 白衣人斜過眸子來,上下看了大柱子

饅頭優糊糊的走出去,拉着他的牛走了。 比個手式要他快走,大柱子這才拿起酒和 侯掌櫃的趕忙丢給大柱子一個眼色,

喝了一口 油燈下,黑袍老人慢慢的拿起葫蘆來

嗯 好酒!」

「還有這個,你吃吧!」 坐在他對面的大柱子推過饅頭來道。

着他:「只要有酒就够了,好酒!」 賽飄洒在胸前,深窪的一雙眼睛,每一榔老人看上去總有八十好幾了,一蓬銀

一用不着。」黑袍老人抬起眸子來看

一輩子不成?」 子雖好,總歸是被人用的,你難道要留着

> ,那時候人家會盤問你,問你的錢是那裏 籬下的窮人,這年頭窮人翻身是不容易的

吧

也翻好了。

子我送給她,也叫我娘能買幾件好衣服穿 計,就在劉家給人家縫縫補補…… 大戶家裏當傭人,我娘做得一手好針線活個娘,她呀,比我還窮,就在前莊上跟劉 自己却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這個銀 大柱子咧着大嘴道••「不……我還有 ·可憐她

你送我們的呀!」

大柱子翻着眼道: 「咦-

-是老大爺

的時候,你們母子關着門作點魚肉吃吃,只買些她老人家愛吃的東西就够了,沒事華麗的衣服,只要穿得暖就够了,存下錢 難得,不過,我勸你還是叫妳娘不要買太出你優糊糊的樣子,還有這番孝心,眞是 不是很好嗎!」 一嘆,拍着大柱子道:「好孩子,倒看不黑袍老人眸子裏起了一陣憐惜,輕輕

麼一

來證明……」

第二,我早已經走了,

你又到那裏找我出

,第一,天下像我這樣的好人**畢竟不多**,

老人搖搖頭笑道。「人家不會相信的

官司那豈不是太冤枉了!」

大柱子張着大嘴,想了一下,連連點

沒收了,弄不好還被官府誣成强盗,吃上

來,你和你娘肉沒吃成,銀子却被人 黑衣老人道:「你想是不是?只怕那

大柱子哈哈笑道:「好— —這個主意

我娘是一輩子不能穿好衣服的了,可憐她

頭道:「有理,有理

一唉,這樣一來,

老人家還要想着有一天要穿皮襖呢?」

「買一件人家穿過的舊皮襖吧!」

大柱子低下頭,似乎失望得很,他終

笑我,我已經兩年沒吃過肉了。」 由他嘴角淌了下來,他趕忙舉起袖子擦了 下,傻笑着看向老人道。「老大爺你別 的一聲,一條口水直

> 起來,窮人想翻身是多麼不容易啊!」 於接受了這個現實,點點頭嘆氣道:「看

「確是這樣……這也是爲什麼有些俠義道

黑袍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點點頭道:

們母子關着門賣肉吃呀!」 黑袍老人點點頭道:「所以我才要你

穿漂亮衣服大搖大擺的到飯店,嘿, 多好! **嘿嘿,叫一大桌子菜,有魚有肉,那樣該** 什麼要關着門吃肉呢?我們有錢了, 就到『白桑軒』那樣的館子裏去吃飯, 大柱子又笑了,忽然皺着眉道:「爲 對了 可以

你們母子就完了,你知道吧,你們是寄人 黑袍老人嘆一聲道·「傻小子,那樣

子

動即顯現着那種異樣的光采,消瘦的臉類 分明,給人以深邃智慧的感覺。 **觀出了過高的雙額,在昏暗的燈光下高低**

般年歲,自然而然地會給人一種衰弱的感 人老了,尤其是老到像眼前老人的這

這個老人看上去就十分繼弱

不輕 木板床上,他的一雙瘦手交叉的按在前胸 上,隨着呼吸的起伏,看上去眞像是病的 坐在椅子上,一雙脚高高蹺在對面的

包袱片刻也不會離開他的身子 件,自從老人來到這裏以後,那個細長的 個布包,瘦瘦長長的裏面不知包着什麼物 衫就價錢不菲一 的衣着很考究,就只是身上那襲黑絲的長 老人鬍子很長,却挽有幾個鬍結,他 隨身所帶還有長長的一

他是騎馬來的

壓根兒並不認識,然而他們現在却凑在了 拴在旁邊牛槽裏,老人與大柱子他們以前那匹看起來幾乎和他一樣瘦的黑馬就

客人。 子這個主人偶然的接待了這個前所未見的 事實上,這只不過偶然的結合,大柱

櫃的以外,白桑軒還有些什麼客人。」 着微微的笑。「我是說除了那個姓侯的掌 「你看見了什麼?」黑袍老人臉上帶

呢! 虞開着夜市呢,裏面還有好幾個客人沒走老人家猜得還真不錯,白桑軒今天晚上還 「有,」大柱子咧着大嘴笑道:「你

黑袍老人的神色顯得比較沉着,臉上

服: 見的那幾個客人一個也不容漏掉的告訴我 ,多大年歲,什麼長相,穿着什麼樣的衣

清楚了 道··「好,我照着你關照我的話,已經記 大柱子嚥了一大口口沫,翻着眼珠子

婦……?」

黑袍老人皺了一下眉,說:「白衣夫 看起來像是夫婦,像是有錢的人。」

大柱子道··「選有,還有一對白衣男 黑袍老人看着他道:「還有呢?」 大柱子怔了一

「岳陽劍客,顧錫恭!」

女,

索着道·「第一··眼,我看見一個小老頭 着什麼衣服,有多大歲數?」 帶着兩隻猴子,在中間桌子上坐着。」 黑袍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穿

這個人身上穿着一件老羊皮背心……個 「這……」大柱子點點頭。「我記得

大柱子道:「你說…… 什麼?」

亮藍緞子長衫的人……在睡覺!」 大柱子道··「啊!我看見一個穿着漂

慢慢用,够你一年花的了

銀子,放在桌子上道:「這塊銀子你留着

面說,他從身上錢袋裏摸出了一塊

的 大柱子仰起臉來想了想:「啊——黑袍老人道:「好,再說別的。」

下面摸出了另一塊銀子,愛不釋手看個不

說着把桌子上銀子拿過來,又從床垫

「多大年歲?」

「好像三十來歲……一副愁眉苦臉的

依然掛着微笑……

「說說看!」他吶吶的道:「把你看

黑袍老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鐵馬

你認識他們?」

「誰來啦?」大柱子睜大了眼睛。

鋼猴,任三陽 去,另外還有些什麼人?」 黑袍老人搖搖頭道:「沒什麼,你再

些!

你不知道一

很好

謝謝你告訴了我這

老人長長噓了一口氣,搖搖頭道:

老人皺了一下眉毛道:「他是什麼長

大柱子搖頭道• 「這……看不見!

錢……」

爺你這個人真好,問幾句話就給我這麼多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赫赫……老大

外還有一個,一身青布衣裳,像是個唸書 另

「等一等……」大柱子扳着手指頭思

「不錯……」大柱子直着眼睛道:「好漂亮的白衣服,上面還繡着花,在那裏有吃有喝……樣子怪神氣的,我去買酒要走的時候他叫住了我,問東問西,要不是侯老闆為我說情,說我是這裏的長工,還不知道他要怎麼樣對我呢!」

啦!

黑袍老人冷冷一笑道:「他們果然來

他居然還不死心!」

第一次見過像這麼整塊的銀子……真好看

「老大爺你信不信,我活遷麼大選是

,我今天晚上要抱着它在被窩裏睡覺。

黑袍老人眼角上帶出了笑紋道。

[好了,我現在沒有什麼事!你老就說大柱子說道:「行,沒關係,反正地

眼,道:「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叫你 再告訴你,你去睡吧! 黑袍老人隔着窗戶向外面天空看了一

老大爺你也睡在這裏……我那個破牀就讓 欠,含糊的道。「我……我是真的睏了, ·給你吧!」 大柱子一聽說睡,頓時伸臂打了個呵

起了兩條腿,只聽他冗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頓時就進入夢鄉,柴屋裏立刻响起了如 說着往大板機上一躺,翻過身子

黑袍老人輕嘆一聲,道:「可憐的孩

他悄悄走到了大柱子面前,彎下身把

他抱了起來。 別瞧老人骨瘦如柴,却似有驚人的力

放在了牀上,可憐大柱子連一牀棉被都沒 有,只是裏三層外三層的破布棉花綴成的 不費力的就給抬了起來 氣,大柱子牛也似强的身體,居然被他毫 一塊東西--他把他輕輕的

的一襲狐裘拿過來,與他蓋上一 邊,却把自己方從大漢歸來,携在身邊 老人輕輕嘆了一聲,把這塊東西擱置

時令是深秋已近初冬之夜,確也够冷

,大柱子擁着夢裏也不會見過的這襲狐 頓時呼呼大睡了起來

,只由外表上看起來,是極寫簡單的,無在應前他作了一番吐納——這個動作 黑袍老人像是心緒很不安寧。 「沒有關係,你想要說什麼,儘管說

廷裏告老還鄉的大官吧!」 也是當官的吧……啊,對了,大概你是朝 我是說老大爺你那來這麼多銀子,莫非你 大柱子赫赫一笑道··「那我就說了

你看我像是當官的麼?」 黑衣老人冷哼了一聲,搖搖頭道:

却是專找當官麻煩的人。」 正好與你說的相反,我不但不是當官的 說着微笑了一下,繼續道:「事實上

老是……? 大柱子眨着眼睛道•「這麼說……你

的夜色嘆息了一聲道:「我老了,往前的袍老人緩緩站起來,走向懲前,望着沉沉 路只怕很難走下去了!」 「你就別管我是幹什麼的了……」

爲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這一次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裏……我來這裏是 黑袍老人道:「我說我老了,這一趟 大柱子跟過去問·「你說什麼?」

?我可不可以代你做?」 大柱子道:「你老人家是幹什麼事呢 只怕我是力不從心了!」

笑道:「也許你能帮我一個忙!」 「你……」老人搖搖頭,却又微微一

咐吧……幹什麼活兒我都行!我的力量很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好-你老吩

他手下的太監宦官專政,助紂為虐……窮 理,當今皇帝,是個少見的昏君,再加上 過書,不知道『苛政猛於虎』這句話的道 中的人,要挺身而出的道理,你大概沒讀

人在這個天底下想要討生活,是越加困難

大柱子歪着腦袋,一副似懂非懂的樣

「老……大爺……你怎麼……唉!」

時間 知你有沒有時間,很可能要費掉你整天的 一點也不費力,可是要費你很多時間, 黑袍老人搖搖頭道。「我要你幹的事 不

段過程却並不簡單。去而已,然而事實上 非是把由鼻子裏吸進來的空氣從嘴裏吐出 然而事實上吸到肚子裏面的那一

打開柴扉,步出房外 來一些,只剩下來豆大的一點燈光,遂即 他轉過身來把破碗裏的油燈給子撥下 一盏茶之後,老人身上已很暖了

子却是暖烘烘的-的白霜給掩滿了,應該很冷了,但老人身 四週是荒蕪了的田畦,却讓一片醒目

站在門前, 他遠遠的眺望着

飄落出數丈以外! 頭頂上掠過,像是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鳥, 過身子,即見一片黑影,烏雲也似的由他忽然屋頂上起了一些震動,不容他回

去。 一聲, 箭矢也似的直循着前面人影背後縱了過 ,身子向前微微一折,「噢!」一聲黑袍老人先是吃了一驚,立刻冷哼了

兩個人的身子都够快的。

老人的身形,已如同箭矢也似的,直向他 身前疾撲過來。 他身子在佈滿了濃霜的地面上甫一落下時 立刻襯出了矯健高大的人影,這時黑袍 前面那條影子,當然不是一隻鳥,當

對上一掌。 然而現在他却寧可回過身來,與黑袍老人 則他應該有相當從容的時間可以逃走的, 前面那人似乎並非真的急於脫身,否

一塊。 四隻手掌就在這般情况下倏地迎在了 個是疾撲,一個是猛回!

那張臉很是蒼白,眉目五官堪稱俊秀,畢 却仍然未能看得很清楚,只彷彿看見對方

竟只是一刹間事,那能看仔細了。 令老人吃驚的是,對方那雙迎接自己

的手掌,敢情竟的這般紮實有力。

了七成的力道! 恐一上便使害了對方,就這樣,他也施出 敵友未分之下,他當然不能出手太重,惟 武林中至高令譽,當非偶然,初初一見, 黑袍老人一生會敵無數,能享有今日

折爲二 足足可以將一棵合抱粗細的巨木從中摧 以他功力,七成勁道已相當够瞧的了

顯然「過輕」了 可是,如果用來對付對方這個人,却

原因。 對方所加諧的力道已經超過了自己力道的 只覺得兩處血脈上一陣發熱,很明顯的是 四隻手掌甫一接觸的當兒,黑袍老人

向後倒退了過去。 功力向對方反擊,雙掌略振之下, 身冷汗,他猶是心存厚道,不欲以十 這一驚,使得黑袍老人陡地出了 身子反

了對方的用心,點點頭道。 對面那個人微微怔了一下 「多謝留情 ,已似明白

京裏的味兒,以老人之豐富閱歷,竟然一 時拿他不準 話聲中顯似着一些嶺南口音,又有些

着長驅,潛龍昇天也似的拔空而起。 不容他出聲詢問,對方那個人已伸展

向一排巨竹!

第二次又縱了出去,瞬息隱身在濃濃夜色 緊接着竹梢子唰啦啦一陣响,他身子

黑袍老人只是愕愕的看着這個人消失

着如此莫測高深的奇人,真令他有些匪夷 的背影,心裏却有說不出的一種驚懼! 在這個偏僻的小市鎭上,竟然會隱藏

的出現當然也絕非偶然無因。 「奇人」 般的常人,而是指那些身賦有奇異武功的 故的,當然這裏所謂的人,並非指的是一

的情形,想了一通! 眼睛,努力的把剛才那個奇異青年人出現

問,他的用心如何? 他似乎已經對自己觀察了一段相當長的時

屋脊, 才棲身的那間柴屋,再一長身, 想到這裏,

對方遺留下來的一點點痕跡! 所謂「踏雪無痕」, 聽來似屬「老生

一陣衣袂霞風聲裏,已經放起了他拔起的勢子極爲快捷,在「啖

所思!

那人是由房頂上下來的 無異的

老人輕輕縱身,來到了方 巳躍上了

霜面上搜索着,很失望,他竟然未能找到

,其實乃是輕功中最最上乘的一種

五六丈高,是斜着出去的,長虹似波般落

大凡一個人的出現,都不會是平白無 就像眼前這個黑袍老人,他

黑袍老人閃爍着那雙蘊有隱隱鋒芒的

黑袍老人只是凝聚着目光,細細的在1,只見其上佈滿了白白的一片銀霜。

希罕。 身法,能够具有這種輕功的人,簡直極其

臉的那個青年,顯然就具有這種身法黑袍老人忽然認定出,方才與自己一

,他不禁再一次由衷感到迷惑與震驚。

識! 豈非昧於無知。 這類傑出身法的武林中人,竟然會當面不 迷惑的是,憑自己的閱歷,對於具有

可就頗堪憂慮了。 爲何,若是存心站在自己敵對的一方,那 出現尚還不知他的真實意圖,究竟是存心 震驚的是,以目下情况看來,對方的

而下 ,遂即輕輕幌動肩頭,輕若無物的飄身 屋面上同樣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在屋面上站立了一刻,越覺得放心不

顯然,他也是一個「踏雪無痕」的奇

黑袍老人一逕的來到了 「白桑軒」

在夜風下顫抖着,連帶着所發出來的燈光 這家飯店一片燈火輝煌,七八盞油紙燈籠 裏還有很遠,他就停住了,遠遠的只看見 ,也像是冷嗖嗖的! 當然他沒有冒然步入,甚至於距離那

天似乎已過四鼓了。 這種天,這個時候,誰還會在店裏吃

開的意思! 飯喝酒,真稱得上是雅興不淺了 然而,這幾個客人,却似乎並沒有離

,添酒回燈,仍然在喝他的酒。 白衣夫婦的雅興最高,絲毫不現倦容

·就是這個酒店裏少了一 此,他們竟然也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疏忽 壓根兒就不會閉過眼睛 他們夫婦自從進入到這家酒店以後, 然而,即使如

名作 家 龍乘風

精采作品



說小俠武派新

∟雪刀浪子 故事:

▲雪刀浪子 ▲最後七擊 血濺黑杜鵑 ▲熊族風雲 血洗黃金船 鐵馬魔車

碧血紅鷹 飛鯊浩劫 寶馬奇緣

▲銀狐魅影 ▲醫谷驚魂 ▲龍鳳追魂簫

有▲者經已出版

港幣二元五角

港幣五元五角

雪刀浪子」 雪刀浪子」播完又播 印完又印

名劇「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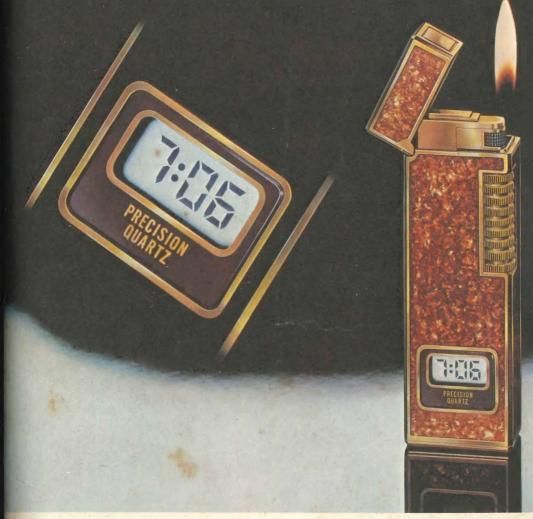
雪刀浪子遠播威名

港幣二元

環球出版

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大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阿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大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型美觀,精巧名貴, 「對種款式, 一程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8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電話:3-698291-2